







ZHONGGUODANGDAISHUFALILUNJIAZHUZUOCONGSHU

岭南金石书法论丛

朱万章 著

君 主编

艺術出版社

● 朱万章 著

岭南金石书法论丛

LING NAN JIN SHI SHU FA LUN CONG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岭南金石书法论丛/朱万章著.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6
(中国当代书法理论家著作丛书/黄君主编)
ISBN 7-5039-2014-9

Ⅰ.岭... Ⅱ.朱... Ⅲ.①金石-研究-中国-文集
②汉字-书法-中国-文集. Ⅳ.J2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4300 号

中国当代书法理论家著作丛书·岭南金石书法论丛

主　　编	黄　君
作　　者	朱万章
责任编辑	刘心亮　王　丹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100073
网　　址	http://www.whysbook.yeah.net
E-mail	whtscbd@126.com
电　　话	(010)63457556(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9.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1年4月北京第1版 200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014-9/J.606
定　　价	(全十册)198.00 元(本册 18.00 元)

中国当代书法理论家著作丛书

学术顾问

丛文俊　朱关田
邱振中　曹宝麟

主　编

黄　君

《中国当代书法理论家著作丛书》总序

邱振中

由于中国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质——与语言共生、时空一体的的形式构成、复杂的涵义系统等等，书法研究在当代学术中理应占有重要的位置，但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是多样的，例如，缺少专业研究人员、缺少近代传统等等，而这些又妨碍了人们对书法研究的重要性和已取得的成就的认识。

二十世纪前叶，中国学术各领域或多或少都受到现代思潮的冲击，只有书法研究，仿佛置身事外，除了个别理论家的少数文字，基本上见不到现代意义上的研究。——由于现代学科中没有“书法”的名目，传统的“书学”便成为无依的端绪，在现代学术之外飘零。与此成为比照的是中国“画学”，它被归于“艺术理论”名下，从此在

中国学术中占有一席之地。——书法是否是艺术，一直在争论中，因此它能否被划归"艺术理论"，也就被耽搁了下来。

书法与绘画同为中国艺术中的重要门类，关系极为密切。现代学术舍书法而取绘画，唯一原因是受西方美术理论的影响：在那里找不到书法的位置。今天事情当然已经比较清楚。离开书法绝不可能对中国艺术有完整、深刻的认识，离开书法的中国美术史绝不会是一部完整的美术史。书法作为艺术，确实与西方艺术有很不同的一面：与语言的共生使所有使用文字的人们都介入了书法活动，并由此而使书法与一个民族的精神活动互相渗透，从而获得一种极为稳定的、被普遍接受的表现性质。这使得书法不仅成为一种艺术现象(可视形象的创造与感受)，更成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今天书法研究的进展来看，它已经揭示出书法在语言与图象的关系、意义生成方式、感觉陈述方式等方面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书法研究在近、现代学术中所受到的冷遇，正好为中国人文学者留出了一块不可多得的飞地。书法作为语言、视觉图象、感觉陈述、意义阐释、人格修炼等重大命题汇聚的场合，为当代人文学科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灵感与触机。它将成为下一世纪中国人文学科一个极有活力的生长点。

《中国当代书法理论家著作丛书》的作者和编者共同努力，为学界提供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丛书中不少文字，是在并不具备多少学术研究条件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使我们感念不已。我相信在岁月的拣择之后，这部丛书将留下一些东西，作为书法研究前行所必不可少的阶石，同时也作为二十世纪末期在书法研究领域辛勤劳作的人们留给未来的纪念。

1999年7月29日　中央美术学院

序　言

马国权

近几年来，在（香港）《大公报》的《艺林》周刊、《岭南书艺》、《书法丛刊》、《中国书画报》、《艺海藏珍》等多种报刊上，都经常读到署名朱万章的介绍广东金石书画的文章，资料详尽，议论精严，读之令人不忍释手。初不识其人，后来有机会相见，才知道他是1992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毕业同学，是我们后生可畏的校友。他一毕业即进广东省博物馆书画部供职，并投入了馆藏书画的整理与研究，条分缕析，辄以观察所得，笔之为文，颇为书画鉴定家苏庚春先生所称许，并曾参加《广东省志·文艺志》古代美术的编撰工作。由于有着相同的爱好，我们虽然港粤两地相隔，但亦时有往

还。他的谦虚好学、积极进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月,接朱万章君来信,说他近年所撰文章,部分已辑成《岭南金石书法论丛》,将收入中国当代书法理论家著作丛书梓行,并嘱我写一序言,我虽未及获读全稿,但以平素涉猎所及,已觉蔚然可观,因此也就欣然从命了。此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谈广东的金石碑刻,计有广东的隋碑和唐碑、"百花冢"的现存碑刻,皆稽古有得之作。下编收文三十篇,主要评介自宋至近代广东著名书家白玉蟾、陈琏、陈献章、梁储、释函昰及诸今、屈大均、康有为等,并给读者以很好的论述。这无疑是一本了解广东古代书法名迹的佳著。

广东文化艺术源远流长,有待继续整理研究的课题尚多,而且有不断深化的必要。近数十年间,著名学者汪兆镛、叶恭绰、简又文、容庚、冼玉清、汪宗衍等诸先生已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楷模。朱万章成此新著之后,仍盼再接再厉,将已写的有关广东绘画的文章早日整理面世。

2000年6月15日于香港

目　录

上　编

下　编

上





广东隋碑考

在刻碑成风的秦汉至魏晋时期，广东地区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龚自珍曾在一首题为《周信之明经中孚手拓吴兴收藏家吴晋宋梁四朝砖文八十七种见贻赋小诗报之》的诗中感叹道："我生所恨与欧异，但恨金石南天贫（自注：欧阳公平生见东汉人字多，见西汉人字少）。"[①]在前人所撰之金石著作中，广东远古碑刻也鲜有涉及，直到清道光以后，相继出土了《宁赞碑》、《刘猛进碑》、《徐智竦碑》等隋碑，专家学者咸为考证、揄扬，才有限度地填补了部分空白。

宁赞碑

全称《宁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之碑》,无撰书人氏。道光六年(1826)秋在今广西钦州(原属广东)七星坪(一作"石狗坪")出土。1939年,为避战乱,移埋于沙坡村保存,1959年掘出并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杨震方《碑帖叙录》误作"现存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县")。

碑高130厘米,阔92厘米。碑首有穿孔,尚属汉代遗制。碑额十二字,四行分列。碑文楷书,三十行,行三十九字,凡1134字,末署"大业五年四月",即公元609年。相传为道光十二年(1832),许乃济访得[②]。初出土时,左下角陷入土中,《钦州志》称"末际稍损一角,疑刨挖所伤,惟损一十三字,余皆完好"[③],诸家著录也均云缺十三字。

据罗振玉言,道光十七(1837),戴熙视学粤东时题赠张叔未先生初拓本,第六行"隋会"之"会"字、第八行"仪同三司钦州刺史"之"三"字、第十三行"交趾之川"之"川"字均完好,而晚拓本第十八行末"乘"下"公"字、十九行末"扑灭"之"灭"字、二十行末"百官"之"官"字已损,二十二行"大业四年"之"年"字、二十三行末"悲盈"之"盈"字泐尽[④]。汪宗衍称曾见旧拓本,廿一行末"仪形"下仅存半"珽"字,廿二行末"岁"下仅存半"次"字,廿三行末"悲盈"下"一"字尚可见。廿五、六、七行各缺末两字,廿八、九行各缺末三字,所谓缺十三字者,乃连"一"字计算。稍后拓本"珽"、"次"两字及"一"已泐尽,且十八行末"乘"下"公"字,十九行末"扑灭"之"灭"字,廿行末"百官"之"官"字皆损,廿三行"大业四年"之"年"字,廿三行末"悲盈"之"盈"字泐尽[⑤]。

后来升碑,获左下角廿五、六、七、八、九行之末字,为"习、泉、城、将、徒"五字。宣统元年(1909),钦州知州郑荣题记于碑



隋·宁赟碑

上曰："道光六年秋出土，宣统纪元己酉四月获碑角习、泉、城、将、徒五字，合汉铜鼓，移置州学尊经阁上，知钦州知事郑荣记。"[6]隶书一行，凡46字。按，郑荣，字朴生，工于篆隶，尚名其所居曰"习泉斋"。民国后，州人颇恶其以得碑角五字为己功，以利器铲其字，今尚依稀可见。郑题完整之拓本，流传较少(广东省博物馆藏其一本)。

《宁赞碑》出土后，诸家均有考证。道光十四年(1834)修《钦州志》有碑文著录，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马子云《石刻闻见录》、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等籍均有载，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亦辑入。曾钊、陆耀遹、陆增祥、叶昌炽、杨守敬、罗振玉、赵之谦、康有为、魏锡曾、汪宗衍、马国权等咸有考证。

南海曾钊谓"粤中金石，若此类可胜数哉！"[7]；陆耀遹称"碑为南刻，书则南宗，犹存汉碑之式。粤东石墨，此最晚出，实为最先"[8]。

赵之谦认为此碑"文字不古，疑为伪作"[9]，魏锡曾力辩为真；叶昌炽谓"今石刻具在，其文虽沓拖，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也。其字则《凝禅寺三级浮图》、《定国寺更兴灵塔》之亚也。赵氏素称精鉴，何独于此碑而疑之？"[10]杨守敬亦曰："书法紧俏，似欧阳率更《化度寺碑》，亦自古雅可爱。赵益甫(之谦)疑为伪作过矣。余直疑为信本(欧阳询)之笔"[11]；康有为称其"严密而峻拔，犹是《修罗》《定国》余派"[12]；沈曾植称"此书行笔可与《宝章集》诸家参证，永师密监，亦因当时体而自成家也。碑文陁缘之海，隋书作大缘"[13]；吴小如谓"此碑字迹古朴拙厚，于隋碑为别体，不得视为伪作。清人邓石如作楷书，以南碑为法，其结体用笔，转与此碑为近"[14]；南海吴天任有诗咏之，诗曰：

季秋九月岁乙酉,黄公示我宁赟碑;
旧闻许氏访古得,今见纸本初赏奇。
粤中夙昔号边徼,钦州况隔南海西;
云胡神物竟出此,遂令岭表生光辉。
见存粤石此煊赫,千三百年今在兹;
公从祖德挹芬芳,博求考据泷江湄。
我生好古但苦晚,昨者访碑龙龛归;
道场铭后见此本,使我对之生歔欷。
缅昔数世宁氏豪,三朝勋烈何崔巍;
武定林邑多奇宝,白波青雀横舟师。
北靖苍梧南交趾,专征薄伐扬旌麾;
咏歌勒石遂不朽,斯人往矣犹堪追。
羽翼经史补阙略,金石刻画安可稀?
古来兴废累百变,斯文未许随灰飞。
当时此石没何处?无乃鬼物呵护之?
细观手拓毫发备,年深阙字难究推。
其余结体俱峻整,锋棱秀拙龙山姿。
下开唐风出虞欧,上凌猛龙奔怒猊。
纵横郁勃如我意,空山想象书者谁,
俗书妩媚世所爱,如此至宝人岂知?
北平老翁梦未见,无人收拾志乘遗;
百年存佚不敢料,今得见此交悲喜。
海云南望思菡足,聊为后约先题诗;
来时傥共按图索,酹酒欲起吾翔威。

(宁赟字翔威)[15]。

民国三十八(1949)年夏灵山宁可风有详题,对之考订尤详:

清道光六年钦州人耕于七星坪,获宁賛碑。碑文三十行,每行三十九字,高三尺二寸,顾损一角。宣统元年土人犁田,复寻获一角,符合原碑。考其文句,知猛力之父为宁逵冀州临淄人,梁武帝时除定州刺史,陈宣武帝改除安州刺史,来镇越中。再传猛力,三传长真,宁賛乃长真之弟。民国九年再掘得宁道务墓志。信宜林绳武考证其四世为宁賛,五世为道务,均世为刺史,挈斋鲁文化移植于南越象郡西偏举归领治者垂二百年。至开元而不替,百越中能以姓名其郡者宁越以外,未之有闻。廉州知府张育春以宁賛碑字近钟张二家,铭词尤古雅,足入岭南金石首选。夷考六朝以前石刻,吾粤素无,而隋碑之发现者,亦仅三石。一曰《刘猛进》,初为四川王秉恩购藏,后归新会简又文;二曰《徐智竦》,番禺胡毅生所藏;三即《宁賛碑》。猛进、智竦二石漫漶,颇甚不若宁賛碑之明晰,而富于史料也。其价值不仅为宁氏家乘之瑰宝,尤为岭南金石珍品,并足资研究民族、政治、文化史者之考证。钦人士嵌置诸尊经阁,珍如拱璧。民国二十八年五月日寇轰炸县城,县人士乃将碑埋藏于沙坡村荒地以保无虞,迨三十五年主事人蔡夏廷遍掘园地不可得。三十七年,可风奉 檄钦县,复雇工数十名挖掘,数日亦无所获,痛家乘瑰宝之云亡,地方金石文献之遗失,乃于今春向族人募集稻谷二百市石,将原碑拓本影印制版,馈赠中外大学及文献馆,以彰史迹而垂久远,并可作家藏珍本数典以奋踵前徽也。民国三十八年夏灵山宁可风识。[16]

文中所云该碑遍寻不获,后历经曲折,今归诸公库,实为不幸中之大幸。该碑书法高古朴茂,方劲谨严,堪称南碑翘楚。

此外,对于研究与越南方面的历史关系及岭南宁氏家族源流的考证,此碑更是具有极高参考价值。近有学者通过此碑及唐朝的《刺史宁道务墓志铭》,考证岭南宁氏家族发展及相关历史问题,成果丰硕[17]。

刘猛进碑

全称《前陈散骑侍郎刘府君墓铭》,无撰书人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出土于广州番禺之王圣堂(马子云《石刻闻见录》误作1933、1934年间洛阳故城朱疙瘩村出土")[18]。此碑初为四川王秉恩所得,后经广东顺德曹有成 中山甘翰臣递藏,1948年归简又文,1972年简氏通过其亲属转赠于广东省博物馆(杨震方《碑帖叙录》误作"现藏台湾台北历史博物馆")。

关于此碑之立碑时期,碑本身并无记载。碑文载刘猛进于隋太建四年(五七二年)十月进授骑侍郎,张彦生《善本碑帖录》定此碑立于是年[19],差之甚远。简又文著《刘猛进碑考》综合他说,详加辨正,考为隋大业五年(609)十一月,应为确论[20]。

碑石高81厘米,阔46厘米。石上方作半圆形阴阳两面各有双龙环绕,龙首分左右下垂,突出石边。碑文分刻两面,正书,志阳十七行,行三十一字,志阴十六行,行亦三十一字,凡九百七十九字。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修《番禺续志》有碑文著录,赵万里《汉魏兰北朝南北朝墓志集释》、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顾燮光《梦碧簃石言》及《六朝墓志丛录》等籍有载,《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香港中文大学一九八五年)刊有近拓本。莫棠、王国维、罗振玉、康有为、叶昌炽、曹元忠、王文焘、叶恭绰 邓尔疋、汪兆镛、黄节、冯庚侯、黄宾虹、陈樾、胡毅生、王秉恩、沈寅公、邓尔疋、王蘧、李茗柯、黄裔、关寸草、陈洵、陈融、冒广生、温廷敬、范



隋·刘猛进碑

寿铭、顾燮光、马滨甫、黄文宽、江孔殷、朱子范、冯自由、陈寂、廖景曾、冯梁、桂坫、张学华等人曾有题跋，赵叔孺曾绘《息尘庵得碑图》、黄子静绘《校碑图》、张谷雏绘《载碑图》以纪其事，简又文、饶宗颐、谭彼岸、陈知白、王沅澧、马国权等曾作过专题研究。

顾燮光称“海南石刻极稀，得此，足与《宁赟》并峙，南天炳耀，昭如日星，正气浩然，终古不坠，当必有鬼神呵护之矣”[21]；康有为称其“书法茂密端厚，而环姿逸态，亦与《旧馆坛》比，远过《宁赟》之上，”“此碑书法朴茂而生逸，兼北碑之长，刘君又志节高峻，益可珍”[22]，对之推许有加；近世陈樾（伯任）有诗咏之曰：

碑铭典重每因人，片石千春姓字新。
犹署故官书甲子，刘公端不负贞珉。
检点归装石友俱，抗心真与古为徒。
会须毡蜡增传本，添个陈碑返粤图。[23]

沈寅公有诗四首咏之，分别曰：

（一）
广益堂过怆盖簪，读碑往复故人心。
不须惆怅西村路，残碣挥呵足赏音。
（二）
岭外蛮烟不自聊，江东王气黯然销。
堂堂县令兼军号，一变风花变六朝。
（三）
此碑经乱频移置，祖榻难能倍宠珍。
不负故官依破甑，休论甲子尽伤神。
（四）

陵谷千年耳不详，黄 堂岂轨车旁。
潭村更隔河流外，定是讹音王圣堂。[24]

此碑笔法遒劲慎密，与《宁赟碑》相比则较为方正，而逸气过之。

在史料价值方面则早已引起研究陈朝官制者的重视。汪兆镛据碑文考证如次：

志称穸乎南海郡西北朝亭东一里半，按，《宋书·羊元保传》：泰始四年，刘思道攻广州，刺史羊希遣平越长史邹琰于朝亭拒战，当即此地。《大清一统志》：朝亭在广州府城西十里戙船澳，旧为迎送之所。成化间，都御史韩雍扁日华节。《太平广记》引《续仙传》：刘瞻谪日南，行次广州朝台，泊舟江滨，是与朝汉台不同。墓在朝亭之东，与今番禺县西北境毗连矣。刘猛进事迹无可考，《志》言彭城绥舆里人。彭城，今江苏徐州境，《南史·宋武帝纪》：绥舆里人，此为刘姓族望，特详，书里贯长洲。叶昌炽释作'绥兴'，误也。猛进祖晓，梁天监二年除宁远将军桂阳太守；父仕□，仕下阙一字，以太清三年除宣远将军正阶县令。《隋书·地理志》始兴下注：齐曰正阶梁改名焉。据此梁沿齐旧足订《隋志》之伪。承圣三年，除洪烈将军始昌县令。《南齐书·州郡志》：广州有始昌县，李氏《兆洛》谓在今四会县地，是为猛进父来广州之始；又于陈永定二年除武毅将军善县令，汉《尹宙碑》京夏归德左旁作阜，此字与汉隶合归善县，见《隋志》。《陈书》无《地理志》，知归善置于陈初；又可补《隋志》之阙。守令皆兼军号，当时官制如此。《志》有选司、广注、天府、辍徽等语，当是猛进父罢官流寓广州。猛进仕陈太建初，为骑侍郎阶，

从五品，无定员，无禄。《志》称掩气蓬闾不欣冕大隋启业弥沦所觊，是入隋不仕，卒于隋初，未著何年，惟云：'大荒之岁'。《尔雅》释天在巳日大荒落，是隋开皇十七年丁巳也。易代已逾一纪，绝未干禄。新朝而铭幽击衔，犹称故官。奄忽之岁，只书甲子标题，特书前陈与陶南村古刻丛钞。开皇廿年，前陈伏波将军骠骑府咨议参军陈府君墓志后先一辙。顾亭林跋隋《龙藏寺碑》云：碑末题齐开府长兼行参军，张公礼撰齐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犹书齐官。盖君子之能，不降其志。因考颜之推仕历周、隋而《家训》犹称梁为本朝，其时南北分疆，兴亡迭代，为之臣者，心之所主，见于名称之际者，较然不易如是，与《刘志》皆不忘故国，洵可宝贵。原石流转至沪上，为香山甘氏所得矣。庚申二月。[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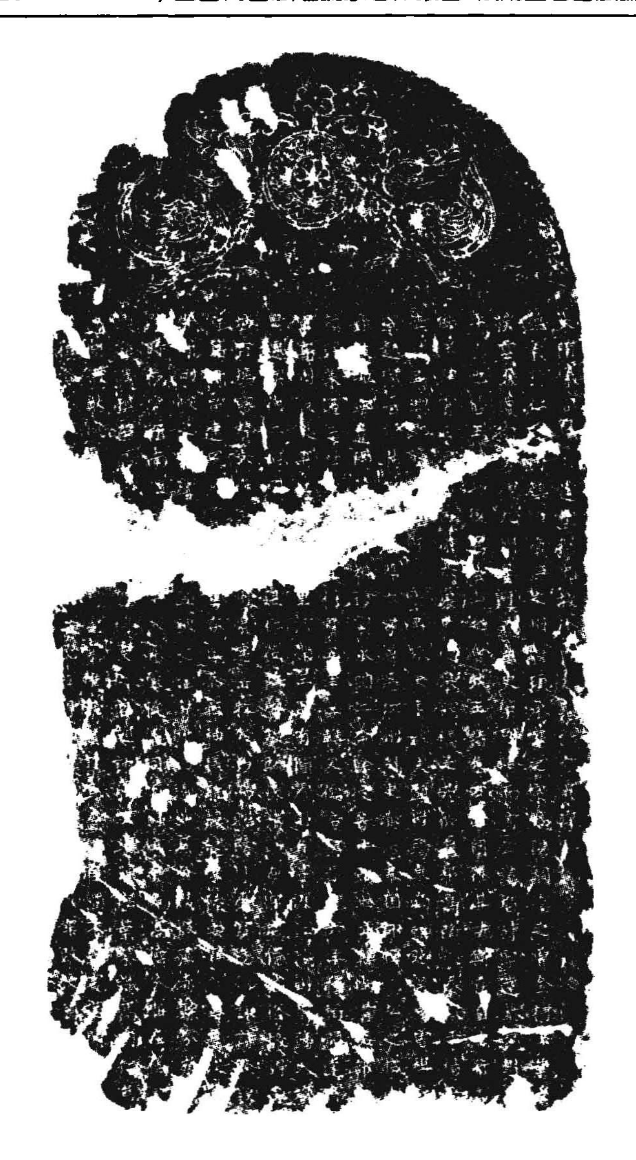
此碑原拓本全本较少。

徐智竦碑

全称《大隋仪同三司建州刺史故徐君墓志铭》，无撰书人氏。宣统三年(1911)春在广州城北镇海楼后岗耕农垦地得之，后流往海外，1962年，由香港何贤先生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

碑立于隋大业八年(612)三月，高95厘米，阔55厘米，正书，书文分刻两面，碑首圆趾方，阳面上有花纹，作双鸾衔镜形。前刻18行，行29字，后刻16行，行亦为29字。史载"初出土时，赏鉴家多有拓本，寻为人椎数字"[26]，加上年久石朽，字多残损，现在已难窥其全豹。

1918年修的《番禺续志》、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等曾有考证，《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



隋·徐智竦碑

《海外珍藏书迹选》有拓本影印，叶恭绰、汪兆镛、赵万里等曾题跋考订。

汪兆镛据碑文考证曰，徐智竦令陆安，当在陈初耳，入隋而为建州刺史，《新唐书·地理志》“建州，唐武德四年置”，据此刻，则隋已有建州，足以订《欧志》之误[21]；赵万里则据碑文中诸文而证诸志之阙，并称“汪跋谓‘《新唐志》唐武德四年置建州’，又谓可据志以订《欧志》之失，而不援《隋志》为说，诚失之眉睫矣”[22]，则二公之证，各有所重矣。

此碑形制，首圆趾方，碑额上部有线描双鸾衔环图案。圆环乃仿汉代碑穿的遗制。线条流畅，并饰之以卷草纹，相得益彰。字体端庄秀雅，与《刘猛进碑》相比，则较为细劲雅致。

该碑在三碑中立碑及出土时间均最晚，且长期流落海外，故知之者甚少。

王夫人碑

一提起广东隋碑，历来已形成“广东四隋碑”之说[23]。其中另一“隋碑”即指《王夫人碑》。该碑全称《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无撰书人氏，高约39厘米，最阔处25厘米，隶书，据碑文可知书于大业三年(607)。碑石原为香港罗原觉先生收藏，近年罗氏亲属将其捐赠给广州博物馆。

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王夫人碑》拓本，卢子枢题跋曰：“大业三年，隶书立石，清末广州石牌出土。此志为吾粤四隋碑出土之最后者，而纪年则在宁、刘、徐三志之前，归友人罗原觉所藏。余曾为写《隋庵载碑图》于扇上，即记此志也。此拓本乃原觉石印以赠海内同好者，卢子枢并记”；汪兆镛亦详加“考证”，认为“岭南隋刻，旧只有道光间钦州出土之《宁赟碑》，此志立于大业三

年，尚在宁刻之前，而《刘猛进》、《徐智竦》二志与此而三，均数年间于番禺辖境出土，甚奇。此刻隶势峻整，尤可贵。原石近为人购置惠州丰湖上，亦足为湖山生色也”[30]

其实，该碑系后人伪造。简又文先生在《补录隋王夫人墓志之真伪问题》（见附录）里详细谈到，广东画家李凤廷偶获一古碑，因年少好事，刻意一显个人文字、书法及刻工，于是模仿六朝文字书体（如“海”字，“水”在“每”下）书文刻之。碑成而为人取去，得价千元，即拓本每张亦价值廿元。粤中人士，哄动一时，汪兆镛编撰之《番禺续志》据以编载，著录碑文，蔡哲夫即以碑文发表于上海广仓学窘主人哈同所主办之《艺术丛编》，咸许为新出土之真品，所幸在 1958 年简又文得晤李凤廷，李氏透露真情，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31]。诸家著录与考证（如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以及近年出版之《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等）中，亦均言广东三隋碑而不轻易提《王夫人》，并非失之偏颇，实乃有所疑矣。

不过，近年出版之《广州市文物志》仍将其视为“至宝”，并谓“志文内容对研究广州城坊沿革和书法艺术很有价值”[32]，则可作“一家之言”；陈永正《岭南书法史》则谨慎地称其“是否伪作，尚待进一步的考证”[33]。

隋碑上承魏晋、下启唐宋，康有为称之“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且“风神孰朗，体格峻整，大开唐风”[34]；叶昌炽谓隋碑“上承六代，下启三唐，由小篆八分趋于隶楷，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变化而不离于规矩”[35]，从《宁赞》、《刘猛进》、《徐智竦》诸碑可看出这种发展趋势。三碑书体疏放俊朗，承六代之余绪，融北碑之长，在南碑中，堪称姣姣者。虽然三碑出土较晚，且偏于一隅，对

后世尚未产生大的影响,但作为广东地区古代碑刻的一种典型,在书法艺术及其文献方面均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附 补录"隋王夫人墓志"之真伪问题

简又文

前在"刘猛进碑考"(上篇之六按语),偶尔提及隋王夫人墓碑之真伪问题。发表后,此间人士之关心粤中金石者,纷纷向余追问究竟。余遂乘机加以研究,以期得知真相。前文所言此碑之制造人非他,即吾粤名画家老友李君凤公也。今日之夕,特邀其小酌于陆海通餐室,并约严南方、黄般若两君同叙。余即席叩问李君曰:"前闻马滨甫君言'隋王夫人墓志'是兄所制造者,确否?"君莞尔而笑,不假思索,即对余等曰:"诚然!此隋碑文字,本由我一手所作,一手所写,及一手所刻者。"余复询以经过详情。则答:"时在民国初年,有广州北郊'山狗'(粤中为人营葬掘地开圹看圹者之俗称)李龙者,在小北门外下塘乡掘土,得一长方小石块,(非端州产,而为寻常碑石。)平面无字,缺一角。友人周月溪(已故)行之,甚喜,即携来余处,谓可刻一古碑。时,余年少好事,刻意一显个人文学、书法、及刻工。于是摹仿六朝文字书体(如"海"字,"水"在"每"下),书文刻之。碑成,自诩为得意之作。周君复取去,未几货之,竟得价千元,即拓本每张亦售价廿元。粤中人士,哄动一时,多信为新出土之真品,且许为南天第一古碑。名士蔡哲夫(已故)即以碑文发表于上海广仓学窘主人哈同所主辩之《艺术丛编》。余曾去函揶揄蔡君,谓其考证失当。而《南华》(四卷)及《番禺续志》均据以编载,寖假成为广东之文献瑰宝矣。其后,厥石易主者屡,今不知落在谁手也。"余再叩以文内人名、地名,一一有来历否。君复笑答:"有,有——皆

来自吾脑；人名无论矣，即所谓'终于南海扬仁坊'句之坊亦无中生有而由余创造者也。"余以事实既明，大感满意，最后发问曰："此为全粤及全国金石学之重大事。余前职司文献有年，兴味最浓，求真最切，似有披露真相之责，兄其许我发表今夕所闻此事始末并揭出大名否？"李君慨然曰："余当时一手制造此碑不过游戏文章，一时遣兴之作，动机非为骗人牟利或弋名计也。其后，展转买卖如商品，非余之责，亦非余之事，但当以一种艺术品视之，揭露真相何妨？"是真豁达雅量，不愧艺术家本色。我们听着，一致称许为快人快事快语，相与举杯共浮一大白而散。时中华民国四十七年七月一日星期五中夜，简又文归家后走笔为记。

注释：

①《龚自珍全集》页457，(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②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第二卷页93，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九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2月第1版；

③《钦州志》卷十一，道光十四年修；

④参见罗振玉《雪堂所藏金石文字薄录》页97(东方学会1927年影石印)和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页460(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7月第一版)；

⑤汪宗衍《隋<宁赞碑>题记》，载汪宗衍《艺文丛谈续编》页23，(澳门)文会书社1993年5月初版；

⑥参见广东省博物馆所藏《宁赞碑》郑荣题记拓本；

⑦曾钊《面城楼集钞》卷三；

⑧陆耀遹《金石续编》卷三；

⑨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卷二，光绪丙戌(1886)年吴县朱氏校刊；

⑩叶昌炽《语石》卷二，宣统己酉(1909)三月刊本；

⑪杨守敬《平碑记》；

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三之《取隋第十一》；

⑬沈曾植《海日楼题跋》卷二；

⑭吴小如《莎斋论书法文字辑存》，载《学林漫录》(十一集)页19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8月第1版；

⑮吴天任《宁赞碑拓本为黄元白丈赋并序》，参见《罗定历代诗选》页216，(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吴氏在序里写道："元白丈招观所藏旧拓宁赞碑。拓

本据其先伯祖庚三徵君道光六年作考:《宁贙墓序铭》在廉州府钦州宁氏祠堂,金石家皆未之见,道光初年得于破山下,其石直高三尺五寸,横阔二尺一寸,凡二十九行,行三十九字,后七行下阙十四字,额题'宁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之碑',末署'大业五年四月',无书撰人名氏。余方考核《龙龛道场铭》,今见此碑较道场铭尤先九十一年。旧传为观察许青士访得此本,亦其手拓以赠庚三徵君者。碑述宁氏数世历仕梁、陈、隋三朝有勋烈,其书直追张猛龙《龙山公墓志》,康南海先生称其严密峻整,犹是修罗、定国余派,为率更前导与龙山公龙藏寺为隋世鼎足。佳碑传世,极少此拓明晰鲜漫漶,惟僻处海涯百年多,故未知原石尚存否?率先题诗,为异日访碑之券云";

⑯《宁贙碑》影印本跋,(广州)1949年印行;

⑰杨豪《岭南民族源流考》,珠海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

⑱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页224,(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此外,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亦误为"民国初出广州白云山",参见该书第二卷页61;

⑲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页461;

⑳简又文《刘猛进碑考》,(香港)《大陆杂志》1958年第16卷第20期,1958年印行;

㉑顾燮光《梦碧簃石言》;

㉒同(21)揭书;

㉓此诗作于1948年,前有陈氏题记曰:"此碑久脍炙人口,详见吴道镕《番禺县续志》、汪兆镛《微尚斋杂文》。曾题跋拓本者有赵叔孺、叶昌炽、汪兆镛、曹元忠、罗振玉、王国维、王文焘、康有为、叶恭绰,诸家考证详确,殊可珍也,伯任记。"参见广东省博物馆所藏《刘猛进碑》拓本题跋;

㉔《南华》第一集第一卷,民国廿六年(1937)一月廿五日初版;

㉕汪兆镛《微尚斋杂文》卷三,壬午七月(1942年)版;

㉖民国七年(1918)修《番禺续志》卷三三;

㉗汪兆镛《隋仪同三司建州刺史徐智竦墓志铭跋》,载汪兆镛《微尚斋杂文》卷三,壬午(1942)版;

㉘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十一,(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㉙马国权《广东的四方隋碑》,《艺林丛录》第三编页4,(香港)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㉚汪兆镛《隋王夫人墓志跋》,载汪兆镛《微尚斋杂文》卷三,壬午(1942)版;

㉛简又文《补录隋王夫人墓志之真伪问题》,见(香港)《大陆杂志》,1959年第17卷;

㉜《广州市文物志》编委会编著《广州市文物志》页244,(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

㉝陈永正《岭南书法史》页223,(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㉞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三;

㉟叶昌炽《语石》卷一,宣统己酉(1909)三月刊本。

现存岭南唐刻叙录

唐代岭南石刻较隋朝为多，现据有关文献资料、传世实物和拓本，分别逐条叙其源流、作者、内容、书艺特色及历史价值，希有裨于治岭南金石和唐史者。本文所指之"刻"，凡指一切刻于固态物质上之文字，并于历史和艺术有可资参照者。

一　摩崖石刻

1、《龙龛道场铭并序》

摩崖石刻，唐武后圣历二年(699)刻，被称为现存广东最早的摩崖石刻。陈集原撰，无书人名氏，高 76—80 厘米、宽 113—115 厘米，字径 2—2.5 厘米不等，正书。中

有武则天新造字十余处。历代金石家咸有考订,黄权称为"粤之至宝",欧阳辅称其"实粤中第一古碑",彭泰来有《龙龛道场铭拓本为苏赓堂廷魁考廉赋》诗赞曰:"岭南唐刻今在世,屈指最古龙龛铭。老龙蜕骨卧千载,飞雨白日寒崖腥"。《旧唐书》、《新唐书》、(雍正)《罗定州志》、(道光)《广东通志》、陆耀遹《金石续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叶昌炽《语石》等均有著录考证,叶恭绰称此铭为"岭南诸碑之冠";近人吴天任《龙龛道场铭考》称其"书作中楷,间有别体,虽无书人,而合《龙藏寺碑》、欧阳率更,别成一格。盖初唐书法,北碑流风未沫,欧、虞崛起,又远承右军之遗,不惟一代之风气"。该著考证较完备、翔实,近年出版有陈大远、郭兴富编《岭南第一唐刻——龙龛道场铭》,集诸家之文,资料尤富。

按,陈集原,唐泷州开阳(今广东罗定境内),精佛法,详《新唐书·孝友传》、《旧唐书·孝友传》。

2、僧智常《涅槃台题字》

摩崖石刻,在肇庆鼎湖山云溪涅槃台侧,高200厘米、宽180厘米[①],行书,字径50厘米,直行三行,8字,书文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另有孔广陶于同治癸亥(1863)观题,考证为唐初僧智常刻,(宣统)《高要县志》著录,亦定为初唐。翁方纲《粤东金石略》定为伪刻,彭泰来在《诗义堂后集》中也对此刻提出质疑。

按,智常,江西上饶(一说贵溪)人,慧能弟子,鼎湖山白云寺的创始人。

3、李邕《端州石室记》

摩崖石刻,在肇庆七星岩石室洞出洞口东侧,高107厘米、宽80厘米,正书,字径3厘米,书于唐开元十五年(727),文长不录,原文381字,清末存319字,现存264字。因石刻左上方有一

马蹄形崩损，故又称“马蹄碑”。欧阳修《集古录》以该刻不署书人名氏，而只署撰者，笔迹似张庭珪，故疑为张庭珪所书，明代叶盛《叶氏菉竹堂碑目》认为虽为李邕所书，但在南宋时已经陶定加工，已失其真。清代翁方纲《粤东金石略》、潘耒《金石文字记》、王昶的《金石萃编》、(宣统)《高要县志》、(道光)《广东通志》等咸有考证，认为系李邕所书。广东省博物馆藏其清初拓本。

按，李邕(678—747)，字泰和，江苏扬州人，曾任北海(今山东益都)太守，人称“李北海”，长于诗文，亦为名书家。著有《李北海集》。

4、“景福”题字

摩崖石刻，在肇庆七星岩石室洞洞内东壁，高250厘米、宽190厘米，正书，字径160厘米，书“景福”二字，无署名及年月。北宋庆历年间康州太守康卫曾有《游七星岩》诗云：“天坠北斗星，人间书景福”，据此则北宋时已有此刻。翁方纲《粤东金石略》考证为李邕所写，成于开元十五年(727)。《肇庆府志》、《高要县志》、《广东通志》等有著录。清顺治十五年(1658)，时任两广总督的李栖凤在石室洞题字曰：“北海先生书景福，洞中形胜发山麓。今朝何幸仰前徽，或与先生原一族”。

5、僧大颠题词

摩崖石刻，在潮阳棉城镇东山，高180厘米、宽150厘米，楷书，字径17厘米，约刻于唐贞元五年(789)大颠移居潮阳后。书文曰：“一柱擎天千古壮，独瓶挂壁万年春。长工巧。”按，大颠(732－824)，俗姓陈(一说杨)，名宝通，先世颍川人，生于潮州，曾云游衡山南岳寺，禅宗六祖的再传弟子，贞元五年(789)移居潮阳，创建灵山寺，著有《心经释义》等。

6、韩愈题《千岩表》(附铭)

摩崖石刻,在阳山县贤令山金鸡石下,高65厘米、宽104厘米,正书,字径约33厘米,铭语高40厘米、宽52厘米,正书,字径5厘米,约书于唐贞元十九年(803)至二十一年(805)间。书文曰:"千岩表,万石之中,巍然雄尊。与岁寒君,心契无言,退之"。翁方纲《粤东金石略》有载。按,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贞元十九年(803)被贬为阳山令。

7、韩愈题《远览诗》

摩崖石刻,在阳山县贤令山读书台,高35厘米、宽39厘米,行书,字径5厘米,约书于唐贞元十九年(803)至二十一年(805)间,书文曰:"所乐非吾独,人人共此情。往来三伏裹,试酌一泓清。退之。"

8、元杰《浈阳果业寺开东岭洞谷铭并序》

摩崖石刻,在英德英城镇南山仙台岭,高110－115厘米、宽148厘米,楷书,字径约3－4厘米,书于元和十一年(816),文长不录。按,元杰,字长夫,自称谷刻,河南人,唐元和十一年(816)寓居南山精舍,与元昭肃、僧智捷同开东岭洞谷。

9、李绅《纪游题名》

摩崖石刻,在肇庆七星岩石室洞洞口东壁,高40厘米、横32厘米,正书,字径4.5厘米,自右至左竖书,五行,凡30字,书于宝历元年(825)。书文曰:"李绅,长庆四年二月,自户部侍郎贬官至此。宝庆元年二月十四日将家累游。"

按,李绅(780－846),字公垂,江苏无锡人,官至宰相。唐代名诗人,与李德裕、元稹同称"三俊",亦善书法,论者谓其能得北海遗韵。

10、王化清《游石室新记》

摩崖石刻，在肇庆七星岩石室洞洞内西壁，高 91 厘米、宽 100 厘米，正书，字径 3－5 厘米，自左至右十九行，刻于宝历元年(825)，文长不录。

按，王化清，生平不详，时以文林郎官端州守司马。

11、"万福洞"题字

摩崖石刻，在南雄城北钟鼓岩八仙洞外，纵 150 厘米，字径 30－50 厘米，竖书，楷体，阴刻，书文曰："万福洞，吕岩书"。

按，吕岩，即吕洞宾，名岩，号纯阳子，京兆人。

12、"上清景"题字

摩崖石刻，在南雄城北钟鼓岩外壁，纵 60 厘米、横 120 厘米，楷书，阴刻，吕岩书。

二　墓志(含塔铭)

1、陈君墓志

全称《大唐故康州刺史陈君墓志》，1992 年在郁南县南江口镇西坑村出土。长宽各 66 厘米，厚 15 厘米，青石质，保存完好。成于唐开元二年(714)，楷书，志文约 300 字，笔划清晰工整。志文记载墓主生平。该墓志继《张九龄墓志》后，近年来出土的较早的一方。其年代早于张志，对研究广东西江流域的历史与文化极具价值。

按，陈君，名承亲，字奉先，康州端溪(今广东德庆)金林乡人，卒于开元二年，同年葬于康州南叠洞。曾任通议大夫、使持节康州诸军事、守康州刺史，袭封安化郡开国公、上柱国等。

2、《张子胄碑》

张子胄为张九龄祖父，墓在曲江县周田镇平甫村东侧之山岗上，至今保存完整。近年出版之《曲江县文物志》载，墓前一小墓碑，宽约32厘米，碑文“凌烟阁胄公墓”，上款已风蚀，下款为“孙鉴□□捐修”。墓碑上方有一横楣，阴刻“风度绍兴”四字；并谓墓前两旁原有石羊、石马，神道碑立于墓前25米处，今已倒，碑文不详。

按，张九龄，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从张九龄之生年，可推之其祖父有可能为隋末唐初之人。

3、张九龄墓志

全称《唐故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始兴公阴堂志铭并序》，1960年在韶关市西北郊的罗源洞张九龄墓出土，现藏广东省博物馆。

志石长85厘米、宽83厘米、厚15厘米，盖长86.5厘米、宽83厘米、厚18厘米。盖上无字，阴刻十二生肖。铭文为楷书，凡276字，志文18行，满行18行。由张九龄同僚、中书侍郎徐安贞撰文，书者不详。该墓志书法秀雅，字字杰作，为岭南唐刻之精品。《文物》有载。

按，张九龄(678—740)，一名博物，字子寿，广东曲江人，武后景龙初进士，初任校书郎，后官至宰相。擅诗文，著有《曲江集》二十卷，《全唐诗》编其诗为三卷。

徐安贞，《旧唐书》称其为“信安龙丘人，尤善五言诗”。

4、《刺史宁道务墓志铭》

陶刻，民国十年(1921)在钦江县城九十里外之平心村，初出土时，极松脆，裂为大小十块，村人任意分藏。民纪十七年

(1928),因纂修县志,遍搜金石,始发现为陶刻,约一千六百余言。而后搜集块片,合读首尾,始知为唐刻。

行楷书,字多漫漶不清,民国三十八年(1949)宁可风编印《隋正议大夫宁赞碑》附刊其拓本和释文,信宜林绳武题跋,详考其发掘经过和流传情况,今人杨豪著《岭南民族源流考》对该碑所涉之关于宁氏家族源流问题作了探讨,《考古》曾载其释文。碑文对是时广东之建制、宦绩及宁氏源流具极高研究价值。马国权称其"碑文基本上用骈体,写得绮丽铿锵。字作楷书,其朴拙自然处有如唐人写经,颇有参差错落之妙"。

按,道务,为宁长真之孙,为宁越郡第五世刺史。

5、王涣墓志

全称《唐故清海军节度掌书记太原王府君墓志铭》,1954年5月在广州越秀山镇海楼后出土,现存广州市博物馆碑廊。

墓志铭为卢光济为王涣所撰,刻于天祐三年(906)。志石为青石质,盖高75.5厘米、宽78厘米、厚10厘米,四边斜面,中刻"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分刻两行,各四字,篆额。志石高75.5厘米、宽78厘米、厚7厘米,已断成数块,残数字。正书,44行,内题、撰人结衔各占一行,铭文5行,志文37行,约1704字。岑仲勉称据志文可解决晚唐史载之误(《广州文物志》、《文物》有详载)。

按,王涣,生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卒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授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充任掌书记之职随徐彦若南下,以疾卒于金利镇,以天祐三年(906)葬于此。

6、姚潭墓志

全称《大唐故吴兴姚氏墓志铭》,1954年在广州建设大马路北段、今白云宾馆南面扩建马路工程时出土,砖质,高35.5厘

米、宽36厘米，楷书，分刻14行。墓建于唐大中十二年(857)。字体工整，惜剥落较多。前人诸书均不见载，近年出版之《广州市文物志》、《文物》有载。

按，墓主姚潭，唐广州都督府长史禔一之长女，生于唐文宗大(太)和七年(833)，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二十五。前有文曰"叔父代作文，父朝议郎广州都督府长史上柱国□(禔)一撰"。

7、冼氏墓志

1983年在广东电白县东南之霞洞区出土，残长93厘米、宽54厘米，凡16行，277字。因墓志极残，字多漫漶、脱落。墓志中有"祖知戴，左骁骑大国公。父子游，光禄大夫，本州刺史，封□□郡开国公"句，知戴即智戴，唐越国公冯盎之子，冼夫人的曾孙。后有"神功元年十二月廿六日……"句，神功为武则天的年号，元年即公元697年。据此，则墓主为冼夫人第六代孙夫妇，墓建于697年。墓志记载主人曾为潘州刺史和恩州刺史，为研究冼氏家族提供了新的资料。

8、《大颠祖师墓塔铭》

大颠祖师墓塔又名舌镜塔，在潮阳市铜盂镇灵山寺后果林内，建于长庆四年(824)。塔身呈圆柱状覆钵形，直径180厘米，正面佛龛内阴刻"唐大颠祖师塔"六字。塔为现存广东最早的墓塔之一，字亦难得。

9、舍利塔铭刻

舍利塔在英德浛洸于唐咸通年间，因建于蓬莱寺前，故又称"蓬莱寺塔"。该塔第二、第三层东、南、北面的塔壁砖中，有多处模印反体"舍利弗"三子。第四层塔心室东北壁一砖印有"皇宋通宝"、"天禧□□"古钱文。《韶州府志》、《英德县志》有记录。

三 碑 刻

1、《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在今广州黄埔南海神庙(亦称波罗庙),碑高 247 厘米、宽 113 厘米,二十四行,行 15 字,字径 2.4－2.8 厘米,碑文由使持节袁州诸军事、守袁州刺史韩愈撰文、使持节循州诸军事、守循州刺史陈谏书并篆额,元和十五年(820)十月十一日立,后有一行"□字人李叔齐"字。其中一字虽漫漶不清,但据此可知镌刻者为李叔齐。(道光)《广东通志》、(同治)《番禺县志》等著录碑文。

按,陈谏,河中少尹,唐顺宗时参与王叔文变革,唐宪宗时被贬台州司马,唐史上的"八司马"之一,后官循州刺史。

四 经 幢

1、大悲心陀罗尼经幢

在广州光孝寺大殿,高 105 厘米,莲花圆座高 20 厘米、下有方座高 37 厘米。八面,各宽 14 厘米,分刻两咒,每咒四面。一咒每面四行,行 30 字;一咒每面 5 行,行 35 字,字左行,正书,其中一面已剥落。内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光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上有"宝历二年岁次丙午十二月一日,法性寺住持大德兼蒲涧寺大德僧钦造书"句,据此则经幢刻于公元 826 年。(道光)《南海县志》有著录。

按,钦造,福建人,法性寺住持,余不详。

2、开元寺石经幢

在潮州开元寺，分别在天王殿前和大雄宝殿月台前方两侧，四座，每座高400厘米，底层周长515厘米。大雄宝殿前东边的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字迹已漫漶不清；西边的幢身于1918年地震受损，1924年重修，幢座仍为旧石，幢盖、幢身换新石。天王殿前的二座经幢，也受严重侵蚀。

五　其　他

1、南巴县令买地券

出土于吴川县浅水区双塘仪村后背岭，唐天宝年间，陶罐片。该券是在口径22厘米、底径19厘米、高29厘米的陶罐表面上刻文，然后将刻有文字的五分之一罐体割切下来，置入窑内低温加烧而成。通宽16厘米、口唇高2.5厘米。罐片阴刻文字，计251字。文中记载唐天宝六年，南潘郡南巴县曲谭乡进墨里，故大首领、前南巴县令陈聪憋及其“妻向”氏合葬墓地的情况。

书为楷体，细而劲，古拙而雅致。惜其太残，难窥其全豹。

2、西洋唐墓陶刻

1958年在澄海县隆都区西洋村出土一座唐墓，中有一陶坛，上刻“大唐□□”诸字。

3、大颠印

铁质，正方形，边长8.25厘米，厚0.6厘米，印柄长10.5厘米，现存潮阳灵山寺，印文曰：“唐大颠祖师印”，篆体。

4、铜镜铭文

英德浛洸镇中唐墓中出土，称为“团团宝镜”，直径14.2厘

米，最外圈有铭文24字，文曰："团团宝镜，皎皎升台，鸾窥自舞，照日花开，临池似月，睹儿(貌)娇来"，中间有锯齿纹和四兽，铸面为银灰色。

六 待 考

1、莫让仁墓碑

在今封开县渔涝镇，清嘉庆十五年(1810)重修。墓碑高275厘米、宽302厘米，中刻"唐公太始祖让仁公莫府君之墓"，左右两侧刻有重修碑记。因未及亲见此碑，又乏佐证，尚不能定其是否为唐刻。

按，莫让仁为封开县渔涝镇人，唐朝状元莫宣卿之父，博学能文。

2、莫宣卿墓碑

在今封开县渔涝镇，墓建于唐，历代均有重修。墓碑高86厘米、宽40厘米，中刻"唐朝状元讳宣卿莫公大人之墓"。因未及亲见此碑，又乏佐证，尚不能定其是否为唐刻。

按，莫宣卿，字仲节，渔涝镇文德乡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状元，称为"岭南首魁"。惜年仅十九岁而病逝，著有《莫宣卿诗文集》，惜早佚。《全唐诗》收其诗三首另两句，《粤诗蒐逸》、《封开县志》等均辑其诗。

3、吴尹墓碑

在今潮阳县胪岗乡之龟山南麓。墓碑呈半圆状，全用坚石凿成三碑夹式，最大直径177厘米、高94厘米。碑文曰："唐墓，考潮阳令尹吴公，妣广德孺人李氏"。此碑无纪年，是否唐刻，尚待进一步考证。墓道另有明代碑文曰："唐潮阳令尹吴公墓道，

皇明嘉靖戊戌仲秋望日，工部侍郎莆田宗沐大田立。”

本文因受资料所限，缺佚在所难免，尤其近年新出土文物尤多，难以一一详备。还望知情者告知，以便补正。

2000 年 6 月 16 日稿

注释：

①诸刻因文量范围不同，尺寸略有不同，本文综合诸书，以实物或各地所编《文物志》为主要依据。

附：主要参考书籍和文章目录：

(1)《旧唐书》；
(2)《新唐书》；
(3)欧阳修《集古录》；
(4)陈思《宝刻丛编》；
(5)叶盛《叶氏菉竹堂碑目》
(6)潘耒《金石文字记》；
(7)(雍正)《罗定州志》；
(8)(道光)《广东通志》；
(9)《韶州府志》；
(10)《英德县志》；
(11)(道光)《南海县志》；
(12)(同治)《番禺县志》；
(13)陆耀遹《金石续编》；
(14)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
(15)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
(16)叶昌炽《语石》；
(17)(宣统)《高要县志》；
(18)翁方纲《粤东金石略》；

(19)王昶《金石萃编》;
(20)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21)《铁云藏陶》,(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8 年元月第一版;
(22)《中国考古学年鉴(1983－1990)》,文物出版社;
(23)荣丽华编集《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1949—1989)》,(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24)徐续《广东名胜记》,(香港)上海书局有限公司 1981 年 5 月版;
(25)广东省文化厅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第 1 版;
(26)《广东文物》,1940 年版;
(27)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28)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九号,(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 2 月第 1 版;
(29)罗振玉《雪堂所藏金石文字薄录》,东方学会 1927 年影石印;
(30)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1 年 7 月第一版;
(31)杨震方《碑帖叙录(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2 月第 1 版;
(32)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卷二,光绪丙戌(1886)年吴县朱氏校刊;
(33)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34)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35)徐东主编《罗定历代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36)郭兴富主编《岭南第一唐刻——龙龛道场铭》,香港三昧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37)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广东摩崖石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38)欧广勇、刘伟铿编《七星岩鼎湖山书法石刻选》,(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 1989 年版;
(39)刘伟铿校注《肇庆星湖石刻全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40)《广州市文物志》编委会编著《广州市文物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一版;
(41)广州市黄浦区地方志办公室编《黄埔文物》,(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42)《南雄文物志》编委会、南雄市博物馆编《南雄文物志》,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43)肇庆市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肇庆文物志》,广东省新闻出版局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44)肇庆市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肇庆市文物志》,1987 年 12 月印行;
(45)封开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封开县博物馆编、邓增魁主编《封开县文物志》,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46)《潮州市文物志》,1985 年初版;
(47)陈历明主编《潮汕文物志》,汕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1985 年 6 月编印;
(48)潮阳县文化局、博物馆编《潮阳县文物志》,1985 年印行;
(49)澄海县博物馆编《澄海县文物志》,1987 年印行;
(50)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古塔》,(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51)罗香林《百越源流与文化》,(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55 年印行;
(52)杨豪《岭南民族源流考》,珠海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第一版;
(53)刘伟铿《岭南与西江史论稿》,(广州)新世纪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54)《隋正议大夫宁赟碑》,(广州)民国三十八年(1949)编印;
(55)曲江县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曲江县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第 1 版;
(56)《艺林丛录》第二编,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1962 年;
(57)陈永正《岭南书法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58)李公明《广东美术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59)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文物考古资料选辑》(第一辑),1989 年 10 月印行;
(60)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文物考古资料选辑》(第二辑),1989 年 10 月印行;
(61)广东省博物馆资料室编《广东文物考古资料目录(1939—1981)》,1982 年 10 月印行;
(62)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文物考古资料目录(第二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63)《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1988 年 6 月第一版;
(64)《广东省博物馆馆刊(2)》,1991 年;
(65)《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6)》,(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66)《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67)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论文集(1959—1989)》,(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89 年版;
(68)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69)单晓英《张九龄墓志》,《岭南书艺》1994 年 8 月(总二十四期)
(70)徐恒彬《广东英德浛洸镇南朝隋唐墓发掘》《考古》1963 年 9 期。

"百花冢"碑刻考

"百花冢"为明末广州名妓张二乔之墓,位于广州白云山麓梅花坳。

张乔,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三月十六日,卒于崇祯六年(1633)七月廿五日,字乔婧,因每吟唐人铜雀春深之句,遂自名"二乔"①,又名张丽人。先本吴籍,其母人粤生乔,随母沦落为"歌妓",与南园诗社诸子交厚。惜早逝,年仅十九,其友彭孟阳等葬之于广州白云山麓梅花坳,当时名士各为诗一首,植花一本于墓旁,号为"百花冢"。

"百花冢"在清代曾经修茸,尚完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倭侵袭期间毁于战乱。1949年后,文史专家叶恭绰曾建议

重修该墓，因找不到遗址而作罢，《岭南画征略》载："墓去番禺县治十七里，出东门，山口转北，直行渡小涧，折而西经蚺蛇坑，过苏庄大石桥，再北转西，土名象坑小梅坳是也。"[②]《莲香集》所绘墓图及方位指向，《番禺县志》所绘白云山图，均与此记载位置相同。后据当地老人回忆，并提供少年时牧牛到过此墓的线索，白云区龙洞小学教师郭纪勇先生终于在沙河梅花园军区第四招待所内发现此墓旧迹。在该所礼堂前的一块天然花岗岩右侧顶上，斜刻着每字约十厘米见方的隶书："百花冢"三字[③]，左旁竖刻小字三行，只辨认出首行中有正楷"山张"二字。广东省博物馆所藏拓本"百花冢"三字（拓片纵64厘米，横90厘米），正与此石刻该吻合。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为张乔友人彭孟阳所书。按，彭孟阳，名日祯，番禺名士，与张乔友善。张乔病重不治，孟阳出数百金为之赎身脱籍，人们将此事与齐照王"千金市骏骨"媲美，一时传为佳话。后来，孟阳将张乔诗词及友人题赠之诗汇编成《莲香集》五卷，在诗界流播甚广。

"百花冢"墓碑今不复存在，督拓时已模糊不清。现存拓本，存字清晰者不过十之二三，兹录于下：

> 歌者二乔张丽人之墓：丽人，姓张氏，母，吴倡也。以□□转买入粤……余友彭孟阳居中调护，用是……嘱余为志，以告后人。是不可无铭。铭曰：艳如火水之妃。是耶？非耶？噫，嗟呼！丽人之不朽乃在……弘光元年岁次乙酉闰六月念六日丙午之吉，友人彭日桢等拜手立石。

弘光元年即清顺治二年（1645）。

据《岭南丛述》卷三十一载，该墓志铭文字为当时南园诗人、著名画家黎美周（1602－1646）所撰。

此拓片纵57厘米、横39厘米,约700余字。下侧有碑身断裂痕迹。左下方钤一朱文长方印,印文曰"黄慈博伍佩琳蔡寒琼谈月色督拓百花冢石刻。"黄慈博即黄佛颐(广东香山人,著有《广州城防志》)、蔡寒琼即蔡守(1879-1941),他们和谈月色(1891-1976)等都是近代广东有名的学人、书画家,对研究广东乡邦文物、文献有较深的造诣。

此拓实由谈月色于1934年所拓,蔡寒琼曾题诗二首曰:

小梅花坳小阳春,共喜摩崖发见新。
冲雨驱车徕阒野,毡椎竟有两痴人。

顿使荒寒生绝艳,纤纤手拓墨花新。
稔心省识刘郎意,乞得梅坳藏丽人。

蔡寒琼并邮致退翁索和,退翁为题四绝报之,诗曰:

埋玉深深惨不春,残碑搜别字如新。
多君打本天涯寄,我亦岭南离恨人。

心似狂猿岂易收,孟阳题字太绸缪。
觅心不得从何稔,参透禅机万念休。

谁向东风护落花,几人惜福爱芳华。
(有护花惜福四字,不知谁人笔也)。
彭郎自是多情种,筑得梅坳当梵家。

居然寒谷亦生春,墨本流得姓字新。

地下芳魂应感喟，百年重见素心人。[4]

孙中山文献馆所藏近人黄荫普先生所赠之《莲香集》载其《墓志铭》，与此拓本内容吻合，两者相得益彰，可释"遗珠"之憾[5]。

叶恭绰曾为"百花冢"墓志原刻拓本撰有长文，考订甚详，要言以碑文与古籍参订，方可证二乔之身世，而"伍氏刻《莲须阁集》时，亦不能据碑文及旧刻《莲香集》文以正其误，反于'委身为人妻'上加一'已'字，又改'母欲择优赘焉'为'母欲择优之美者赘焉'。今观墓志旧拓，虽多漫漶，而'母欲择优赘焉'及顾乔'志存文雅'二语相连，犹可辨认，夫'欲'字改作'为'字，又委身上加一'已'字，是直讼师罗识手段，不知伍氏何仇于二乔而为此？"[6]，则叶氏所见拓本犹为粤博所藏详矣，惜笔者未及亲见。

乾隆四十年(1775)，布政使钱塘姚成烈重修墓道，立碣表记。光绪六年(1890)，百花冢得到重修，并又立一碑，镌刻墓表。广东省博物馆所藏另一拓本即为是年所刻之墓表。此拓比墓志拓本略为清晰，脱落字不到十个，其余均可辨认，为现存张乔史料中最完整者，文字如下：

故明歌者张二乔墓表：从古佳人沦落不偶，往往寄身乐籍，其与游人非名人巨卿即骚人逸士，酌酒赋诗，一觞一曲，自诩为风流，而□其侧者亦得挟色艺以附骥。究于纲常名教，概□闻也。吾粤故明歌者张二乔，生有侠骨，所知多忠义士。南海陈文忠尝题其画兰云：'难将公子意，写入美人心'。乔又有□番禺黎烈愍诗云：'轻轻燕子能相逐，怕见西飞是伯劳'。当是时，中原糜烂，而岭表巢幕安然，二公得以浩落怀抱，寄托声伎之场。南国裙屐，藐兹弱息，溷迹其间。

乃不数年，大厦就倾，二公藏血化碧，而乔佳人薄命□化，迄今二百余年，剩一坯土与芳草斜阳并赍凭吊。盖其生平所知，多忠臣义士，故余气所及，虽牧童敲火砺角，而烈愍所撰墓志，剜苔浣读，尚得诸模糊隐约之间，以视并世所称柳如是、顾横波失身贰臣，身名□□，相去远矣。岁庚寅，余下第南旋，偕友人出东郭门，上百花冢，追维陈、黎二公之忠烈，又深恨近世歌者，蘧蒢戚施，列坐獯臭，其所交如但知赋诗酌酒之士亦不可□，况纲常名教更瞠不知为何矣。明季士大夫崇尚风节，浸淫沾渍，即妓女亦有气骨。今则乞怜贡媚，有出自二天者矣，岂不痛哉！美人黄土附忠义以流传，虽沦落乐籍庸何伤。既为诗以吊乔，复叙乔之所以不朽者，表之石。贲禺陆应暄表，古端文稿州谢炳奢书丹，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大寒日重修立石。

该拓片纵 71 厘米，横 54 厘米，同为黄慈博、伍佩琳、蔡寒琼、谈月色等人督拓。后有清代广州著名书画家鉴藏家、诗人叶衍兰(1823－1897)所撰楷书"百花冢"题记。"题记"既为叶氏墨宝，又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张氏之宝贵史料。全文题在一张半尺见方纸片上，凡七十七字：

百花冢乃粤妓张二乔瘗处也。乔美工诗善画兰竹，陈文忠尝题云：'谷风吹我襟，起坐奏鸣琴；难将公子意，写入美人心。'其眷爱之心如此。二乔尝有句云：'梅花本是江南弄，一迭关山倍可怜'。诗才可见。

此外，广东省博物馆尚藏一件"花冢铭"拓片，与上述诸拓同入一组，从拓片可知，原碑纵 62 厘米、横 31 厘米，隶书，碑文曰：

花冢铭：于□古而无死，蛾眉同木石之顽。天若有情，鲛泪溢沧溟之涨。风雨如晦，茵溷随化伤心者、才人之竟游戏者，多妇之事，冥冥泰虚，问孰留哉？洋河之阴，高峡之阳，柯山之西鹿，陈子愚谷、何子□杏、罗子玉符葬花之冢在焉。桂源诸峰，实曰灵窟。坟依莲□，参此色界玉棺三寸，撰神仙之挽歌，□灯九泉，照胡蝶之幽梦，万艳抱于同穴，孤云怆而忆涂、斯亦缘从感幻、哀以乐致者也。倩女未嫁，生已离魂，空香不灭，死异凡骨。明月白露，筑金粉以埋息，山空水流，藏文章而度劫，宰树红豆，忽然为人墓田，素馨再世，似国偏何姗姗在鸾情凤想间乎？冢立屠维赤奋若之□后五年，昨梦生为铭。非春非秋，迟云容出地之日，歌耶哭耶？镌娲皇补天之石铭曰：香国非佛，蓉城非仙。女夷之阡，男儿可怜。

碑文既无立石年代，又无撰写与撰书人氏。文中"冢立屠维赤奋若之□后五年"句，其中"屠维赤奋若"为古代的太岁纪年法，"屠维"与天干对应的为"己"、"赤奋若"与地支对应的为"丑"，花冢立于"己丑"之后的五年，即"癸巳"年。按，张乔卒于崇祯六年癸酉（1633），之后的"癸己"应为顺治十年（1653）或更远，相隔二十一年或更久的时间。文中提到的"素馨"为广州人氏，屈大均《广东新语》中有"素馨斜"一节，对之有详细记载：

素馨斜，在广州城西十里三角市，南汉葬美人之所也。有美人喜簪素馨，死后遂多种素馨于冢上，故曰"素馨斜"。至今素馨酷烈，胜于他处。以弥望悉是此花，又名曰"花田"。方信儒诗："千年艳骨掩尘沙，尚有余香入野花。何似

原头美人草,风前犹作舞腰斜。"予诗:"花田旧是内人斜,南汉风流此一家。千载香销珠海上,春魂犹作素香花。"近(明)崇祯间,有名姬张乔死,人各种花一本于其冢,凡得数百本,五色烂然,与花田相望,亦曰"花冢"。予诗:"北同青草冢,南似素馨斜。终古芳魂在,依依为汉家。"冢在白云山梅坳[7]。

参照屈大均此文及《花冢铭》中所谓的"倩女未嫁,生已离魂,空香不灭,死异凡骨"等内容,铭中所指"倩女"应为张乔。所立的"花冢"与"百花冢"相异,当纯为怀念张乔而设,带纪念性质的,而非棺木冢,而且地点也不在白云山麓。目前有关文献资料均未提及曾有好事者为张乔立"花冢铭"之事,此"铭"正可补史载之不足,姑妄存此备考。

张乔真迹传世极稀。广州美术馆所藏《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上有张乔用正楷手书一诗:"春雨潮头百尺高,锦帆那惜挂江拜。轻轻燕子能相逐,怕见西飞是伯劳。"字体娟秀娇美,一如其人。下钤一朱文印:"琼花仙史"和一白文印:"情禅"。该卷昔为黄节(1873—1935)所藏,"矜秘不示人",黄殁,由王秋湄介为叶恭绰所藏,后叶捐赠于广州美术馆。叶恭绰有诗咏之曰:"莲须壮气杳云霄,饯别留题比大招。名士倾城同命笔,风徽能不忆张乔[8]。"另有《兰花》扇面传于世,淡逸清华,不事雕饰。

张乔一直为当代及后世文人所激赏。当是时,以擅画山水著称的白水山人深度(字孟容)亦手植宫柳二株于其百花冢旁,并有诗咏之:

水月空花见色新,蛾眉鸦鬓总埃尘;

等闲红袖香销后,元是青莲自在人。[9]

时人王邦几亦有《恻恻引》诗曰：

美人坟上日出斜，素练澄澄一望赊。
兰佩已销香涧草，粉痕犹带暮天霞。
残碑终古遗秦字，流水千年入汉家。
目极此时人不见，断肠开尽野棠花。[10]

屈大均(1630－1696)等粤遗民亦广收张氏画迹，屈从友人处得一张乔兰画一帧，遂赋诗六章咏之，其中有"自来忠洁者，香草最情深；况出佳人手，分馨直至今。数茎才作态，一采已生心。尺幅风流在，相贻愧所矜"句[11]；乾隆年间，粤文人张锦芳、黄虚舟、刘芗谷等过访"百花冢"凭吊之[12]；晚清丘逢甲(1864－1912)有《凭吊南园怀张乔》诗云：

五百年间几劫灰，南园岂非旧池台。
溶溶玉带河边水，曾见张乔照影来。[13]

晚清陈良玉亦有诗咏之曰：

岁岁繁花匝短坟，百年韵事恍如新。
歌来桃叶留长恨，悟透莲香是幻身。
艳骨真埋兰麝土，芳魂可化绮罗春。
难他一辈诸名士，只记流传张丽人。[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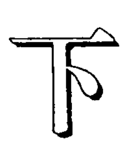
近代潘飞声(1858－1934)亦收藏其兰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倭侵粤，粤文人墨客在香港举办了一个"以光复政体，还我

河山,维系数千年来民族血统于不堕,永保中国民族光荣史迹,缅怀前哲"[15]的广东文物展览会,张乔的兰画位列其中,成为人们缅怀与追思的对象。1940年,叶恭绰还将《百花冢》故事编曲传唱[16]……之所以身后得到如此隆重的赞誉,盖与张乔所处的非常时代及其作为有关。张乔生前所交均忠贞节烈之士,死后不久正逢国变。当是时,文人墨客中不乏"贰臣"(几乎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会繁衍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一个歌妓尚能保持忠烈,何况文人?所以,一如陈寅恪之于《柳如是别传》,别有深意在焉!

1993年3月初稿,2000年6月修订。

注释:

①林慧如编《明代轶闻》卷四之《美人谱》,台湾中华书局民国五十六年(1967)四月印行;
②汪兆镛《岭南画徵略》卷十二;
③《广州市文物志》页137,(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
④《艺林月刊》第六十三期,民国廿四年(1935)三月版;
⑤张乔《莲香集》卷一,乾隆刻本;
⑥叶恭绰《矩园余墨·序跋第一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⑦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九《坟语》;
⑧叶恭绰《矩园余墨·纪书画绝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⑨孟容《题张二乔诗集》,载张乔《莲香集》卷二;
⑩《重刻莲香集续编》卷五;
⑪屈大均《翁山诗外》,转引自汪兆镛《岭南画徵略》卷十二;
⑫同②揭书;
⑬沙河区公所文化站编《纪念张乔诞生370年暨南园诗社诸节烈专辑》、《沙河》1985年1期;
⑭陈良玉《百花冢》,载《学海堂四集》卷二十七;
⑮《广东文物·序》,上海书店1990年8月第1版;
⑯叶恭绰《百花冢(一九四零年)》,载叶恭绰《遐庵谈艺录》页139。



编



白玉蟾传世书迹考释

一

在宋以前,岭南以书法、绘画名世者寥若晨星。历史记载,在唐代,仅有以政绩著称的张九龄善书,绘画方面则主要有擅画山水的张询和善画龙的僧徽。直到宋代,产生了诗书画兼擅的大师白玉蟾,才使岭南美术开了新篇。

白玉蟾(1194—1229),原姓葛,名长庚,字如晦,祖籍福建闽清,生于广东琼州(今属海南省)。后因父薨随母至雷州,适白氏,遂改姓白,名玉蟾,字以阅,又字象甫,号海琼子、神霄散吏、白真人等。他天

资聪敏,七岁能诗,十岁即赴广州应童子科。考官以“织机”令应试,他应声即成:“大地山河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丝。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喧动一时。

白玉蟾后遇博罗泥丸真人陈楠,随入罗浮山学道。宋时全真道分南北二宗,陈楠乃南宗四祖。所收弟子中,以白玉蟾成就最著。白氏从陈楠近十年,尽得其传。陈楠仙逝后,白云游四方,曾七次赴京城临安(今杭州)。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被“征召至阙,对御称旨,命馆太乙宫”,封为紫清明道真人。卒后,被尊为南宗五祖。

白玉蟾一生著述极丰。时人潘牥称他“出入三氏(儒、释、道),笼罩百家”。《白真人事实》也称其“博极群书,贯通三氏”[①],《琼州府志》谓其博洽儒书,究晰禅理。他自己也称“平生翰墨半天下……世间有字之书,无不经目”。著有《金华冲碧丹经密旨》、《海琼问道集》、《海琼传道集》、《上清集》、《玉隆集》、《武夷集》、《玉蟾先生诗余》等,其弟子彭耜辑为《海琼先生文集》、《海琼白真人语录》。

他吸取佛教禅宗思想及宋代理学入道,形成南宗的教旨,提出内丹修炼的中心是精、气、神,而以神为主,认为“神即性也,气即命也”。在修炼次序上,主张先修命,后修性。这是南宗鼻祖张伯端《悟真篇》修炼路线的一脉相承和发扬光大。南宗自白玉蟾之后,其教旨始系统化、理论化,所以有论者称白为实际意义上的南宗创立者[②]。

白玉蟾一生主要成就于道教之外,书法、绘画也极有造诣。《书林纪事》这样描绘作为书法家的白真人:“宋真人白玉蟾篷头跣足,一衲弊甚,而神清气爽,喜欢饮酒,不见其醉,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四方。大字草书,若龙蛇飞动。”[③]他擅草书,兼善行书、篆书、隶书。其草书上追晋人,得“二王”遗韵,行书则深受北宋

黄庭坚影响，笔法苍劲老健，纵横舒展。惜其传世书迹极少，笔者所见主要有行书《仙庐峰六咏诗》卷（上海博物馆藏）、行草《足轩铭》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和草书《天朗气清诗》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是现存较早期的岭南书迹。

二

行书《仙庐峰六咏诗》为自书七言绝句，纵31.5厘米、横157.4厘米，分别吟咏庐山丹光亭、藏丹岩、梯云栈、听鹤台、宣诏石、整衣坛六景，书文曰：

> 奉题仙庐峰六咏，紫清白玉蟾。丹光亭：仙人不见张惊喜，尚有药炉荒碧苔。亭下丹光犹夕夕，我今辨此恰方才。藏丹岩：想得金丹初熟时，无人堪与乃藏之；岩前穴有六七迹，人不能寻鬼不知。梯云栈：莫把凡胎问圣胎，君看石壁是谁开；后来唤作梯云栈，不是好仙哪肯来。听鹤台：心知有路透青云，不可将机泄与人；来此台边时自听，鹤来则去已超尘。宣诏石：帝遣朱衣司命君，火铃捧诏此中宣。台石上宣台下听，一宣诏罢上三天。整衣坛：仙骨瘦来无一把，却将鹤子养教肥；鹤肥不可还同瘦，旧上天时此整衣。[4]

该卷钤有朱彝尊“竹土垞审定”、曹寅“楝亭秘玩”等鉴藏印，近人叶玉虎《矩园书画记》有著录，后来经叶恭绰先生收藏。

该卷行笔淡逸清华，笔势爽朗，恬静冲和，疏密有致，显示出道家特有之雅淡气质。论者谓此卷“写得天骨开张，字势雄强，结体奇峭，笔力劲拔，将颜筋柳骨同《瘗鹤铭》的清高闲澹、舒展


北京故宫藏白玉蟾书足轩铭

若逸融为一体，显得气格十分高古”。⑤

三

行草《足轩铭》卷为纸本，纵 32.5 厘米、横 81.5 厘米，系白玉蟾为友人周叜长高士所书。书文曰：

> 寄题足轩。奉似吾友周叜长高士。紫清白玉蟾。一丘一壑志愿足。始缝掖时文史足。不肯缁行礼自足。指此鉴心信知足。老氏宁馨一夔足。静观平生万事足。何必封侯万(此事点去)然后足。有人冷笑招不足。护元气如护手足。拟待登天欠两足。使子果然功行足。为须司命来是足。莫学射王无厌足。羞使瞿昙福慧足。极国阎王伊多足。仙人自合断鳌足。更施所养补未足。如彼江上一犁足。亦如人国兵食足。所谓平生万事足。宝庆丙戌万事足。乃见止？此神足。道无死生无不足。是以此轩名曰足。



后余纸上有元虞集诗题：

前壶□浊后壶清。不脱蓑衣醉月明。蒻笠蒲葵将底用。人间风□(原缺)太愁生。虞翁生题。

后纸有明项元汴跋曰：

宋葛长庚自号白玉蟾，闽人，性嗜酒，苦吟，善草书，名称当时。传于后世。以有其实也。予仅得此足轩时帖。用意超逸。作书有晋人格度。殆亦是能品。敬而袭之，永存清玩。不惟其书两惟其知止足云。明万历癸未夏日暑炽，聊展是以消困顿，何必追河朔方为乐耶，墨林山人项元汴谨识。⑥

后纸及隔水绫上分别有清皇十一子永瑆、守虚子、荣郡王绵亿，崇恩，及近人吴湖帆、潘静淑等题跋、题名。

鉴藏印记有项元汴、耿嘉祚、安歧、永瑆、奕绘及清乾隆内府诸印。

安歧《墨缘汇观》曾著录曰：

葛长庚足轩铭卷：牙色，纸本，高九寸七分、长二尺四寸，行草书二十二行，书法晋人。前书寄题足轩，奉似吾友周雯长高士，紫清白玉蟾。后书七言长篇一首。其韵通篇全用足字。本文纸后虞伯生题七言绝句一首，款虞翁生题，下押虞伯生朱文二印，后有项墨林题识及项氏诸印。[7]

顾复《平生壮观》亦有著录：

葛长庚，号白玉蟾，又号紫清真人。知足斋诗，七律一首，白纸，阔一尺有半，高半之，本身纸上虞集跋，项氏收藏。余登横山，四顾踯躅，东下更折而南行，主山重重开帐，从山之腰腹中抽嫩枝蜿蜒旁落，而结倚穴合迴龙，顾祖之意焉。穴前锅底明堂砂脚，斜飞左出，久徘徊而不能去。土人告余曰：君知紫清真人葛长庚道号白玉蟾者之点穴遗迹耶？山之阳，盛氏之墓也；虎丘之前，刘氏之墓也；此则徐氏墓，为姑苏三大地也。五百年来贵显不绝。刘、盛废于本地，徐则废于外方。徐氏家庙去此一牛鸣地耳，欲进而观之乎？入其祠中，设仙师白玉蟾位，旁列诸显者位，皆废于外乡者也，乃识离乡砂之故尤信。紫清有集，诗文亦佳。予读而知之。《图绘宝鉴》载其善画，曾画壁于鄂州，予闻而知之，兹得见其草书如旭、素，神仙亦不免多能之好哉！葛君别号白玉蟾，博识多能，而形迹狡狯。相传为谪堕之神仙也。曾执役于姑苏徐氏，为徐氏、盛氏、刘氏造茔点穴，后皆贵显，绵延

至今。徐氏家庙中设仙师白玉蟾位，旁供诸显者之位。其草书锋正颖圆如怀素。诗词亦工，留在人间诵说无斁，神仙不能免好名之习哉！[8]

此卷作于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行草相间，结体率意而不失沉蕴，遒劲有力，一波三折，乃现存南宋行草书迹之珍品。铭文豪迈豁达，表现出作者之乐天知命。

四

草书《天朗气清诗》卷为纸本，纵 24.5 厘米、横 52.5 厘米，书四言诗一首，凡五十字，见载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十四)。

该卷纵笔取势，萧散飘逸，结字雄放瑰奇，随心所欲，整篇如明人唐顺之所评曰："大字草书，视之若龙蛇飞动"。[9]论者评此卷："清爽疏朗，和谐统一。似蛇飞动，如蛇翔凤翥。虽字字点书不相连引，却有笔断意连之意。虽线条多圆转流丽，却有折锋以阻其流之境。线条的旋律流动，以其清轻之笔，如高山流水，有清泉洗心之感；迴环往复，有白云怡意之趣"；[10]李公明谓其"方折、圆转的变化，俯仰相揖的意度，确是令人观之而有酣畅淋漓之致"。[11]

五

白玉蟾作品传世既少，曾经著录的也不多。除以上《墨缘汇观》和《平生壮观》有著录外，尚有清李佐贤《书画鉴影》卷三著录其《白真人诗翰卷》，但未见流传。

《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其《白玉蟾尺牍一卷》,《清宫旧藏历代法书名画总目》(抄本)第二册亦著录其《白玉蟾尺牍》。在叶恭绰的《矩园余墨》有《宋白玉蟾尺牍跋》,谈及此卷。跋文曰:

> 此卷曾入《石渠宝笈》三篇,闻近由长春流入关内,殆即清宫藏物,前此赏与溥佶者。长庚墨迹至稀,余所见惟关伯衡、吴湖帆所藏各一卷,及余所藏《仙庐峰六咏》卷子耳。四十三代张天师题跋,谓其字与昔所见如出两人,余亦颇有同感。第思昔人纪载,皆谓长庚善草书,有骞翔凤翥之势,余所见三卷皆行书,劲逸而略纤瘦,有贞白图南风致。此卷则纯乎晋、唐法度,功力深至,殆书时有先后,趋向有殊异,非根本不同也。安绍茂跋谓此卷与向藏海云楼诗相似,足为反证。惜明僧四跋,为妄人弃去,不然或有足资参订者。杨铁厓、张宇清又吾宗南阳道人与之时代相接,其鉴赏当有灼见。毕秋帆以之刻入《经训堂帖》宜矣。乡先贤希有剧迹,愿芷园其善藏之。[12]

徐邦达《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亦著录其尺牍卷,并称其伪,[13]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也著录其《尺牍》,称为赝品[14]。诸书所载《尺牍》卷当为同一件作品,杨仁恺称"据闻转故宫博物院藏",[15]不知尚存世间否?

徐邦达《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著录有《宋元宝翰册(20家)》[16],分别为宋赵构、赵抃、张舜民、张孝祥、范成大、朱熹、楼鑰(二)、真德秀、仲殊、欧阳修、赵孟坚、白玉蟾、吴志淳、钱舜选、白珽、李河、康周虎、欧阳修、陈修、沈复等,徐邦达称其宋代为真,并定为"上上",元代为伪,藏于故宫博物院,可惜笔者未见其

迹。

六

白玉蟾书迹传世虽不多,但却为“远古”的岭南带来了清爽之气。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沉寂的岭南地区,白玉蟾的出现,无疑具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近代广东李仙根《岭南书风》咏之曰:

人到能闲笔亦仙,却难明末论诸禅。
五羊坛上欹斜草,并代犹堪比玉蟾。

并有注云:“古成之居五羊观,后传仙去。观有碑,刻公草书一首。白玉蟾,宋末琼州人,能诗工书,后不知所终。传亦仙去,封紫清真人,有《琼海集》。手迹仅存三帧,一存北平清宫,一存关伯衡家,一为叶暇庵先生所藏。字似陈博,暇庵近为余言。”[17]画家黄宾虹(1864 - 1955)亦有《题白玉蟾》三首,对白氏及其书法艺术给予高度评价:

仙才李青莲,捉月踏江去;
前身明月是,姓名真人著。

琼岛矗海山,游戏来人间;
元气沛造化,古今时往还。

神灵护翰墨,不胫走南北。
展卷惊龙蛇,张颠亦逊色。[15]

白玉蟾亦擅画，以梅竹为精，其次则人物，“扬州八家”的金农受其影响尤深。因限于篇幅，笔者拟以另稿详论。

注释：

①《琼琯白真人文集·序》，版本不详；

②李养正《道教概说》页173，中华书局1989年2月第1版；

③马宗霍《书林纪事》卷三；

④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迹大观》第六卷《上海博物馆》，（北京）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1988年1月；《艺苑掇英》二十六期亦载；

⑤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页773，（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

⑥徐邦达编著《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页588，（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⑦安岐《墨缘汇观》卷二；

⑧顾复《平生壮观》卷三，载《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页910，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

⑨马宗霍《书林藻鉴》卷九；

⑩同⑤揭书；

⑪李公明《广东美术史》页386，（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⑫叶恭绰《矩园余墨·序跋第二辑》页118，（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⑬徐邦达《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页7，（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8月；

⑭杨仁恺《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页514，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⑮同上揭书；

⑯徐邦达《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页26，（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8月；

⑰李仙根《岭南书风》，载（广州）《岭南书艺》1991年第二期；

⑱黄宾虹《黄宾虹诗集》卷一，（香港）翰墨轩有限公司1993年第一版。

岭南书家与明清法书

僻处南天一隅的岭南书坛在明以前显得异常冷清。宋代白玉蟾以其萧散之笔鸣于岭外,但应者寥寥。直到明代陈琏、陈献章出,才打破了这种沉寂,而此时的中国书坛,已在晋、唐、宋繁荣的基础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明初以致仕荣归的东莞人陈琏(1370－1454)是明清时代见诸记载且有书迹传世的最早的岭南书家,其楷书《放翁仕迹遗墨记》端庄秀雅,尚具台阁体倾向;向以理学著称的新会陈献章(1428－1500)则独出新裁,束茅代笔,一扫明初以来拘谨、甜熟的习气,恣肆狂放,自鸣天籁,被称为"奇气千万丈,峭削槎枒,自成一家",其弟子湛若

水、赵善鸣、邓翘、梁储等亦各具特色，不囿门户。

当王世贞(1526－1590)发出"天下书法归吾吴"感叹之时，岭南书坛已是代有才人，各领风骚。以为民请命而被罢免的清官海瑞(1514－1587)的楷书，"南园后五子"之一黎民表(1515－1581)的草书与隶书，其弟黎民怀(约1517－1598)的行书、顺德欧大章(1534－1615后)的篆书、梁元柱的行书以及南海邝露的楷书、草书等均自出机杼，独擅胜场，因其传世书迹极稀，年代久远，犹为后世所珍重。

明末清初是产生灿烂文化的动荡时代。岭南书坛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岭表三忠"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因抗清而战死，书法因人而愈贵；何吾驺、王应华虽然节行为人疑议，但其不拘一格的草书却是有口皆碑，这种现象极似河南的王铎(1592－1652)；遗民书法家伍瑞隆、高俨、张穆等不仅以诗、画著称，书法也同享盛名；自称"龙江村獠"的顺德彭睿壦以草书鸣，其书势态灵动，有怀素风貌，称为"竹本派"；归善龚章亦以草书鸣，风格与彭睿壦相类；天然和尚函昰及其弟子今释、今覞、今无、今帾、今辩、今但、今载、今壁、今印、今白、今沼、今锡、今普、今但、今冉等于佛学之余，娴习书法，因其均出自番禺海云寺，世称"海云书派"，释深度、大汕、成鹫、屈修、道忞、通岸等也逃于禅，而兼擅书艺，并享有声名；有"岭南三家"之称的屈大均(1830－1696)、陈恭尹(1631－1700)、梁佩兰(1630—1705)虽以诗著，但屈大均草书的率意超旷、陈恭尹隶书的瘦劲古峭、梁佩兰行书的古雅浑朴同为世人所重。

清早期的梁无技、王隼、胡方、汪后来、甘天宠、苏珥、庄有恭等亦独具一格，在当时书坛有其一席之地。梁无技书法东坡，但书迹传世甚少；王隼以小楷擅长，颇具锺繇遗韵；胡方草书奇气纵横，颇具白沙遗风；汪后来以山水著称，书法也遒逸劲健；甘天

宠胎息于“二王”，而具己意；苏珥兼擅行草，笔力遒劲；庄有恭学董而不泥董，秀逸而劲。

清代岭南文人能诗者皆能书、能书者皆能画，当时以“三绝”著称者不胜枚举，其中以黎简、谢兰生最为典型。黎简(1747－1799)有《五百四峰堂诗钞》行世，谢兰生(1760－1831)著有《常惺惺斋诗文集》，二人绘画皆以山水见长，旁涉花鸟，书法则行、草、隶楷兼善，又兼擅治印。与黎、谢后先辉映的书家有冯敏昌、张锦芳、吴荣光、宋湘、黄丹书、梁蔼如、黄培芳等。冯敏昌被称为岭南碑派先驱；张锦芳、黄丹书、黄培芳以隶书见长；吴荣光富收藏，书法由帖入碑，博采众家之长；宋湘以竹叶蔗渣当笔，自有一种拙趣；梁蔼如书擅各体，颇具古意。

清代嘉、道年间的黄子高(1794－1839)不仅擅篆书，还撰写一部篆书理论著作《续三十五举》，填补了岭南书法理论的空白；张维屏(1780－1859)书法以苏体为本，融汇己意；香山鲍俊(1797－1851)书宗北海，在当地享有盛名；擅画人物的苏六朋、苏仁山书画俱佳，前者笔力劲健，后者以画笔入书，参以隶意；同、光年间惠州的邓承修(1841－1892)书受伊秉绶影响较大，以瘦硬见长。

清代晚期岭南书坛的一大突出现象是学者擅书，其书底蕴深厚，耐人寻味，以朱次琦、陈澧、李文田、康有为为代表。

治学主张经世致用、人称“九江先生”的朱次琦(1807－1881)书学得之于谢兰生，执笔主指实掌虚，擅行书，可惜晚年焚稿，书迹传世极少；其弟子康有为青出于蓝，书笔纵横跌宕，自成一体，其书学论著《广艺舟双楫》力主尊碑抑帖，锐意变革，影响已胜过其书，其弟子梁启超、罗复堪、徐悲鸿、刘海粟、萧娴等则各有建树，卓然成家，被称为“康派”；梁启超同样以学问著称，书法极具书卷气；著有《东塾读书记》、《摹印述》的陈澧(1810－

1882)系黄子高学生,任学海堂学长数十年,亦以篆书见长,兼擅隶书、榜书;碑学名家李文田(1834 - 1895)通晓兵法、经史、天文、地理、对西北、蒙古史地犹有独到的研究,其书融铸篆、隶、楷于一炉,笔力厚重,参以金石,堪称一代大家。

与岭南书坛各个时期对应的中国书坛名家有明初号称"三宋"、"二沈"的宋克、宋广、宋璲和沈度、沈粲,明中期的"吴中四家"祝允明、文征明、王宠、陈道复;晚明的董其昌、刑侗、张瑞图、米万钟等四大书家;清初则有王铎、傅山、朱耷等,中期有"扬州八家"及北方的翁方纲、刘墉、永瑆、铁保,碑派名家首推邓石如、伊秉绶,晚清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成就最大。无论从艺术成就还是对后世之影响等多方面讲,岭南书家可与同时期的这些中国书坛名家相提并论的并不多,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致也只有陈献章、陈恭尹、李文田、康有为等屈指可数的几人。但在岭南书坛上,他们均曾盛极一时(或一地),以其风神独具的书风赢得当代及后世的赞誉。在全国书坛上,他们从遥远的海边所发出的沉寂中的清音也并未被潮声所掩,其独具特色的书迹历经百年沧桑而显出艺术与生命的魅力,这种魅力毫无疑问地使他们成为明清书坛上一朵朵绚丽的奇葩。

1999年9月稿时客濠江

陈琏传世书迹考

现存最早的广东名人墨迹，当推宋朝揭阳刘昉的《行书范隋告身跋》（南京博物院藏），[①]其次为琼州白玉蟾的《行草足轩铭》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草书天朗气清诗》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行书仙庐峰六咏诗》卷（上海博物馆藏）。元朝，尚未发现有传世者。在明代，一般以理学家陈献章之墨迹为最早。笔者近日翻检有关资料，喜获东莞陈琏之楷书《放翁仕迹遗墨记》（辽宁省博物馆藏）和行书《存济堂记》（中国文物商店总店藏）。按，陈琏生于明洪武三年（1370），卒于景泰五年（1454）[②]，而陈献章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卒于弘治十三年（1500），比陈琏晚了整整五十八

年,因此陈琏之书迹为明朝最早之广东名人墨迹。陈琏,字廷器,号琴轩,以文学知名,兼擅绘画、书法。洪武二十三年(1390)举人,历官桂林、许州、滁州、扬州、四川等地,后改南京通政使,复迁南京礼部左侍郎。有政声,深为民戴。滁州人将他与欧阳修、王禹偁并列入三贤祠。一生行万里路,尤好记述山川风物之属,凡所临郡邑,必采其山川人事、风俗物产而为书以传,编修有《颖川志》、《永阳志》、《成都志》、《宝安县志》等。著述极富,当时"缙绅士大夫求碑、铭、序、记、诗、赋诸作,以发德述怀,娱情写物者,足相蹑于门"[3],仅《明史·艺文志》所载就有《永阳志》二十六卷、《桂林志》三十卷、《罗浮志》十五卷和《琴轩稿》三十卷等数种,另著有《归田汇》(亦作《归田稿》)、《题山川景致》等,编有《家庆集》、《保安诗集》等,是这一时期岭南地区成就卓著的学问家、诗人。王世贞称其"《挽李士文序》,词翰清雅"[4],黄佐称其"德行淳懿,文词典重,人爱之若拱璧"[5],张其淦称其诗"泽古甚深"、"风格遒上"[6]。

陈琏于书画之造诣尤深。他擅画山水,宗法董源、米芾,惜无画迹传世。时人罗亨信(1377—1457)有《题琴轩山水》诗曰:

> 琴轩先生太丘裔,学海渊源富才艺。
> 董贾文章世共珍,米高山水尤清致。
> 公余挥翰扫云烟,岩壑坡陀势蔓延。
> 峰峦浓淡列远近,林木隐映分清妍。
> 茅堂依约绿阴里,门径荒凉净于洗。
> 碧海茫茫曲涧通,晴空片片浮岚起。
> 天光云影含模糊,树色苍苍半有无。
> 小桥东畔隔人世,别有林麓连丘墟。
> 嗟余少负山林癖,每见画图长太息。

何当拂袖归去来，泉石幽栖谢尘迹。
知君好画情更深，高堂尽日观云林。
沈檀一炷博山静，万虑萧然澄素襟。[7]

其中“峰峦浓淡列远近”、“天光云影含模糊”和“碧海茫茫曲涧通”句道出陈氏山水之米家风貌与幽人景致。他在《题扇面山水》中所云：“云过山疑动，风来树欲颠；长江波浩浩，应有未归船”[8]，则又是另一种气势与意境了。在明初岭南画坛清寂无为之时，陈琏开岭南山水画之先声，堪称明代岭南画坛之先驱。

陈琏的书法在文献记载中则阙如，历来也乏论者评其书，只能从其传世的书迹中可略窥其风神。他的传世书迹，就笔者所见，仅有墨迹行书《存济堂记》、楷书《放翁仕迹遗墨记》和碑刻《罗亨信父母合葬墓圹志铭》。

一

行书《存济堂记》卷为纸本，纵32、横86厘米，作于明宣德四年(1429)，时年作者六十岁。该文不见载于陈琏文集，故释文如次，希有裨于治文学史者：

存济堂记。南徐钱济氏，医之良者也。永乐初，膺荐□京师居。善药济人，从其察治者，靡不全活。尝颜储药之室曰：存济。盖取昔人所谓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也。广东道监察御史襄君家英□久记之，予闻其上养性，其次养气，其次养形。三者得其养则百病不作，失其养则诊干之面致疾。疾如有不获遂其生者，□人隐之，御为方药拯济，务有以全其生，若神农氏辨百药之性味，□辕氏原百病之消

息，伊尹则有汤液之论。三圣人之心，即天地生物之仁也。世俗论仁人之功，莫大于活人。无位而在下者，虽有其心，孰从而施哉？故惟医为□几马耳是以得张仲景所著书以活人。为名活人，非医之妙用者乎？然其术神异，纵横变化，不可以常法□。补泻、平调、温凉、寒热，未尝泥于一编□。其可而已，奈何世之庸医，执方泥古，以人试术，间有欵启之见，则又惟利之规□，急□足赖尚望其有存济之功。承近年大理寺卿虞公□风寒疾，上命太医院眎之□，谓济民乃祖乃父素以医鸣，济民承先世之传，宜治焉。及诊视，曰：疾来若速，其去□速，当调阴阳而顺其气。授以温凉之剂，数服辄愈。及京师之人有请，虽祈寒暑而弗悼其治疗□巧中奇验，未尝责报汲汲焉。以活人为心，众盛高其为人，由是声明以著。□以存济名□岂过哉？昔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传淳于意治病事甚悉。盖医，人命攸擊，不敢不慎，故特例以盛其文，以警于后世。济民□苟能不以是自足，盖精其术，盖慎其用，盖恒其心，则活人之功，将不在于古人下。它日采入史牒，则淳于意尚得专美于前哉？因襄君之请，□以记之。宣德四年春三月初吉掌国子监事通政使羊城陈琏记。

此作明显受到元代赵孟頫圆润柔美书风的影响，但又不拘泥于赵书，能融人己意，沉着萧散，无一丝沉腐气。

二

另一件作品楷书《放翁仕迹墨记》是为南宋诗人陆游的自书诗卷所书之题跋，与京口郭畀、永嘉俞庸、眉山程郇、长洲沈周

等名流题跋同为一卷。此跋书于正统四年(1439),时年作者七十岁。释文曰:

镇江杨时中,元至正初为郡庠直学,有识鉴,购得高秋泉所收陆放翁亲书所作诗若干首,共为一卷。有元人永嘉俞、眉山陈郁、京口郭天锡题跋,后归其侄敏所,尤宝爱之。洪武中敏侨居南诏,以所蓄书画留其亲戴处,及回索,原寄物俱已遗落,幸而此卷独存,重加装璜,属浙江佥宪政致仕,顾君仲谦驰书徵于言。按,史翁讳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人。年十二能诗文,及长,荫补登仕郎,为秦桧所疾。桧死,始赴福州宁德薄用荐,为勅令所删定,官直言无隐,寻迁大理寺司直,兼宗正薄。孝宗即位,迁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史浩、黄祖舜荐其删词章、谙典故,召见,上曰:游力学有闻,言论剀切,遂赐进士出身。后出判建康隆兴夔府,时王炎宣抚川陕,辟为斡办公事。翁为炎陈进取策,后皆验。后范成大帅蜀,翁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后累迁江西常平提举。江西水灾檄诸郡,发粟与民。召还,改知严州,過阙陛辞。上谕曰: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再召入见。上曰:卿笔力高,非他人可及。除军器少监。绍熙元年迁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未就诏。翁权同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寻兼秘书监。三年书成。升宝章阁待制、致仕。翁才气超逸。尤长于诗。今卷中诸诗盖致仕回山阴时所作者。翁书于后曰:嘉泰甲子岁正月甲午。用郭端卿所赠猩猩毛笔,时年八十矣。嘉定二年卒,年八十有五。若公之词翰,在当时已为人主所重有不待予言之赘。因备记其任迹俾览者有所考。与直学之

识鉴。敏之知所宝爱。俱可嘉也。时正统四年乙未冬十月既望，嘉议大夫礼部左侍郎羊城陈琏书。[9]

此书结体，运笔颇类当时风行之馆阁体，但行笔流畅，布局匀整，表现出一种人书俱老的雍容与成熟，这是与他的学识与文学涵养分不开的。

三

陈琏的书法作品尚有一件楷书《罗亨信父母合葬墓圹志铭》。

1988年，广东省博物馆与东莞市博物馆联合清理东莞罗亨信家族墓，出土了两方墓志铭[10]。其中一方为陈琏撰文并书之《罗亨信父母合葬墓圹志铭》。

该圹志铭长66厘米、宽44厘米、厚4厘米，有盖，共17竖行，楷书铭文。书于明正统丁巳(1437)年，时年作者六十八岁。铭文曰：

赠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罗公圹志铭，嘉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同邑陈琏撰并书。公讳昌，字祖昌，先世南雄人，宋季始迁东莞之英溪。曾祖德秀、祖应辰、父善，俱潜德弗耀，公元季避患。圣朝平定，始归田里，自号英溪。耕隐闲居养素，善于教子。遂遣长子亨信，肄业邑庠，登永乐甲申进士，拜工科给事中，进监察御史，宣德庚戌授。敕封公如其官，亨信又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赞甘肃戎务，茂著劳绩，赐诰褒崇，赠公如今官，配黄氏，有淑德，初赠孺人，今赠恭人。二子长即亨信，次胜瑶早世。女一，适梁彦义。孙

男三，泰、宾、敌。孙女六，皆归名族。公生甲午二月初五，卒正统丁巳六月十九，寿八十有四，卜己未闰二月二十二日合葬麻地岭祖茔之左。铭曰：猗维中宪士之良子，孝友之行著于乡子，严训谆谆皆义方子，子为宪臣勋名彰子，推恩封赠沐宠光子，新阡峨峨固所藏子，铭以焯德百世不忘子。⑪

按，文中所云罗亨信，与陈琏为至交，亦为广东东莞人，字用实，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史载其"明敏负才，遇事敢为，然时颇议其廉谨不足云"⑫。从拓本来看，是书谨严端庄，与上述楷书《放翁仕迹墨记》相类。受当时书风的影响，仍然具台阁体倾向。

明初书坛极为平和宁静，极少有跌宕，起伏之势⑬，从陈琏的三件书迹可看出此风尚。三件书作均系作者晚年所书，笔力遒劲而古朴典雅，给人恬淡、冲和之感。无论书法技艺，还是讲明代开创之功，其书在当时岭南书坛均可称上乘。

注释：

①林锐《现存最早的广东名人墨迹》,《潮州》1997 年第 1 期；

②汪宗衍《岭南画人疑年录》和谢文勇《广东画人录》分别误为 1369 – 1453 和 1369 – 1455；

③黄佐《广州人物传》卷十四，陈宪猷点校，(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④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六三，《钦定四库全书》；

⑤黄佐《广州人物传》卷十四，陈宪猷点校，(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⑥张其淦《吟芷居诗话》，转引自陈永正主编《岭南文学史》页 167，(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⑦《东莞诗录》卷六，转引自汪兆镛编撰、汪祖泽、汪宗衍补《岭南画徵略续录》，(广

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5 月第 1 版;

⑧陈琏《琴轩集》卷三;

⑨参见徐邦达编著《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页 484,(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第 1 版;(北京)《书法丛刊》1997 年第二期载其图版;《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书法卷》亦载其释文;

⑩广东省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广东东莞明罗亨信家族墓清理简报》,(北京)《文物》1991 年 11 期;

⑪邱立诚《明代罗亨信家族墓碑铭及罗亨信生平历史介述》,载《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6)》,(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⑫《英宗实录》卷二十,参见《明实录·广东海南卷》页 616,武汉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⑬朱以撒《论明代书法发展的三个时期》,(北京)《美术史论》1994 年第 1 期。

陈献章的茅龙笔书

陈献章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卒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因居广东新会白沙乡,世称白沙先生。明正统十二年(1447)举人,成化十八年(1482)辟召至京,不肯就礼部试,乞为归养,诏特授翰林院检讨,自后累荐不起,以理学著称于世。他的诗名、书名、书名均为学名所掩,王世贞谓:"公甫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出于法与体及题之外者"[1]。其学以静为主,史称"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2],为宋、明理学史上承上启下、转变风气之重要人物,有《白沙子全集》行世。

陈献章兼擅书法，尤长于草书，张诩谓其“能作古人数家字，束茅代笔，晚年专用，遂自成一家”，游潜称其“书法得之于心，随笔点画，自成一家”[3]。初年墨迹，得晋人笔意，后学颜真卿、张旭，植骨于欧阳询，参用苏轼、米芾，轩昂似北海，豪放似怀素。彭孙遹有《陈白沙草书歌》咏其书艺：

白沙先生名早闻，手执青山归白云。
陈情上拟李令伯，讲学欲方吴聘君。
晚年信手作大字，落笔纵横有奇致。
何必规规王右军，淋漓时复成高寄。
世人好者如好龙，可怜识见多雷同。
岂知草圣固余技，扫赏不在翰墨中。[4]

他在《书说》里阐述了自己的书学主张及以书调性的哲学思想：

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吾所以游于艺也。[5]

他不满于明代以来台阁体所形成的呆板无个性、拘谨匀圆、甜熟萎靡的书风，肆意创革。这种创革集中表现在书写工具的创新上，这种创新无疑为他的书法带来了生机，并因此而在书坛上名垂青史。

陈献章“山居，笔或不给”[6]，他便用山间丛生的茅草，择其

七、八月间生长繁茂之时，经过选割、捣制、浸洗等流程，自制成毛笔，称为“茅龙”。这种笔行笔矫健，挺拔遒劲，自有一种毛笔所难以表现的古拙与不拘一格，世人谓之“茅龙笔书”。

他在《观自作茅笔书》诗里歌咏了茅龙笔书的独特之处，诗曰：

神往气自随，氤氲觉初沐。
圣贤一切无，此理何由瞩。
调性古所闻，熙熙兼穆穆。
耻独不耻独，茅锋万茎秃。[7]

其自负之意溢于笔下。据此也可看出陈献章对自创的茅龙笔书是颇为自得的。

他在另一首《送茅龙》诗里，则描绘茅龙之气势，并言明其“调性”之力，诗曰：

胸中骚雅泱汪洋，手里龙蛇不可降。
赠尔茅根三百丈，等闲调性到千张。[8]

在《得萧文明寄自作草书》里，更写出茅龙之气度不凡：

束茅十丈扫罗浮，高榜飞云海若愁。
何处约君同洗砚，月残霜冷铁桥秋。[9]

屈大均在评其茅龙笔书时也给予高度赞赏：

白沙晚年用茅笔，奇气千万丈，峭削槎桠，自成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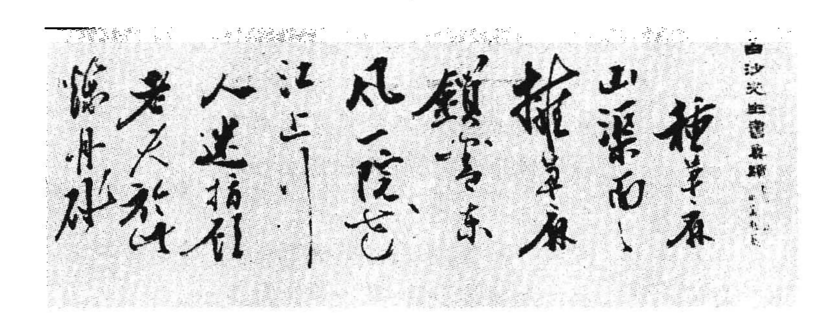
其缚秃管作擘窠大书尤奇，诸石刻皆亲视工为之。故《慈元庙》、《浴日亭》、《庄节妇》诸碑，粤人以为宝。[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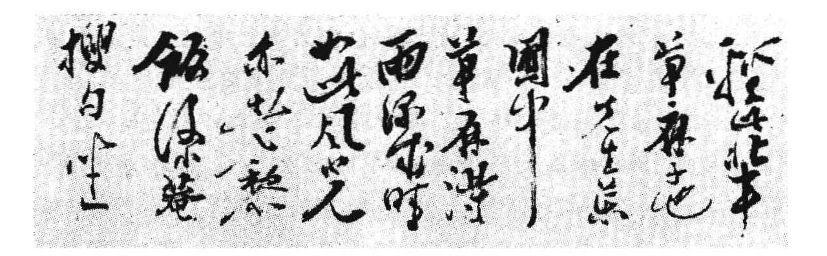
陈献章书迹传世较多，但茅龙笔书不多，就笔者所寓目，约有 17 件(见附录)。关于陈献章书法，已有不少学者作过深入研究[11]，笔者现仅就其草书《种革麻诗》卷(广东省博物馆藏)、行书《七言诗》轴(新会谭文龙藏)和行草《慈元庙碑》(碑刻，有拓本)作一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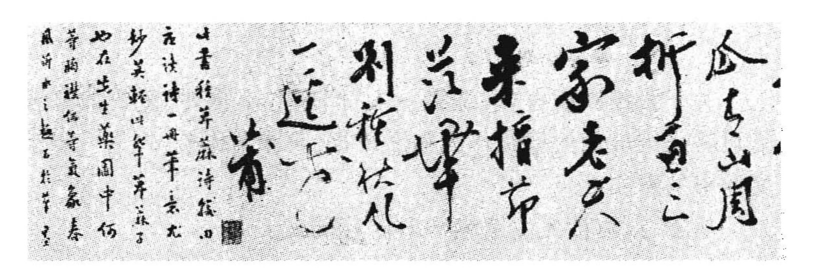
草书《种革麻诗》卷为纸本，纵 25.3 厘米、横 42 厘米，前有广东刘彬华题签曰："白沙先生真迹，张鱼石藏，彬华题签"，钤朱文印"朴石"。陈献章《种革麻诗》为七言诗，书文曰：

种革麻：山渠面面拥革麻，锁尽东风一院花。江上行人迷指顾，老夫于此炼丹砂。短檠他夜照书床，一觥革麻也借光。老去图书收拾尽，只凭香几对羲皇。红朵青条摆弄同，人间无地不春风。莫轻此辈革麻子，也在先生药圃中。革麻得雨绿成畦，如此风光亦老黎。饭后小庵搜句坐，山禽啼近竹门西。革麻迷竹迳通云，云里樵歌隔竹闻。手把长镵种春雨，风光吾与老黎分。种了革麻合种瓜，青山周折两三家。老夫来构茅茨毕，别种秋风一迳花。公甫。

钤白文印"石斋"。藏印有朱文"鼎铭心赏"和白文"宝安张氏珍藏书画印"，曾为广东东莞张嘉谟(1829 - 1887)家宝藏。后有番禺刘彬华于嘉庆二十年(1815)、南海庞霖和吴川林召堂于道光三年(1823)题跋，刘彬华称其"春风沂水之趣，可于笔墨外会之"；庞霖称此卷"心通造化，笔妙天机，确为先生晚年创用茅







陈献章茅龙笔书种草麻诗卷

笔时所书无疑”，并谓此卷“墨香盎然；不忍释手”；林召堂谓其“道德之气，盎然在楮墨间”。

今观此卷，则笔锋刚健，气韵拙朴，一种未被世俗所羁绊的洒脱盎然于笔下，晚清陈兰彬称其“下笔纯任天机”[12]，观此卷而觉此语不谬。

行书《七言诗》轴纵笔取势，不假雕琢，其运笔之恣肆、结体

之随意、气韵之豪逸，诚非一朝一夕从临池中得来。书文曰：

独立无朋但任真，不持声势掩君亲。
欲将坤体论臣道，公是朝廷第一人。

无款无印。但从书风看，系白沙笔无疑；运笔则显系茅龙所书。有清代学人十余人题跋于后，其中张维屏跋曰：

沂水春风气象真，大儒念念在君亲。难能虽是南宗谛，毕竟先生第一人。西园二兄以白沙先生墨迹属题，敬观之余，即步元韵成一绝句。昔常州恽子居游岭南，过余斋中。夜话，问余岭南人物谁为第一，余以先生对，而子居之意首推六祖，余曰：仆不精内典，不知六祖造诣何若，但论岭南第一人，此席岂得被释家占去？子居曰：此段公案，且留俟后之论者。道光辛卯十月番禺后学张维屏识。[13]

关于张维屏所言"谁是第一人"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将张维屏们的题跋作为辅助依据，再参照墨迹，可进一步证实此书的真实性。

胡方有《白沙先生茅笔草书歌》诗云：

先生书字如画梅，粗枯幹格妙舞回。
又如山水写川陕，皴法矾头与乱柴。
方丈刷埽劈窠体，缩作一寸半寸来。
山中贫无买笔钱，烧松空有墨千枚。
胡市此山原巨兔，氄毛昔错当蒿莱。
拔归制作凭神明，去肤留骨渍蜃灰。

红藤束缚坚且直，管者其苗锋者荄。
葛陂竹杖龙变成，行时往往闻风雷。
性唯龙鳞，龙鳞四周函绿水，仿佛富春严子滩。
滩边也有钓鱼台，也有严子曾垂纶。
垂纶岂独一处好，六回湾转六湖分。
绿莎湖畔颇陂陀，沟塍隐映原畬田。
………………[14]

其中用“先生书字如画梅，粗枯幹格妙舞回”来形容此书，可谓再恰当不过了。

《慈元庙碑》，在今新会古井镇官冲村慈元庙内，庙为纪念南宋杨太后、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而建，成于明弘治年间，陈献章亲撰《慈元庙碑》以纪其事。

该碑行草书，碑成于弘治己未(1499)，陈献章自谓“病初愈，尚未堪笔砚”，并自称“南海病夫”，次年即以病卒。因此此碑极有可能是其绝笔之作。该书行草相间，运笔谨严但不失其古拙之韵，行笔自然，笔锋犀利，虽为晚年带病之书，但仍是其平常作风，只是稍欠腕力。论者评是书“笔势险绝，如惊蛇投水，笔力横绝，如渴骥奔泉，峭别槎丫，奇气磅礴，其轩昂似北海，其豪放似怀素，有奔雷坠石之奇”[15]。

近人简朝亮(1851－1933)有《陈白沙慈元庙碑》诗咏之曰：

苍茫三百十年间，风雨茅龙出海山。
碧玉楼高神有梦，黄陵庙古死无还。
临江南渡方千里，定策东开第一关。
问世何人先纵敌？骑驴客早泪痕斑。[16]

陈献章自称“不要钟王居我右，只传风雅到人间”[17]，这种理念在当时正统派眼里可谓石破天惊，并为陈氏书艺带来了无限生机。他所首创的茅龙笔书不仅在岭南，而且在全国书坛可占一席之地。近人黄节(1873－1935)称其“风雨茅龙落笔奇，文章万古在南陲”[18]，对其书法、文章均给予了肯定；当时对陈氏书法有“人争慕之，得其片纸宝之若金”[19]之谓，其弟子湛若水、王渐逵、赵善鸣、邓翘、萧文明、梁储等均能传其衣钵，影响及于后世。今天，擅茅龙笔书者虽已成凤毛麟角，但白沙所谓的“风雅”却流传下来，成为书坛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注释：

①容庚《颂斋书画小记》(上册)页70，(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②《明史·儒林列传》；
③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新一版；
④彭孙遹《陈白沙草书歌》；
⑤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三，在今广东江门陈献章祠堂(即江门市博物馆)悬挂有该《书说》之木刻；
⑥马宗霍《书林纪事》卷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新一版；
⑦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三；
⑧陈献章茅龙笔书《送茅龙》，新会谭肇康藏，载陈应耀编《白沙先生遗迹》，(香港)中华民国四十八年(1949)9月增订再版；
⑨陈献章《白沙子全集》卷十；
⑩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三；
⑪除前贤多有研究外，今人李遇春的《陈献章其人其书》和陈滢的《纯任自然，自得其乐——陈献章的书法艺术》(均载《中日书法史论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4年)对陈献章书艺均作了较详尽、全面的研究；
⑫杨振泉主编《吴川县文物志》页91，(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⑬陈应耀编《白沙先生遗迹》，(香港)中华民国四十八年(1949)9月增订再版；
⑭胡方《鸿桷堂诗集》卷二；

⑮《江门文物志》页111,油印本,未刊稿;
⑯陈永正选注《岭南历代诗选》页563,(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⑰陈献章《答徐侍御索草书诗》,见《白沙子全集》卷十;
⑱黄节《题陈白沙自写诗卷后》,同⑯揭书,页623;
⑲陈献章《白沙子全集》卷首。

附:陈献章传世茅龙笔书要目:

1、行书《七言绝句》轴,纸本,弘治己酉(1489),香港霍宝材先生藏;
2、行书《书说》,弘治辛亥(1491),拓本;
3、行书诗卷,弘治癸丑(1493),新会谭善庆堂藏;
4、行书《肇庆城隍庙记》(碑),弘治甲寅(1494),拓本;
5、行书《忍字赞》(碑),弘治丁巳(1497),拓本;
6、楷书《白沙先生父母合葬墓碑》,弘治丁巳(1497),拓本;
7、行草《慈元庙碑》,弘治己未(1499),拓本;
8、草书《种草麻诗》卷,广东省博物馆藏;
9、草书《木犀花重赠》卷,新会陈垣藏;
10、行书诗轴,新会谭文龙藏;
11、行书诗轴,东官黄般若藏;
12、行书诗轴,中山梁氏真率斋藏;
13、行书《送茅龙》轴,新会谭肇康藏;
14、行书《读评事文三首》卷,收藏情况不详;
15、草书《赠袁晖》,拓本;
16、草书《"江上田家秋酒新"诸诗》卷,纸本,广州美术馆藏;
17、草书《赠袁晖用林时嘉韵》轴,纸本,广州美术馆藏。

清劲和雅：梁储及其书艺

明初书坛，承继宋元以来的帖学传统，以草书、楷书成就为著。宋克、宋广、宋璲沈粲被称为“三宋”、“二沈”，独步一时。在官方的提倡下，同时亦出现风靡一时的“台阁体”（亦称“馆阁体”）。广东方面，有书迹传世者仅有以诗书和画山水名世的东莞人陈琏（1370—1454）。

殆至成化到嘉靖年间，形成明代书法的鼎盛期。以祝允明、文征明、王宠等为主的吴中诸家，一洗“台阁体”千人一面的旧貌，各自呈现独特风格，从而打破了明初书坛宁静与清寂的局面。而僻处岭海的理学家陈献章（1428—1500）此时亦以苍劲挺拔、气势不凡的草书自命天籁，为寂寥的广

东书坛带来勃勃生机。他用山间特有的茅草制成茅龙笔,笔锋劲利刚健,气韵非凡,正如他自己所言“神往气自随,氤氲觉初沐”,“耻独不耻独,茅锋万茎秃”。

陈献章以理学及书法知名,桃李满天下,仅阮榕龄于咸丰元年(1851)所著之《白沙门人考》所涉弟子就有二百八十余人[1],兼擅书法者也不在少数,比较有名的有湛若水、赵善鸣、邓翘、萧文明、梁储等人。其中顺德人梁储向以宦绩知名而兼擅书法,但其书风及传世书迹则一直鲜为人知。

梁储,生于明景泰二年(1451),广东顺德人,初字藏用,后字叔厚,原号厚斋,乡人咸以厚翁称之,晚更号郁州,别号郁州居士。早年受业陈献章,成化十四年(1478)举会试第一,自此以后,他便青云直上。先是,选庶吉士,授编修,寻兼司经局校书,复进侍讲,改洗马,侍武宗于东宫。弘治五年(1492)主考顺天,十一年(1498)唐寅赴乡试时,梁即为主考官。十六年(1503)迁少詹事,拜吏部右侍郎,正德初进尚书。后为刘瑾所陷,坐降左侍郎。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诛,梁储改太子太保,并兼文渊阁大学士。晚年为人所劾,遂告老还乡。嘉靖六年(1527)卒于家,赠太师,谥文康。卒后第三年,葬于广东番禺大观山。[2]

梁储历经明代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诸朝,为官四十余年,以居官正直、敢于直谏而为人称道,且“雅有文誉,六典文衡,一时名士多出其门”[3],文学家李东阳(1447—1516)是其至交。陈献章有《晚酌示藏用诸友诗》十首,从中可看出陈对梁储的推崇,如第十首曰:

丹青不写武陵溪,只记桃花也著迷。
芳草独行山路僻,白云相送洞门低。
笑呼竹笠前头拜,交付诗囊右手提。

风月满山关不住，他时须用一丸泥。[④]

梁储擅诗文，著有《郁州集》九卷。其孙梁孜曾官中书舍人，从内阁录其奏疏补入集中，编为十卷，名曰《郁州遗稿》，今存。时人杨一清（字少师）评其文"冲淡平雅，不事剞劂，而自合程度"[⑤]，对之赞许有加。

梁储工书，但关于他的书法艺术，历代史籍却鲜有记载。王世贞所著《弇州续稿》中有《国朝名贤遗墨五卷》一文，其中提到梁储书赠王冬官的一首诗。王将之与刑部尚书洪阙、南京吏部尚书王华的两信札相提并论，称"三公，通人也，不无馆阁方面劳而有豪贤之累"[⑥]。顾复《平生壮观》著录其《戒翁先生札》[⑦]。但真正涉及梁储书艺及其风格的记载却阙如。因此要考查梁氏书艺，只能从传世的书迹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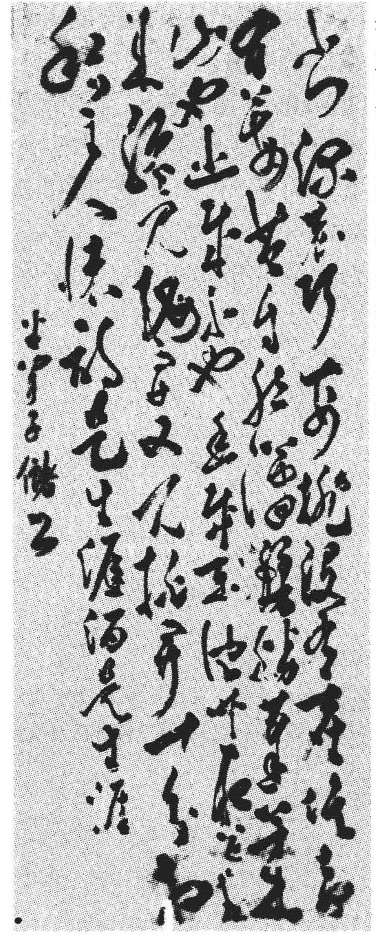
梁储传世书迹极少，连向以庋藏广东书画著称的简又文也未之见[⑧]。笔者所见，主要有两件。一为广东省博物馆藏草书《小门深巷巧安排》词轴；一为四川省博物馆藏行楷书《致玉山先生书札》。

草书《小门深巷巧安排》词轴为纸本，纵136·5厘米、横53厘米，书文曰：

小门深巷巧安排，没有尘埃，有□苔，自然潇洒胜蓬莱。……诗是生涯，酒是生涯。半闲子储书。

其中不少字已脱落。钤白文印"梁储之印"，另一引首章及闲章漫漶不可辨。

从此件作品可看出，梁储书法明显受到陈献章影响。行笔跌宕潇洒，落墨干湿互见。从运笔及笔锋看，当为茅龙笔所书，



梁储草书

具有一种特别的古拙与劲健,最末两句"诗是生涯,酒是生涯"尤其突出。陈献章所谓"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笨焉,意足而奇溢焉"[9],在梁储作品中尤有生动体现。将此作与同为白沙弟子的湛若水、赵善鸣、邓翘诸作相比,则可知湛若水雄健挺拔、赵善鸣瘦劲优雅、邓翘细劲简古,而梁储清劲和雅。伦以训撰《梁储行状》称其"为文章不事雕绘,直出肺腑,清而劲,和雅而充蔚,如其为人"[10],将它用来评其书法,同样也是极为中肯的。

《致玉山先生札》为纸本,纵27·1厘米、横24·8厘米,书文曰:

玉山先生执事:

今春储以公事至南都,承旧寅诸老用词林故事,公饮于吏部后堂,夜久归舍,有怀不寐。因成拙作三首,聊以道区区终席所以感愧之意,然未敢为诸老诵之也。兹将远别,特录稿奉呈左右,惟改教是幸!

老友梁储再拜。

该作与前作迥异,用笔谨严端庄,一丝不苟,未敢越雷池半步,盖对老友心存“感愧之意”而不敢“放肆”矣。

梁储的传世书迹虽仅两件,但也可略窥其书艺特色。作为官宦载入史册,同时也作为陈献章并不出色的弟子,他的书法在当代及后世均从未受到过关注,但在当时“天下书法尽归吴”(王世贞《艺苑卮言》语)的大形势下,他以其闲来清劲之笔鸣于岭南一隅,自抒性灵,应该说为并不活跃的当代广东书坛注入了生机。

注释:

①阮榕龄《白沙门人考》,咸丰元年秋八月新会阮氏梦菊堂雕;

②《明史》卷一九O;

③仇巨川《羊城古钞》卷六;

④陈献章《陈白沙集》卷一;

⑤梁储《郁州遗稿》之附录;

⑥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六三,《钦定四库全书》;

⑦此件作品现在未见流传,顾氏著录曰:“梁储,戒翁先生札。自称寅未,正书带行,谓其直道未归,后十二月二十日。”参见顾复《平生壮观》卷五,载《中国书画全书》(四),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

⑧简又文《广东书画鉴藏记》,载(台湾)《广东文献》;

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三;

⑩同⑤揭书。

梁元柱及其书艺

梁元柱，字仲玉，又字森琅，广东顺德伦教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于乡试，天启二年(1622)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迁陕西道御史。因不愿迎合魏忠贤党羽，被削职还籍，归隐广州粤秀山，并筑堂曰“偶然”，与李云龙、梁继善、赵焯夫、邝露、黎美周、陈子壮等诗酒唱还。崇祯改元，召还前职，至河间而京师围急，逐抵京，补福建道御史，监北京乡试，后奉敕按云南便道，再迁广西参议，未赴而疾卒，年四十八。

关于梁元柱生卒年，近人汪宗衍《岭南画人疑年录》称其生万历九年(1581)，卒崇祯元年(1628)[①]，尔后各书均沿用此说。汪宗衍殆据其先哲汪兆镛《岭南画徵略》



梁元柱行草《出山首疏》卷(局部)

云:"崇祯改元………迁陕西参议,未赴,卒,年四十八"所推知,而此引文与原著《顺德县志》出入甚大。《顺德县志》原文曰:

> 崇正改元,召还前职,至河间而京师围急。朝臣在外,咸多观望,柱曰:主忧臣辱,正当稽首伏阶以笏画策君前,尚泄泄在此耶!闻者慑服。抵京,补福建道御史,监北京乡试,巡青墉上,旋奉敕按云南便道。归省,连遭父母丧服,阕迁广西参议,未赴,得疾,卒年四十八。功业未竟,朝野惜之。[2]

很显然,梁元柱并非卒于崇祯改元(1628)当年。期间尚经历巡青墉上、按云南便道、归省诸事,从时间上虽是连贯的,但当非一年所历。在梁元柱的《偶然堂集》里,尚有作于崇祯二年(1629)的《己巳初秋将应环召友人招饮舟中口占》、《己巳中秋夜留别》诗、崇祯三年(1630)《庚午中秋登燕闱明远楼》诗[3]等,都是在崇祯元年(1628)以后的事。

此外,梁元柱《偶然堂集》有评画家梁澂(1628－1763)数语,谓"梁器甫生平慕云林为人,并师法其画。显者或求画,虽甚贫,亦返璧不一作"[4],而梁澂生于崇祯元年,此年元柱便已疾卒显然不可能。

另,梁元柱之友邝露(1604－1650)《峤雅》集中有《娄侯戏韵致宫体寄侍御梁仲玉》一诗,诗云:

东粤故扬州，新年竞冶游。
月规麋作镜，人叠采为楼。
百花装宝树，万僸杂名讴。
逐电骄花马，垂星服牛幰
穗石神羊观，坡山古渡头。
结友皆无忌，邀欢尽莫愁。
倾国复倾城，千金一笑轻。
逢场先作戏，遇酒辄忘醒。
翠袖衔恩割，鱼肠任侠行。
面粉分何晏，眉山變长卿。
书裙邀大令，推尘倩宁馨。
鲛镫连海市，鼇岳擎天起。
□愁苏合香，洒醉蔷薇水。
琵琶弹木鱼，胫色传香蚁。
鬼面饰丹铅，仙袂飘纨绮。
三条鞚似云，九陌平如纸。
宵分兴转酣，车马更骖驔。
跳丸挥玉剑，走索上烟岚。
降龙还伏虎，狰狞百兽僸。
巴蛇蜕象骼，神鲲振鹏羽。
天门斩鬼伯，地狱降魔王。
幻人出化城，天梯灭金炬。
玉兔胜灵娥，游鹿胎仙女。
欻讶泰山倾，流观沧海竖。
乌兽亡其迹，鱼龙相嘘乳。
官山神珥蛇，府水王驱雨。

争軨火树回，莫惜玉山□。

………………

并有序曰："甲戌上元，跨马值黄令公行憾，梁侍御请罪弗释，予亦曳裾长安，留滞维扬，感曩粤之繁盛，愍今时之凋弊，逝同硕鼠哀蟪蛄而终之，以娟嫉庶几风人之旨"[5]，"甲戌上元"即崇祯七年(1634)。这是目前所见梁元柱生平活动最晚记载。由是可知，梁元柱当卒于此年或此年以后。

梁元柱于政治之余，擅诗文、书画，著有《疏要》、《偶然堂集》等。近人陈融(1876－1955)有诗咏之，对其诗、其画均给予了评介，诗曰："画人胸次自寄，信笔都无入俗诗。独惜王香风露早，老苍骨力尚需时"[6]。

梁元柱书法随意自然，潇洒飘逸，力追怀素而不失己意。他的书迹传世不多，目前所见主要有行草《诗稿册》、行草《出山首疏书》卷(广东省博物馆藏)、行书《七言诗》扇面(香港艺术馆藏)以及传世画迹中之题识等。麦华三称"尝见其草书诗卷，末署丙申嘉平田道人元柱者，草法精熟，力追怀素，挥毫落纸如云烟，胸次豁然，略无凝滞，潇洒流落，翰逸神超，以较怀素圣母帖，亦不外如是"[7]。"丙申"当为万历丙申，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是其最早之作，可惜笔者未得获见。

行草《诗稿册》因品相较残，墨多脱落，已难窥见其全面风貌，但行笔之流畅、结体之宕逸，尚能在字里行间隐约可见。

行草《出山首疏书》卷为纸本，纵31厘米、横133厘米，末题"右出山首疏，书呈辉南母舅求正，甥元柱"，钤朱文印"读中秘书"、朱白文相间印"御史之章"及白文印"梁元柱"。藏印有白文"海阳王洪春澥珍藏金石书画印"、"春澥审定"和"黄肇沂钵"。是卷多为小行书，笔势俊健，字体或肥或瘦，肥者圆浑，瘦者苍

劲。全篇秀健舒畅，胸次豁然，似一气呵成，甚得怀素《苦笋帖》之遗韵。马国权先生评此书“字作行草，清雄圆浑，沉着端庄，甚得鲁公‘三稿’之法。”[8]

行草《七言诗》为金笺扇面，纵18厘米、横52厘米，书文曰：

卧稳东山百尺楼，真人七十又余秋。
谋贻经术传中垒，谨接清时羡太丘。
棋局闲来看世态，酒船到处狎沙鸥。
承明定有岩贤诏，三代应同拜冕旒。

末题曰："右寿陈太寿公，梁元柱"，藏印有朱文“喜雨楼藏”和“养斋秘赏”[9]。此书字体圆润，行笔粗而劲健，结体随意，不矫不媚，是其传世力作。

潘正炜《听驭楼法帖》收有梁元柱行草作品一件，文为《夜坐》五言律诗：

高台夜危坐，赋月破新晴。
近落发银汉，乐□与离城。
香炉瘫病阁，小桨忽人成。
微闻有清籁，一半在林炯。[10]

末题“夜坐之一，梁元柱”，钤阴文印“梁元柱印”。该书虽为翻刻，但神韵未减。作者行笔洒脱，笔势圆滑，与上述行草《五言诗》扇面相类。

梁元柱亦擅画，史载其画“落落有奇致，学士家争宝之”[11]。他的画呈现出多种面貌。早岁秀丽淡雅，晚期苍劲浑厚。顺德博物馆藏有他早年作品《森琅公少年自画小照》轴。此图纸本、

设色，纵57.5厘米、横47厘米，无款，作者右手倚桌，盘腿而坐，一书置于膝上，左侧白衣书僮端立，神态逼肖。人物之衣摺纹饰与仇英极为相似。花瓶、兰草、文房四宝及书桌均工笔画出，色调淡雅、明净，极富文人气息。诗堂有梁元柱族孙梁廷枬于咸丰七年(1857)题记，言元柱“幼善丹青，先由工笔人界画，皆精，往往驾唐伯虎而上之。人物衣摺直与仇十洲不分轩轾。世独传其没骨墨竹与魁斗像者，大率服官后少作人物耳。此帧已断裂下半，与有亭台丛世者同守于家，为补缺而识之如右。”⑫。此图在《五山志林》、《藤花亭书画跋》等书均有记载。

梁元柱隐居粤秀山时，“醉则泼墨，纵笔作山水、松石、人物，必尽纸乃已。间画鬼神，殆有生气，得者恒以为宝”⑬，这一时期所作画，多寄寓削职归隐后个人理想与志趣。这主要表现在《雏鸡图》和《风竹图》里。同时，在两图中也可窥见其书法之一斑。

《雏鸡图》轴(广东省博物馆藏)作于明天启六年(1626)，墨笔，绢本。作者用乾笔淡墨皴擦山石，再辅以浓墨点苔。雏鸡白描绘出，羽翼微丰，立于山坡上，昂首欲啼。作者自题曰：

> 一鸣惊人者，鸡也，而性善于人。何况未鸣而雏者乎？初音惊人者，见希矣，龙之潜也。吾侪之未识也，亦道是□矣。丙寅春杪为□生词史写并题，梁元柱。

钤白文印“梁元柱印”及朱文“字仲玉”。作者书法苍劲，行笔流畅，画面墨晕浑厚，气象肃然，近似于漫画且略显夸张的雏鸡向人们昭示了作者的哲理文心。在古代广东画坛上，这类构思及创意较为少见。

《风竹图》轴(广州美术馆藏)作于天启四年(1624)，墨笔纸本。荒野杂草中昂然屹立两株墨竹，雨横风狂，竹叶随风飘动而

枝杆不折,作者自题曰:

> 迎风行囊乱,暴雨老龙狂。天启甲子初秋为敦吾世丈写于邸中,梁元柱[14]。

书法劲健,不事雕饰。从画图及意韵看,作者似在喻示自己于暴风雨般的政治洗礼中不夭不屈的心志。整个画面笔墨清劲,浓淡相间,枝叶飞舞灵动,给人洒脱清逸之感。梁廷枏《藤花亭书画跋》著录其所作之《墨竹图》轴,纵四尺,横一尺五分,款署"梁元柱",钤白文印"梁元柱印",但未见流传。

梁元柱所作书及画因其人品之重而更受人青睐,当时"人得其点墨,珍如拱璧"[15]。惜其英年早逝,著述、画迹罕传,使我们今天很难窥见这位诗文、书画、宦迹皆著的艺术家的全貌。

注释:

①汪宗衍《岭南画人疑年录》,载汪兆镛《岭南画徵略》之附录,周锡䪖点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温汝能纂辑、吕永光整理《粤东诗海(中)》亦沿此说,参见该书卷四十五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②(宣统)《顺德县志》卷十一;

③梁元柱《偶然堂集》,载罗云山编辑《广东文献三集》卷十七页857－864,(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7月第1版;

④梁元柱《偶然堂集》,转引自汪兆镛《岭南画徵略》卷二;

⑤邝露《峤雅集》,载罗云山编辑《广东文献二集》卷四页481,(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7月第1版;

⑥陈融《论岭南人诗绝句》,载《广东文物》卷九页912,上海书店1990年8月影印版;

⑦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载《广东文物》卷八页716,上海书店1990年8月影印版;

⑧马国权《明清广东书势》,载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州美术馆编《明清广东法书》,(香港)1981年11月初版;

⑨《广东历代名家书法》页74,香港艺术馆筹划,香港市政局1981年出版;
⑩参见潘正炜《听驷楼法帖》卷六;庄申的《广东书法简史》有其著录,参见庄申《从白纸到白银》(上册)页137,(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1月版;
⑪(宣统)《顺德县志》卷十一;
⑫顺德市博物馆编《顺德历代士林书画专集》页91,1994年版;
⑬梁元柱《偶然堂集》,载罗云山编辑《广东文献三集》卷十七页810,(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7月第1版;
⑭参见《广州市文物志》编委会编著《广州市文物志》页344,(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刘光祖编著《写竹百家》亦载,参见是书页112,(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广东名画家选集》载其图版;
⑮梁善长《重刻偶然堂集序》,载罗云山编辑《广东文献三集》卷十七页818,(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7月第1版。

附:梁元柱活动系年简编

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 是年,作《草书诗》卷。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 举于乡试。

天启二年壬戌(1622) 进士。

天启三年癸亥(1623) 三月,明熹宗皇帝为之制词。

天启四年甲子(1624) 四月,上《论荫职疏》。 六月,上《纠东厂逆监疏》。 初秋,作《风竹图》(广州美术馆藏)。

天启六年丙寅(1626) 暮春,作《雏鸡图》轴(广东省博物馆藏)。

天启七年丁卯(1627)是年,作《丁卯撤棘同典试张虞部小酌》诗。是年,武进郑谦止度岭至五羊城,与陈秋涛前辈、梁森朗同年欢然道故,遂游罗浮,登绝顶,患难中乃得山水朋友之胜。

崇祯元年戊辰(1628) 赴京。

崇祯二年己巳(1629) 初秋,作《己巳初秋将应环召友人招饮舟中口占》诗。 中秋,作《己巳中秋夜留别》诗。

崇祯三年庚午(1630) 中秋,作《庚午中秋登燕阁明远楼》诗。

崇祯七年甲戌(1634) 邝露有《娄侯戏韵致宫体寄侍御梁仲玉》诗赠之。

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 《偶然堂集》付梓,侄兆阳作序

幽寂的情怀

——天然和尚和海云书派

明季以降，时局动荡，国势衰微。及至清兵入关，南明在福建、广东的小朝廷相继覆灭，一些文人志士深感家国之痛而回天乏力，又不愿身奉异族，于是或隐逸山林，或逃禅佛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披着袈裟的遗民。这种特有的文化景观在僻处岭海之广东表现得尤为突出，“沧桑之际，粤中士人多从彼教游，所谓十家王谢九为僧也”[1]。在他们当中，有不少是能书善画的。绘画方面，以擅画山水的赖镜与诸艺兼擅的大汕为著，书法则首推天然和尚及其弟子 。

一

天然和尚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卒[②],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师,广东番禺慕德里司造迳村人。明崇祯六年(1633)举乡试,因感国势日变,无心于仕途,遂于崇祯十二年(1639)弃官上江西庐山,三次拜名僧空隐禅师道独于黄严,祝发为僧,法名函昰,字丽中,号天然,住归宗寺。

甲申(1644年)后,天然避乱居于西樵,不久徙番禺雷峰海云寺,旋迁栖贤,更历主福州长庆、庐山归宗、广州海幢及丹霞、芥庵、华首诸刹。后归番禺雷峰海云寺以终老,为曹洞宗三十四代传人。他在广东释氏名重一时,"虽处方外,仍以忠孝廉节垂示及门,以故学士大夫从之游者,每于生死去就,多受其益"[③]。其诗文书法则为佛门内外所敬仰。其著述被辑为《瞎堂诗集》二十卷、《天然昰禅师语录》十二卷、《首楞严直指》十卷、《楞伽心印》四卷、《天然和尚梅花诗》、《各刹语录》、《似诗》、《天然和尚同住训略》、《禅醉》、《焚笔》及《金刚正法眼》、《般若心经论》等行世[④]。

他的书法多得力于李北海、米南宫、黄山谷,用笔淳厚古茂。早年书法遒劲但略显拘谨,晚年萧散自然、苍劲有韵致。因其著述与墨迹在清朝屡遭查禁,故书迹传世较少。

天然的传世书迹以行草为多[⑤]。代表作品主要有行书《五绝诗》、《山僧无法说》、行书《栖贤山居诗》(两件)、行书《惜暗夜笼月》、行草《五言诗》,潘正炜《听驲楼法帖》刻有其书迹。其落款多署天然、归宗老僧、丹霞老僧、丹霞老人、雷峰老人;常钤印有"华首台长"、"释函昰印"(白文)、"天赐道人"、"天然"(朱文)及"曹洞三十四世博山三世"、"宝镜三昧"等。

行书《五绝诗》为天然之代表作,款署“雷峰老人”,当为晚年归雷峰海云寺后所书。钤印有白文“释函昰印 ”及朱文“天赐道人”,收藏印有朱文“饮冰室藏” 、“玉謦轩珍玩书画之印”、白文“清娱别墅珍藏书画”。裱边另有梁启超于1927年9月题识,梁文概括天然一生行迹与业绩,钤白文印“新会梁氏”、“梁启超印”及朱文印“启超私印”、“任公长寿”。是书随意写就 ,一挥而就,颇具磅礴气势。书文为五言绝句:“香暗随风度,飔飔不欲存。闻香意何限,花自到黄昏”,词意与字体相得益彰,浑朴自然,轻爽洒脱而不失恬淡悠雅。这和其它作品相比,显得更为老炼、劲健与闲适。

行草《五言诗》原载《广东文物》[6],系南海阮氏旧藏,今归广州谢氏,书文曰:“寒色拥千树,寻香只一枝。何因重攀折,欲复树上时。丹霞老僧。”钤引首章“宝镜三昧”(朱文),另有白文印“释函昰印”及“天然道人”。是书浑圆遒劲,诚为传世力作。

行书《山僧无法说》为一长卷,虽不及上述《五绝诗》大气,但行笔随意,犹能自出机枢。该卷为纸本,纵17厘米、横223厘米。卷首有严老僧手书“祖印重辉”四字。书文多记雷峰佛事,颇似当今办公记事文,笔力雄劲,字体紧凑。卷尾分别有严老僧于雍正十三年(1735)题跋和邓尔疋于丁丑(1937)题诗及附记,邓诗及附记缅怀雷峰海云寺及天然和尚,发思古之幽情,对研究天然及海云寺均具史料价值,兹录于下以备方家参考:

海云寺得雷峰秀,鼎革以来全盛时。博大精严主法席,一花开叶似能师。岭南遗老半逃禅,古刹沧桑过百年。麦秀黍离当日感,于今湖水又为田。不二门开此瞎堂,青山林麓认员冈 。道函今古吾能说,大事回缘莫敢忘。雷峰山海云寺本名隆兴,在番禺员冈 ,距广州卅余里。明崇祯间僧

今湛住持入清后发愿行募殿阁增新，改名海云，躬迎天然昰禅师作开山第一祖。龙象云集，遂成宝坊。瞎堂，其说法处也。道、函、今、古四字为当时行派，最著为十今[7]，弟七十八丁丑员峤道人邓尔疋。"

行书《栖贤山居》轴两件，一为香港何氏至乐楼宝藏，一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前者纵232厘米、横68.5厘米，后者纵229.5厘米、横53.6厘米，书文均为：

客到无留处，情乖懒见人。
床前多病衲，殿角一闲身。
夜色秋旻净，泉声晓梦真。
昨闻江上信，又阻白门津。

前者署"栖贤山居诗，为子修居士，天然"，钤白文印"□首台长"和"释函昰印"，藏印有朱文"冈州吴氏挹翠阁印"和白文"微尚斋鉴藏书画印记"；后者署"栖贤山居诗，天然"，钤白文印"华首台长"和"释函昰印"，藏印有朱文"简氏斑园藏真"。

两书风格接近，盖为同时期所作。从署款、钤印及书风看，两书当为天然为僧后较早期的作品，尚未完全形成老辣、潇洒与飘逸之风格，但从结体、运笔看，不失雅劲与舒朗之气。马国权先生称是书"结体用笔甚近米南宫，但萧散自然，淳厚古茂，绝无鼓弩惊奔之笔，此中高致，当非仅从临池中来，这是跟他在学问、禅理等多方面的修养分不开的"，对他的评价是极为中肯的。[8]

行书《惜暗夜笼月》为行书两行："惜暗夜笼月，停光昼薄云，丹霞老人"，钤朱白文相间印"丹霞天然昰"、朱文印"曹洞三十四博山三世"、白文印"宝镜三昧"，藏印有白朱文相间印"黄寿昌书

画印”、朱文印“公博审定”。何耀光称是书“精到健道，意态洒然；其回翔动静、厥趣相随则又非小技雕虫可能仿佛者，真慧笔也”，并谓“为人信知唯至性情者方能成大智慧者，亦不必拘于儒佛之界也”[9]，则于书法之外，已洞彻天然禅机。

天然和尚弟子颇众，当时“粤之士大夫，洁身行遁，转相汲引，咸皈依为弟子”[10]，于是“不二门开，才俊名流，翕然趋向”[11]，连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也一度拜于门下（释名今种）。一些遗臣流寓粤东者也多从之游。仅《海云禅藻集》所载其弟子以“今”命名且有诗文传世者，就有八十人之多[12]。众弟子临池，多仿其体，因他们多出自番禺海云寺，故世称“海云书派”[13]。其中书法有自家风貌且有墨迹传世者，有今释、今覞、今无、今帾、今辩、今但、今载、今壁、今印等人。

二

今释（1614—1680 年），字淡归、甘蔗生、蔗余、蔗余道者，俗名金堡。字卫公，一字道隐，原籍浙江仁和（今杭州）。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官临清知州，后坐事罢。弘光帝亡，尝偕里人起兵山中。隆武帝亡，至广东肇庆，授兵给事中，以事遣戍至桂林，城陷遂绝世事，从此削发为僧，法名性因。永历七年（1652 年）至广州，从天然和尚受戒于海云寺，改名今释，执役厨下十余年。后赴广东韶关主丹霞别传寺以终。梵行谨严，“十方学徒，腰包而至，无不服德皈依”[14]，著有《偏行堂集、续集》、《岭海焚余》、《丹霞淡归禅师语录》、《元功垂范》、《粤中疏草》等，为天然第四法嗣 。

今释虽生于浙江，但因长期活动于广东，故学界一直将他作粤人看待。在多本以粤籍书画家为主题的图录（如《明清广东法

书》、《广东名家书画选集》等)中,今释之书法均名列其中。他在天然的诸多弟子中,书迹传世最多,且书艺精湛,有出蓝之誉;著作亦宏富,声名远播岭外。

他的书法笔势飞舞而瘦劲。近人叶玉虎《矩园书画记》曾著录其《书古松诗长幅》[15]。主要代表作品有楷书《为戴西永寿诗册叙》、行草《翥庵诗》卷、行书《七绝诗:东坡去已六百载》等。

《为戴西永寿诗册叙》册凡七页,每页纵 28.5 厘米、横 40 厘米,一千余言,末署"岁次庚子秋七月廿有五日,蔗余道者今释题于翥庵",钤朱文印"澹归"和白文印"军汉出家"。全书为细小行楷,这在今释传世书迹中是极为难得的。番禺人陶敦临跋尾云:

> 此书一笔写成,而姿致变化,令阅者不厌。善书者试一味之,真一日不厌百回看也。澹归和尚曾卓锡吾粤海棠(幢)寺,故其墨迹流布滋多。惟细小行楷,殊不数几。此为戴西永寿叙,以戒杀为言,自是佛门宗主特借题发挥耳。其书法至精,章曰'军汉出家',如此善书,其岳忠武之流亚乎?钦佩,钦佩!庚申中秋前五日晨兴,番禺散人陶敦临。

对澹归书法推许备至,而且意犹未竟,在此跋之后又补题曰:

> 道人本姓金,为前明给事中。以言事赴军台效力,未至台而明亡,即出家,故章曰'军汉出家',指此,非将军好武也,前题失考耳!季冬十又七夕,临又记。

行草《翥庵诗》卷为今释传世书迹中之鸿篇巨制,纵 29 厘米、横 232 厘米,洋洋洒洒,凡七百余言。作者行笔跌宕起伏,无

拘无碍，几乎无一处懈笔，殊为难得。引首有邓尔疋题曰："澹归上人载厂诗翰，己巳初冬伯任大兄属，邓尔疋"；卷后为汪兆镛跋。汪氏称此卷"书法逼真米董，不易多得"，并谓"今获观此墨宝，殆冥冥中有以酬旷世相感之雅"；陈伯任谓此卷"笔势飞舞，极笔墨之能事。此卷写载庵诗凡十二首，庄奇互见。湿笔似黄石斋，渴笔似陈老莲。余所见澹公书以此卷及六榕寺所藏卷为最完美，事实与乡邦旧事海云禅迹以足供参考"；马国权先生称此卷"用笔的正偏锋兼用，转折提顿的巧为变化，许多均得于米南宫。而欹侧取势，似乎可上溯到李北海，好些字的上半部，往往加长而斜展，若人之昂首张臂，这在北海《李思训碑》中是比较习见的"。[16]

在今释的传世书迹中，手卷之外，书轴亦不少。在传世的书轴中，也多以大字行书居多。行书《七绝诗：东坡去已六百载》轴便可反映这一点。该轴纵 129.9 厘米、横 33.6 厘米，纸本，书文曰：

东坡去已六百载，画出犹为人所怜。
我欲乘风过黄鹤，眼前不见此山川。

款署"今释"，钤朱文印"今释之印"、白文印"澹归"。

该轴与他作略有不同，多用湿笔，字体肥而润，但气韵绝佳，恐为今释为僧后较早期之作。论者称其"用笔粗壮淳朴，笔断意连，字体结构上松下紧，上宽下狭，上疏下密，貌似稚拙而实为老到，提按起落，纵横开合，颇具个性"[17]。

在广东书僧中，今释不特艺精笔勤，而且诗文、气节亦为人所重，成为后世广东文人崇尚的典范。叶恭绰在《明清间今释字卷跋》里写道："澹归于宗门未遂为宗匠，特其人风节行动，皆不

平凡,以视鱼山、无可,殊无多让。诗笔苍老,亦足与顾、陈抗衡,而清代焚骸劈板,竭力摧毁,特此区区卷册,犹有流传,足征精诚所注,终有不朽者在也”[18],从中我们可看出后世对今释及其艺术的一种难以忘怀的情结。

三

今䂮(1619—1678年)[19],字石鉴,广东新会仙洞人,俗姓杨,名大进,字翰序,号无见居士,年十五补郡诸生,“弱冠讲阳明之学”[20],清顺治十七年(1660)从函昰为僧,为天然和尚第二法嗣。后居江西栖贤寺而卒,自言“走尽天涯返岭南”[21]。著有《石鉴集》、《直林堂全集》、《栖贤诗》。书法在天然和尚基础上,从苏坡字中吸取营养,形成自己风格。其字瘦硬秀劲,用笔粗旷,但缺乏天然和尚的豪逸。麦华三评其书法“擅用逆人平出之法,极有姿态,轩昂磊落,如古大夫。大有李思训碑笔意,观之令人气舒焉。”[22]传世书迹有行书《寄赠列渔之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行书《张说品文》轴(广东省博物馆藏)、楷书《归去来辞》、行书《诗三首: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忆郑南□、巫峡弊庐奉赠侍御四舅别》、行书《诗翰》二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行书《五言诗》[23]等。

冯奉璋在跋其作于1671年的行书《诗三首》时云:

> 此册为罗君弢庵所赠,谓购自市上故纸堆中,断编零帙,仅选得其诗三章。……石鉴和尚作此时,为前清康熙十年辛亥,深得晋人风格。古人谓书画俱合禅理,以其超脱尘俗,无滞无着,如镜花水月。是书之流利错落,有如是者。[24]

这可作为对今覞书法的最好评价。

四

今无(1633—1681年),字阿字,别署虫木[24],俗姓万,广州番禺沙园人,天然和尚第一法嗣。十六岁从天然受戒。康熙元年(1662)开法广州海幢寺,著有《光宣台集》、《海幢阿字无禅师语录》、《光宣台尺牍》。今释称其"间以其才溢为笔墨,几于排山倒海、浴日吞天"[25]。其书远绍隋唐,近宗天然,用笔遒劲、超迈,不染一点尘埃气。行书《墨妙歌》(山东省博物馆藏)、行草《志公和尚十二时颂》、行书诗卷(广州美术馆藏)、行书《白莲歌》卷(台湾何剑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行书《望五老残雪》(广东省博物馆藏)及行书《已饱烟霞笔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行书《七言诗》册(香港霍氏藏)、行书《浴日亭诗》(香港何氏藏)和行书《五言诗》斗方(载《南华书画录》)等均是传世力作。在广州海幢寺至今仍保留其书写的碑刻。

五

今帾(1618—1690年),字记汝,俗姓潘,名楫清,字水因,广东新会人,明诸生,尚与陈子升、黎延祖兄弟、今湫(谢湫)及同里杨大进(释今覞)往还论学,与画家张穆(1607－1683)亦有交往。顺治三年(1646)清兵入粤后初从天然受具于番禺雷峰典客,后随住丹霞及归宗寺。史载"平日豪放,嗜酒任侠,急友谊,出入危难、忘身济物,不可更仆数云"[27],精研词学,善书画,著有《借峰诗稿》、《岭南花逸韵谱》。天然有《送记如典客随石西堂之栖贤》诗赠之:"借汝篁溪一日别,酬予金井十年情。怀高深谷饶云水,

谊重连床老弟兄。霜叶满山人外色,雪花投涧枕边声。箭锋试向针芒柱,千里幢铃梦里生。”[28]

今帾擅长行书,用笔清劲、圆润而风尚高远,颇具学问文章之气。田光烈称其“书法爽劲巧密,笔力遒健”[29]。书迹传世极稀,目前所见主要有行书《七言诗》卷(广东省博物馆藏)和行书《七言诗》斗方(载《南华书画录》)。

行书《七言诗》卷亦为诸今传世书迹中之鸿篇巨制,纸本,纵19.8厘米、横212厘米,分别书《登镇海楼》、《黎忠愍公祠堂献怀三章》、《走马灯》二首、《听莺》、《闰三月晦与升子》、《春恨贻友人自》、《暑日》二首、《灯阑》诸诗,末署“近诗录似康如道兄正之,今帾”,钤白文印“道者今帾”、“记如”和“铁□□樵”。后有原藏者黄一航题跋,跋文先叙今帾生平、事迹(录自《海云禅藻》),后评其书法及略记此卷之流传经过,文曰:

> ………考今帾上人,为明季茂才,学问渊博,诗超脱而书兼妙。此卷以历三百余年,犹完新而未经装池,亦属罕观。只印文微损,卷首印文待考。名印曰‘道者今帾’、曰‘记如’,篆刻俱精。庚寅春初,铁鸟空袭广州,乃挈眷避地南郊古东冲,恰与鹏卫丈望衡而居。晨夕过从,每获教益,参研翰墨,相得甚欢。以此见诒,欣赏不释并记之。汉写砖斋主人。

该卷挥洒自如,行笔舒畅,不矫不饰,一气呵成,不特书精,诗亦字字珠玑,堪称力作。马国权亦称其书法“爽劲巧密,字里行间,可多家国伤怀语”。

行书《七言诗》斗方书文曰:

一周花甲又重漂，人事休惊异往年。尘刹几时来老大，丛林今日重耆贤。腊高玄雪藏眉皓，昼永青松入眼妍。从此祝君还六十，春风长护柏府前。今帾。

钤白文印"道者今帾"和"记如"。从诗意可知，当系今帾为友人贺寿而作。是书虽为应景之作，但不失其雅劲之致。

六

今辩(1638—1697 年)[39]，字乐说，俗姓麦，广东番禺人。家贫，事亲孝。少有文名，尝学帖括于梁之佩(海发禅师)，"以内典梵行，忽有所省，求行脚，僧引自匡庐，参天老人"[30]。顺治十七年(1660)从天然受具于海云寺，历主丹霞、海云、海幢、诸刹，后应福州士绅之请主长庆寺，故有"长庆禅师"之谓，有《四会语录》、《菩萨戒经注疏》(一作《梵纲经注疏》)行世，为天然和尚第六法嗣。天然有《勉乐说还丹霞》诗咏之，诗云："咫尺丹山不肯归，已看红脱荔枝矶。谁言锦石非深隐(各人眼下有西施)，谩说香炉待息机(切忌随人脚跟转好)。阅偏人情还老大(老汉肚皮宽眼孔窄)，许同宗党莫依违(世界虽阔无别路)。灰心懒有吾门在，古道于今岂尽非(也须有斤两在)？"[32]

其书灵舞跃动，横斜竖偏而略显骨力不足。传世作品有行书《七言诗》斗方(载《南华书画录》)和作于康熙三十年(1691)的行书《题廿二韵赠王道诗》(广州美术馆藏)。

行书《题廿二韵赠王道诗》为纸本，纵 141.5 厘米、横 47 厘米，书文曰：

英雄心眼空，高举无行地。机用疾于风，隐显难思议。

吾爱王巨潜，轻世而肆志。王官曾拥旌，杀人等游戏。劫火焚郑西，虚名复何避，一朝高遁去，用愚不用智。忆昔越鸱夷，乾坤掌中置。沼吴勋业成，湖海行吾意。急流而勇退，今古无二致，日与乞士游，投机忘净秽。巨莴瞪目吞，菜根賸眉视。所幸偕老贤，索头早穿鼻，海寺偶过宿，恭闻免垂□。□□□隐居，款留香饭异。谈笑竟日夕，日无人间世。室满散花天，床头不遣侍。解脱意何深，风流情亦炽。婚嫁债未偿，满头霜雪至。值余岭外行，五湖多未挈。梦想屠狗家，垂云难奋翅。素缣索涂汙，呓语作葥记。重携期不远，各自加精锐。戏题廿二韵留赠巨潜王道者，时辛未寒食前二日书于海幢茗荫轩并正，乐说辨。

钤白文印“日□堂”、“乐说今辩”和“期期行者”。

该书为小行书，作者行笔流畅，未加矫饰而气韵盎然，与今覞行书《张说品文》轴（广东省博物馆藏）相类。

行书《七言诗》斗方，书文曰：“万丈洪涛涌翠岑，独持半偈住云林。年来但觉春光好，老去宁知霜鬓侵。海日晓归龙藏暖，霞峰晴隐寺锺深。多闲岁月心逾壮，手把松芝竟夕吟。今辩。”钤白文印“释今辩印”和朱文印“乐说”[33]。该书运笔谨严，一丝不苟，气韵秀雅端庄，似可看出作者淡泊冲和之心志。

七

今但，字尘异，主罗浮华首台，住山五十余年。天然示寂丹霞，今但迎其龛，归塔于黄牛径下黄花寺侧。与函昰、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潘耒、顾嗣立、杨应琚俱有诗文投赠。学通内外，能诗，工隶书，著有《梅花庄诗集》、《罗浮名峰图说》等[34]，为天然

和尚第九法嗣。传世作品为行书《怀两同门有序》卷(广东省博物馆藏)。

该卷实为今释行书《仞千禅师塔铭》卷之题跋,附于今释作品之后,纸本,纵 21.5 厘米、横 111 厘米。因今但诗文、书迹传世极稀,故将此全文录出如次,以飨同好:

怀两同门有序。甲戌季春上旬,憩锡□兰若惟进道交裱成此铭相示。盖铭者,与作铭者委化俱积岁月矣。卷端残笺四字,虽与铭不相属,乃爱□前哲只字重如抚璧也。时积雨多闲,空斋萧然,收卷惟随樵怀而吟,非述□门聊□思绪并书卷尾以贻来者:微吟忆澹公,耿介寡与同。不为世间烈,乃为出世雄。一时忠热血,洒作雨花丛。几年墨池水,泼作香台风。晦明比变豹,出处如神龙。四海无双士,千秋绝代聪。人爱其文胜,我爱其理融。人爱其学博,我爱其眼空。天半擘丹岫,空里结梵宫。幻似移神力,巧凝出化工。度生随愿往,赴感任缘通。迹迁天地外,声留宇宙中。其二:仞公性孤冷,自呼铁面壁。孤冷亦吾师,仰之长不及。侍师尽其勤,处友尽其直。莫见得失容,不露喜愠色。读书爱三余,寸阴贵尺璧。偶吟雁影诗,而为智者识。羸病入膏肓,起居犹自力。是称精进幢,堪作人天式。狮弦方待捣,鹏程忽敛翼。抱此道与才,空照镜花寂。石上酌清泉,江边吹铁笛。此际苦怀君,徒增长太息。同门弟今但稿。

钤白文印“今但之印”和朱文印“尘异”,藏印有朱文“番禺何氏灵璧山房藏”和“伯苑审定”。后有唐翰题跋曰:

……余得是卷于琉璃厂肆,迄今十三年矣。澹归为胜

国顽民，生平传记语焉弗详。此为吾邑沈默庵茂才补其师东山查伊璜继佐《粤语》中，文稿记道隐最为得实。因节录如左，知世论人，当示后生末学所宜兢兢也。同治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新丰乡人唐翰书。是卷书于戊午，在澹归南行请藏经之先一年，距其卒中隔一年耳，书是铭时年政六十五，次日又记。

另有吴昌绶题鉴曰：

光绪乙巳九月同县吴昌绶获此卷于沪上将宲正刻石附记。"

钤朱文印"伯苑珍秘"。

是书灵秀端庄，豪迈超逸，字体偏长，略带隶意。今但书迹传世虽少，但从是卷可略窥其基本风格。

八

今载，生平不详，广东省博物馆藏有行书《太白铜官山醉后绝句》页。该页纵25厘米、横19厘米，书文曰：

我爱铜山乐，千年未拟还。要须迴舞袖，拂尽五松山。太白铜官山醉后绝句书似屏卿居士，今载。

钤印漫漶不清。文中"屏卿居士"亦不可考。其书挥洒自如，不乏超逸脱俗之气。陈永正论其"草法纯熟，多用侧锋，爽劲峻利"[⑤]，诚为的评。

今壁(1612—1671),俗姓温,字仞千(一作仞今),广东保安人(一作广东东莞人)[36],本为官宦人家,明亡后出家,在广州海幢寺从函昰而得法,随今沼回番禺雷峰建海云寺,"后住匡庐,一见空隐,遂悟禅秘"[37],与今释、廖燕交善,有《酬澹归法兄见赠之作(时同付嘱)》诸诗。善诗文书法,工楷书,作品传世极少,笔者所见仅有行书《七言诗》。书文曰:"短发长眉一衲轻,古榕(老)深屋老闲情。不知岁月归何处,聊共云山乐此生。白昼听潮沧海远,中宵看月草堂清。一千七百无今日,人世犹传宝掌名,今壁"。钤白文印"释今壁印"和"仞千"[38]。

时人廖燕评其楷书"上逼钟精,下该储妙。分珠寸墨,意存见少。常翁索判,米颠求溺"[39],评价较高。

今印,字海发,广东顺德人,俗姓梁,名琼,字之佩,邑诸生,幼精帖括。顺治十四年(1657)在江西庐山从天然为僧,次年返粤,工书,能诗文,有集遗世。其作品有行书《七言诗》,书文曰:"野刹绿阴白昼迟,水田飞鹭照僧眉。道心曾向前朝人,腊□今成后学依。挥洒砚边榾柮火,□经楼内嚬伸记。交知尽作法门侣,臧□从增任岁时。今印"。钤白文印"今印"和朱文印"海发"[40]。是书结体细长,用笔洒脱,挥舞灵动处不拘规矩,是目前所见今印唯一的书法,不知原迹尚存世间乎?

九

此外,海云弟子中以书鸣于时,但目前尚未见书迹传世者尚有今白、今沼、今锡、今普、今但、今冉等人。

今白,字大牛,广州番禺人,俗姓谢,名凌霄,明季诸生,性诙谐,工书画,顺治十年(1653)从天然皈依受具,十年(1656)兴建雷峰梵宇。诗文书法皆佳。

今沼(1621 - 1665)[41],字铁机,广东番禺人,天然和尚族侄,今罕(1612—1690)之子,原名趯(一作曾韦),字自昭,一作子昭。少饩诸生,名闻一时。明末广州名妓张乔(1615 - 1633)早逝,自昭有《忆昔行》伤之[42]。后家破国亡,遂绝世事,潜心向学,人称"研穷儒者之学,规行矩步,皆有准绳"[43],于顺治十七(1660)与石鉴禅师今覞同日受具,随父在光孝寺多年,后回海云寺,与邝无傲、英上、陈恭尹、今白、梁澂、今严、石鉴交善,有《与英卓今坐邝无傲轩西待雨》、《宿广朗洞赠陈元孝》、《哭英卓今》、《大牛师(今白)以书示却答》、《省英卓今病因留宿旅舍经旬临别赋此》、《宿西樵与麦徐二君夜寻陈元孝山楼》、《九日泛舟同梁器圃(澂)怀徐圣甫》、《送足两师(今严)之嘉禾请藏却还庐山栖贤寺》、《送石鉴大师住栖贤》诸诗。惜英年早逝,天然有《悼铁机二首》哀之,其一云:"年高见少亡,事苦心弥伤。人固无长在,子尤未易忘。森森云树密,濯濯海天长。试问身前后,悲歌时欲狂。"[44]其哀惋之情,不绝于缕。今回亦有《悼铁机师父》诗哀之。今沼于书无所不览,工行楷,亦擅绘事。诗长于古,尤工骈俪之辞,有《来机集》行世,卒年四十五。

今锡(1611—1676)[45],俗姓黎,原名国宾,字解虎,广东新会人,邑诸生,少修梵行,有出世之志。从天然受具,初为海云典客,会阿字大师,为海幢监院,"性慈和,生平无厉色暴声,与人殷殷有真意"[46]。其子月旋,亦皈依海幢。《海云禅藻集》称其"工行书,临帖以指画襟,襟为之穿。"[47]

今普,字愿海,祖籍江苏苏州,寓居广州,画家朱未央长子。天然和尚主别传寺时充化主,后归终雷峰,性格质实古朴,言辞简约而善讽,不见喜愠之色,工书画篆刻及诗;弟大严亦为僧海幢寺,亦精篆刻。

今再[48](1618—1688),俗姓曾,字来机,函昰之妹。壮岁得兄

传法，改执弟子礼，随兄抵广州，见诸大城市无尼众道场，遂挥书作画筹建无著庵。康熙十七年(1678)，无著庵成[49]。著有《来机法语》、《无著集》[50]。天然有《送来机奉母还岭南兼寄社中诸子》诗云："青青竹笋春船远，白白山云谷日舒。我母畏寒归岭海，而师好静滞匡庐。四依清苦为徇道，三业精勤胜读书。珍重故园摇落后，十年杨柳梦魂余。"[51]康熙十六年(1677)，今再六十大寿，今释赠其诗，有"调御人天即丈夫"句[52]；今无亦有《寿来机师太六十出度》二诗相贺，其一云："空悬慧日照须弥，六十还将六十期。三界总来无变相，何人识得末山机。"[53]

"海云书派"的书家当不仅为上述诸今，随着史籍的不断梳理和书迹的陆续发现，相信将会有更多的该派书僧展现在世人面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天然和尚法弟祖心大师函可(1611—1659)，本籍广东博罗，顺治二年(1645)至南京，因所记诸大夫死事本为清兵查获，被远戍沈阳。其徒也以"今"命名，大多聚居于东北，也有一部分人善诗文书法，但不属于"海云书派"。

十

天然和尚及其弟子所形成之海云书派，不管是逸笔草草之作，还是刻意求新之笔，大多弥漫着一种山林、烟霞之气。简经纶《琴斋论书》评云："一种山林隽秀之气，阅之令人气爽，挹如清风自外来也。"[54]在仅有的数十件传世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空灵、幽寂之境。他们用纵横跌宕的线条宣泄内心的郁闷，用书法这种特有的艺术形式抒发婉转曲折之情。正如李仙根所咏："海云遗老拜天然，飘泊千山是比肩；垂暮不忘匡复志，只将

心事托残笺"[55]；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虽然已有论者将他们与清初的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等文人书法家相提并论[56]，他们在全国书坛上也远未形成气候，但他们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书法本身。

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云："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57]在岭南亦然。天然及其海云诸今们大多曾以积极的出世态度直面人生，而在山河破碎、人事已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无奈地选择"逃禅"，其内心之矛盾与寂苦自不待言。正如汪宗衍所云"多有托而逃，欲有作为者。其皈心空王，非初志也"[58]，姜伯勤也称"天然系名僧有强烈的明遗民倾向，其价值取向有强烈的知识人色彩"[59]。虽然这种"逃禅"在当时及后代曾遭遇学界最严厉的批评，认为"逃"实为失节（不能为"儒"）[60]，但在当时人文环境中，"逃禅"不失为一种与新朝统治者无言而明智的抗争。所以，当尘光荏苒三百余年，从天然及其诸今所传承的遗墨中，似乎可折射出那个动荡、愤激、寂寥与无奈的年代，让我们从中窥见其中饱含的艰辛与秘笈。

原载《艺术史研究》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注释：

①邓之诚 编著《清诗纪事初编 》卷二，（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 11 月版；

②陈伯陶编著《胜朝粤东遗民录》言卒年为 1676 年 ，檀萃《楚庭稗珠录》称卒年为 1686 年，皆不确，今从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黄海章《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亦从此说，参见该书页 196，（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 月第 1 版；

③汤来贺《天然昰和尚塔志铭》，载《瞎堂诗集》卷首；

④汪宗衍《天然和尚著述考》，载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1943 年版；亦参见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载《冼玉清文集》页 386—86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以下诸僧著述多参照冼玉清文；

⑤关于函昰传世作品，参见笔者专文《释函昰的诗与书法》；下文今释、今覞、今无与此同；

⑥《广东文物》卷二，1940年版；

⑦十今分别为今无（主海幢寺）、今覞（先主江西栖贤寺，后主福州长庆寺）、今释（主丹霞别传寺）、今壁（示寂于雷峰海云寺）、今辩（卒于福州长庆寺）、今摩（居庐山）、今竃（继席于栖贤寺）、今遇（继席于别传寺）、今摄（久住庐山之净成寺）、今但（主罗浮之华首台），见陈融《读岭南人诗绝句》帙之十六；

⑧马国权《明清广东书势》，参见《明清广东法书》，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1981年11月版；

⑨《至乐楼书画录·明遗民之部》，何氏至乐楼丛书之六，（香港）1973年岁次癸丑仲冬出版；

⑩清·张其淦《明代千遗民诗咏二编》卷一；

⑪徐作霖、黄蠡编《海云禅藻集·凡例》，民国年间据道光十年（1830）陶克昌本重刻；

⑫徐作霖、黄蠡编《海云禅藻集》，民国年间据道光十年（1830）陶克昌本重刻；

⑬汪宗衍《明清之际广东书画家》，载《艺文丛谈》页23—44，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出版；

⑭（民国）《杭州府志》卷一七一；

⑮叶玉虎《矩园书画记》页二六；

⑯马国权《明清广东书势》，参见《明清广东法书》，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1981年11月版；

⑰《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篇6·清代书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⑱叶恭绰《矩园余墨·序跋第二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⑲汪宗衍《广东文物丛谈》页209，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4年10月版；陈垣《释氏疑年录》卷十二作（？——1678）；

⑳（道光）《广东通志》三二八；

㉑徐作霖、黄蠡编《海云禅藻集》卷一，民国年间据道光十年（1830）陶克昌本重刻；

㉒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广东文物》页721，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

㉓载《南华》第一集第四卷之《南华书画录》，书文曰："癯质自忘机，榕荫坐不□。□云僧腊长，种竹□田肥。日暖晒经早，山行得药归。瓶留五老□，为尔祝清徽。栖贤今覞"，钤白文印"释今覞印"和朱文印"石鉴"；

㉔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广东书画录》第89项，文物馆藏品专刊之三，1981年初

版；

㉕《南华书画录》载今无行书五言诗，末署"虫木无手稿"，钤朱文印"今无"和白文印"阿字"，载《南华》第一集第四卷；

㉖今释《偏行堂续集》卷三；

㉗（同治）《番禺县志》卷四九；

㉘函昰《瞎堂诗集》卷十二；

㉙田光烈《佛法与书法》页226，（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㉚汪宗衍《广东文物丛谈》页212，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4年10月版；易行广《曹溪禅人物志》作（1612—1697）参见该书页210；

㉛（道光）《广东通志》卷三二八；

㉜函昰《瞎堂诗集》卷十四；

㉝《南华》第一集第四卷之《南华书画录》；

㉞（民国）《博罗县志》卷七；

㉟陈永正《岭南书法史》页68，（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

㊱易行广《曹溪禅人物志》页211作广东宝安人，《海云禅藻集》作广东东莞人，今释《偏行堂续集》作广东宝安人，今从今释说；

㊲（道光）《广东通志》卷三二八；

㊳《南华》第一集第四卷之《南华书画录》；

㊴廖燕《与仞千上人》，参见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十；

㊵《南华》第一集第四卷之《南华书画录》；

㊶汪宗衍《广东文物丛谈》页210，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4年10月版；

㊷张乔《莲香集》卷二；

㊸（同治）《番禺县志》卷四九；

㊹函昰《瞎堂诗集》卷八；

㊺汪宗衍《广东文物丛谈》引今无撰塔铭拓本，见该书页208，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4年10月版；广东省博物馆藏今释行书《祭今锡文》卷，有"岁在丁巳春正月之九日住丹霞今释遣祭于海幢都寺解虎锡公之灵"句，其中"丁巳"为康熙十六年（1677），据此则知今锡卒年与今无所撰塔铭是吻合的；

㊻（道光）《广东通志》卷三二八；

㊼徐作霖、黄蠡编《海云禅藻集》卷三，民国年间据道光十年（1830）陶克昌本重刻；

㊽易行广《曹溪禅人物志》作"今冉"，参见是书页213，（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㊾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页24,1943年版;
㊿易行广《曹溪禅人物志》页213,(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51函昰《瞎堂诗集》卷十一;
52蔡鸿生《尼姑谭》页21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亦载蔡鸿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参见该书页158,(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
53《清稗类钞》第十册页486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54简经纶《琴斋论书》,转引自陈永正《岭南书法史》页71;
55李仙根《岭南书风》,(桂林)1943年版;
56庄申《广东书法简史》,载《历代广东名家书法》页33,香港艺术馆筹划,香港市政局1981年版;
57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7月版。
58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序》,1943年版;
59姜伯勤《明清之际岭南禅学与南方文化——岭南禅学史之一考察》,载陈其南、周美雄主编《文化中国:理论与实践》,台北,1994年;
60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页300-30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附:海云诸今名录(已见于上文者不录)

今摩:字诃衍,函昰之子。原名琮 ,庚寅出家,戊寅示寂,寿七十。

今摄:字广慈,广东番禺人,俗姓崔,庚申出家,时年六十二,越六年示寂,称巢云禅师。

今湛:字旋庵,广东三水人,俗姓李,原名廷辅,戊子登具,丁巳示寂,年六十五。

今离:字即觉,广东新会人,俗姓黄,原名尚源,戊子受具,癸丑示寂。

今堕:字止言,广东番禺人,俗姓黎,原名启明,字始生,己丑受具己亥示寂。

今应:字无方,广东番禺人,俗姓许,己丑受具。

今镜:字台设,广东三水人,俗姓李,丙申坐化。

今岜:字山品,广东番禺人,俗姓李,戊戌度岭游。与薛始亨、梁佩兰交善。

今严:字足两,广东顺德人,俗姓罗,原名殿式,字君奭,己丑受具,著有《西窗遗稿》一卷,与梁朝钟、梁祐逵、王说作、今无交善,函昰有《怀足两》诗咏之(《瞎堂诗集》卷十一)。

今如:字真佛,广东新会人,俗姓黄,角子禅师之父,癸巳受具,与石鉴、即觉为至交。

今音:字梵音,广东番禺人,俗姓曾,原名起霖,字湛师,函昰从弟,乙未受具,辛丑坐化,著有《古镜遗稿》一卷。

今邡:字姜山,广东新会人,俗姓莫,原名徵,字思徵,庚子受具,戊申为雷峰监院,后居福州长庆坐化,与山水画家龚贤交善。

今白:字大牛,广东番禺人,俗姓谢,原名凌霄,癸巳受具。

今全:字目无,广东番禺人,俗姓许,癸巳受具,与画僧今心(英上)交善。

今堇:字具五,广东番禺人,俗姓李,净起从公之弟,原名龙子,字田叔,父二严,辛丑受具。

今二:字一有,广东新会人,俗姓陈,辛丑受具,卒于清远。

今稗:字闻者,广东番禺人,俗姓苏,癸巳出家,戊戌登具执侍丈室三十余年。

今从:字净起,广东番禺人,俗姓李,二严大师(李烟客)长子,原名云子,字山农,丙午受具。

今回:字更涉,广东东莞人,王应华仲子,原名鸿暹,乙巳在雷峰受具,

今读:字离言,福建漳州人,辛丑至雷峰依禅师。

今佛:字千一,广东新会人,俗姓李,从华首老和尚受具,后从天然,为栖贤典客,卒于丹霞。

今端:字毫现,广东新会人,俗姓蒋,出世于雷峰。

今竹:字俱非,湖广人,行伍出身,先充海幢典客,后居长庆。

今龙:字枯吟,广东茂名人,早从石波禅师受具,己亥参天然于雷峰,木陈和尚曾付以大法,有语录、诗稿行世,与石鉴、仞千交善。

今儆:字敬人,广东番禺人,俗姓陈,原名虬起,丙申以居士居雷峰,戊戌受具。

今葯:字妙峰,江南江浦县人,俗姓关,原名天放,戊子受具。

今四:字人依,广东新会人,俗姓张,原名圣睿,丁酉皈依华首老和尚受具,后出为海幢典客。

今鹫:字慧则,广东番禺人,俗姓麦,乐说和尚仲兄,原名向高,乙巳受具,充丹霞化主,乙卯归雷峰典客,后赴长庆,晚归雷峰。

今渐:字顿修,浙江归安人,俗姓茅,辛卯入雷峰,时年二十。尝居栖贤、长庆,函昰有《初春闻顿修至丹霞》咏之(《瞎堂诗集》卷三)。

今足:字一鳞,广东高要人,俗姓陆,丁巳受具,远游,丁丑返粤,偶病而终,与角子大师交善。

今身:字非身,广东新会人,俗姓刘,名彦梅,戊申登具丹霞,晚隐苍梧龙化七寺,甲戌示寂。

今毬:字雪木,广东东莞人,俗姓尹,辛丑受具,辛巳示寂,寿六十,著有《怀净土诗》十六首传世。

今椒：字邺门，广东番禺人，俗姓谢，名椒，明诸生，著有《螺室诗集》和《箕山草堂诸稿》。

（资料源自《海云禅藻集》）

释函昰的诗与书法

释函昰(1608 - 1685),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师,广东番禺造迳村人。自幼聪慧,年十三而思注《周易》,问太极相生于塾师,并以康济为己任,与乡人梁朝钟(释名函机)、黎遂球(释名函美)、罗宾王、陈学佺、张二果、函可、二严(李烟客)等以高才纵谈国事。崇祯六年 1633)中举,因感国事日变,遂遂辞官不就,寻往江西庐山,三次拜谒名僧道独(即空隐老人)于黄严,削发为僧,称天然和尚,住归宗寺,并与嘉鱼熊开元、新城黄端伯、休宁金声等以禅悦相契,引为挚友。壬午年(1642),天然省亲归里,陈子壮等人延请说法于诃林(光孝寺)。他以"文人慧业,深入真际,直见本源,断诸委

屈，全提正令，大阐纲宗，行无等慈，目空千古”而打动听者，当时缁素礼足者数千人皆“有叩则鸣，无挹不注”[①]，道声由是远播。

甲申事变(1644)后，天然避乱居于西樵，不久徙雷峰(番禺海云寺)，旋迁栖贤，更历福州长庆、庐山归宗及广东海幢、丹霞、芥庵、华首诸刹，所立规矩“整肃森严，一切外缘视若尘垢”[②]。其父母妻子也并为僧尼(其子琮邑，释名今摩，字诃衍)。当时文人学士、缙绅遗老，多皈依受具，“每于生死去就，多受其益”，并以“今”、“古”命名以明派行。屈大均(今种)、程可则(今一)等一度受于其门下，其徒“为僧及为居士者凡百余人”[③]。晚年归返海云寺，康熙二十四年(1685)圆寂，年七十八。著有《瞎堂诗集》二十卷 、《天然昰禅师语录》十二卷、《首楞严直指》十卷、《楞伽心印》四卷、《天然和尚梅花诗》、《各刹语录》、《似诗》、《天然和尚同住训略》、《禅醉》、《焚笔》及《金刚正法 眼 》、《般若心经论》等行世。

天然和尚一生成就除了阐释佛教教义，继承曹洞正宗三十三代法嗣外，主要还在于诗歌及书法艺术。

天然“虽提持祖道，然不废诗，士之能诗者多至焉”[④]。所著《瞎堂诗集》二十卷，凡一千六百四十余首。就诗体论，多五言、七言律诗；乐府、古谣，对仗工整，文辞质朴，脱俗不羁，如《九日》：

观水水初涸，登山山渐寒。
水涸尚可汲，山寒磨衲单。
衣单当彻骨，汲井领斜看。
谁把茱萸洒，凭谁为整冠。
菊花开灿烂，涧水急潺潺。
何处不相似，狂歌到日残。[⑤]

就诗的内容论,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伤亡国之痛,抒黍离之悲。如顺治丁亥(1647),世称“岭南三忠”的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起义殉难后,他写下了《广州》三首,其一云:

粤秀山前鼓角哀,越王台畔草堆堆;
飞龙白日旌旗闪,独骥黄尘斥堠来。
王谢人为麾下客,贾商推出济川才;
十年巨室诛求尽,阁巷萧条乔木灾。⑥

释友熊开元、金声、黄开伯等殉难后,他也赋诗若干。后人评其“哭悼诸公之诗,字字性情,殆为偏门分内语,此非徒乐空虚者”。⑦

一类是感事怀人,与友互为酬唱的。天然与诗人王说作、陈邦彦、梁同庵等交厚,与他们酬唱的诗作不少,如《与梁同庵王说作夜坐风幡堂》:

中厦坐宜夜,夜深鸟不啼;
相看今古尽,无语是非齐。
殿迥薰风细,楼高云气低,
等闲过一夕,险韵漫分题。⑧

甲申事变后释函可(即千山剩人、祖心大师)坐事谪沈阳,全家被戮,天然有不少诗是为怀念他而作的。如《题千山剩人可和尚真》:

一滴曹源向北湍,顺流容易逆流难。

神龙破浪无寻处，留得威狞纸上寒。[9]

另一类或是咏其佛事，或是歌咏风物，因物言情，如《梅花诗之十四·寒》：

一纵秋色老，寂寞倚阑干。
花发春何限，春来花欲残。
不国伤岁暮，能得几人香。
为语禁寒者，杨州兴莫阑。[10]

天然诗清丽沉郁，含意深蕴。他自认为其诗“诗又不是诗，偈又不是偈”[11]，所以称作“似诗”（因而《瞎堂诗集》也称作《似诗》）。其实细读品味，会发现天然诗既是诗，又可称偈，每一名都蕴透着作者参悟禅理、洞悉人生的苦心。同时，他的诗也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可补正史之不足。

天然和尚的书法长于行草。史载寺有瞎堂、智食堂、拂月堂，其横额皆天然手书，苍劲有力。

有清一代，天然著述被列为禁书，其真迹流传于世也极稀（见附录）。天然书法，其字结体用笔甚近米芾，且萧散自然，淳厚古茂，绝无鼓弩惊奇之笔。后人评其笔迹为“精到健遒，意态洒然，其回翔动静，厥趣本随，则又非小技雕虫可能仿佛者”[12]。

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除了上文《幽寂的情怀—天然和尚和海云书派》所绍介外，尚有行草《浴日亭诗》轴、行书《七言诗》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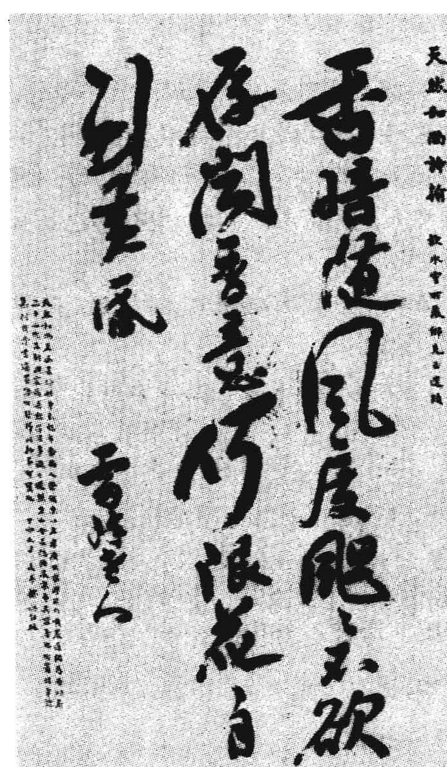
行草《浴日亭诗》轴，纸本，纵 197 厘米、横 78 厘米，书文曰：

薄汉祥云开紫气，一轮寒日涌沧溟。

阴霾洗荡孤阳起，乾德清明万汇醒。
曙色已澄新宇宙，夕晖犹映旧辰星。
海天上下观垂象，百代兴怀在勒铭。

边款“浴日亭似又文大士，天然”。原诗载函昰《瞎堂诗集》卷十一。该书字字刚劲，气势宏伟，有“一轮寒日涌沧溟”之势，给人以旷达出世之感。

行书《七言诗》册是与张骏、赵善和、何元逢、黄衷、黄士俊、梁钕、陈子壮、邝露、陈恭尹、高俨、梁佩兰、王隼、伍瑞隆、朱宝莲、道忞等十五人书法合装成册。天然之书成于康熙十二年（1673），时年作者六十六岁。是书释文曰：


释天然诗稿

深山一自埋清影，谁向莺活与里行。无着岭头空有约，天亲湖上□知名。木樨可遂闻香□，莲社应无□那情。照就松培解磅礴，他年须□鹤归声。癸丑初夏春，义山大士入山似正，归宗老僧□正。

钤白文印“归”和朱文印“天然”[13]。是书与天然

其他书作大为迥异,圆润肥熟,粗笔而劲,可称是他对自己一贯风格的反叛。

天然和尚"是明遗老,是名孝廉;是二是一,亦儒亦禅"[14],"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也有诗咏之:"孤高如月万方看,至道无言仰颂难;垂老尚闻勤梵行,太平先已薄儒官。身为硕果时方剥,书满名山墨未干;曾住朱明洞天上,仙人不敢爱还丹"[15];近人张其淦(1859－1946)所著《明代千遗民诗咏》有专咏函昰一诗,可有助于了解函昰及其所处之时代:

禅宗与节义,所趋非一途。
古之伤心人,或有托而逃。
檗禅负盛名,今释传遗书。
齐云相问讯,芥庵曾隐居。
每因薙发令,为渊乃驱鱼。
几难更仆数,逸民多淄徒。
亦有知己者,早隐于浮屠。
明社尚未屋,已入般若庐。
天然大和尚,孝廉归骑驴。
春明感异梦,朝市将邱墟。
摩挲铜驼叹,荆棘谁能除。
道独合针芥,无异传宝珠。
雷峰证妙果,丹霞集袍襦。
试询诸弟子,多半士大夫。
堪笑平南王,铜佛将金涂。
海云与海幢,绀宇宏规模。
令人慕南汉,七级金浮图。
乃知象教力,真可醒庸愚。

……………

诸僧皆逸民，亦僧亦宿儒。[16]

末句“诸僧皆逸民，亦僧亦宿儒”道出天然系诸僧之秘笈。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天然集诗书禅于一身，虽不能卓然成一家，但就其影响所及，既为佛门弟子所仰，也为尘世中人所敬，后世论者甚至称之为当时“岭南遗民的精神领袖”[17]，可谓明季以来，岭南不可多得的一位高僧。

1993年初稿，2000年修订

注释：

①汤来贺《天然昰禅师塔志铭》，载函昰《瞎堂诗集》卷首；

②同上揭书；

③徐作霖、黄蠡编《海云禅藻集·序》，民国年间据道光十年(1830)陶克昌本重刻；

④孙静庵《明遗民录》卷四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⑤函昰《瞎堂诗集》卷五；

⑥函昰《瞎堂诗集》卷十一；

⑦劳天庇编《明遗民书画录》；

⑧函昰《瞎堂诗集》卷七；

⑨函昰《瞎堂诗集》卷十八；

⑩同上揭书；

⑪函昰《瞎堂诗集·自序》；

⑫同⑦揭书；

⑬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⑭张维屏《天然和尚像赞》，载函昰《瞎堂诗集》卷首；

⑮陈恭尹《寿雷峰天然禅师》，载《独漉堂集》页183，(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⑯张其淦《明代千遗民诗咏(二编)》卷十；

⑰蔡鸿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页54,(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附:释函昰传世书迹目录:

1、行书《七言诗》册,与张骏、赵善和、何元逵、黄衷、黄士俊、梁钗、陈子壮、邝露、陈恭尹、高俨、梁佩兰、王隼、伍瑞隆、朱宝莲、道忞等十五人书法合装成册,天然之书成于康熙十二年(1673),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2、行书《和梅影诗七律》轴,163×37厘米,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
3、行书《为子修居士书栖贤山居诗》轴,香港何氏至乐楼藏;
4、行书《栖贤山居诗》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5、行书《惜暗夜笼月》轴,香港何氏至乐楼藏;
6、行书《五绝》诗轴,纸本,136×67厘米,广东省博物馆珍藏;
7、行书《山僧无法说》卷,广东省博物馆珍藏;
8、行草《浴日亭》诗轴,广东省博物馆珍藏;
9、行草书,广州美术馆藏;
10、行草诗扇面,广州美术馆藏;
11、行书《今无唱和法偈》卷,广东台山黄氏藏;
12、行草《五言诗》,广州谢氏藏;
13、行书对联"浅深绿树藏茆屋,开落红花荫草篱",载《广东文物》;
14、潘正炜《听帆楼法帖》刻有其书迹。

释澹归的诗文书法

澹归禅师今释是岭南名僧天然和尚函昰的第四法嗣，亦以诗文书法鸣于世。

今释，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字澹归，一字蔗馀、甘蔗生，号舵石翁；俗名金堡，字卫公，一字道隐，原籍浙江仁和(今杭州)。明崇祯九年(1636)中举，十三年(1640)进士，出任临清知州，官声颇好。后因得罪上司，引疾辞职还乡。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攻占南京；六月陷苏州，明潞王朱常淓降，清军再破杭州，金堡等联民抗击，兵败赴闽，得到在闽的隆武帝的赏识，曰："朕见金堡，如获异宝"[①]，被委以重任。后隆武政权败，金堡

避居湖南沅州。南明政权建立，他辗转至桂林、肇庆，经瞿式耜举荐，永历帝召其入朝，被授兵科给事中。永历四年(1650)，清军连克南雄、韶州，永历帝逃至梧州。金堡力谏被诬，备受非刑。是年十一月，清将孔有德陷桂林，瞿式耜被执遇害。金堡知大势已去，遂绝世事，从此削发为僧，法名性因。永历七年(1653)，行脚至广州，从天然和尚函昰受戒于番禺雷峰海云寺，改名今释，执役厨下十余年。两粤失陷，他赴韶关创丹霞别传寺，起名澹归，潜心佛事、艺事，名著佛门以终。他的诗文著述极丰，计有《偏行堂集》、《偏行堂续集》、《岭海焚余》、《菩萨戒疏随见录》、《丹霞澹归禅师语录》、《元功垂范》、《粤中疏草》、《临清去来集》、《行都奏议》、《梧州诗》、《丹霞初集二集》、《梦蝶庵诗》、《偏行堂杂剧》、《今释四书义》、《金堡时文》、《今释制义》和《明文百家释》等，可惜除前四种外，其他均已失传。

今释在天然和尚数十位著名弟子中，成就最著，也深得天然赏识。在天然的《瞎堂诗集》里，有多首诗是为今释而作。康熙十九年(1680)，今释圆寂，天然大恸，"掩户坐晨夕，泪血沾巾裳"[②]，写有十数首悼念澹归禅师的诗篇，催人泪下。如《哭澹归释子二首》(选一)：

忆别山堂意黯然，相期隔岁返林泉；
木兰花发诗频寄，山菊霜零梦已先。
僧史未酬当世业，道风空付后人传。
普贤行愿谁如汝，长子于今永绝弦。
(原注：澹归欲重修僧史)[③]

澹归以诗文书法扬名，他以儒始而以僧终。为儒时，"其言奏诸郊庙、达诸朝廷，为赓歌，为吁咈，为对扬天子之休"，如《清



释澹归行书载庵诗卷(局部)

终制疏》、《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说》、《一切非天说》,均以入世态度行儒学之道;为僧时,“其言出诸瓶钵,登诸语录,为布施,为因果,为天花堕空,为顽石点头”④,如《画佛赞》、《观世音菩萨旃檀像募疏》、《莲江道人传》及《丹霞澹归禅师语录》等,均以出世态度行入世之事,微言大义,鞭策入里。

他的《遍行堂集》、《偏行堂续集》颇为后人称道,所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无不见焉”⑤。高俨称其“满眶眼泪,哭出妙文”⑥,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谓今释乃“志在复明之人”⑦;冼玉清称今释“行在纳忠,身遭杖戍,而国亡遁迹,仍复寄其薇蕨之思,岂惟佛门龙象,亦凛于民族大义”⑧,谢国桢认为“屈大均、金堡均为清廷所最忌的人”⑨。这在他的诗文中隐约互见。乾隆四十年(1775),澹归已去世多年,该书为人讦告。清廷销书毁版,“所有墨刻墨迹,逐一查出。现存碑石摩拓,进呈一面椎乚抛弃,不使片纸只字复有留存。海螺严有今释埋骨之塔,刊刻铭志,亦均刨毁”⑩,株连丹霞僧众多人。四十四年,乾隆在纂修方志的上谕中严禁将澹归等人的诗文选入,谕令“概从芟节”、“以杜谬妄”⑪。

他的诗作，因其躬逢乱世，感怀家国而沉郁忧伤，悲愤交集。他尝言："余亦时为诗，性既粗直，诗亦愤悱抗激"[12]。观其为僧前所作诗篇，可看出这种风格。其感慨悲叹世事之诗，酷似杜少陵，如在广东所写的《南韶杂诗（四十一首）》之五《有所见闻》诗曰：

日行不见人，夜宿不闻犬。
惟有□鹧声，时近或时远。
围门白昼闭，余息不暇喘。
忽传辕门令，长跪蒙锻练。
生杀问钱神，无劳读囚款。
吾民尚有根，芟草法应斩。
源源后来兵，残汁舔破罋。
赤体无完衣，此肉不得袒。
朱轮及墨绶，活人用死眼。
皇天倘有泪，一滴庶可转。[13]

写出广东在清初遭乱后的荒凉景象，忧国忧民的悲愤之情跃然纸上。

另一类诗是为僧后，对现实失望而表现的无奈与豁达，这在他的《载庵》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第一首：

昨梦消无所，先秋说闭关；
地偏心已足，事灭日初闲。
落叶闻多少，骑牛见往还；
一回风雨过，几幅米家山。[14]

这类诗在澹归后期作品中随处可见。

其中有一部分是为与当时美术界如方以智、画僧函义交游唱和之作,这一类诗对研究当时美术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如《寄题邝无傲园亭次诸公韵》:

名园胜屐得相逢,近水何尝隔一重。
初日全敷金菡萏,轻烟半醉木芙蓉。
钵音未合晨调呗,烛影方摇夕举烽。
莫道畏人成小筑,簪缨时复话从容。
尽唤桃花散早春,行藏那得百年身。
儒文侠武分还合,子鹤妻梅假亦真。
海上钓鳌曾有客,园中修竹复何人。
晚钟只欲留僧住,寄取香台覆钵巾。[15]

邝无傲即画僧函义,工绘佛像。

他还擅于填词。从他流传下来的六十余首词来看,其风格与诗作大相径庭,一改愤世疾俗之风,而成婉转悠扬之调,如《蝶恋花·鲁瞻索为平仲新婚》:

箫鼓催妆闻绝唱,五百年前,曾见娇模样。暖玉凝香垂宝帐,人间今夜如天上。

曾把仙郎闲处放,旧梦新欢,一寸微扬。晴雪和风将雨酿,春波涌作梅花浪。

再如《满江红·睡起》:

空谷谁来,道岭表,衣裳俱复。正值我,匡床睡醒,茶香

饭熟。折脚铛儿虽上下，开心椀子无翻覆。补饥疮，笑倚绿天庵，连人绿。

徐捧著，便便腹。旋拭者，□□目。更虚停，坐对紫台寒玉。漫说车书通六诏，闲思杖履过三竺。莫相猜，钝鸟惯栖庐，吾尊足。[16]

澹归所擅诗文书法中，以书法最为知名。他所流传下来的书迹中，以行草为多。其中在有纪年的作品中，最早的为作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行书《与王道焜合书》卷(浙江省博物馆藏)，署款"金堡"，时年约三十岁，这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为僧前的作品；最晚的为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行书《辛稼轩水龙吟词》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时年作者六十六岁。

今释的传世书迹较多(见附录)，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除上文《幽寂的情怀— 天然和尚和海云书派》所绍介外，尚有行书《请雷峰天然老人住丹霞启》卷(广东省博物馆藏)、行书《祭今锡文》卷、行草《日记》册(澳门普济禅院藏)、行书题《渡海罗汉》册(香港艺术馆藏)等。

行书《请雷峰天然老人住丹霞启》卷，得李北海神韵，无一懈笔，堪称精品之作。该卷纵20厘米、横149厘米，末署"丙午孟夏书为智拔禅兄正"，后有汪兆镛跋曰：

澹归和尚书直幅流传尚多，长卷余所见凡三余，皆有题识。一为今仞和尚塔碑志，一为惠州准提阁诗，一为东莞载庵诗。顷者，沧萍姻兄购得请雷峰天然老人住丹霞启绫本卷，出以相眎，则四见矣。字字精彩，尤为杰作。谨合十庆讚。光绪、宣统间余乐昌，与丹霞相距不远，屡拟往游，尘冗未果。辛亥后，曾至雷峰信宿瞎堂，旧有澹和尚撰书碑

记，传闻乾隆中叶碑仆，道光时番禺仪克中补书，黄子高重撰额，今尚无恙，摩抄久之而去。诵此卷，盖深向往也。丁丑二月罗浮汪兆镛敬观并记。今壁字仞千，误作今仞，丙午为康熙五年，智拔待考，兆镛又记。”



今释题画马图诗

张学华跋曰：

往于普济禅院见澹归手书《日记》，零篇残墨，皆挟有风霜之气。此在丹霞时奉请本师天然老人住山启，亲切有味，而字字仍锋棱毕露，尤见忧积于胸中者，无时少挫也。沧萍仁兄好藏明季遗老墨迹，身世有同感焉，为识数语于后，戊寅八月闇道士张学华。

居巢跋曰：

澹归禅师以明季遗老求志空门，卓锡丹霞世首一祖者，即其开山躬迎本师天然老人住山启稿，所云无妨无碍，饱水饱柴，不敢自私，愿充供养，则是释言而犹儒行也。忆曩在桂林闻人诵公上孔王请收[葵]张文烈、瞿忠□二公书，所维护纲常、矜全忠节者，词无胜义、慈悲、慷慨、动魄、凄脾，是知不特开阐宗风、具龙象，乃抑亦吾道之伽蓝矣。师本工

书，以人而益重，世争宝之。此卷为□□兄所藏，□获偕归，朝夕讽玩，不禁欢喜赞叹，合十顶礼而三称曰：南无面牲菩萨。同治乙丑四月浴佛节后十日后学居巢跋。

钤白文印"梅生"。

行书《祭今锡文》卷，原文载《偏行堂续集》卷五。纸本，纵92厘米、横20厘米，前有东莞邓尔疋题签曰："今释祭今锡文，邓尔疋"，钤朱文联珠印"尔"、"疋"，作者款署曰："岁在丁己春正月之九日住丹霞今释遣祭于海幢都寺解虎锡公之灵"，钤朱文印"今释之印"、白文印"澹归"。后有邓尔疋跋曰：

明季初无隐逸人，曹溪粤岳半遗民。十今禅藻长传诵，留得战山幸草春。蚊虫咬目不交睫（今释师于宝安舟中，蚊子咬目，勘破本来面目，见《海云禅藻集》），手指画襟容易穿（今锡工行书，临帖以手指划襟，襟为之穿，见《海云禅藻集》）。勇猛原因一大事，非徒文字海云禅。前辈论交气节崇，每于豪迈见高风。敝斋《绿绮台诗》卷，神逸庄严此正同（甲寅秋尔疋得邝湛若藏唐琴绿绮台，戊辰冬复得今释师《绿绮台歌》长卷）。弟七十八，丁丑东官邓尔疋。

钤朱文联珠印"尔"、"疋"。

该卷书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时年今释六十四岁。是书结体谨严，气韵萧疏，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肃穆与沉重，盖痛失同门手足，字为心声矣！

行草《日记》册凡二十八页，起自六月二十九日、止于十一月三十日，据汪宗衍考证，《日记》作于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前半为住丹霞山别传寺时记，后半为移锡龙护圆与出岭后记[17]，时

年今释六十岁。册后分别有东官张璐于嘉庆戊辰(1808年)、汪宗衍于1962年题跋,粤著名学者如张学华、汪兆镛、商衍鎏、商承祚、冼玉清、饶宗颐、姜伯勤等曾往观摩。张璐跋文称观其《日记》后"如胶入漆,手不能释";汪宗衍跋评其"书法南宫,精到健媚,小字草书,世尤罕觏"[18],上述张学华文称其"零篇残墨,皆挟有风霜之气",对《日记》内容及其书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近有学者从历史的视野对《日记》作了深入、全面的研究,认为此《日记》也如《偏行堂集》一样,"包涵了明清之际血泪历史的尚待考索的秘辛"[19],则其价值已远超乎书法之外!

此外,香港艺术馆藏《十六罗汉》册有今释题《渡海罗汉》一开,图为一罗汉骑鹿行于波涛汹涌中,今释文曰:"入水不儒,是牛力,是人力,脚踏东南,眼观西北也,只还他一鹿,舵石翁今释题",钤白文印"释今释印"和朱文"澹归"。邓尔疋认为此罗汉册可能为大汕所画[20]。今释此书用笔精严,气韵萧疏,与其他诸遗民题词一样,凝聚着沧桑、黍离之悲。

澹归今释为明清之际粤僧中的风云人物,书法仅其余事。我们透过这些"挟有风霜之气"的遗墨,可进一步了解那个"天崩地坼"的年代,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澹归们的"愤悱抗激"。

1994年初稿,2000年7月修订

注释:

①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一,清世祖顺治二年十月;

②函昰《瞎堂诗集》卷六;

③函昰《瞎堂诗集》卷十;

④今释《偏行堂续集·序》,宣统辛亥(1911)上海国学扶轮社印行;

⑤今释《偏行堂集·重刻偏行堂集募资疏序》;

⑥廖燕《哭澹归和尚文》之按语,文载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八;

⑦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页103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⑧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参见《冼玉清文集》页628,(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⑨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页166,(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⑩容庚《颂斋书画小记》(上册)页259,(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⑪《清高宗实录》卷一O九五;

⑫孙静庵《明遗民录》卷四十七;

⑬今释《徧行堂续集》卷十三;

⑭徐作霖、黄蠡编《海云禅藻集》卷一;

⑮同上揭书;

⑯今释《徧行堂续集》卷十六;

⑰汪宗衍《跋<澹归和尚日记>》,参见汪宗衍《广东文物丛谈》页170-171,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4年10月;冼玉清《广东释道著书考》(参见《冼玉清文集》页628,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和汪宗衍《广东书画徵献录》(澳门1988年印行)亦载;

⑱姜伯勤《澳门普济禅院藏澹归金堡日记研究》,参见蔡鸿生主编《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页29-50,(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亦载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⑲同上揭书;

⑳香港艺术馆编《虚白斋藏中国书画·册页》,香港1995年初版。

附:释澹归传世书迹要目(以作品所涉年代为序)

1、行书《与王道焜合书》卷("金堡"款),绢本,王书:癸未(崇祯十六年,1643),浙江省博物馆藏;

2、草书《七言诗》卷,纸本、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3、《戴西永寿诗》册(七页),绫本,庚子(顺治十七年,1660),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4、行书《绿绮台歌》卷,绫本,辛丑(顺治十八年,1661),四川省博物馆藏;

5、行书诗卷,绫本,癸卯(康熙二年,1663),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6、行书卷,纸本,癸卯(康熙二年,1663),香港艺术馆藏;

7、行书《禅语》卷,纸本,癸卯(康熙二年,1663),上海博物馆藏;

8、行书《七律诗》轴,绢本,乙巳(康熙四年,1665),广州美术馆藏;

9、行书《护法论》卷，绫本，丁未（康熙六年，1667），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0、行草卷，纸本，丙午（康熙五年，1666），广东省博物馆藏；
11、行草《请雷峰天然老人住丹霞启》卷，纸本，丙午（康熙五年，1666），广东省博物馆藏；
12、行书《元诚道人传》卷，绫本，丁未（康熙六年，1667），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3、行草诗卷，绢本，戊申（康熙七年，1668），浙江省湖州市博物馆藏；
14、行书《祭今锡文》卷，丁巳（康熙十六年，1677），广东省博物馆藏；
15、行书《仞千禅师塔铭》卷，纸本，戊午（康熙十七年，1678），广东省博物馆藏；
16、行书《辛稼轩水龙吟词》轴，绫本，己未（康熙十八年，1679），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7、行书《七绝诗》轴，纸本，苏州博物馆藏；
18、草书轴，纸本，广东省博物馆藏；
19、行书《送别诗》轴，绫本，首都博物馆藏；
20、草书《送友人还禾中诗》轴，金笺，浙江省博物馆藏；
21、行书《古松诗》轴，绫本，广州美术馆藏；
22、草书《为阿字上座诗》轴，绢本，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23、草书《如梦令词》轴，纸本，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24、行书《满江红词》卷，纸本，浙江省博物馆藏；
25、行草《戠庵诗》卷，纸本，广东省博物馆藏；
26、行书《叶侯画佛诗》卷，纸本，广东省博物馆藏；
27、草书诗卷，纸本，广东省博物馆藏；
28、行书《尺牍》卷，纸本，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
29、行书卷，纸本，反走私查获，暂存广东省博物馆；
30、行书《梅花诗》卷，纸本，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31、行书《荔枝》卷，马武仲藏；
32、行书《绿绮台歌》卷，原为东官邓氏藏，现藏香港许氏处；
33、行书诗册（六开），纸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4、行书诗册，纸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5、行书斗方，纸本，广东省博物馆藏；
36、与魏光国、徐乡伯、林尊宾、方良永、黄景昉、林尧俞、王家彦、鲁史、郑质夫、江大夏等合装 各体书题画像 册（十一开），无锡市博物馆藏；
37、与原济、智舷、正志、朱耷合装 行书书札 册（十通），纸本，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38、行书题《十六罗汉》册，绢本，原藏刘氏虚白斋，现藏香港艺术馆；

39、《自书诗文册》，香港何氏至乐楼藏；
40、行书《题罗汉》册，曾藏刘氏虚白斋，现藏香港艺术馆；
41、行书《七言联》（拓本），广东省博物馆藏；
42、《书古松诗长幅》，叶玉虎《矩园书画记》著录；
43、行书轴，广州梁氏拾清楼藏。

释石鉴的诗与书法

石鉴禅师为粤东名僧天然和尚函昰的第二法嗣，他和丹霞山别传寺的澹归和尚今释、广州海幢寺的阿字禅师今无同为函昰高足，而且都于佛学造诣之外，在诗文、书法诸方面均有建树。

石鉴，俗姓杨，初名大进，字翰序，号无见居士，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清康熙十七年(1678)卒[1]，广东新会仙洞人。年十五补郡诸生，弱冠讲阳明之学，“于诸儒语录，无所不究”[2]。甲申(1644)后，遍寻天下豪杰之士以图匡复大业。因天然和尚早年弃举子出家，心仪已久，遂游说还俗。在谈及儒佛异同之说时他大为心折，加上当时大局已定，回天乏术，因而反被游

说，心向佛门。南明在广东的小朝廷相继灭亡之后，他便远赴福建长庆寺问道于天然和尚之师空隐老人道独。顺治十七年(1660)从天然和尚落发受具于番禺雷峰海云寺，法名今覞，字石鉴。天然授以大法，豁然开悟。康熙三年(1664)，率众赴江西栖贤寺，七年(1668)闽僧迎往长庆寺，半载复返栖贤，史籍这样描绘作为晚年的石鉴禅师："幽居岩谷，遒(疑为"道"之误，笔者注)容宽深，著《栖贤三十咏》以见志。洞上缜密家风，允推克肖，学士大夫多倾心请益"[③]。

石鉴以其"道容宽深，家风缜密"[④]而深受士林、方外所仰。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有《送石鉴禅师住匡庐》诗云：

英英丰骨透眉棱，五老峰前作老僧。
已悟心中无一法，却归林下演三乘。
风摇冻壑闻冰解，水涨平湖见月升。
回忆十年论剑夜，云泥今日隔千层。[⑤]

法兄澹归和尚今释也自以为不及石鉴，尝有长诗《送大进之长庆》赠之，称之为"如来隐遗蜕，五色先瞳眬"。在天然数十有名弟子中他也深受器重。在天然的《瞎堂诗集》中，计有十数首是专为石鉴所写，言之谆谆，感人肺腑。如《初春怀石鉴栖贤》、《望石鉴归舟不至二首》等，其中《望石鉴归舟不至二首》之一云：

遥望石长老，归自栖贤堂。
知尔风尘苦，怜予海日长。
江深连夜雨，风逆半程樯。
出户望春树，新晴泛夕阳。[⑥]

释石鉴行书张说品文

康熙十七年(1678),石鉴积劳成疾而卒,天然闻之大恸,写下感人至深的《哭石鉴覞子》诗:

八旬万里望寒原,倚杖山堂笑语温。
欲启蒋生当日径,俄招宋玉百年魂。
孤松日暮怜归鹤,断壑春深泣夜猿。
从此掩关忘岁月,不知谁是好儿孙。⑦

石鉴禅师在佛事之余,兼攻诗文书法,其著述被辑为《石鉴集》、《直林堂全集》、《栖贤诗》。他的诗出入王维、孟浩然,论者称其"见地超迈,说法峻洁,然一往蕴藉,多风人之致"⑧;今无称其诗"风姿秀整,襟期豁澹,故能一切脱落,入选佛场"⑨。他所流传于世的诗中,从内容看大多为甲申以后作。明亡后,他逐渐由踌躇满志转为彷徨迷离,以致终皈佛门。其间诗作也多寄寓壮志难酬、悲世愤俗之意,其中尤以《秋蝉》最为知名:

绝壑遥怜尔,萧条碧树阴。
危冠如有意,薄翼自成吟。
身与秋枝浅,声连烟月深。
临风断续听,谁识依阑心。⑩

其它偶有清丽婉转之作,给人幽寂、冷

落之感，如《秋》：

踈结潇湘静，高悬庭馆幽。
但能留好月，不惜卷簾钩。
山螟花无影，霜寒人在楼。
所耽惟寂乐，清梦共悠悠。[11]

另一类则缅怀古迹，感事怀人，寄寓作者的绵绵情思，如《小孤山题二妃祠》：

危石江心出，踈林画见堂。
云烟媚帝子，风雨怒彭郎。
水落山容静，天空鹤影翔。
妆台对碧藓，无复拥霓裳。[12]

石鉴平生足迹天下，尝自言"走尽天涯返岭南"[13]，所以他的诗多有歌咏山川风物之作，平铺直叙而不乏豪逸之气，如《粤江即事》：

庾关望迢迢，峡江去何极。
以此为新游，悠然叹所历。
东水下建瓴，风帆若驰翼。
沿流出怪峰，列树隐危石。
抚影欲知名，耳目费应接。
频指问舟人，厌予还缄默。
语笑成独情，微吟见天则。[14]

其它如《游小孤山》、《入姑苏》、《题赣州光孝寺廉泉》、《经见峰滩寻灵树禅师旧址》等，或即兴赋怀，或借题发挥，读罢均能给人清新、愉悦之感。

他的诗虽多限于感怀伤世，歌山咏水，但能独出机杼，言为心声，且不乏佳构，在岭南诗坛也是不应忽视的。

石鉴的书法以行书见长，其作传世不多，就目前所知，主要有《行书寄赠列渔之诗》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行书张说品文》轴（广东省博物馆藏）、行书《题罗汉图》册（香港艺术馆藏）、《楷书归去来辞》横、《行书诗翰》册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和《行草书》（广州美术馆藏）等，都是为僧后所书。

他师承天然和尚，同时从苏东坡字中吸取精髓，融汇已意，形成自己风格。《行书张说品文》轴可代表其基本风格[15]。该轴绫本，纵 126 厘米、横 56 厘米，末署“今覞”，钤白文印“释今覞印”和朱文印“洞宗博山下第六世僧”。是书结体紧密，规矩行严，唯少许几字如“可”、“之”、“如”等随意顿挫，不拘法度。此轴瘦硬而秀劲，与东坡《答谢民师论文帖》的肉丰而骨劲相比，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广东文物》载梦诗庐藏之《行书五言诗》轴则与此风格大异，比较接近天然晚期书风。用笔粗犷，纵横奇宕，字体行草相间，极尽老练、苍劲之势，似又有一种超脱、飘逸之感。作者款署“栖贤今覞”，当为康熙三年（1664）迁江西栖贤寺后所作，可反映其晚年的基本风貌。行书《题罗汉图》册也款署“匡庐栖贤石鉴今覞赞”，用笔老辣，与《行书五言诗》轴相类。

石鉴生当明末清初颠沛流离之际，因愤世嫉俗而成为披着袈裟的遗民。他凭佛门以栖身，潜心于诗书禅中，而且是“以透脱之见地，超轶之才笔，发庄严接引之行愿”[16]，在广东释氏中，是不多见的。

注释：

①汪宗衍《广东文物丛谈》页209，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4年10版；陈垣《释氏疑年录》称其生卒为（？——1678），参见是书卷十二；
②薛起蛟、汤晋编撰《新会县志》卷十六，康熙廿九年贾雒英修；
③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载《冼玉清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1995年8月第1版；
④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三；
⑤陈恭尹《独漉堂集》页569，（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⑥函昰《瞎堂诗集》卷八；
⑦函昰《瞎堂诗集》；
⑧今释《题石鉴和尚遗墨后》，载《徧行堂续集》卷九；
⑨今无《光宣台集》卷三；
⑩徐作霖、黄蠡编《海云禅藻集》卷一；
⑪同上揭书；
⑫同上揭书；
⑬同上揭书；
⑭同上揭书；
⑮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明清广东法书》，（香港）1981年11月初版；
⑯今释《栖贤石鉴覞禅师塔铭有序》，载《徧行堂续集》卷八。

附：释石鉴传世书迹目录

1、书《寄赠列渔之诗》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行书《张说品文》轴，广东省博物馆藏；
3、楷书《归去来辞》横，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4、行书诗翰册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5、行草书轴，广州美术馆藏；
6、行书《题罗汉图》册，香港艺术馆藏；
7、行书《诗三首：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忆郑南□、巫峡弊庐奉赠侍御四舅别》，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8、行书《五言诗》，载《南华书画录》。

释阿字的诗与书法

岭南名僧天然和尚的第一法嗣阿字禅师，乃是广州河南海幢寺的开山大师，洞宗三十五代传人，他同时也是一位在诗文、书法上颇有建树的艺术僧人。

阿字俗姓万，番禺沙园人，生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方十六即师事天然和尚函昰为僧，法名今无，字阿字，别署虫木，年十九随函昰入江西匡庐问道。

先是，博罗韩日缵之子韩宗騋与函昰同礼道独老人空隐，法名函可，别号祖心大师，清兵破江南，函可坐事远戍沈阳。天然遂派今无徒步万里探访，三年后回广州。康熙元年(1662)开法海幢，"买四面余地，改创大殿；藏经阁……"[1]，以致于"一时法

席交游之盛,不减晦堂",再加上平南王尚可喜及总兵许尔显、巡抚刘秉权等人的捐建,使"海幢局式,宏廊甲于岭南"[2]。十二年后,今无请藏入北,过山东。闻变,驻锡萧府。1675年复回海幢,康熙二十年(1681)辛酉元旦有"收拾丝纶返十洲"句[3],九月病卒,年四十九,著有《光宣台集》二十五卷、《光宣台尺牍》三本(已失传)、《海幢阿字无禅师语录》二卷、《四分律藏大全》(佚)等。《光宣台集》二十五卷囊括了他平生所著之绝大多数诗文、疏、偈,从中可看出他深厚的艺术功底。他的文章被称为"壮丽整秀,诗尤隽拔。至手疏《楞严》、辑《四分律藏大全》,尤出古法师右"[4]。澹归今释称之"间以其才溢为笔墨,几于排山倒海、浴日吞天",为文"气格雄杰,思理深长","势欲断而仍连,义将显而更隐"[5],而且更称"兄之著述无尽,予之赞叹亦无尽"[6]。在洋洋数百篇中,多为短小精干之作,深入浅出,回味无穷。如为著名画家张穆所撰《张穆之行乐》:

> 置八极于胸中而超迈过之,以翰墨为游戏,而大雅可爱。陇雪沾梅,盘鹤寄风,乃鹫岭之灵芽,而庄叟齐谐,此铁桥之所以焜耀林泉而别与华嵩同寿者也。[7]

他的诗题材多样,风格不一。内容以遭国变后寓意心中郁闷者居多。如《拜三忠祠》:

> 穷崖极海拜名祠,万古山河又一时。
> 波浪独深臣子泪,死生唯有老僧知。
> 鱼龙国冷人如梦,乌鹊枝危月亦悲。
> 最是不堪投吊草,乾刊若个哭男儿。[8]

一些则为婉转、清新之作，但较为少见。如《罗浮红乌》：

蓝桥无路失云英，成古空留世上名，
可惜桃花飘荡尽，无人建路入朱明。

另一类多为当时书画家及释友来往酬唱之作，其中与今释唱酬尤多，唯其如此，使其著述成为被销毁的理由[9]。

还有一类以题写赵焞夫、伍瑞隆、邝日晋等当时岭南名人字画为多，这类诗对于研究清初岭南美术史尤有珍贵价值，如《题伍铁山牡丹转赠李说》诗云：

鸠艾山人蓄奇思，泼墨时画牡丹树。
浓淡轻盈比赵昌，葳蕤枝叶精神藏。
富贵自然天上落，烟云眼底相翔翔。
去年寄我此一幅，古道春风常在目。
有时挂壁对枯祥，恰如陆亘遇南泉。
同根万物异非异，明珠一粒走水盘。
吁嗟山人得志时，采笔战胜万人知。
澄清壮志今已矣，考盘歌彻山之嵋。
金支瑶草态幽采，颜如渥丹色不改。
人生出处固有定，适意何必皆高车。
吾友李君琼之秀，精练一经今白首。
文情跌宕自激昂，丰城之气终干斗。
今年见弃未稳意，牢骚别我还分手。
分手索我此画图，赠君胜赠金错刀。
琼海之波千尺涛，关情送远秋云高。
归去烧香静被对，静定方知动者劳。[10]

伍铁山即伍瑞隆(1585－1668),广东香山人,清初岭南著名花鸟画家,尤以牡丹见长,僧成鹫、澹归均有诗咏其牡丹。通过今无此诗,可更多了解伍氏画风及其在当时岭南画坛之地位。

同时,今无与这些活跃于当时广东美术界的书画家唱酬尤多,这类诗客观上为发掘广东美术史资料起了极为重要的辅证作用,如《张穆之买泷水山移家索赠》诗云:

别寻丘壑胜,壮气此中消。
逸足已云远,闲云只自招。
易观沧海日,难问古今潮。
暂去还来此,朋侪叹寂寥。[11]

阿字禅师在禅学、诗文之余,更潜心研习书法。他从其师天然和尚得径,上溯隋唐,尤得力于唐朝的李邕,用笔遒劲。目前所见流传下来的主要书迹有作于康熙三年(1664)的行书《白莲歌》卷(台湾何剑时书法艺术基金藏)、康熙五年(1666)年的行书《已饱烟霞笔》诗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康熙七年(1668)的行草《录周颙与河胤止杀》卷(广东省博物馆藏)、康熙十二年(1673)的行书《墨妙歌》轴(山东省博物馆藏)及康熙十九年(1680)的行草《诧公和尚十二时颂》轴(广州美术馆藏)等,加上其他一些无年款的手卷和册页如《望五老残雪》页(广东省博物馆藏)等,计有近十件。

行书《白莲歌》卷为绫本,纵 27 厘米、横 170 厘米,末署“康熙甲辰长至后二日海幢释今无具稿”,钤印曰“今无”、“阿字”、“洞宗十五传”[12]。是卷作于康熙三年(1664),时年作者三十二岁。卷首有“白莲歌奉寿说翁大士并正之”句,其中“说翁”待考。

该卷行笔自然，结体参北海遗意，是其传世书迹中较早之作。

行书《录周颙与河胤止杀》卷系为梅梁道长所书，款署"海幢今无顿首"，钤朱文印"今无"和白文印"阿字"，曾经何曼庵先生庋藏，钤朱文印"番禺何氏灵璧山房藏"。作者书是卷时三十六岁。该卷用笔超迈，平和冲淡，不染一点尘埃气，可看出作者深邃的禅学及艺术涵养。近人邓尔疋（1883－1955）在卷首题曰："阿字上人墨妙"，并于1937年在卷末题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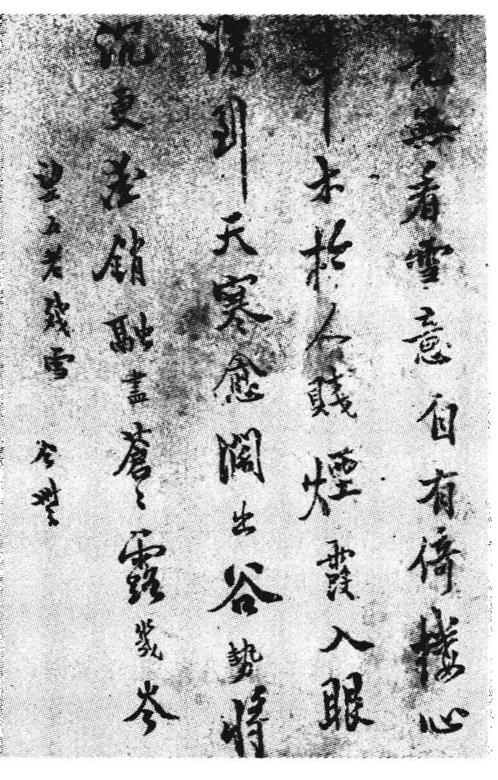
再来原具广长舌，般若仍通文字禅。
非为名山藏副本，相关一大事因缘。

行书《墨妙歌》为一长轴，纵163厘米、横38厘米，绫本，书文曰：

天机未奔溢英气，清明笔疾骏材高。妙非学工，钩心斗角神万密，欲榻古人旧石迹。坐令此意一时失，逸少临池池水黑。此是后天岂奇特，排风袅娜抽锷光。长史一见心魂扬，双龙斗草鳞鬣耸。即有悟者非吾用。公子歧嶷俊雅姿，四岁操笔，神则擘窠，悬肘复悬纸，别有非人知。今年八岁学已成，翔鳞威凤蔚芳声。随宦万里紫薇署，山川奇秀资心灵。写月光辉高闕泽，赋棋雄辩迈前英。胶西硕儒标令望，公子与之同里閈。公子天资有如此，他年珥笔趋天子。铺陈王业儒术明，始信如椽人莫似。□癸丑长夏墨妙歌奉赠宋六兄英廉求正之，海幢道人今无具草。

引首钤朱文椭圆印"丛见堂"，末钤朱文印"今无"和白文印"阿字"。"癸丑"即康熙十二年（1673），时年作者四十一岁。该

书结体随意，不事雕饰，有论者陈梗桥评其“书宗李邕，行笔遒劲，结体变通，飞舞之中稍夹习气”[13]，陈永正则称“虽出自北海，亦参有欧阳询、褚遂良行书笔意，其变化也受唐太宗《温泉铭》的影响。陈梗桥所云‘习气’，不知何指？”[14]



释阿字行书望五老残雪

行草《志公和尚十二时颂》轴纵 167 厘米、横 47 厘米，绫本，作于仙逝前一年的四十八岁时。该卷结体谨严而细长，雄劲但略嫌拘束。

《望五老残雪》册页则洒脱奔逸，奇恣不拘。其书文曰：“竟无看雪意，自有倚楼心。草木于人贱，烟霞入眼深。到天寒愈阔，出谷势将沉。更爱销融尽，苍苍露几岑”，钤白文印“阿字”，另一朱文印则漫漶不可识。该页在今无传世书迹中较为潇洒、放逸。

当代书法家麦华三先生在评阿字书法时说，“擅用逆入平出之法，极有姿态，轩昂磊落，如古大夫。大有《李思训碑》笔意，观之令人气舒焉。”[15] 从阿字禅师流传于世的这些书迹分析，当知

麦氏之评是极为中肯的。

阿字禅师在天然和尚的数十弟子中，与丹霞山的澹归禅师今释、庐山栖贤寺的石鉴禅师齐名。在天然的《瞎堂诗集》中，有多首诗是专为他所写，表达师徒间的情真意厚，同时也可看出天然对阿字的厚爱，如《怀阿字》、《示阿字》诸诗，其中《示阿字》诗曰：

大道无人识，微言为尔开。
白云将眼去，明月照心来。
坐落西风夜，行冥古径苔。
嗒然天地外，相见一悠哉。[16]

康熙二十年(1681)，阿字病卒后，天然有《哭阿字无子》二诗悼之，表达其悲切之情。其一云：

珠江绝袂几伤神，千里归山尚早春。
离合分明今日事，行藏谁定刹尘身。
失群鸿雁高飞急，背水将军转战频。
力尽势穷还法运，一条直路出风尘。[17]

在明末清初之际，天然和尚及其弟子因其禅学、诗书而在广东佛门盛极一时。阿字禅师以其颇具个性的诗书艺术脱颖而出，成为岭南佛门中之佼佼者。可惜英年早逝，不然其成就当远不止此。

注释：

①(乾隆)《番禺志·古迹》;
②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一;
③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载《冼玉清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④古云《海幢阿字无禅师行状》,载今无《海幢阿字无禅师语录》卷首,嘉庆二十四年重刊;
⑤今释《偏行堂续集》卷三;
⑥今释《光宣台集序》,载《偏行堂续集》卷三;
⑦今无《光宣台集》卷十二;
⑧黄文宽编《岭南小雅集》卷二,萍庐丛钞本;
⑨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一》云:"《光宣台集》五本,又《尺牍》三本,释今无撰。今无与金堡(今释)同时,中多唱酬之作,应请销毁。"
⑩今无《光宣台集》卷十五;
⑪汪宗衍、黄莎莉《张穆年谱》页 42,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专刊之五,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1991 年第一版;
⑫《明末清初书法展》,台湾何剑时艺术基金会 1996 年 10 月版;
⑬《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篇 6·清代书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第 1 版;
⑭陈永正《岭南书法史》页 69,(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⑮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载《广东文物》卷八,1940 年版。
⑯函昰《瞎堂诗集》卷七;
⑰函昰《瞎堂诗集》。

附:释阿字传世书迹目录

1、行书《白莲歌》卷,康熙三年(1664),台湾何剑时书法艺术基金藏;
2、行书《已饱烟霞笔》诗轴,康熙五年(1666),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3、行草《录周颙与河胤止杀》卷,康熙七年(1668),广东省博物馆藏;
4、行书《墨妙歌》轴,康熙十二年(1673),山东省博物馆藏;
5、行草《志公和尚十二时颂》轴,康熙十九年(1680),广州美术馆藏;
6、行书《望五老残雪》页,广东省博物馆藏;
7、行书诗卷,广州美术馆藏;
8、行书《七言诗》,广州美术馆藏;

9、行书诗卷，广州美术馆藏；

10、行书赋横幅，广州美术馆藏；

11、行书《七言诗》册，纸本，香港霍宝材先生藏；

12、行书《浴日亭诗》轴，纸本，香港何耀光先生藏；

13、行书《五言诗》斗方，载《南华书画录》。

释深度的诗与书法

释深度向以绘画知名，《图绘宝鉴续纂》称其画为"粤中首望"[①]。同时，他在书法上亦卓有建树，但不为人所知，盖为其风格独具之绘事所掩焉。

深度，字孟容，原为佛山赖氏子，名镜。尝读书增城白水山，故号："白水山人"。甲申明亡后遭乱逃禅增城万寿寺，法名"深度"。

深度生平事迹向不为人所知，近有学者对其身世作了较深入的探索[②]，但其艺术活动历程仍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封中。他能诗、工书、善画，时人称为三绝。他的书法近似苏轼、文征明风格，诗则"清削幽异"，著有《素庵诗钞》，可惜未见流传[③]。

深度的诗主要散见于传世书画及后人所编之各种文集中，大致约十首。

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他与屈修的行书诗合册三页，其书法飘动圆润，与函昰的“苍劲方整”有异曲同工之美，其诗则清新淡雅，幽深萧远。诗有三首，其一为《为李炤生诞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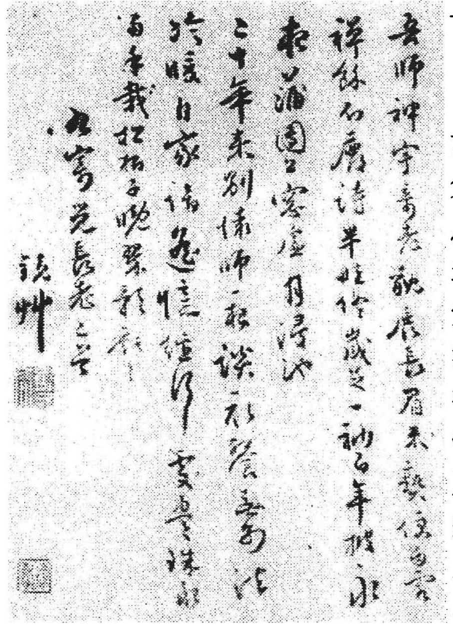
园林风物转清妍，篱径连朝逗紫烟，
君遇佳晨偏傲菊，我生之日亦开莲(原注：炤生九月，余生六月)。
幽香并倚人如玉，醉墨从呼米是颠，
未信一枝栖便稳，时来风翮善飞骞。

末题“为李炤生诞日作，白水镜”，钤白文印“孟容父”，藏印有朱文“曾在梨斋许”。李炤生即画家李象丰，广东南海人，尚书李待问侄，清顺十四年(1657)举人，擅画山水，有《山水图》(广东省博物馆藏)及作于顺治十三年(1656)的《溪山渔隐图》和康熙六年(1667)的《雪景山水》(广州美术馆藏)等作行世，与释澹归、深度等交善，澹归有《与李炤生孝廉》诗赠之[④]。

第一和第二首合为一页，书文曰：

吾师神宇奇，老貌展长眉。
未熟便留客，禅余不废诗。
半畦中岁足，一衲百年披。
永夜蒲团上，窗虚月浸池。

二十年来别，怀师一夜谈。
夜餐无别法，冷暖自家语。
遥忆经行处，盈盈珠水南。


释深度行书诗稿

手栽松柏子，晚翠影毵毵。

末题“右寄觉长老二首，赖草”，钤白文印“孟容父”，藏印有朱文“锡永”。从诗意可知，深度为觉长老之弟子。按，觉长老即觉浪道盛（1592－1659），清初著名高僧，别号杖人，福建浦城人，俗姓张，东苑镜禅师法嗣，史称“禅律精严，儒释淹贯”，著有《学庸宗旨》、《庄子提正》、《儒宗三宝》及语录百余卷等[⑤]，与粤僧交游频仍，大汕即其至交[⑥]。

右侧有商衍鎏先生（1874－1963）题跋，跋文录《岭南画徵略》“深度”条目，钤二朱文印：“藻亭衍鎏”和“锡永”。商衍鎏即著名古文字专家、书画鉴藏家商承祚教授之父，此册为商教授捐予广东省博物馆。

此册书法峭劲，运笔自然洒脱。从署款看，当为早年之作。

广东省博物馆藏深度《松色山光》轴有其题诗一首，诗云：

松色山光静翠屏，高居春掩绿萝[扃]。
青牛紫气龙为道，编贝悬珠岁是星。
湖海十年□□梦，云霄今日美鸿冥。
佳晨共进延龄酒，弟劝兄酬殊未停。

末题“白水镜题并画”，钤白文印“赖镜之印”和“白水道人”。

该诗胸襟豪迈，感时怀事，而作者之豪逸跃然纸上矣。书法则苍古遒劲，力透纸背，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及。

《粤东诗海》录有深度诗五首[7]，其一曰《江行》，诗云：

苍茫云树晚，一舸荻花秋。
切切蟲鸣岸，萧萧月满舟。
孤怀逾浩渺，病骨却迟留。
是处山如画，聊为解旅愁。[8]

其二曰《浔州道中》，诗云：

悠悠千里道，江上复斜曛。
不恨长为客，空悲老未闻。
山迷罗叶水，路逐柳城云。
异境从兹得，乡心早已分。

从诗意可知，深度曾长期云游岭外。

其三、其四为《村居》二首，诗云：

野老独藜杖，溪边看水流。
好花开眼底，何事到心头。
月落柴门晚，露深松径秋。
东邻有渔父，梨黍每相留。

山晚云栖屋，林疏月满篱。

数声群鸟静，一片夜蛩悲。
多病逢人少，长贫愧母慈。
年侵不可觉，只有鬓毛知。

字里行间可看出幽雅的风格，其萧索之感也跃然纸上。

其五为《送陈牧止游吴》，诗云：

片席萧萧带晚烟，暂离亲舍客吴天。
闲云细护谈经处，远水平浮访戴船。
白岳泉听春雨后，寒山诗就夜钟前。
君行到处人争识，肯恋江湖滞岁年。

先是广东有名妓张乔（1615－1633），能书善画，但不幸早逝。弘光元年，其友彭孟阳厚葬于广州白云山梅花坳，送行者皆一时名流，且各植花木，环绕墓旁，号曰"百花冢"。深度亦植宫柳二株，并有《题张二乔诗集》咏之：

水月空花见色新，蛾眉鸦鬓总埃尘。
等闲红袖香销后，元是青莲自在人。[9]

深度性淡雅，画如其人，其画山水，笔力遒劲，气格苍凝，有中期"吴门四大家"首领沈周之风致，画名"一时声噪五羊"，以至于吴越之地有赴粤做官者，都纷纷向他求画，而他则一笺一箑不可轻给[10]。

他的山水画，赋色用笔，冷隽直逼元人。有人曾谓岭南山水名家，在明末清初之际，士林以新会高俨为首，而方外则推深度。简又文认为明末清初之遗老中有三位出类拔萃且足与中原艺术

并驾齐驱的画师,其中一位便是深度(另两位是高俨、张穆)[11]。广州美术馆所藏《坐看白云图》,笔法近沈周,风格雄健老硬。广东省博物馆藏的款署"丙午四月雨意戏墨白水"的纸本设色《山水图》册页,气象苍浑,笔致坚实。画面虬枝参差,怪石嶙峋,给人遒劲超逸之感,是为传世珍品。考"丙午四月",为康熙五年(1666)。

《岭南画徵略》载:盛氏濠上草堂藏的山水长卷,用元人浅绛法,"极萧远之致";另一巨幅,则"墨沈淋漓",清新自然。香港何氏至乐楼也藏有他的山水画卷,款署"丁亥秋七月,罗浮深度画于竹里馆中","丁亥"为康熙四年(1647)。其风格明洁简练,大类清初新安画派弘仁(1610－1664)之作。

诗人陈恭尹曾有《为梁药亭题新得白水山人山水图歌》一诗咏其绘事:

白水山人癯如鹤,神姿虽妙形何弱!
拂笺词翰势若流,对客清吟复能谑。
最工图画懒莫比,十日不能成一水。
姓氏而今作古人,诸公往往争遗纸。
梁君好事晚得兹,秋山一迭当茅茨。
使我枕簟坐其下,兼暑忽有清风来。
石高气骄苔藓黑,疏林索莫生寒色。
心魂密与空谷幽,耳目顿觉群峰逼。
为谁画此空嶙峋?外无题识中无人。
幸离俗手免毁裂,得入君家如有神。
即今大暑方如焚,安得此图化为真?
清溪一曲无纤尘,与君高戴华阳巾。[12]

据此可知,深度词翰风流,山水画则意境深邃,颇得时誉。

深度以画知名,名以画传,诗书则为画名所掩。本文透过其仅存的诗与书迹,试图解读其山水画之外的艺术内涵,希冀有裨于人们更真切地洞察其人其画。

注释:

①蓝瑛、谢彬《图绘宝鉴续纂》卷二;

②李公明《释深度研究初探》,载《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③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著录其《素庵诗钞》、阮元《广东通志·艺文志》亦有著录,均云未之见;

④今释《徧行堂集》卷二十八,清康熙廿年(1681)刻本;

⑤(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九八;

⑥姜伯勤《石濂大汕与觉浪道盛》,参见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⑦温汝能纂辑、吕永光整理《粤东诗海(下)》卷六十一页114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⑧此诗亦载于李浚之辑《清画家诗史》甲下;

⑨张乔《莲香集》卷二,乾隆刻本;

⑩汪兆镛《岭南画徵略》卷十一;

⑪简又文《广东文化之研究》,载《广东文物》卷八,上海书店1990年8月影印;

⑫陈恭尹《独漉堂集》页381,(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释成鹫及其书艺

成鹫，生于明宗祯十年(1637)，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卒，原名颛恺，字麟趾，明番禺举人方国骅之次子，方殿元之从弟，画家梁启运之婿，广东番禺人。少聪慧，有神童号。稍长，膂力过人，以任侠自许，性嫉恶。明亡，平靖二藩于顺治八年(1651)督学，成鹫誓死不赴试，只闭门读书，贯通群籍。后削发为僧，从石洞离幻和尚，受法名曰“光鹫”，字迹删，号东樵，后再从平阳祖派，易名成鹫，住罗浮。遍历诸方禅林，曾往澳门主普济禅院，又尝渡海至琼州。后为庆云寺七代住持，晚归广州，栖大通寺，号东樵山人，一时名卿矩公，多与往还[1]，上官周、汪后来、乐块然、吴韦等均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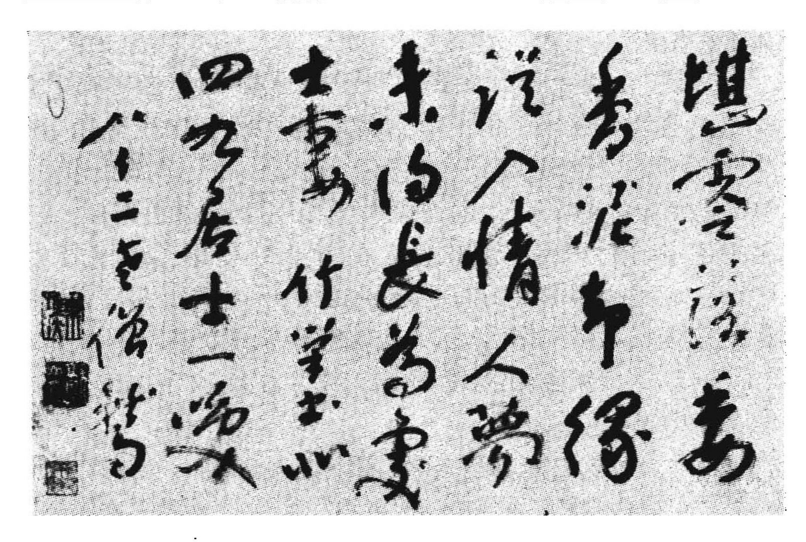
其座上客。

成鹫一生梵行精严，名著佛门，论者谓其"通于老庄而好儒者之言，盖墨名儒行者也"[2]，又兼擅诗文书画，著作等身，有《楞严直说》十卷、《金刚直说》一卷、《老子直说》一卷、《鼎湖山志》八卷、《咸陟堂诗文集》二十卷、《鹿湖草》四卷、《庄子内篇注》等。沈德潜对他极为推崇，谓"本朝僧人，鲜出其右者"[3]；时人胡方称"其才以敏捷雄浩推倒一世，艺苑之士，无与抗衡者"[4]；乐块然称其"笔响风雷，崩山立海，凡蛮烟黑雨，渴虎饥蛟，草木离奇，剑啸芒飞，直归纸上，化为晴日和云，波涛浩渺，文字之奇，已非世人可及"[5]。

成鹫于佛学之外，兼擅书画。画工花卉、山水。花卉颇似明中期写意花鸟画家陈淳风格。他极重写生，师法自然。在《与人论画书》里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主张：

> 常笑古人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以有限之光阴，事无益之笔墨，王宰今安在哉？而况不如王宰者乎？我辈方寸中现有一幅真山真水，舍却自己家珍，向外驰求，连旬累日，惨淡经营，毫无关于己事，徒供田舍翁疥壁覆瓿之用，可惜，可惜！[6]

他的画迹传世极少，笔者所见主要有《山水图》扇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和《花卉卷》。前者是为友人汪后来（1674－1752）所作，作于康熙三十年（1691），近处古树丛立，远山淡影低回，颇具文人之笔情墨趣；后者既有工笔也有写意，分别描绘六种不同的花卉，并附六段相应的题辞，诗画对应，益觉清趣可爱。《广东文物》曾载成鹫与汪后来合作的画卷（南海阮氏藏），可惜未见流传。



释成鹫竹笔行书梅花诗卷

成鹫书法以草书见长。麦华三称曾见其草书大字,“字径三四寸,笔意奔放,颇似茅笔书。其所书寿陈乔瞻(子壮之弟)诗轴尤奇,兴酣下笔,满纸狂草,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大有颠素遗风焉”⑦;马国权则称其《梅竹》草书诗卷和《夜坐》草书诗轴“都遒劲雄逸,老笔纵横,甚有颜鲁公晚年行草那种骨力古健的风姿”⑧。

成鹫书迹传世较画迹为多(见附录),其中以竹笔行书《梅花诗》卷(广东省博物馆藏)、草书《夜坐诗》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行书《五言律诗》轴(香港黄思潜先生藏)、行书《白发诗》轴、草书《题晚槐归鸦图诗》轴(广州美术馆藏)、行书《长歌行》轴(香港江忠先生藏)和行草《王屋山人琢砚和徐芑洲》卷(广东省博物馆藏)为代表。

竹笔行书《梅花诗》卷为纸本,纵 27.5 厘米、横 112 厘米,引首有近人邓尔疋(1884 - 1954)于 1947 年题曰:“迹删上人梅花诗

卷，伯任大兄词坛雅玩，丁亥二月，邓尔疋"，钤朱文印"尔疋之钵"和"吉"，"伯任"即陈樾，近代广东著名鉴藏家、诗人。成鹫书文曰：

直节高轩耻旁离，出墙百尺不生枝。龙公算岁儿孙长，曾记当年解箨时。回首青春绿叶齐，可堪零落为香泥。却缘误入情人梦，未得长为处士妻。

末署"竹笔书似四如居士一笑，八十二老僧鹫"，钤朱文印"东樵"和白文印"鹫山人"，藏印有朱文"剑秋五十后所得"和"丹阳"。后有近人张学华（1863 - 1951）于 1944 年跋曰：

> 西山微蕨谢风尘，词翰流传亦绝伦。便入佛门远跨佛，从来慧业属文人。旧作《明遗民诗·咏迹删和尚》，第三句陈焘公代易数字，二十年前事，追忆惘然。伯任先生近得迹删自书诗出示属题，录请吟正，甲申四月，闇道士张学华。

钤朱文印"汉三"。



释成鹫草书题晚槐归鸦图诗

成鹫擅用竹笔。他与陈白沙用茅笔、宋芷湾用蔗渣一起，成为古代广东书坛上敢于在书写工具上进行变革并取得成功的典范。此卷便是其竹笔作品之代表。是作古朴浑厚，在骨力上与他作尤有惊人不同处。

草书《夜坐诗》轴亦为纸本，纵 120 厘米、横 36.5 厘米，书文曰：

群动寂还寂，孤心空亦空。
凭将青玉案，坐老白头翁。
兀兀见真我，惺惺唤主公。
倦来舒两足，乘月入花丛。

末题“夜坐诗似西癸居士正之，八十三老僧鹫”，钤白文印“成就之印”和朱文“迹删”、“我与我周旋久”，藏印有朱文“斑园所藏”、“南海水藤周氏榕园藏”和白文印“周元咏印”[8]。该书用笔古拙，行笔自然流畅，气韵未减竹笔之书。

行书《五言律诗》轴书于作者仙逝之年，为作者传世最晚的作品，该轴为纸本，纵 118 厘米、横 39 厘米，书文曰：

甚有登临兴，其如跋涉劳。
自从行脚后，惟恐寘身高。
徒倚依云影，长歌拾涧毛。
倦来藉莎草，闲坐补方袍。

末题“山居之一，似野樵大士笑正之，八十六老人鹫草”，钤朱文印“迹删”，藏印有朱文“黄思潜家所藏”和“黄氏与荷屋藏”[9]。该轴与他作不同处主要在于骨力较弱，但神韵尚存；另

一行书《白发诗》轴亦为最晚年之作[10]，与此轴相比，较为苍劲。

草书《题晚槐归鸦图诗》为纸本，纵 121.8 厘米、横 36.4 厘米，末署"八十一老僧鹫"[11]。是轴品相虽较残，不少字已漫漶不清，但风神犹存。作者不宥于成法，用笔恣肆洒脱，字体肥、瘦相参，飞白处洋洋洒洒，洗尽铅华。但细瘦处难免流于薄弱，如"鸦"、"萝"诸字等，从整体上看，当不掩瑜。

行书《长歌行》轴为纸本，纵 118 厘米、横 39 厘米，书文系为新会谢介白所写七言长诗，末题"长歌行，奉赠介白道兄，请一笑之，东樵鹫僧草"，钤朱文印"东樵"、"迹删"和白文印"□□□印"，藏印有朱文"挹翠阁"[12]。该书纵横捭阖，跌宕豪逸，气韵联贯，在成鹫传世书迹中较为难得。

行草《王屋山人琢砚和徐芑洲》卷多为小行书，字虽多漫漶，但结体、字形尚晰，风神独具，气韵依然。该卷纸本，纵 64 厘米、横 25.5 厘米，末题"峻章居士正之，鹫草"，钤白文印"光就"、朱文"迹删"。后有湛一居士跋，文曰："……此卷七古一律，尺幅无多，即诗笔尤其峭劲，了无蔬笔，气味虽以残煤秃颖书之，即一种潇洒之致，与尔不群，每读一过，辄令人烦襟顿释，无异一服清凉散也。乙丑二月望后三日题于以心观心之室，湛一居士养斋氏"，钤朱白文相间印"养斋氏"。跋文对成鹫书艺所给予的高度赞誉，诚非有独特造诣者不能得。另有南海崔陟题跋，称其"笔法近祝京兆"，"祝京兆"即明代中期与文征明、王宠、陈道复并称"吴中四家"的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书法造诣颇深，为有明一代大家。从该卷可看出，成鹫书艺确能得其遗韵。

成鹫是明清之际广东释氏中诗文书画兼精的遗民，以书画寓兴，别有寄托，他与当时粤高僧澹归、道忞、函昰、大汕等一样，成为释氏遗民精神的楷模，同时也是岭南禅寺名僧士人化趋向

的典范[13]。

注释：

①分别参见(同治)《番禺县志》卷四九、(道光)《广东通志》卷三二八和(道光)《南海县志》卷四二及胡方撰《迹删和尚传》;

②温汝能纂辑、吕永光整理《粤东诗海(下)》卷九十九页1880,(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③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三十二;

④胡方《迹删和尚传》,载成鹫《咸陟堂诗文集》卷首,道光廿五年(1845)版;

⑤温汝能纂辑、吕永光整理《粤东诗海(下)》卷九十九页1880,(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⑥汪兆镛《岭南画徵略》卷十一;

⑦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载《广东文物》卷八,上海书店1990年8月影印版;

⑧马国权《明清广东书势》,载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州美术馆编《明清广东法书》,(香港)1981年11月初版;

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广东书画录》页80,文物馆藏品专刊之三,1981年初版;

⑩香港《大公报》编辑《广东名家书画选集》,(香港)1960年2月出版;

⑪番禺博物馆、广州美术馆编《番禺籍历代书画家作品集》页22,(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⑫《广东历代名家书法》页138,香港艺术馆筹划,香港市政局1981年出版;

⑬姜伯勤《明清之际岭南禅学与南方文化——岭南禅学史之一考察》一文将当时反映岭南禅寺名僧士人化趋向的禅侣分为天然系与莲社系、鼎湖山系及“东林社”系、大汕系与白社系等,其中成鹫为鼎湖山系的主要代表,该文载陈其南、周美雄主编《文化中国:理论与实践》,台北,1994年。

附:释成鹫传世书迹目录

1、竹笔行书《梅花诗》卷,康熙五十七年(1718),广东省博物馆藏;

2、行书轴,康熙五十八年(1719),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3、草书《夜坐》诗轴,康熙五十八年(1719),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4、草书《题晚槐归鸦图诗》轴,康熙五十六年(1719),广州美术馆藏;

5、行书《五言律诗》轴,康熙六十年(1722),香港黄思潜先生藏;

6、行书《白发诗》轴，康熙六十年(1722)，香港何曼庵藏；
7、行书《七律诗》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8、行书《长歌行》轴，香港江忠先生藏；
9、行草《王屋山人琢砚和徐琶洲》卷，广东省博物馆藏。

释屈修的诗与书法

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上有两个屈修，介绍均极简略，其一云：

> 屈修，（明）番禺（今广州人），山水苍莽有致。（《岭南画徵略》）

其二云：

> 屈修，（清）号鹅潭，工山水。（《画传编韵》）。

按，查《岭南画徵略》之“屈修”条，原文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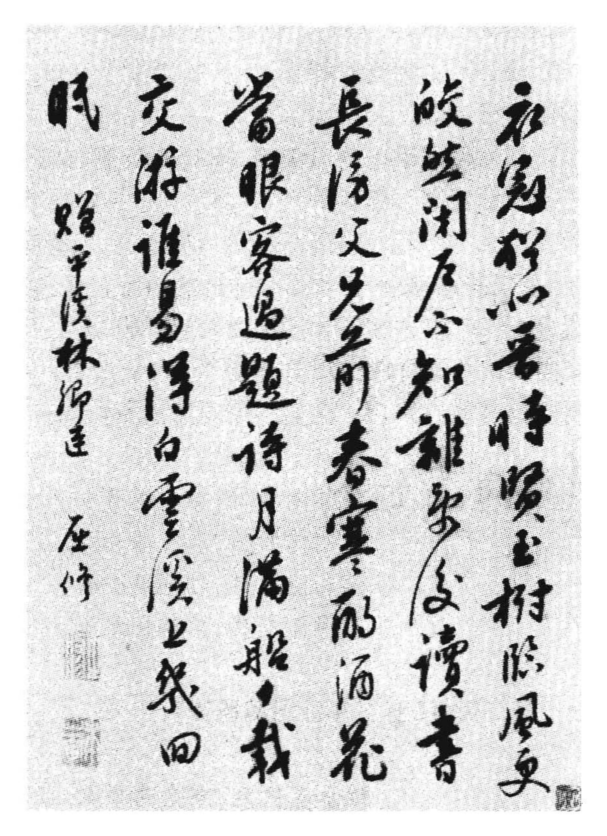
> 屈修，字修古，新会人，山水苍莽

有致。(顺德马氏晚闻室藏扇面、《海云禅藻集》)[1]

再检索《海云禅藻集》,原文为:

屈修,修古,新会人,山人,礼阿和尚。[2]

由是可知,俞剑华所言第一个屈修郡望有误,当为广东新会人。另,广东省博物馆藏屈修与释深度的诗稿合册有题跋云:"屈修,字修古,号鹅潭,又字本庵,新会人;"梁佩兰(1630-1705)《六莹堂集》有《送屈本庵游燕》诗云:"鹅潭老诗叟,门对海门秋。自得沧浪趣,而为东国游。浮云森碣石,白日荡幽州。看尔风尘外,高歌上酒楼('东国'一作'京国')"[3]。据此,则屈修、修古、鹅潭、本庵实为同一人,系明末清初广东新会人,别号本公,俞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将之分为二人,显误。《海云禅藻集》载,屈修曾礼阿和尚。阿和尚即阿字



屈修行书诗稿

和尚今无(1633－1681)。据此,按释氏排行,屈修当属"古"字辈(道、函、今、古为当时行派)。从其诗作中可知,他曾执役于番禺雷峰海云寺。

屈修生平事迹史载极少,现只能从他与时人的交游中知其艺术活动情况。康熙十八年(1679)秋,屈修与梁佩兰、刘裔炫游阳春山水,梁佩兰有《铜石岩访刘仙遗迹,用壁间韵》、《等阳春城楼》等纪其事;康熙三十年(1691)花朝后五日,屈修同梁佩兰、陈恭尹、吴韦、李方水访大汕于离六堂,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夜,屈修同梁佩兰泛舟珠江。[4]在梁佩兰《六莹堂集》中,尚有二诗记与屈修交游事,其一为《江上小徐同屈鹅潭》,诗云:

细草寒沙外,船头返照余。
客心惊物换,江气似春初。
棋局消残夜,灯花报小除。
不因良友共,岁晏转愁予。

其二为《江上立春日同屈鹅潭》,诗云:

近水春先到,乘舟两个人。
日华盘雉尾,江色耀龙鳞。
点点凫鹥喜,翻翻草木新。
眼前生意满,吾亦拂衣巾。[5]

屈修工诗,善书画。诗不多见,仅见于《海云禅藻集》和传世书迹。《海云禅藻集》共收屈诗五首,均为重游海云寺所作,其中《宿海云寺》便有四首,其一云:

楼台遥入望，已觉不同天。
览胜开新目，逢僧话旧缘。
阴成过水树，潮送到门船。
衣带何相限，风涛四十年。

一种曾经沧海，今非昔比之慨跃然笔下。
其二云：

雷峰峰外翠，四面湿人衣。
落叶不舍去，归禽殊懒飞。
木棉千岁老，菜甲及冬肥。
白发奚为者，劳劳过古稀。

流落出游子归来流连光景，而白发已生，徒生无奈之情。
其三云：

为寻山寺好，大起老人心。
林寂堪藏影，天空足放吟。
松涛无日夜，全地不浮沈。
欲就蒲团上，开吾太古琴。

其四云：

禅房留信宿，诸虑冷然销。
黄叶飞山寺，梅花开板桥。
人天留境界，鱼水待逍遥。
谁定灵槎约，将乘来去潮。

另有一首为《奉陪袁银台游海云寺》,诗云:

揽衣旧识雷峰路,不到雷峰四十年。
步履得陪林下客,笑谈真出世中仙。
楼台远近来山色,村舍迥迴绕稻田。
欲拚余生筑茅屋,学参黄檗白头禅。[6]

表现出一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之激进心境。

关于屈修陪袁游海云寺事,另一僧人古桧也有诗咏之,诗题曰:《酬袁密山银台偕屈、廖诸君游雷峰》,诗曰:

寒山云影净,孤寺出疏林。
不枉群公驾,那闻大雅音。
冈回从岸转,地僻隐堂深。
欲识虎溪趣,宗雷共远心。[7]

按,古桧,字会木,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广东番禺人,俗姓许,康熙壬辰(1652)赴雷峰礼天然和尚,癸巳(1653)落发受具,在雷峰典客二十七年,人皆称"木典客",有《梦于草》一卷行世。

屈修擅书画,但书迹传世极少。笔者所见仅有两件,均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另有一件刊载于《广东文物》,但未见流传),其一曰:行书《赠平溪林卿臣诗》页,绢本,纵 25 厘米、横 18.5 厘米,书文曰:

衣冠犹似晋时贤,玉树临风更皎然。

闭户不知离乱后，读书长傍父兄前。
春寒酌酒花当眼，客过题诗月满船。
十载交游谁易得，白云溪上几回眠。

款署“赠平溪林卿臣诗，屈修”，钤白文印“臣修”、“本庵”，藏印有朱文“已　”，屈修以出世之人而自称“臣修”，恐是尘缘未了，殊可怪异。

其二为行书《赠海公道兄诗》扇面，金笺，纵 17.5 厘米、横 51.8 厘米，书文曰：

春风吹弱柳，卧起听莺声；
愁向寂中入，身从懒处成。
经年蔬水味，寒夜酒杯情。
别后聊搔首，无端白发生。

款署“小诗奉寄海公道兄并求正，屈修”，钤白文印“屈修之印”和朱文印“本公”，藏印有朱文“李维洛藏”。

二诗均感时怀人，情深意挚。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仅存的两件书作，可了解其大致书风。该书行草相间，笔力劲健，洒脱而流畅，殊为难得。《赠海公道兄诗》用笔豪放，不拘一格，一种淡泊野逸之趣；《赠平溪林卿臣诗》则奇逸奔放，但不免失之草率。

屈修亦擅画山水，但传世画迹同样也极罕见。目前仅见有《山水图》扇面（广东省博物馆藏）行世。该图墨笔，洒金笺，款识曰：“屈修画似□公大师”。作者用墨色层次不同来表现景色远近。近处古木槎丫，浓墨点苔，一老者拄杖行于树下，缓缓往江边茅屋而去；远景用墨稀淡，浅山朦胧，影影绰绰。江面广阔但

荒无人迹，置身在这荒江老屋图前，一种幽寂、苍莽之致便不期然呈现在读者眼中，这似乎发映出当时遗民画家的一种普遍心境。

屈修作为易代之际遗民书画家之一，其所传世的仅有的书法绘画并不能完整地反映他的风神面貌，仅有的几首佚诗也只能洞悉其思想底蕴之一斑，但我们透过这历经沧桑的遗迹，却看到了在那条动荡汹涌的浊流中所泛起的几许晶莹剔透的浪花。

注释：

①汪兆镛《岭南画徵略》卷二；

②徐作霖、黄蠡编《海云禅藻集》卷四；

③梁佩兰《六莹堂初集》卷六；

④吕永光《梁佩兰年谱简编》，载梁佩兰《六莹堂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⑤梁佩兰《六莹堂二集》卷五；

⑥徐作霖、黄蠡编《海云禅藻集》卷四；

⑦徐作霖、黄蠡编《海云禅藻集》卷三。

彭睿壦及其草书浅谈

明清之际,岭南多遗民书家。他们屈身荒野而矢志于书艺,孜孜矻矻,在动乱中留下任后人评说的、反映其真性灵的书迹。他们中绝大多数默默无闻,生平事迹几至湮没无闻,但其书迹却极具艺术价值,让后人透过他们的笔墨,直可洞悉三百余年前那段饱含血泪与无奈的多事之秋。

彭睿壦及其书迹便是其凡例。

彭睿壦("壦"一作"埙"),字闻自,一字公吹,号竹本,别署龙江村獠、江邨余子、竹本山人、龙江邑獠、砾麓归樵等,广东顺德龙江村人。生平事迹不详,仅知其父彭耀,字着卿,崇祯丙子(1636 年)举人[①],庚辰(1640)特赐进士,为延川令(治所在今陕

西延安)。顺治三年(1646),任桂王子永明王朱由榔治下之给事中。适唐王弟聿𨱇与大学士何吾驺自福建至,苏观生等拥立聿𨱇,永明王遣彭耀往谕,语甚切至,因历诋观生诸人,观生怒,执杀之,后赠大理寺卿,谥忠愍[②]。彭睿壦以父荫授中书舍人。史载彭睿壦每过父死所,辄感喟流涕,因立父祠于广州,并罗致奇花怪石,置之阶下。明亡后隐居不出,自称龙江村獠,常寄迹僧獠野屋,人少识者,"文品并高,工草法,筋节皆劲,至今传竹本派"[③]。

彭睿壦寡交游,现从史籍及书迹勾勒出彭氏之交往轨迹,据此可看出其艺术活动的大致历程。罗天尺《五山志林》载,罗孙耀"与陈元孝、梁寒塘、彭闻自、吴山带、刘卓之辈结石湖诗社,暇则出游山水名胜,旬月不归"[④]。罗孙耀,别号三松处士,广东顺德大良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与彭睿壦交游最久;陈元孝即陈恭尹(1631—1700),广东顺德人,"岭南三家"之一;梁寒塘即梁澂(1628—1673),字器圃(一作器甫),别署寒塘居士、铁船道人,广东顺德人;吴山带即吴韦(1636—1699),一名文炜,号虎泉,广东南海人,三人都系当时粤中名流,以诗画名世。主要活动时间多在清顺治、康熙年间。

广州博物馆藏其草书《七言诗二首》,第一首为《秋夜罗澹峰自李石湖与黄君简、高望公分赋》,诗曰:

> 晚霞零乱雨初收,露竹风殚昨夜秋。
> 闻说元矩偏爱月,肯容王粲赋登楼。
> 谁云有策堪经世,不拟将心更养愁。
> 何处少年吹玉笛,欲回天地入孤舟。

罗澹峰、李石湖、黄君简姓名待考,高望公即高俨,字望公,

又字伻若，号海滨渔父，广东新会人，擅画山水，兼工诗文书法，时人称“人品诗画，为吾粤翘楚”，约生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生主要在清顺治、雍正及康熙年间，康熙二十九年(1690)尝作《山水》扇面(广东省博物馆藏)[5]。

第二首为《送同人周藻思从龚含五太史入都门》，诗曰：

倚天长剑截云孤，盖世雄心半已无。
醉后剧谈犹激烈，暮年风月层江湖。
灵岩礁石留黄绢，古碣荒台辨赤乌。
好把新诗频唱和，新诗声价满皇都。[6]

周藻思姓名待考，龚含五即龚章，字惕恃，号含五，广东归善(今惠州)人，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康熙二十六年(1687)时典试江南，后回归故里，一生主要活动在清顺治、康熙年间[7]。从诗题可知彭睿壦与龚章订交的可能性极大。

台湾何剑时艺术基金会藏彭睿壦《寄觉上人五言诗》轴云：

寺门多种竹，别后几枝斜。
所见人皆老，何曾春耐华。
猨抛穿磴果，鸟踏落琴花。
旧补寒山衲，前年着到家。[8]

彭睿壦草书菜根谭轴
(广州美术馆藏)

署款“寄觉上人,彭睿壦”,钤印曰“彭睿壦印章”、“闻自氏”。按,觉上人,即觉浪道盛(1592－1659),清初著名高僧,别号杖人,福建浦城人,俗姓张,东苑镜禅师法嗣,与名僧大汕、深度交善。

从以上事迹可知彭睿壦一生主要活动也在清顺治、康熙年间,而且在盛年仍以积极的入世态度直面人生,到了晚年“盖世雄心半已无”时,才如史书所载“常寄迹僧獠野屋,人少识者”。

彭睿壦擅诗文书画,尤以书著。其书以草书见长,麦华三谓其脱胎于怀素而自成一家,“于狂放之中,擅用折笔,以蓄其势,不使一笔滑过去。其意境如奔泉咽石,曲折潆回。其留余不尽之处,真有一波三折之妙。古人所谓屋漏痕古钗脚之法,备于此矣”[9];马国权先生称“论书艺人品,他是完全可黄道周、傅山并肩而无愧的”,观其传世诸作,可知麦氏、马氏所言极是。

彭睿壦传世书迹不多,就笔者所见,公私藏家大致约三十件左右(见附录),最早的系作于康熙十五年(1676)的《草书诗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最晚的为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行草《刘长卿诗》轴(广东省博物馆藏)。其中以行草《刘长卿诗》轴和草书《小游仙词》轴(广州美术馆藏)代表。

行草《刘长卿诗》轴为纸本,纵 157.8 厘米、横 41.8 厘米,书文曰:

鹤书犹未至,那出白云来。
旧路经年别,寒泉每日回。
家春归海燕,人老发江梅。
最忆门前柳,闲居手自栽。
荒村带返照,落叶乱纷纷。

古路无行迹，寒山独见君。
野桥经雨断，涧水向田分。
不为怜同调，何人到白云。
胜景不易遇，入门神顿清。
房房占山色，处处递泉声。
诗思竹间得，道心松下生。
何时来此地，摆落世中情。
斜日片帆阴，春风孤客心。
山来指樵路，岸去惜花林。
海气蒸云黑，潮声隔雨深。
乡思不可遣，浦宿听猿吟。

末署“右刘长卿《答秦山人》、《住碧涧喜皇甫相访》、《钱起题精舍寺》、《晚入宣城界》，共诗四首，似□□词道兄正书，时康熙癸酉阳月，竹本彭睿壦”。该书老笔纵横，盘桓曲折，而笔意萧疏，逸态横生。清道光年间顺德进士陈小郑评彭睿壦《竹石图》曰：“此竹本先生摹梅道人作。竹之低昂偃仰、滴露摇风神态，妙合天然。而余所心折者，尤其画石之轮廓笔笔作草篆体，金刚杵、屋漏痕、折钗股，诸法备矣。而用墨浓淡，更与梅道人同妙。竹本以草书鸣，今观其画竹，亦以草法行之，古人谓书画同源，然哉。”[11]今观竹本此草书，则是以画笔入书，似泼墨大写意，——别有怀抱在焉。

草书《小游仙词》轴亦为纸本，纵212厘米、34厘米，书文曰：

中山千日酒初醒，却爱玄都夜景清。
喜坐天门吹玉篴，月笼珠校作秋声。

末题“小游仙词乃唐人题也，彭睿壦”，钤白文印“彭睿壦印章”、“闻自氏”。该书结体随意自然而不失风人之致，诚为传世佳构。

彭睿壦书法颇得时誉，当时号称“竹本派”。归善龚章书风与之相类，疑与之同属一派。彭氏之身世与家国之痛造就其狂狷不羁、不与世谐之秉性，同时也造就其独特的书风，正如李仙根评曰：“自署村獠与俗辞，思亲忆国泪沾衣。佯狂忤世书能见，竹本兰根一派归。”[12]这可谓家国不幸艺术幸。在广东书史上，彭睿壦一直是一位值得大书一笔的风云人物。

注释：

①一说崇祯己卯(1639年)举人，参见仇巨川《羊城古钞》卷六；

②(道光)《广东通志》卷二八五、(光绪)《广州府志》卷一二二、仇巨川《羊城古钞》卷六、(同治)《顺德县志》历传四、《明史·苏观生传》等籍对此均有详细记载，此不赘述；

③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二；

④罗天尺《五山志林》卷二；关于彭睿壦生平考述，李焕真《彭睿壦与筋节皆劲的竹本书》论列尤详，文载《第三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陈永正的《岭南书法史》、张解民的《草书大家彭睿壦》(《书艺》卷一)和梁守中的《珠埋三百载，拂拭万丈光——明末岭南书法大家彭睿壦》(《羊城晚报》1998年9月25日)则对其书艺作了深入研究；

⑤关于高氏生平及艺术活动，参见《高俨和＜山中午读图＞》，(香港)《大公报》1995年7月22日；

⑥白琰《馆藏广东名家书画精介》，载广州博物馆编《镇海楼论稿——广州博物馆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⑦关于龚章行述，参见《龚章及其书法艺术》，(广州)《书艺》卷二；

⑧《明末清初书法展》，台湾何剑时艺术基金会1996年10月版；

⑨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谭》,(1940年)《广东文物》卷八;
⑩顺德博物馆编《顺德历代士林书画专集》,1994年;
⑪顺德县文物志编委会、顺德县博物馆编、苏启昌主编《顺德文物志》页209,1991年印行;
⑫李仙根《岭南书风》页9,桂林文化供应社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7月版。

附录:彭睿壦传世书迹录

1、草书诗册(19页),纸本,30×21.5厘米,丙辰(康熙十五年,1676)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2、诗翰册,纸本,壬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广州美术馆藏;
3、行草《刘长卿诗》轴,康熙癸酉(1693),广东省博物馆藏;
4、草书《五言诗》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5、行书《寄觉上人五言诗》轴,纸本,174×35厘米,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
6、书画合璧轴,纸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7、行书轴,纸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8、行草书轴,纸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9、行草书《五律诗》轴,绢本,200×47厘米,广东佛山市博物馆藏;
10、行书轴,广东省博物馆藏;
11、行书轴,广东省博物馆藏;
12、行书轴,广东省博物馆藏;
13、草书轴,广东省博物馆藏;
14、草书《菜根谭一则》轴,广州美术馆藏;
15、草书《泛舟望西樵诗》轴,广州美术馆藏;
16、行书诗轴,广州美术馆藏;
17、草书诗轴,广州美术馆藏;
18、草书《村中看红叶》轴,广州美术馆藏;
19、草书《七言诗二首》轴,广州博物馆藏;
20、草书《唐人诗》轴,纸本,212×34厘米,广东顺德市博物馆藏;
21、草书轴,广东新会市博物馆藏;
22、草书轴,罗列藏;
23、行书《湛甘泉诗》轴,纸本,143.5×42厘米,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24、草书《七言诗》轴,纸本,31×21厘米,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25、书画合璧，香港汉镜斋藏；

26、行草《五言诗》轴，香港何曼庵藏。

注：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编《书艺》卷一误将此作归佛山市博物馆藏，参见《明末清初书法展》，台湾何剑时书法艺术基金会 1996 年 10 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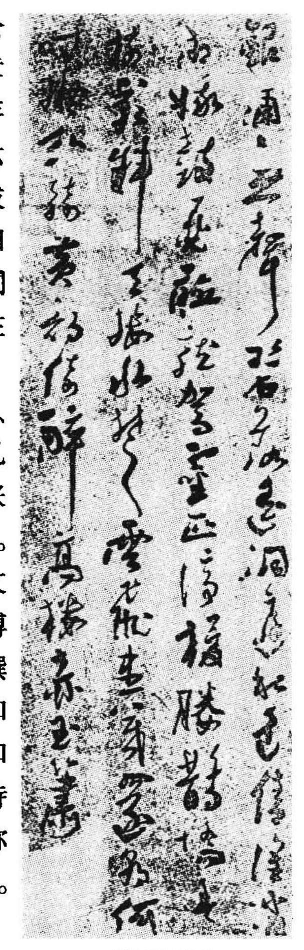
龚章及其书法艺术

明清之际的广东顺德籍书画家彭睿壦以其“筋节皆劲”[①]的草书驰誉岭南书坛，其别具一格的书法被称为“竹本派”，在当时影响较大。惠州的龚章也以草书鸣，其书结体、草法均与彭竹本相似，系目前所见当时与“竹本派”风格最为接近且唯一有书迹传世者[②]。

龚章，字愓侍，号含五，广东归善(今惠州)人。其先世为汉两龚(龚舍、龚胜，楚人)，明洪武间以军功隶惠州，遂世居。叔祖父用宏，从父克修，父克孝均有传[③]。其父克孝，字锡永，有隐德，祀乡贤，人称“西樵先生”。龚章年十二为诸生，称为“圣童”。《惠州府志》称其“顺治庚子，年二十

四举乡试第一”[④]。按，顺治庚子为公元1660年，时年二十四，据此则龚章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康熙十二年(1673)中进士，授翰林检讨[⑤]。廿六年(1687)五十一岁时典试江南，所拔皆知名士，又好奖掖寒素。不久回归故里，杜门著述。平生好接济，“里閈有急，倾囊持赠[⑥]”。一生活动主要在清顺治、康熙年间。

龚章擅诗文，著有《澹宁堂集》、《晦斋集》、《纲鉴捷录》等，可惜皆不见传，连广东人凌扬藻辑《岭海诗钞》、张维屏的《国朝诗人征略》也未见记载。曾参与纂修《归善县志》[⑦]，《广东文征》载其所撰《连侯去思碑》、《重修博罗儒学记》[⑧]，《博罗县志》称其曾撰《修儒学碑》[⑨]，《惠州西湖志》载其《和王郡伯紫诠湖上送春五首》(又称《和王瑛送春》)[⑩]，扬州宗定九选《名家诗成》录其诗二十七首，皆近体诗，并称其“温和秀拔，在右丞、嘉州之间”[⑪]。诗不多见，兹录其二以窥其大概：


龚章草书诗

《甲辰出都》云：

蓟门二月束行装，极目天南关路长。
久住顿忘曾作客，将归始忆未还乡。
一年好事花朝过，两度春风马足忙。

料得到家新酒熟，罗浮山下荔枝黄。[12]

《和王郡伯紫铨湖上送春》云：

是何容易送春归，九十风光今渐稀。
每到花间魂欲断，拟寻酒伴愿多违。
重支竹枕温残梦，静拂丝弦弄晚晖。
谁载苎萝西子去？溪头空掩旧柴扉。

近人陈融著有《论岭南人诗绝句》，其中有论“龚章”一诗，读之可有助于更深入了解龚章其人其诗。诗曰：

作宦波澜愁海岱，搜吟风雪皓须眉。
烽烟应为文人幸，身后犹留慷慨诗。

龚章于诗文之外，兼善书法，但典籍多不见载，传世书迹也极少，《广东文物》载平宁瓷佛庵曾藏其自书诗轴[13]，但至今未之见。康熙二十年（1681）立石的《新建开平县学碑记》由其书丹[14]，但笔者未及亲见。目前所见传世书迹为广东省博物馆所藏行草诗轴（原藏广州博古斋）。

此轴纸本，纵 221.5 厘米，横 72.5 厘米，款署“罗浮龚章”，书文曰：

银浦无声碧落遥，洞庭秋色倩谁消。
湘娥鼓瑟听龙驾，灵匹停梭胜鹊桥。
春树影斜天接水，楚云飞尽暮还朝。
何时拟约骑黄鹤，倚醉高楼赤玉萧。

末题"君七夕□,罗浮龚章。"无印。

该书清劲脱俗,虽已略有旧损,但不掩其跌宕之势。很多字如"落"、"树"、"朝"、"倚"等与彭竹本如出一辙,而神韵则过之。按,彭睿壦 ,字公吹,一字闻自,号竹本,别署龙江村獠,生平、生卒均不详。其父彭燿,字著卿,崇祯丙子(1636)举人。彭睿擅书画,尤擅草书,当时号称"竹本派"。在其传世书画中,署有年款的最早作品为作于康熙十五年(1676)的《草书诗册十九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15],最晚的为作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兰竹图》(广州美术馆藏)和《行草刘长卿诗》轴(广东省博物馆藏),据此则彭睿壦活跃年代当大致为清康熙年间;从其父亲活动情况看,他的出生年代大致在明崇祯年间[16],与龚章年龄相若。彭睿壦有一件《草书七言诗二首》轴行世(广州博物馆藏),其中一首为《送同人周藻思从龚含五入都门》,诗曰:

倚天长剑截云孤,盖世雄心半已无。
醉后剧谈犹激烈,暮年风月层江湖。
灵岩礁石留黄绢,古碣荒台辨赤乌。
好把新诗频唱和,新诗声价满黄都。[17]

从中可看出。彭睿壦与龚章定交和相互切磋技艺的可能性极大。

彭睿壦的草书被称之为"竹本派",按照惯例,能成其"派"者,大凡要有相似的风格、一定的师承关系和群体、相近的地域等。龚章虽长期在江南为官,但告归后大多活跃于广东惠州、博罗一带;彭氏不求闻达,隐居不出,甚至史籍记载其在明亡后长期"隐居不出,自称龙江村獠,常寄迹僧寮野屋,人少识者"[18],但

其传世的书迹和诗作显示他仍然与当时的广东文人保持着极为密切的交往关系。因此,彭氏与龚章除了极为相似的风格和活动的大致地域外,有可能同属一个互相论道传艺的群体——也即所谓的“竹本派”,虽然目前尚未发现令人信服的论据。

当然,二人如此相近、艺术水平同属上乘的书法风格解释为艺术上的暗合也未尚不可,有待于今后美术史资料的进一步挖掘与梳理。陈永正《岭南书法史》评龚章云:“明末清初岭南多豪隽之士,屈处草莱,没世无名,如龚章虽出仕清朝,其书法亦不见于载籍,得此轴以传,亦可不朽了。”也许这才是对作为形成清初岭南书坛典范的彭睿壦与龚章书法的最好注解。

注释:

①汪兆镛《岭南画征略》卷二;

②有论者认为龚章系“竹本派”书家,参见陈永正《岭南书法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③分别见(光绪)《归善县志》卷十四,(民国)《惠阳县志》卷九;

④(光绪)《惠州府志》卷三十五;

⑤分别参见(光绪)《归善县志》卷十及邓又同著《清代广东词林表》;

⑥同④揭书;

⑦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印《馆藏广东地方志目录》页98载,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刻本《归善县志》二十一卷,由清连国柱、刘士龙修,龚章等纂修;

⑧吴道镕《广东文征作者考》卷七;

⑨(民国)《博罗县志》卷六之《艺文二·金石》;

⑩张友仁编著《惠州西湖志》卷九之《艺文一》;

⑪陈融《论岭南人诗绝句》帙之五;

⑫同上揭书;

⑬《广东文物》页10,1940年版;

⑭开平县华侨博物馆编《开平县文物志》页80-8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11月第1版；

⑮《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广东书画录》页64，文物馆藏品专刊之三，（香港）1981年初版；

⑯李焕真《彭睿壦与筋节皆劲的竹本书》，载《第三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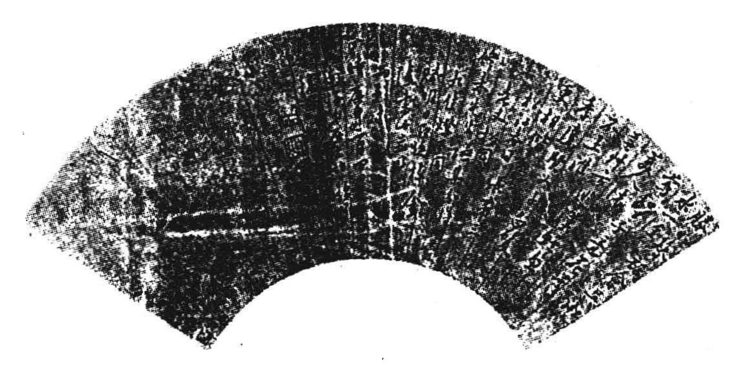
⑰白玫《馆藏广东名家书画精介》，载广州博物馆编《镇海楼论稿——广州博物馆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⑱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二。

屈大均传世书迹探微

屈大均(1630——1696)在诗文、学术方面成就卓著,在绘画、书法方面也颇有造诣。

他在一首《题画兰册》的诗中写道:“平生作画恨无师,花鸟而今学已迟。欲作道人兰弟子,萧烟湘雨写枝枝。”[①]在《书汪子画册》中阐述了对绘画的独到见解:“画不神于所仿,而神于所遇。传曰:绘事后素。善画者当以山水之素,微加点染,不失其质,而神以遇之……尝见诸君作画,多以渴笔取妍,其惜水也亦如惜墨,其笔之所到者,山水未尝有;笔之所未到者,山水未尝无,使天机深者得其素,天机浅者得其绘,盖皆匠心而出,超然品物之上者也。”[②]所



屈大均行草扇面

憾屈氏画迹至今未之见,仅有晚清学者陈璞(1820—1887)称见过其小幅山水,并谓“甚有格意,皆吉光片羽矣。”[③]

与画作相比,其书迹则多有流传,但与同时期的陈恭尹、梁佩兰相较,则甚为稀见。屈大均诗文及言行时有反清情绪,身后著作屡遭禁毁,仅乾隆三十九年(1774)被毁的就有《广东文集》、《屈翁山诗略》、《道援堂集》、《屈翁山词》、《翁山诗集》、《寅卯军中集》、《翁山文外》、《翁山诗外》、《翁山文钞》、《广东新语》、《皇明四朝成仁录》、《翁山易外》、《登华记》等十三种[④],乾隆并言:“若经此番诫谕,仍不呈毁,则系有意藏匿伪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即不能复为轻宥矣”[⑤]。所以后世收藏屈氏书迹,多有杀身之祸,加上历经清代数朝及民国多次兵燹人毁,也就所剩无几了。在粤人所刻的丛帖如吴荣光的《筠清馆法帖》、叶梦龙的《风满楼集帖》、《贞隐园集帖》、伍元蕙的《南雪斋藏真》、潘仕成的《海山仙馆藏真》、叶应旸的《耕霞溪馆法帖》、潘正炜的《听颿楼法帖》、孔广陶的《岳雪楼法帖》等籍中均未见大均作品,一些粤人所撰书画著录书如吴荣光的《辛丑销夏记》、孔广陶的《岳雪楼书画录》、梁廷枏的《藤花亭书画题跋》等书亦不见,而对梁佩兰、陈恭尹等人作品则时有述及[⑥]。屈大均书作流传无绪,在民

间多以秘笈形式交流，往往易于失传。据笔者统计，现在所能见到的屈大均书作大约仅有十四件，碑刻（拓本）三件。这与屈大均在当时与书画家的广泛交流及其影响相较显然极不相称。

关于屈大均的书法，前辈学者如麦华三的《岭南书法丛谭》[7]、汪宗衍的《屈翁山先生年谱》、《广东书画征献录》、李曲斋的《屈大均书法初探》[8]、马国权的《明清广东书势》[9]、陈永正的《岭南书法史》[10]等已作了深入的研究，本文便是在此基础上，从传世书迹考据及其艺术特色等诸方面对屈大均书法作进一步探讨。

一

屈大均传世作品公库庋藏极为有限，笔者寡闻，就目前所知仅有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有藏。

广东省博物馆藏书迹三件，其一为草书《罗浮杂咏三首》斗方[11]，其二为草书《罗浮杂咏四首》斗方，其三为《屈大均等为陈生洲题周道绘"秋林独酌图"》卷。

草书《草浮杂咏三首》斗方与陈恭尹隶书七言诗斗方、梁佩兰行书五言诗斗方同系为龙翁祝寿所写，原为商承祚先生旧物，1965年捐与广东省博物馆。书文为："松风无大小，吹得石楼飞。一片水帘影，纷纷落翠微。月为玉女镜，花是麻姑衣。寄语大蝴蝶，相迎羽客归。空外日氤氲，茫茫四百君。雨将双岳合，晴以一泉分。石柱支青壁，香炉吐白云。穿林深浅去，惊起碧鸡群。玉女老人边，窥人出紫烟。镜台一瑶石，裙带两飞泉。明月白成水，梅花香在天。枫林萧瑟甚，夜半尚闻蝉。罗浮杂咏三首，书为龙翁老公祖寿求教，番禺屈大均。"钤白文印"翁山"，藏印有白文"陈庆和印"和"商承祚印"。诗载《道援堂集》卷六和

《翁山诗外》卷七，其中“枫林萧瑟甚，夜半尚闻蝉”在《道援堂集》中误为“枫林萧琴见，夜静尚闻蝉”，可补刻本之误 。册后分别有黄海章和陈伯任跋。黄海章跋于1965年三月，谓“屈陈梁三家真迹承祚先生得自北京琉璃厂肆，屈书世尤罕见，可宝也，为赋三诗”，其中咏屈大均一首为：“居庸雁塞久经过，匡复雄心老不磨。留得罗浮高咏在，英风犹自壮山河”；陈伯任跋也作于是年，称“清初名流承明代风习，以诗画祝寿，时见佳作。此册仅存六页而岭南三大家具在，合以吴、颜来三百年完好无损，诚可宝也。”

屈大均草书诗稿

草书《罗浮杂咏四首》斗方所书前三首与上述同，后一首为：“（玉女峰在老人峰侧）峰路时时断，翻嫌瀑布多。水浮苍树去，山逐白云过。饷客惟朱草，牵人是绿罗。踟蹰石梁畔，心奈欲归何。罗浮杂咏四首，莱圃屈大均稿”，无印。

《屈大均等为陈生洲题周道所绘“秋林独酌图”》卷中屈大均题为五言

诗,行书,款识已为人挖去一半,仅剩下“莱圃屈□□”字样,钤印也漫漶不清。书文为:“今代谁名饮,韬精在竹林。君从中圣外,定得古人心。酒是杂友好,杯堆鹦鹉深。炎洲须久客,醉作越人吟。为生洲老兄题求正”。屈书在陈恭尹题诗之后,陈诗作于庚午冬初,即1690年,可知屈书当在此年或此年以后。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不见载于屈大均的各类诗集中,可补刊刻之遗。此卷还囊括了梁佩兰、陈恭尹、大汕、吴道镕等岭南名人题辞或题诗,极具文献价值。文中陈生洲,原籍江西南城。明大学士陈本之后,著有《饥驱集》诗若干卷。

广州美术馆藏其书一件。为草书《写杜甫八阵图句》轴[12],书文曰:“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录八阵图句,翁山居士,”钤朱文印“翁山”及白文“屈大均印”[13]。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有行书《寿周亮工诗》轴一件。书文为:“平生五岳游,今上谢公楼。楼里多山水,空濛云气流。故乡在南海,夫子有罗浮。置我丹青上,芙蓉四百秋。泰华双毛女,秦时一丈夫。相逢白云际,共结合欢襦。子亦同妻子,鸳鸯玉井俱。高堂隔梅峤,归去为亲娱。皎皎白华姿,公为处子师。补作同束皙,教我在笙诗。将母愁无计,干人已后时。乌啼空自苦,日夕白门枝。栎翁词丈收藏书画甚富,风雅士多集门下,为诗寿之,以作订交之券,即以呈正何如,南海屈大均未定稿。”钤白文印“屈大均印”,藏印“马积祚鉴赏章”及“南城潘季子延□□(健蓭)珍藏书画之印”(均为朱文)[14]。诗见《道援堂集》卷四和《翁山诗外》卷六,原题为《呈周栎园》,其中“补作同束皙”句诗集为“补亡同束皙”。是诗实为五言诗三首,《翁山诗外》中所载第一首第二句有自注云:“先生有楼,藏图书甚富”,第四句有自注云:“罗浮有四百余峰”。[15]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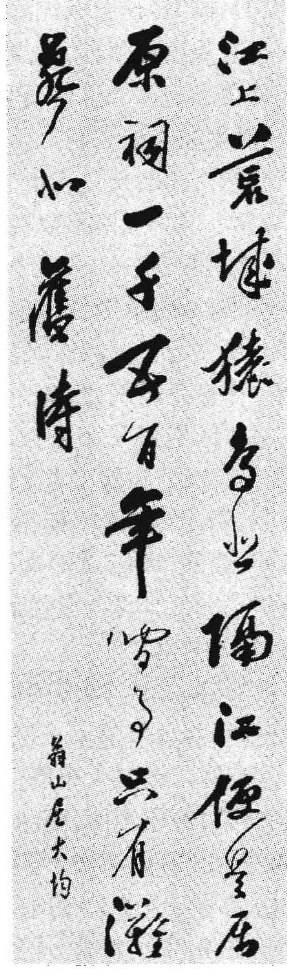
屈大均书迹能流传至今,多赖有识之士秘密递藏。所以直到如今,还是以私人收藏者居多。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私人收藏其书迹约有九件,它们分别是:

行书《七言诗》轴,香港北山堂庋藏。此轴纸本,书文曰:"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者似旧时,翁山屈大均。"钤白文印"屈大均印"[16]。此诗不见载于刊刻的屈氏诗集中。

行书《秋蝉》斗方,原系番禺杨永衍(1818——1903)等庋藏,后归香港郑若琳先生。书文为:"梧桐一两叶,犹有暮蝉栖。未忍辞风露,清泠只此溪。声将泉水咽,影向月明低。一片碧空外,行云更不西。秋蝉一首,屈大均",钤白文印"大均",藏印有朱文"苏"、"印可庵"、"番禺张祥凝藏"、"菽坪曾藏"、"黄雯"等。此诗载《道援堂集》卷五和《翁山诗外》卷七。《广东历代名家书法》误将第三字"一"、第四字"两"、第三十字六字"行"分别释为"桐"、雨"、"彩"[17],第十七字"泠"刻本误为"吟"[18]。

行书《寄汪士鋐诗》卷,东莞邓秋枚旧藏,曾载入《风雨楼集刊》,今归顺德何蒙夫藏,书文曰:"寄扶晨友兄先生:黄山之麓有潜溪,君家溪口□竹□。□书招我谒轩后,三十六峰素手携。行至芜阴车忽止,六月盛暑汗如水。安得风卷朱砂泉,飞来为我洗毛髓。胥渟黛蓄白龙潭,雨中喷薄当花龛。诸泉尽自汤泉出,未若潜溪味最甘。寄我紫霞茶,不寄潜溪水,活火自烹时,相忆情难已。我在秦淮日举杯,糟丘何处不蓬莱。酒足最忆青莲客,独溯风流采石来。谁作长歌赠太白,任华才气真诗伯。去年汝惠一长篇,卷起西江泻精魄。丈夫叱咤本非常,□法往往寓文

章。五兵相救乃神变，用短从来兼用长。天生汝笔能雄放，青莲本是丈人行。处处金焦砥海门，篇终始得波涛壮。又寄扶晨兄：不爱黄山爱紫霞，紫霞中有故人家。多情每遣潜溪水，流出相思与落花。我爱新安水至清，频劳三十六峰迎。无端风雨回中道，负尔樽前望远情。黄山庐岳飞泉出，三叠何如九叠长。君在天都曾见否？为图新瀑寄炎方（庐山有三叠泉，黄山有九叠泉，朱文公有图三叠泉寄京师故人，名五老新瀑图）。承君茶味紫霞新，远寄兼贻吴野人。归取越王台畔水，一杯先奉白头亲。弟屈大均顿首具稿于五羊”，钤朱文印“屈大均印”及白文印“翁山”、“五岳外史”[19]。两诗分别载《翁山诗外》卷三及卷十六，前者题为《寄汪扶晨》，后者题为《寄新安汪扶晨》。参照《翁山诗外》，卷中虫蚀四字分别为“花”、“迷”、“飞”、“战”（上文中“□”者）。按汪扶晨名士鋐，原名征远，字栗亭，安徽歙县人，著有《栗亭诗集》六卷，与屈大均为至交，二人多有诗文唱酬。



行书七言诗轴

行书《七言诗二首》斗方，黄雯旧藏，后归龚澄宇，曾载入《风雨楼集刊》。书文曰：“斧钺东临屡有年，蛮方人赖衮衣贤。不将

南库归京阙，自作长城控海天。七朵芙蓉珠斗曲，一轮明镜玉台圆。无多香尉留州郡，尽沐清风岭峤边。开府勋名冠一时，崧台百尺建旌旗。羊公裘带高炎服，山简风流照习池。岭表梅当秋令发，弧南星与老人期。丘园此日恩膏遍，春酒相将颂介眉。都下布衣屈大均恭祝"，无印[20]。前首诗载《道援堂集》卷八、《翁山诗外》卷十，题为《两粤督府祝嘏词》。后首诗则不见载，疑为同题诗，诗集漏刊。

草书《端州道中》扇面，原为番禺杨永衍藏，现归香港何氏至乐楼。书文为："双浆摇魂梦，江干欲曙天。鸡声催落月，人语乱寒烟。作客凭词赋，归耕少薄田。潘郎多内顾，咫尺已情牵。端州道中似钰生道兄正之，沙亭屈大均"，钤白文印"屈大均印"、"翁山"。诗载《道援堂集》卷五、《翁山诗外》卷七，其中"鸡声催落月"句刻本作"鸡鸣催落月"，裱边另有陈璞于乙酉腊月（即1885年）题跋，跋云："岭南三家陈独漉，梁药亭俱有墨迹流传，惟屈华夫书绝少见。此便面椒翁所藏，其书虽非当家，而大有别趣，亦名士书也。"[21]

楷书《摄山秋夕》诗翰斗方，番禺屈荫堂藏。书文曰："秋林无静树，叶落鸟频惊。一夜疑风雨，不知山月生。松门开积翠，潭水入空明。渐觉天鸡晓，披衣念远征。摄山秋夕之作，五岳外史屈大均"，钤印不清，藏印有朱文"荫堂"等[22]。诗载《屈翁山诗集》卷三[23]、《翁山诗外》卷五，汪宗衍谓此诗作于顺治十六年（1659），亦载于《诗观》初集八。[24]

行书《赠张子新婚》斗方，原系蒋光鼐先生珍藏，载《广东文物》卷二。书文曰："增城往日建功勋，一片丹心照塞云。有弟共鏖铜马战，生儿应隶羽林军。脊令原上今凭子，翡翠楼中正遇君。珍重将雏歌一曲，异时茆土待重分。赠张子令弟新婚归作，作似玉□道兄正之，屈大均"，钤白文印"翁山"，另一印则不清。

该诗载《道援堂集》卷七、《翁山诗外》卷十一。其中第二十四字“应”诗外作“同”，第二十九、三十字“脊令”作“鹡鸰”，原诗并有序云：“增城无子，须弟之子为嗣，故末句及之。”

行书《过余兄先生池亭赋赠》诗扇面，系南海阮氏旧藏，载《广东文物》卷二。书文曰：“池开尽养右军鹅，真草朝朝墨几螺。少日悔教团扇贵，暮年如厌练裙多。蝉吟未必无心甚，龙听其如有角何。新作园林娱白首，梅花一树最婆娑。过访余兄先生池亭赋赠求正，弟屈大均”，钤印不清。诗载《道援堂集》卷七，原题为《过梁余仲池亭赋赠》。

行书《五言律诗》扇曾载入《风雨楼扇粹》，收藏情况不详。书文曰：“胜日簪裾会，吴淞水一涯。莺知公子意，花落美人怀。芝草方逃汉，鲈鱼不上淮。季鹰贤父子，白发更相偕。松江春日张带三老丈招同修来先生晏集，分得九佳，灯下同赋。明日即返棹金陵，书此并以为别求正，时庚申二月四日，南海弟屈大均顿首稿”，钤白文印“屈大均印”、“翁山”，有一朱文藏印则模糊不可辨[25]。诗载《翁山诗外》卷八，诗题为《集张带三先生草堂分赋》。“庚申二月四日”即为康熙十九年(1680)。诗中修来，即颜修来(1640——1686)，名光敏，字逊甫，号乐圃，山东曲阜人，书法家，擅草书，与屈大均多有诗文唱酬。

另外，李曲斋撰文称曾见过屈大均所书《赠瑛子诗》册页，用笔近东坡而山谷之间[26]，因未及亲见，故不录。

三

屈大均墨迹传世既少，书迹摹勒刻石者也不多。目前所见主要有肇庆七星岩小千尺峡题名、草书《端州道中》扇面及《诸名士题铭拓本》等。

题“小千尺峽”系隶书，高三十厘米，宽十四厘米，位于肇庆七星岩玉屏岩南上山路中段路边，刻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自右至左竖行，反书隶字一行，有落款，书文曰：“小千尺峽，番禺屈大均”[21]。拓本在广东省博物馆有藏，字迹略有磨损。屈大均《广东新语·山语》之“七星岩”谓：“……自醉石而上，有一罅，两崖相夹，容一二人。上有一石圆而小，半当唇齿之间，旧名含珠径，予以其状若华山千尺峽，因刻云：“小千尺峽”。[22]。时人蓝涟在《七星岩》诗中也写道：“……题名洞中多模糊，近代销磨况论旧。感旧忆昔制府筵，万吴妙手摛云篇。杜伶细谱入丝竹，二十八番犹眼前，后来更拉屈、梁两(自注：谓翁山、药亭)，山径拉筇水泉响……”[23]，其中“后来更拉屈、梁两”当指此。

拓本《端州道中》扇面系将前述草书《端州道中》扇面摹勒刻石，有好事者翻拓流传。与原件略有不同的是，原白文印“屈大均印”阴阳倒置，且诗后多了一段题跋，裱边陈璞之跋则被隐去。题跋云：“去秋旅都，获见庄相国遗车尚存邑馆，抚摩不置。回顾遍捡乡先达遗迹摹刻流传，以为邑人景仰。旧藏屈华夫先生便面，函摹置馆壁。先生遗墨罕传，片羽吉光，良可宝也。戊申立秋日□□记”。钤阴文印“寄民”。跋中名款已为人凿去。从跋文可知，原刻当在京城之广东会馆。原陈璞之跋作于1885年，当时尚无寄民之跋。由此可推知，寄民之跋应在1885年之后。其自署“戊申”当为1908年。此拓本在广东省博物馆有藏。

《屈大均等诸名士题铭拓本》(广东省博物馆)字迹模糊不清，仅依稀辨出“屈大均”等字样，无年款，其出处及原石待考。

四

屈大均一生以诗文、气节知名，与之交往者，多是当时著名

的书画家，如傅山、石涛、龚贤、徐枋、张风、方以智、毛奇龄、张远、张修、蓝涟、颜光敏、王猷定、文点、吴疆、郑簠、周篔、李因笃以及严岳、汪洪度、申涵、郑卉等，广东方面，则有高俨、张穆、大汕等名书画家[30]。与书画家的广泛交往，无疑为屈大均书画技艺的提高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从他的诗文集里，可以看到他与书画家间的相互切磋论艺，从而可进一步了解其艺术观点及书(画)学渊源。

在五言诗《赠郑谷口》里对隶书名家郑簠(字谷口)的书艺作了生动的评述：

书家称汉隶，最首石经碑。
谷口今谁及，中郎是所师。
惊鸾皆有势，折铁更多姿。
瘦硬元真法，唐人已不知。[31]

在七言诗《草书歌赠蓝公漪》里则阐述了自己草书源流及对各朝草书名家之评价，为我们研究其书迹之艺术特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公漪爱我草书好，画成即遣作今草。
角扇屏风总不辞，龙蛇飞动为君扫。
古来草圣称张芝，神变无方吾所师。
点画精微尽天纵，岂惟劲骨兼丰肌。
二王笔精复墨妙，思极天人无不肖。
率意超旷我亦工，研精体势未知要。
汉人遗法久无传，用笔从来贵极圆。
怀素颇得草三昧，夏云随风任盘旋。

张旭颠草虽自然，亦伤雄壮终非晋。
我今学草常苦迟，未能变化犹矜持。
裙滑无多羊氏练，水清安得伯英池。
伯喈作书必纨素，欲购千端无毫兔。
仲将如漆墨盈箱，左伯光妍纸无数。
为君乱作一笔书，心手窈冥随所如。
蛟龙拏攫恣天矫，骤雨飘风教有余。
秾纤折衷更精熟，每日淋漓须百幅。
君之散隶亦入神，以之相易须神速。
君有尊人草篆精，凡夫赵氏同飞名。
故君法书具清识，感激知己深余情。
笔力会当友造化，安得闭门日多暇。
右军筋骨益精心，与君八分早相亚。[32]

题中公漪，即蓝涟，公漪是其字，一字采饮，福建侯官人，篆、隶名家蓝籀之子。长期流寓广东，与“岭南三家”交往尤善，屈大均《答蓝公漪》诗中有“吾友多能画，蓝君亦虎头”[33]句赠之，擅书法及山水画，有《采饮集》行世。

麦华三在评屈大均书法时指出，“其书法由东坡上追右军，善用健毫，腕平笔正，运到中锋，一种清刚之气，贯注行间，中线之佳，非深于书者未易到也”[34]，这可从传世的书迹中得到验证。屈大均擅行、楷、隶，尤以行、草见长，且各具特色，远不是陈璞所谓“亦名士书也”可以完全概括的。

屈大均早期的书法如楷书《摄山秋夕》诗翰较严谨端庄，尚未形成自家风貌。中后期行，草书的“率意超旷”才成为屈书的主要特色。

在明末，书坛多充溢着一种尚丑、尚狂狷之美的浪漫思潮。

屈大均的草书《录杜甫八阵图句》轴便是这种审美倾向的反映。此轴纵笔取势，恣肆洒脱，一扫《摄山秋夕》之端谨。屈氏自称草书师法东汉张芝、东晋二王。从此轴可看出能得二王这笔势，而略有矜持。草书《罗浮杂泳四首》斗方，虽系小品之属，气势不足，但笔精墨妙，堪称精品。草书《端州道中》诗扇，则已臻至佳境，与前述诸作略有不同，更多的是一种老辣与成熟。

行书方面，首推《寄汪士铉诗》卷和《两粤督府祝暇词》斗方。前者"初写行楷，逐渐放纵，秀逸遒健"[⑤]；后者行草相间，取法晋唐，一种优雅、中和之美。其它如《过余兄先生池亭赋赠》诗扇、《寿周亮工诗》轴、《五言律诗》扇等也异曲同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行书《江上荒城猿鸟悲》轴与他类作品相去甚远款识多拘谨之态，殊可怪异。

隶书则多胎息于汉碑，尤得之于《夏承》、《潘乾》诸碑。《小千尺崃》题名虽系拓本，且字迹模糊，但尚能窥其基本面貌，与陈恭尹的隶书相较，陈书圆舞飞动，接近八分书；屈书则端庄浑厚，多具汉韵。有学者谓屈大均《翁山诗外》、《翁山易外》题耑及大汕《离六堂集》卷首自画像之一开隶书对题也系屈氏隶书作品，因未及考订核实，故不妄加评议。屈大均隶书作品极少，难以望其全貌。

五

屈大均兼擅书法、绘画，传世的十数件书迹为我们了解其艺术风格提供了珍贵的蓝本。对屈大均书迹及其艺术特色的探讨无疑有助于全面认识、研究作为诗人、学者的屈大均。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香山李仙根（1893—1943）所著《岭南书风》中就有咏及屈大均的诗一首，此诗应该说是对屈大均及其书法艺术的

最好的概括："岭南独行多奇士，恣肆汪洋屈华夫。书在晚明真复古，钟张余烈入清娱。"[18]

1998年3月26日于沙河之水荫

注释：

①《道援堂诗》卷十二，亦见于《翁山诗外》卷十六；

②《翁山文外》卷十；

③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谱·附录》，(香港)于今书屋1970年版；

④《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六卷页333，(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⑤《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屈大均诗文止须销毁屈稔浈等俱不必治罪谕》，载《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

⑥叶梦龙《风满楼集帖》著录有梁佩兰书法，梁廷枬的《藤花亭书画题跋》著录有梁佩兰绘画，孔广陶的《岳雪楼法帖》著录有陈恭尹的书法等，唯独无屈大均作品；

⑦《广东文物》卷八页718，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再版；

⑧《艺苑掇青》页333—335，《广州日报》丛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⑨《明清广东法书·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1年版；

⑩陈永正《岭南书法史》页56—59，(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⑪分别在《明清广东法书》、《书法丛刊》(1993年第2期)、《广东省博物馆藏法书选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商承祚先生捐赠文物精品选》(岭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3月版)、《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十三)》(文物出版社1996年5月版)等书刊有载；

⑫分别在《广州市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2月版)、《书法丛刊》(1992年第3期)、《番禺籍历代书画家作品集》(花城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等书刊有载；

⑬《广州市文物志》误释为"大均居士印"，见该书页335，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2月版；

⑭《广东书画录》第115项，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1年版；

⑮《翁山诗外》卷六；

⑯载于《广东历代名家书法》页125，香港艺术馆筹划，香港市政局1981年出版；

⑰《广东历代名家书法》页126，香港市政局1981年出版；

⑱《道援堂集》卷五；
⑲分别载《广东书画征献录》、(香港)《书谱》1976年第9期、《广东文物丛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4年10月版)；
⑳分别载(广州)《岭南书艺》第18期及《广东名家书画选集》(香港大公报1960年2月出版)；
㉑同③揭书；
㉒同③揭书；
㉓《屈翁山诗集》，研露斋藏板、徐肇元选编；
㉔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谱》页43、(香港)于今书屋1970年版；
㉕《中国书法大成》(六)页544，中国书店1991年12月第1版；
㉖《艺苑掇菁》页334，《广州日报》丛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㉗肇庆市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肇庆文物志》页128，广东省新闻出版局1996年11月第1版；
㉘《广东新语》卷三；
㉙蓝涟《采饮集》卷九，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本；
㉚主要参阅屈大均各种诗文集及汪宗衍编著之《屈翁山先生年谱》；
㉛《翁山诗外》卷八；
㉜《道援堂集》卷三；
㉝《翁山诗外》卷七；
㉞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广东文物》卷八页718，1940年版；
㉟汪宗衍《广东书画征献录》页119，澳门1988年8月第1版；
㊱李仙根《岭南书风》页7，桂林1943年版。

备注：近日笔者获见另一件屈大均草书斗方，纵19.6厘米、横1707厘米，品相极残，字多漫漶不清，书文曰："□□□秋尽，衰颜满镜中。芙蓉唯得似，朝日暮还红。□日揽镜□为□钰社兄书求正，大均"，钤白文印"五岳外史"。是作虽残旧，但屈书风神尚存，姑妄存此。(参见《兰千馆法书目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年10月初版)

梁佩兰行书浅议

“岭南三家”之一的梁佩兰（1630—1705）不仅以诗文著称于世，书法亦别具一格，为清初岭南书坛的佼佼者。

梁佩兰，字芝五，号药亭，别署漫溪翁、柴翁、二楞居士，晚号郁州，卒后私谥文介先生，广东南海人。顺治十四年（1657）举乡试，康熙二十七年（1688）成进士，选翰林庶吉士，后假归，里居十五载，结兰湖社，与同邑程可则、顺德陈恭尹、番禺王邦几、方殿元及其子方还、方朝等称“岭南七子”[①]；广交游，当时名流如屈大均、陈恭尹、张穆、高俨、大汕、屈修、朱彝尊等均为座上客[②]。工诗文，与屈大均、陈恭尹并称，《清史列传》谓“其诗从汉魏入，不借径三唐。新成

王士桢、秀水朱彝尊、吴江潘耒尤推重之"[3]；时人何巩道有《寄梁药亭》论其诗：

每读君诗响便高，目迷云雾耳惊涛。
自伤瘿木藏文理，谁并神皇比羽毛？
古学竟能穷汲冢，乳名原不借檀槽。
皇家若结他年网，定向南离食雉膏。[4]

近人徐世昌称其诗"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极瑰奇苍莽之胜"[5]。凡论粤诗者，必论梁佩兰，有《六莹堂集》行世。

梁佩兰兼擅书画，画善山水、兰花，并不多见；书法则以行书见长，传世作品也较多。

梁佩兰也和众多卓有所成的书法家一样，从古人字中吸取养分，再参以己意，形成自家风格。《国朝书画家笔录》称其"书法大令"[6]，"大令"即王献之，麦华三称其"由苏、米上溯钟、王"，[7]马国权谓其"参合北海、东坡、南宫三家之法以自成体"[8]，从其传世诸作，可看出诸家所评之梁书风格，同时也可认识梁佩兰行书的艺术魅力。

据笔者所寓目，梁佩兰传世主要书迹大致约25件（详见附录），在裴伯谦《壮陶阁书画录》、叶梦龙《风满楼书画录》等书有著录。在其传世书迹中，以行书《七言联》（广东省博物馆藏）、行书《五言律诗》轴（香港艺术馆藏）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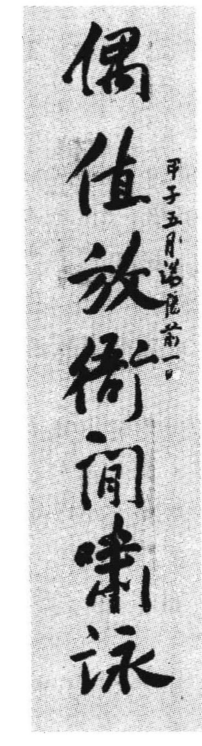
行书《七言联》为纸本，纵112厘米、横25厘米，书文曰：

偶值放衙闲啸咏，何妨拄笏对云山。甲子五月端阳前一日，娄翁老父台词宗命书，南海梁佩兰。

钤白文印“梁佩兰印”和“秫山”。上款“娄翁”为吴兴祚，字娄村，康熙二十一年(1681)任两广总督。是书写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当为吴兴祚在两广任上之时。近人陈伯任称此书“顺笔纵书，尚存明代风习”[9]。今观此书，则雄奇高古，笔力劲健。近有好事者将之镌刻于广州白云山碑廊，其腕力之苍劲，一望而知系梁家笔墨。

行书《五言律诗》轴，纸本，纵131厘米、横44厘米，书文曰：

白鹭空江上，飞飞人不知；
明珠交玉体，海月与冰姿。
北朔教难雪，南溟欲作池。
岂无朱凤辈，云外叫长离。

梁佩兰行楷七言联

末题“白鹭，似葆光友姪正之，郁州梁佩兰”，钤朱文印“梁佩兰印”和白文“药亭印”，藏印有朱文“谭培”。[10]是书与上书异曲同工，在运笔之流畅，气韵之闲适诸方面，均有其独到之处。

梁佩兰亦善榜书，麦华三曾藏其“仙湖”二字拓本，“锋芒尽敛，炉火纯青，雍容暇豫，极绕蕴藉”。[11]可惜笔者未见其榜书，想必另有一番精彩。

“岭南三家”的诗文各擅

胜场、书法亦各有千秋。《书法汇编序》在论及三家书法时云：

> 幼曾记吾粤屈翁山、梁药亭、陈独漉三先生相聚论书。三君惟独漉以八分擅名，梁谓之曰："公书有本领，有学问，然世上多有之。仆书没本领，没学问，然掩其姓字，出书示人，识者必曰：想见此子不俗。"因谓屈曰："公书何如？"曰："仆书不管有本领，没本领；有学问，没学问，只自己写成一屈翁山耳。"三公之言，得毋亦贵有天趣之谓耶？[12]

从中可看出三家之书，均能自鸣天籁。观梁佩兰之行书，而益觉如斯。

2000年7月13日稿

注释：

①《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列传》二百七十一《文苑》一；

②吕永光《梁佩兰年谱简编》，载梁佩兰《六莹堂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③《清史列传》卷七十一《文苑传二》；

④何巩道《樾巢诗集》，转引自梁佩兰《六莹堂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⑤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四十九

⑥窦镇《国朝书画家笔录》卷一；

⑦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广东文物》卷八，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

⑧马国权《明清广东书势》，参见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明清广东法书》，(香港)1981年11月版；

⑨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明清广东法书》页196，(香港)1981年11月版；

⑩《广东历代名家书法》页119，香港艺术馆筹划，香港市政局1981年出版；

⑪同⑦揭书；

⑫梁佩兰《六莹堂集》页437，(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附：梁佩兰传世书迹要目

1、行书《七言联》，纸本，甲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广东省博物馆藏；

2、行书《题明史列传》册，金笺，乙丑(康熙二十四年，1685)，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行书寿诗轴，纸本，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4、行书《绝句六首诗》轴，纸本，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5、行书《七言诗》册，纸本，与函昰、张骏、赵善和、何元逵、黄衮、黄士俊、梁钅文、陈子壮、邝露、陈恭尹、高俨、王隼、伍瑞隆、朱宝莲、道忞等十五人书法合装成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6、行书《五言律诗》轴，纸本，香港艺术馆藏；

7、行书《五言诗》扇面，纸本，香港李启严先生藏；

8、行书《七言联》，纸本，香港虚白斋藏；

9、行书《七截句》轴，纸本，广东省博物馆藏；

10、行书轴，广东省博物馆藏；

11、行书轴，广东省博物馆藏；

12、行书轴，广东省博物馆藏；

13、行书诗轴，广东省博物馆藏；

14、行书诗卷，广东省博物馆藏；

15、行书题“秋林独酌图”横，广东省博物馆藏；

16、行书扇面，纸本，广州梁氏拾清楼藏；

17、行书《七言诗》册页(一开)，台湾兰千山馆藏；

18、行书“仙湖”(拓本)，广东省博物馆藏；

19、行草七言诗轴(两件)，广州美术馆藏；

20、行书七言诗轴，广州美术馆藏；

21、行书五言诗页，广州美术馆藏；

22、行草五言诗轴，广州美术馆藏；

23、行书诗·孤岛图二开，广州美术馆藏；

24、行书“海日嵩云”轴，广州美术馆藏。

陈恭尹的隶书

有清一代，广东以擅写隶书名世者，陈恭尹为第一人。

陈恭尹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卒于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主要艺术活动在康熙年间，与南京的隶书名家郑谷口郑簠(1622-1694)同时。他字元孝，初字半峰，晚号独漉，别署独漉子、罗浮布衣，广东顺德龙山乡人。父亲陈邦彦是明末"岭表三忠"之一，清兵入粤，力战被执，不屈死。恭尹时年十七，出走增城。南明桂王朱由榔立都肇庆，恭尹上书陈父殉难状，得赠锦衣卫指挥佥事。后广州再破，避兵西樵，复逾岭外，足迹遍及闽越、赣、湘、鄂、汴及西南等地[①]。

晚年归住广州城南，筑室小禺山舍，卖文维生。以诗擅名，与屈大均、梁佩兰称“岭南三家”，有《独漉堂文集》、《独漉堂诗集》行世；兼善书画，史载曾作《九边图》，“置之箧中，疏明厄吭”[2]，又作《听剑图》，但均未见流传，书法则行草、分隶均工，尤以分隶之风神独具而为人称道。

陈恭尹隶书诗稿

陈恭尹的隶书胎息于汉碑，其中最主要得益于夏承、曹全两碑。《曹全》之秀逸、《夏承》之灵动构成其隶书的主要风格。他能以瘦逸遒劲之笔，力避唐以来呆板孱弱之习，又不为汉碑所囿，在当时广东书坛，应是极具开拓性的。但由于受条件限制，当时所能见到的汉碑不多，不似乾嘉以后金石学、小学的兴盛，可资书家参照临摹的品物那样丰富，因而眼界不阔而无法博采众家之长。现在见到他的传世隶书，风格上基本上没多大变化，可明显看出这一局限。

陈恭尹的书迹相对于屈大均、梁佩兰来说传世较多。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州美术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及私家均有庋藏。隶书名迹

主要有《题明史列传册》[3]、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咏月诗》轴、藏广州美术馆的两件书轴及一件诗赋斗方，广东省博物馆所藏则以《祝龙翁》诗赋斗方和《咏花十诗》卷为其杰作。

《题明史列传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系为严绳孙《题明史列传册》后的一开题跋，与严绳孙、王士桢、梁佩兰、宋荦、毛奇龄、汪琬、陈廷敬等合为一册。纸本，纵 27.2 厘米、横 32.6 厘米，末题“癸酉仲春后学罗浮陈恭尹题”，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时年作者六十三岁。是书飞舞灵动而多灵秀之气。

《祝龙翁》诗赋是与屈大均、梁佩兰、吴韦等数人为龙翁祝寿的书画合册。每页纵 27.5 厘米、横 21 厘米，纸本。陈氏一帧为七言诗，诗曰：

早岁声华满帝居，軿旌行处复高誉。
芙棠旧有燕公咏，煮海新成管子书。
地极东溟膏泽徧，日长南陆览揆初。
曾闻一语开汤网，粤士人思捧后车。

署“罗浮陈恭尹赋祝”，钤白文方印“恭尹印章”，藏印有朱文“庆和宝玩”和“梨斋”。此帧结构精密，用笔稳重而不失秀雅，与郑簠相比，则略显谨慎。

《咏花十诗》卷分别题咏蝴蝶花、金凤花、水仙花、夜落金钱花、剪春罗、锦屏风花（即天棘）、玉簪花、胭脂花、木堇花等十种花，诗作于康熙甲戌（1694），书于“丁丑”，全卷纵 19 厘米、横 337 厘米，恭尹以行书自识云：“……丁丑九秋舟泊端溪，俨思出纸索书，用颓笔□墨写于风涛汹涌中，殊有古朴踈野之致，于吾法八分中似别有一种也”，署“漉翁尹识”，钤白文印“恭尹印章”及朱文“元孝”，“丁丑九秋”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时年作者六十七

岁，是其晚年得意之作。

此卷挥洒自如，神采飞动而兼带篆意，用笔劲健而不失秀色，诚为传世隶书中难得的艺术佳构。卷首及卷尾分别有东莞邓尔疋、南海陈樾、番禺汪兆镛于1934年所书题跋。邓尔疋题曰：

独漉先生遗墨。先生《咏花十诗》见《独漉堂集》，但刻本颇有误字，此卷不误，惟第一首脱一"写"字耳。考温氏所编《年谱》，甲戌年六十四，丁丑年六十七，盖晚年之作。命题虽小，知亦黍之感时流露焉。八分书尤瘦劲可喜，不仅书以人重而已也。今陈番禺凌氏丽甫六兄以为乡邦文献珍重藏弆并属篆端，欣然书之，弟七十八甲戌仲秋之月东官后学邓尔疋。

钤朱文印"邓尔雅印"。

陈樾跋曰：

独漉、翁山两先生以诗著，其所为书多自写其诗及投赠酬和之作。寸缣尺楮，世争宝之，翁山书尤难得。盖雍、乾之年文字狱兴，焚烧几尽，今所存者，皆烬余也。独漉少遭家难，中罹世网，晚而韬晦，与当时士夫往还唱和，笔墨流传而尠，且能为汉隶，笔法古峭，极瘦硬通神之致，其用笔与朱竹垞、郑谷口相近。此卷写《咏花十首》，到应不懈，晚年杰作，诚足珍也。原藏顺德龙氏，今归番禺凌丽甫兄，属为题识，因书数语归之。甲戌秋九月南海陈樾。

钤朱文印"樾"。

汪兆镛跋曰：

明人不讲六书之学，故一代无以篆隶名家者。金风亭长能隶书，源出《夏承碑》，独漉学隶体与相近，盖当时风尚如是。有清以来桂林谷（馥）所作最工，翁覃溪（方纲）、黄小松（易）相继研求汉石残字，《华山》、《礼器》、《孔庙》、《乙瑛》、《曹全》诸碑，莫不钩摹临仿，隶书运笔、结体之正宗在此。近时伪体别出，多非古法。独漉诗世称粤岭南三大家之一，此卷不独诗工，而倡兴汉隶，细筋入骨，复奇气横溢，未可轻议，且吾粤善隶法者不多，当以此为先河。自跋谓"殊有古朴疎野之致"，"八分中似别有一种"，笃论也。丽甫娴兄得此卷出以相眎，爰缀数言于后。罗浮老民汪兆镛识于微尚草堂，时年七十四。

钤白文印"汪兆镛印"。

陈恭尹的隶书在当代便有很高声誉，王士祯在其《香祖笔记》、《渔洋诗话》中屡有提及，浙江海宁的陈奕禧（1648 - 1709）的《隐绿轩题跋》称其书法蔡中郎，腕力甚劲，可与谷口颉颃也[4]。从他的传世书迹中，的确可看出与郑簠有诸多相近处。但郑簠融汇已意较多，恭尹古味较浓，各有千秋，可称清初隶坛之双璧。

注释：

①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上称其"平生游迹，不出岭南"，误；

②《前锦衣卫指挥佥事私谥贞谥先生独漉陈公行状》，载陈恭尹《独漉堂集》页 897，（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8 月第 1 版；

③马季戈编著《清代法书分类丛书——清代隶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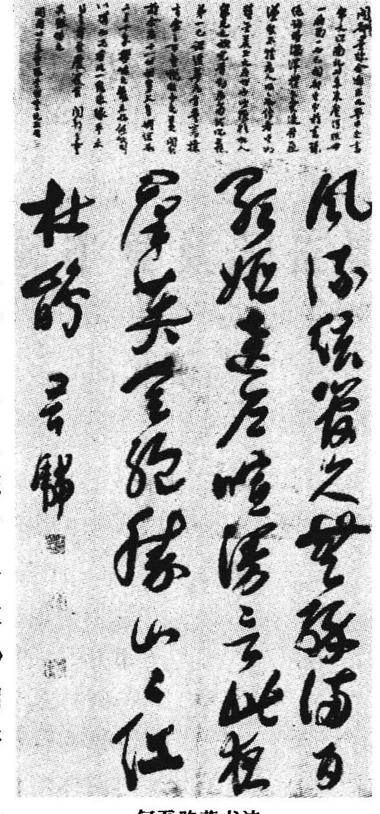
④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5 月新一版;
⑤吕长生《陈恭尹及其书法艺术》,载《第三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何吾驺及其书迹

何吾驺,字龙友,号象冈,初字瑞虎,晚号闲足道人,明代未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明万历丙午(1606)乡荐,四十七年(1619)进士,由庶吉士历官少詹事,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加尚书,与王应熊同入阁。当时温体仁久柄政,何吾驺助文震孟劾之,遂被罢。南明弘光元年(1645),黄道周等拥立唐王朱聿键即位于福州,何被召为首辅。闽败,与苏观生拥立唐王弟朱聿𨮁于广州。绍武丙戌(1646),广州陷,为清将李成栋所俘,后伺机逃回乡间,兴兵勤王,促使李成栋反正,自己辅佐桂王朱由榔。永历五年(1651)再被执,卒。何吾驺屡受知于明君,又屡被困于时局,仕途坎坷,壮志未酬。他

生在被王夫之、黄宗义等称之为“天崩地坼”的时代,造成了一生悲剧的命运,但同时也造就了他在诗文书法方面独特的面貌。

他晚年曾一度还乡,在故里主讲香山书院。其学以践履笃实、经世致用为主,诗则浑朴渊雅,取法杜甫、高启。当时名流如倪元璐、邝露、伍瑞隆、韩日缵、陈子壮、欧必元、李云龙、梁朝钟、欧主遇等皆与往还,陈子升、黎美周、谢长文等皆其高足,所以论者一度有谓是时“粤中诗教,渊源于吾驺者甚大也”①。著有《元气堂诗文集》三十卷、《经筵日讲拜稽录》四卷、《周易补注》四卷、《云笈轩稿》二卷及石刻楷草四种等②。



何吾驺草书诗

何吾驹擅写草书,所作擘窠大字,凝重雄浑,得力于钟繇,所书小楷,端壮庄秀劲,取法《曹娥碑》。他在效法王羲之、苏东坡等历代先贤的基础上,融合己意,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当时书坛四大名家邢侗、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等皆推服吾驺,树一帜于岭外。近人李履庵有跋其海珠寺石刻数语,对其书法给予较高评价:“太傅书法为世推重,时黄石斋、董思伯负海内物望,太傅与之颉颃。传世墨迹,余所见皆入阁后作,体骨完美,神韵秀异。寸缣尺幅,人争宝藏,暴煜

《香山县志》，著录太傅各体书刻石五种，中有心经、秋悲诗、香山八景序及海珠寺诗。此本冲和圆穆，深窥晋贤堂奥，非寝馈阁帖数十年不办，遂为诸刻之冠。"[3]此评虽有溢美之嫌，但可看出何氏书艺之一斑；麦华三谓其所书《喜雨诗》卷，深入东坡堂奥，大有《天际乌云帖》之意，而所书《三彩并头莲花诗轴》则笔陈豪雄，笔意在北海、南宫之间[4]，诚为确评。

何吾驺不轻为人书，故书迹传世不多。山东胶州市博物馆藏有行草书《五律诗轴》；《广东文物》卷二载鸿雪轩所藏草书《池馆荷香雨乍霑》诗轴。广东省博物馆藏有其行草《西堂环集尽群英》和《风流弦管久无缘》七言诗立轴。前者看似信笔草草，随意为之，实则笔致坚实，给人力透纸背之感；后者老笔纵横、苍劲雄浑，有晋人风致，不失大家风范，能代表其基本风格。该轴纸本，纵 169 厘米、横 95 厘米，书文曰：

风流弦管久无缘，满耳歌姬绕户喧。
漫言此夜群英会，绝胜山山红杜鹃。

钤白文印"何吾驺印"、"太史氏"及朱文印"龙友"。作者豪雄高迈、粗犷豪逸之书风与诗风相应，堪称双璧。从诗意可知，当为入阁后所作。诗堂有何氏第十一世远甥李洸题，文曰：

阁部墨迹，余遍求之粤中，走书币大江南北，廿年来仅得 册一、扇面一而已。阁部生平于书臻绝诣，浩翰浑朴之气，凌晋逼汉。然不轻为人作，作而传者，皆如精金美玉之在世也。此帧于故人家见之，神完骨劲，为当代所藏第一。已谐价，寻为骨董商攘去，索三百金，慨然予之。盖阁部于余为十一世祖舅，文章姻谊，徵二三十年搜访之勤，且将倾

罚以购，而况有此一段因缘乎。未得之前，至废寝食。阁部有灵，其默佑之。开国卅一年重阳，远甥李洸敬题。

钤白文印“李洸私印”和朱文“□襟馆”，作于1941年。是题对何吾驺的书艺赞誉有加，并惋惜其作之寡见，盖可见何氏书艺于后世之因缘耳！

香港北山堂藏其行草《七言诗》轴为其传世作品中唯一有纪年的书迹，绢本，纵231厘米、横50厘米，书文分别为七言诗三首，前二首曰《丁丑生日》，后一首为《同诸子泛舟赋得风雨归庄》，末题“是岁九日，诸子各有请书，三儿以是幅进，”钤朱文印“半幅潇湘”和“象冈”，无署款，藏印有白文“陆滋斋书画记”[⑥]。“丁丑”为崇祯十年(1637)，为何氏入阁以后。该书与他作不同，没有一般所见之豪迈与跌宕。作者并未书名，只钤名印，殊可怪异。

潘仕成的海山仙馆曾藏何吾驺书迹，刻诸《海山仙馆藏真》中，为行书《仲尼训诸贤帖》，款署“何吾驺”，钤阴文印“何吾驺印”[⑦]。该书圆润肥厚，骨劲肉丰，与上述诸作略有不同。

何吾驺传世书迹虽少，但能有自家面貌，不重复古人，历经三百余年而能传承至今，也算不易了。

注释：

①《晴庐诗纪》，转引自李履庵《关于何吾驺伍瑞隆史迹之研究》，载《广东文物》卷七，上海书店1990年8月影印版；

②(光绪)《香山县志》卷六；

③李履庵《关于何吾驺伍瑞隆史迹之研究》，载《广东文物》卷七，上海书店1990年8月影印版；

④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载《广东文物》卷八，上海书店1990年8月影印版；

⑤《艺林月刊》第八十期，民国廿五年(1936)八月出版；

⑥《广东历代名家书法》页72，香港艺术馆筹划，香港市政局1981年出版；

⑦潘仕成《海山仙馆藏真三刻》卷四；亦载《海山仙馆名园拾萃》页187，(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原石现存越秀山广州美术馆碑廊。

王应华书法浅议

——兼考王应华卒年

王应华，字崇闇，号园长，广东东莞石冈人。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崇祯元年(1828)进士，后除武学教授、迁工部主事，调礼部，奉命相度陵寝。历员外郎，出为宁绍道副使，旋擢福建按察使。隆武时，晋礼部侍郎。顺治三年(1646)，闽败，还广州，与苏观生、何吾驺、顾元镜、曾道唯拥立唐王弟聿𨮁改元绍武，与苏、顾、曾等同拜东阁大学士，掌管部务。同年十二月广州破，遂偕何吾驺出城降。后趋肇庆，永历二年(1648)补光禄寺卿。桂王西奔，遂礼道独和尚空隐为僧，法名函诸，字言者，隐居小南，与黎铨、卢鼐辈结溪南诗社，以文酒而终老。

王应华工书善画，擅写兰花竹石，笔者曾见其于崇祯十年(1637)为仲常社兄所作之墨笔《芝兰》扇页，信笔写来，玉柄袅风。兰花绽放，枝叶葱郁，与其后期作品“萧疏荒率，盖以寓黍离之悲焉”[①]迥然有别。广州美术馆藏有他作于康熙元年(1662)的《兰石卷》和《兰花》扇面，广东东莞博物馆也藏有其《兰石卷》。

他的书法以行草见长。书迹传世较少，目前所见主要有书于顺治十一年(1654)夏月的纸本草书(广东东莞博物馆藏)、顺治十七年(1660)的行书轴(广州美术馆藏)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之《行书诗》中堂、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之行书《五言二句》轴、草书轴、浙江省绍兴博物馆所藏之行书《咏枯枝海棠花诗》轴、香港何子忠先生所藏之草书《七言律诗》扇面及广州梁氏拾清楼所藏扇面等。



王应华草书

其书师法米芾，上追二王。他于画上之题款多为行书小字，清朗俊秀而不乏雄浑之气。其大字行、草书则极尽雄肆之致，给人浑厚石拙之感。

行书《五言二句》轴纵笔取势，恣肆淋漓。其结体、行笔无不透出一种苍劲老辣之意趣。王应华“论文务抒写性灵，空所依傍”[②]，观其书迹，当知行笔若为文，不自觉中蕴藏着一种抑郁、沧桑之感。此轴纸本，纵 112.3 厘米、横 34.6 厘米，书文曰：“问年松树老、有地竹林多。王应华为方明禅师”，钤白文印“王应华

印"、朱文印"园长","方明禅师"不可考。从书风看,此帧当为王氏晚年所书。

草书《七言律诗》扇面为金笺,纵 16.5 厘米、阔 49 厘米,书文曰:

离宫秘苑胜瀛洲,别有仙人洞壑幽。
岩边数色含风冷,石上泉声带雨秋。
鸟向朝筵来度曲,云依帐殿结为楼。
微臣昔愿方明御,今日还陪八骏游。

款署"王应华",钤朱文印"应华",藏印有朱文"古溪梁氏长存"和"何曼龛鉴藏"[3]。

王应华因其特殊的政治际遇而为后人所多议,但在当时特别的政治情境中,我们对其人不应有太多的苛求,对其书迹也应客观对待,正如人们现在已能以平常心态对待王铎书法一样。近人李仙根(1893 - 1943)《岭南书风》有诗咏之曰:

势异时移有是非,难期心事故人知。
并将绍武君臣泪,滴入云笺和墨糜。

并有注曰:"王应华,字崇闇,与苏观生迎绍武,拜东阁大学士,后礼道独,号函诸,书法长公,世人不重之,然亦有独到处。"[3]这可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了解王应华其人其书。

王应华生卒年历来记载不详,汪宗衍先生《岭南画人疑年录》也不载。今据《胜朝粤东遗民录》、《海云禅藻集》可知其卒年。

王应华有子曰鸿暹,字方之。《胜朝粤东遗民录》载方之"能

诗,善画兰竹,不屑世事,以父降耻之。父殁既葬,一日梳栉笑曰:万发皆捐,一发何用?遂弃诸生,事函昰于雷峰,削发为僧,名今回,字更涉"[4];《海云禅藻集》载方之"乙巳在雷峰落发受具,执侍左右",[5]"乙巳"即康熙四年(1665)。据此则王应华当卒于是年,其主要活动时间为明万历十六年(1618)至清康熙四年(1665)间。

《海云禅藻集》载番禺人王隼(蒲衣)有《梦更涉师》云:"昔年共约匡庐隐,今日相逢梦寐间。空叹有魂归白水,可怜无骨葬青山。数篇遗草留孤韵,一树残梅想瘦颜。石上三生人不见,等闲风月几时还?"诗题有注曰:"丁未溺于泷江"[6]。"丁未"即康熙六年(1677),由是可知王鸿暹(今回)即卒于是年。

注释:

①汪兆镛《岭南画徵略》卷二;

②(宣统)《东莞县志》卷六十四;

③《广东历代名家书法》页98,香港艺术馆筹划,香港市政局1981年出版;

④李仙根《岭南书风》页5,桂林文化供应社1943年7月版;

⑤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二;

⑥徐作霖、黄蠡编《海云禅藻集》卷二;

⑦徐作霖、黄蠡编《海云禅藻集》卷四。

二樵黎简的印刻

有清一代,因为金石学的兴起,书法上篆隶之复兴,文人画的发展与进一步兴盛,中国印坛呈现出一种繁荣气象。以何震为先驱,程邃、巴尉祖为代表的徽派,以钱塘的西冷八家(丁敬、黄易、蒋仁、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为代表的浙派,在清代印坛盛极一时。广东印坛也在这种发展大势下兴盛起来。“力追秦汉,推陈出新,百花争艳,代有新人”[①],成为广东印坛三百多年来的主要特点。黎简即是在广东印坛这种传统风格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建树颇丰的著名艺术家。

黎简(1747 - 1799),字简民,一字未裁,号二樵,又号石鼎道士等,广东顺德弼

教村人,工诗书画。其诗,刻意求工,遣词谏句,清湛而有法度,且以景入诗,诗中有画;其书,师《熹平石经残刻》,意态欲追晋唐;其画,师法董源、巨然,下承吴镇、石涛,以山水见长,境界幽遂,画中有诗。诗书画之外,黎简更兼篆刻。其诗、书、画、印,并称"四绝",著有《五百四峰堂诗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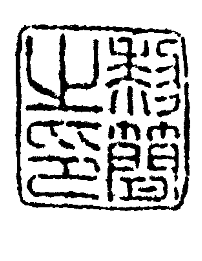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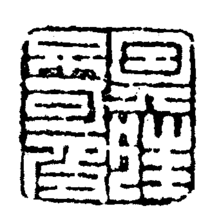
黎简刻印,专门师法汉人,作品淳厚苍雄,直追其堂奥。陈澧(1810-1882)云:"吾粤前辈中黎二樵善刻印,谢云隐尤为专门。二樵专用汉法,云隐兼元人法。"[②]谢云隐即谢景卿,谢兰生(1760-1831)之父,善刻印,有印谱行世(广东省博物馆藏),与黎简为至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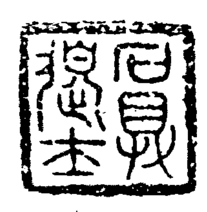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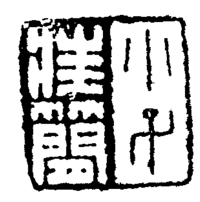
在《黎二樵年谱稿》里,详细阐述了黎简的印学情况:

> 先生工摹印,于冶铜外,刻石攻玉,都称绝技。仁和叶玉森所著《广印人传》,先生有传。陈东塾遗诗有《论印》五首,其二云:"大谢掀髯绝技称,龙山老尹一聋丞。青门寂寞樵夫死,可许传来无尽灯。自注顺德尹右能刻印,年老耳聋,余师谢里甫先生尝称其铸铜为绝技,异时恐不可复得,余乃倩铸二印,尹颇得法于黎二樵,二樵得法于吴青门。吴,历下人,《诗钞》廿四有《寄怀吴青门》七律。然尹视吴黎则不及矣。"据此,当时所称先生诗书画三绝者,实更兼摹印为四绝矣。[③]

一九六二年,粤书法家麦华三等辑黎简刻印成《二樵山人篆刻佚存》一册,收录较丰,可看出其基本风格。叶铭《广印人传》称其刻印"刀法峻傥如其人"[④],现观其篆隶互见、朱白参差之印章,再联系"小子狂简"之自誉,应知此评当不失为公允之辞。

黎简存印,见于记载的主要有:

黎简六面铜印①黎简之印②其狂不可及③简民
④简民⑤石鼎道士⑥小子狂简

"金石延年",边款曰:"癸未仲冬十月仿秦人白文法,二樵山人作于古木亭"。"癸未"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时年黎简十七岁;

"性癖金石",边款曰:"乾隆庚子秋月,石鼎",乾隆庚子为公元1780年,时年黎简三十四岁;

"黎简私印",白文玉印;

"长毋相忘",朱文玉印;

"随缘",白文腰形印;

"别有怀抱",朱文方印;

"我用我法",朱文方印,边款曰:"我用我法,二樵仿古"。[⑤]

马国权《广东印人传》谓黎简"书画用印,皆出手制"[⑥],今据

《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苏文擢先生《黎简先生年谱》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等所藏之书画[7]，汇录黎简用印如次(未作特别注明，均为方印)：

朱文：黎锦、一介书生、百花村夫子、末道人、病甚、黎简(小连环形)、黎简(大连环形)、黎简、江山助、二樵、樵父、石鼎道士、石鼎(葫芦印)、二樵山人、二樵居士、小名二樵、石鼎(连环形)、石鼎山斋、石鼎山斋(长方)、石鼎道人、石鼎道士、未裁、五百四峰草堂、多病书生、狂简未裁、如来行者、在山小草、别有怀抱、长毋相忘(瓦当印)、延年益寿(瓦当印)、香国花农(葫芦印)、东樵西樵东粤西粤(圆形)、气象万千、邕州生、樵山山樵、黎简(小长方)、黎简私印、黎简绘事、黎简之印、黎氏图章、简民、简民私印、小弟丹青能尔为、简民(长方)、北面右将军；

白文：臣锦图章、臣锦书印、锦之章、简文私印、半山修竹、黎简印信、百花村夫子、别字取铜夫、黎简之印、黎简私印、黎简写本、黎简言事、简民、如来乞食弟子、黎简言事、二樵、石鼎山所、黎简、五百四峰堂、思君令人老、有此伤心人，是真画者也、颇知画兮、无乃太简、狂简余事、全家道气浓、二樵山人、临别赠言、小子狂简、黎简私信、简民书画、华国仙史、长生安乐黎简之印、未裁居士、臣简传印、石鼎道人(长方)、生涯在砚池(长方)、狂简(长方)、简民(长方)、臣简传印(长方)、二樵山人(长方)、三郎小印、五百四峰长、五百四峰山房、五百四峰印、五百四峰草堂诗文书画之印、石鼎诗屋、石鼎和尚、石鼎道人、石鼎道士、末裁、出门交有功、西樵樵父、是真画道心、宜子孙印、众香亭印、香国花农、芗国花农、众香国土、万山楼、谁得卿狂、樵夫、樵山之印、芗国花农、黎简(连环印)、黎氏图书、黎简印章、简民、简民(连环印)、简氏书画、铁道人、随缘、其狂不可及、北正侯远孙、无法法门、颇觉道战胜、紫云画舫、□□诗□；

朱白相间：二樵、简民、小子狂简、黎简之印、黎简(联珠)、简民(联珠)。

当然，以上诸印是否均为黎简所刻，也难考证，但据此可看出黎简用印、刻印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可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其印学精髓。

黎简不仅自己能刻印，而且还能铸印。他有五言铜印诗咏其事，其中诗题云："冶铜仿古私印，破一月，得三十颗，夜梦李南涧来索观，甚称美。余曰：人久云公死，妄耶？但笑而不答。肃斋、药房同坐，甫议为铜印诗而觉"，其诗曰：

生死感不远，此寄今未闻。
秋风闭门夜，仙客渡江云。
水火非人巧，尊彝证古文。
应同挂墓剑，不敢负徐君。[8]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也云："二樵幼颖悟，喜缪篆摹印，每取器范铜为印，辄工"[9]。时人张锦芳(1747－1792)有《为冯鱼山铸铜作名印》诗云：

黎生作铜印，能事在独辟。
脱手赠朋辈，不数花乳石。
我来京国游，始识金华客。
范沙与樵异，古法诧今获。[10]

张锦芳另有《铜印歌赠石鼎》，"石鼎"即为黎简，诗云：

山樵胸有造化炉，才镌万象无精粗。

烟菲岚气入书画，余力尚兼摹印书。
早年印材斫山骨，稷下里产求休俱。
王元章后数作者，好尚异礼皆同途。
近嫌文何趁姿媚，远溯符□探精腴。
灯明花雨有时泐，惟金三品传古初。
两京浑浑噩噩尔，神完要未伤模糊。
翻沙拨腊有遗法，范金合土夫岂诬。
百花村中石鼎屋，纤尘不动风舒舒。
火云烛天走邻里，夜虹贯月窥绮疏。
黄白青气递变现，瓦兽炫纽成须臾。
谛观模棱去圭角，疑有锈涩侵肌肤。
间施鑱凿亦天巧，无异切玉操昆吾。
深藏箧衍自秘惜，出示朋辈增吁嗟。
阴阳万物一铜炭，商彝夏鼎均形模。
微茫意匠今视昔，知创巧述无差殊。
好事流传有旧谱，价重何止百砗磲。
官私适用事则小，精壮讵遂惭壮夫。
多君见赠许见及，知我篆籀耽临摹。
我生碌碌百不就，姓字微末谁收乎？
百年不巧事有在，寿世要与金石如。
性灵陶冶质变易，铸人有训真良模。
相看勿作金踊跃，樵乎樵乎能起予。[11]

相传他的印法得于吴青门。按，吴青门生平事迹不可考，只能从黎简的一首《寄怀吴青门》诗中略窥其生平，该诗云：

君从北海入南海（吴历下人），拊骨冷然游善风。

志士苦心知择木，一身双鬓竟飘蓬。

白门柳色邮亭客(吴先曾流寓白下)，青箬桃花钓艇翁。

可怪仲翔屯骨相，每谈季札肯淹通。[12]

从诗中可知吴与黎同时，曾流寓金陵，当为北方南下粤东之文人。

近人马国权先生《广东印人传》言及黎简铜质六面印之三侧及顶(其狂不可及、黎简之印、小子狂简、简民)，谓“铸后复加补刀，或庄重，或古秀，各具其妙”[13]，惜未知另两侧之印文。所幸近年在广州发现黎简此铜质六面印实物[14]，虽历经沧桑，但印文尚晰。从拓文可知，另两侧分别为“简民”(白文大方印)、“石鼎道士”(朱文大方印)，其中“石鼎道士”四字为金文，这在黎氏传世书画中较为罕见。

黎简铜印尚有：五百四峰堂、五百四峰草堂、石鼎道人、石鼎书屋、百花村夫子、长毋相忘(瓦当)。

据文物鉴藏家、古文字学家商承祚教授言，黎简的铜印多为罗浮山清灵观一个姓项的道士所铸。究竟黎之铜印多少为己所冶，多少为项所铸已难考出。但重要是我们知道了黎于诗书画之外，能刻印、铸印，而且形成自己风格，在广东印坛不失为一朵绚丽的奇葩。

注释：

①马国权《广东印坛三百年》，载《艺林丛录》第四编，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1964 年版；

②陈澧《乐石斋印谱·序》，转引自苏文擢《黎简先生年谱》页 30，香港中文大学 1973 年 12 月初版；

③《黎二樵年谱稿》，转引自苏文擢《黎简先生年谱》页 30；

④叶铭《广印人传》卷四；

⑤苏文擢《黎简先生年谱》页30；

⑥马国权《广东印人传》页9，香港南通图书公司1974年10月版；

⑦主要载于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黎简谢兰生书画》，(香港)1993年7月初版；

⑧黎简《五百四峰堂诗钞》卷九；

⑨刘禺生《岭南诗画大家》，载《世载堂杂忆》页238，(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⑩张锦芳《逃虚阁诗钞》卷五；

⑪张锦芳《逃虚阁诗钞》卷四；

⑫黎简《五百四峰堂诗钞》卷廿四上；

⑬马国权《广东印人传》页9，香港南通图书公司1974年10月版；

⑭李根《黎简和他的六面铜印》，载(广州)《羊城今古》1991年第4期。

宋湘的书法艺术

康有为《广艺舟双辑》云："国朝书法，丹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昴；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①]尊董推赵，均为贴学。康雍乾嘉年间，广东书坛也承全国帖学中兴之势，出现一批杰出的书法家，宋湘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宋湘，生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卒于道光六年(1826)，字焕襄，号芷湾，又号箧之，嘉应州(今广东梅州)上半图堡白渡前乡人。因嘉应州古时又称程乡，故常署"程乡宋湘"。乾隆五十七年(1972)解元，逾七年(1799)成进士，登翰院，相继出任四川、贵州乡试正考官、云南曲靖知府，官至湖北

督粮道，以诗文书法名于世。作诗沉郁顿挫，直逼少陵，论者谓“诗磊磊落落，从真性情喷涌而出，自成一家言”[2]，又谓“粤诗自黎简、冯敏昌后，推湘为巨擘”[3]，张维屏称其七律“以生动之笔，写沉郁之气”[4]，黄培芳称其“诗多从灵腑中流出”，“情韵独绝”[5]；为文醇而后肆，独抒性情，著有《不易居斋集》、《丰湖漫草》、《燕台》、《滇蹄》诸集（合称《红杏山房集》）。

宋湘于诗文之外，更擅书法。他的行草书，上追二王，下承北海（李邕）、米芾，用笔自然，遒劲而随意，自成一家风格。丘炜萲称其“书学山谷”[6]，汪兆镛谓其“诗笔书法皆有苍莽之气而不粗犷”[7]，李玉棻称其“书由二王泛滥各家……颇得杨凝式三昧”[8]。从其传世的书迹中可了解诸家所评自有其据。

宋湘书法以行书为著，兼擅行楷、行草；更以榜书扬名，常钤白文方印：“宋湘私印”、“芷湾”、“宋湘之印”，朱文方印：“芷湾”等印。

传世的书迹有行草《赠云谷二兄诗》轴、行草《滇南地形惟此最》诗屏、行书《十年樽酒醉江乡》诗轴、行楷五言联和行书《深灯浸虚堂诗》横幅（广东省博物馆藏）、行书《四言诗》轴（1803 年）、《祝荷花生日文》册、行书《史馆儒林传稿》卷和行书《复谢澧甫书》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行书《五言联》（上海朵云轩藏）、行书《录唐人诗》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行草《五律诗》（广东澄海县博物馆藏）等。

行草《赠云谷二兄诗》轴可以看作是他中年书风渐臻成熟的代表。该作书于嘉庆八年（1803），时年宋湘四十七岁，云谷即叶梦龙（1775 - 1832），广东著名书画鉴藏家，辑有《风满楼书画录》。该轴纵 128 厘米、横 39 厘米，用洒金纸写成，全诗七言八句：“三宿君家风满楼，酒杯才罢胡诗筹。寻常图画不经眼，湖海贤豪尽昔游；得路敢忘天下事，谈心曾放几人愁；王郎斫在真英

爽，一笑高歌吾老否”。字字苍劲有力，刚柔兼备，字里行间充溢“倜傥权奇之概”。李蟠《岭南书风》诗云：“熊潘苏李近欧虞，惟有南山独爱苏。红杏风流人不及，米家一舸落江湖”，并在小注中谓宋湘少时习欧阳询，书宗海岳（米芾），亦往往入北海，风靡一时[9]。观此行草诗轴，当知此言并非过誉之辞。



宋湘行书联

行草《滇南地形惟此最》诗屏作于道光四年（1824），此年宋湘六十八岁，此作表现出作者晚年书风老辣、稳重、不娇不媚而益见苍劲的风格。诗屏原为八条，因辗转流失，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时仅剩七条，每条纵144厘米、横38.5厘米，凡九十八字，每条十四字，字径盈尺，气势豪迈，得二王神韵。

行楷《五言联》：“雷霆走精锐，波澜独老成”等均沉稳老练，腕力充足，给人力透纸背，雄浑中见静穆之感。

《祝荷花生日文》书于嘉庆十五年（1810），时年作者五十五岁，后有徐谦于1940年跋曰：“此书学山谷道人，得其苍劲。祝荷之词，有露滴荷珠之妙，不觉文掩其书，此作者所以有不如意

之叹耶?”[10]可惜笔者未及亲见,但可借徐谦之文想象其精彩。

小字方面,行书《深灯浸虚堂诗》横幅等,皆用长锋羊笔所书。细筋入骨,笔有余妍,且行草杂存,字字珠玑,与大字有异曲同工之美。行书《史馆儒林传稿》和《复谢澧甫书》合卷为其传世的鸿篇巨制,纸本,纵25厘米、横213.5厘米,前为抄录冯经、胡方二人传记,后为复谢兰生(1759-1831)书札,均为细小行书,字字一丝不苟,随意写来,不拘成法,洋洋数千言而无懈笔,至为难得。宋湘的另一小行书《菊隐中书传》书于嘉庆十五年(1810)[11],时年作者五十五岁,该书纤细秀雅,与《史馆儒林传稿》相异。

清代北京的广东会馆曾藏有宋湘两件书作,一曰《十一言联》,纸本,书文曰:“三物连枝红莲白耦青荷叶,一家同气紫笋清筠绿竹花。嘉庆岁次丙子仲春芷湾宋湘书于红杏山庄”,钤白文印“宋湘之印”、朱文“芷湾”;一曰横幅一件,文曰:“绝伫灵素少迴,清真如觅,水影如写,阳春风雪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尘,为荔浦九兄鉴,芷湾宋湘”,边题为近代温肃(1878-1939)所书:“芷湾先生书法矫变如古人,所称瘦蛟出海者,然惜遗翰不多。此幅于故纸堆中得之,不暇装池,亟张之以为省馆之珍,宣统己酉中秋后学温肃谨志”。[12]

广东连平县藏其楹联、对联各一,楹联为木版竖刻,纵150厘米、横20厘米,阴刻,文曰:“微月照疏雨,夜花静凉天,芷湾宋湘”;对联为纸本、行书,纵250厘米、横45厘米,文曰:“帘卷慈云春气暖,座悬冰镜海天清,静园大兄雅鉴,芷湾书宋湘”,钤朱文印“宋湘印”、“芷湾”。[13]

宋湘擅榜书,相传他以在广州濠畔街书《山陕会馆》四个擘窠大字、每字千金而声噪五羊。他作榜书,挥豪洒翰,笔势豪纵,深得时人称许。广州另一著名匾额《虫二》两字(以暗射风月无

边)也是宋湘所书,一直挂到民国时期。在今广东大埔县灵岩山仍镌刻着宋湘书写的“回头是岸”四大字,字径约70厘米,直书,阴刻,论者称之“笔酣墨饱、端庄丰润、笔锋昂扬”[14];今广东德庆县悦城龙母祖庙藏其作于道光四年(1824)的榜书“天光云影”碑刻,每字刻一碑,凡四方,纵、横均为112厘米,每字纵、横约95厘米,行书,阴刻,署款“宋湘书”[15],是书纵横跌宕,气势豪逸,为其榜书力作;何绍基尝言在晴川阁、焦山等地有宋湘的榜书题壁诗,何有“晴川高阁焦山亭,大字华星照江水”句咏之[16],可惜现在已未见流传。沙琛《送别芷湾观察巡部永缅兼摄顺郡》诗云:“海内争传题壁诗,岳阳黄鹤兴淋漓。昆南奇绝澜沧水,万仞江岩称笔靡”[17],则其榜书题壁诗已引起书坛的共鸣。论者谓其“所作书奔放雄迈,识者谓魄力气韵,直到古人,岂虚语耶”[18],当指其榜书而言。

宋湘除了善用毛笔之外,还能随手以竹叶、蔗渣作榜书而不失其妙。《蔗余偶笔》云:“宋芷湾观察工书,晚年作字,兴到随手取物书之,不用笔而古意磅礴”[19]。嘉庆七年(1802),宋湘在惠州丰湖书院讲学赋归时,在澄观楼写下告别湖山、湖水、湖花、湖风、湖月的《湖山五别诗》,相传便是以蔗渣写成,汪兆镛称其“奇伟可喜”[20]。后人曾将之钩勒刻本,故有拓本行世,笔者曾见其中一件《别湖月》[21],古拙苍劲,别有一种朴实之趣。另一件《白牙台铭》则是用竹叶书写,字径六、七寸,行草书,书法北海,笔势豪迈,“刚劲处似金钩铁槊,柔韧处如烟云缭绕”[22],近代丘逢甲有《惠州西湖杂诗》云:“白牙台上记留题,更写丰湖五别诗。竹叶蔗渣俱妙笔,米颠书法杜陵诗”[23],对于诗歌与书法均给予较高评价。

宋湘书法颇得时誉,“人得其尺幅如获连成之璧,负一时盛名”[24],而且书名已逾岭外,得到不少当代及后世书坛巨擘的赞

赏。在道光二十五至二十七年间(1845－1847年),中国书坛的后起之秀何绍基(1799－1873)获观宋湘《尺牍》卷,欣然命笔为诗:

妙诗长札眼饱经,累数千字繁比星。
当时爱士有特识,勖哉筠帆偕籥庭。
籥庭已矣筠帆健,甫脱郎潜来执宪。
奕奕犹珍墨简多,遥遥同证丹心寸。
丰湖水远海有烟,典型好在资流连。
樽前一掬西州泪,引我回头四十年。[25]

其景仰、赞许之情,跃然笔下,盖从芷湾诗与书法中来。

嘉庆壬申(1812年),时年五十七岁、与何绍基先公为挚友的宋湘携稿赴何氏寓所,并将其稿赠与年仅十四岁的何绍基,三十多年后,在书坛已卓然成家的何绍基将之检出装池,并感慨系之,赋诗咏怀:

先公执友芷湾老,我获侍书发未燥。
醉中落笔风雨惊,破壁高墙满诗草。
班、张赋手写帝京,荣华天秀声铿鲸。
灯前手稿出付我,谓当摛藻来蓬瀛。
过眼年华疾如驶,我甫壮年公遽死。
晴川高阁焦(先)山亭,大字华星照江水。[26]

其中由"醉中落笔风雨惊,破壁高墙满诗草"句可知宋湘书法气势不凡、落地有声,诗亦古拙朴实。

宋湘是继黎简、冯敏昌之后,被推为广东诗坛巨擘。他的书

名虽逊于诗名，但在嘉道年间，他和其他众多的广东书家一样，起着上承帖学兴盛之末流，下启碑学兴起之先导，独具一格，在岭南书坛闪着与诗坛同样的灿烂光芒。

注释：

①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②（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三，亦见载于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

③《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文苑传·宋湘》；

④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卷五十四；

⑤分别见黄培芳《香石诗话》、《粤岳草堂诗话》，载黄《黄培芳诗话三种》，（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⑥丘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卷十一；

⑦汪兆镛《棕窗杂记》卷二；

⑧李玉棻《五百石洞天挥麈》卷十一；

⑨该诗注曰："笛江熊景星、南雪潘有为、古侪苏珥、花庵李甫平，乾嘉时均工书。南山张维屏独学大苏，仍是当时风气，芷湾宋湘宗海岳，亦往往入北海，故近吴兴，风靡一时，不知其少时仍习率更也。"参见李仙根《岭南书风》，桂林文化供应社 1943 年版；

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广东书画录》页 104，文物馆藏品专刊之三，（香港）1981 年初版；

⑪图载《艺林月刊》第四十期，民国廿二年（1933）四月出版；

⑫《北京岭南文物志》页 64，1954 年印行；

⑬其中对联署款"芷湾书宋湘"句，疑为植字之误，参见连平县博物馆编《连平县文物志》页 124，1986 年 5 月印行；

⑭文物志编委会编《大埔县文物志》页 69，（广东大埔县）1996 年 8 月印行；

⑮肇庆市文物志编撰委员会编《肇庆文物志》142，广东省新闻出版局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⑯何绍基《题宋芷湾文赋稿》，参见《何绍基诗文集》页 253，（长沙）岳麓书社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⑰沙琛《点苍山人诗钞》卷六；

⑱戴䌹孙《宋芷湾先生墓表》，载《味雪斋文钞》甲集卷九；

⑲《蔗余偶笔》，参见马宗霍辑《书林藻鉴·书林纪事》页 230，（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5 月新一版；亦见载于震均《国朝书人辑略》卷八；

⑳汪兆镛《棕窗杂记》卷二；

㉑大埔县文物志编委会编《大埔县文物志》页 109，（广东大埔县）1996 年 8 月印行；亦见载于邹永祥、吴定贤编著《惠州文物志》图 57，广东省惠州市文化局、广东省惠州市博物馆 1986 年版；

㉒马国权《明清广东书势》，载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明清广东法书》，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1981 年初版；

㉓同上揭书；

㉔何日愈《退庵诗话》卷三；

㉕何绍基《题宋芷湾文尺牍卷为戴筠帆作》，载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十二，参见《何绍基诗文集》页 252，（长沙）岳麓书社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㉖何绍基《题宋芷湾文赋稿》，参见《何绍基诗文集》页 253，（长沙）岳麓书社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谢兰生的书法艺术

广东书坛，自明代陈献章以降，代有传人。有清一代，帖学先兴，碑学后起，名家辈出。于是，张(锦芳)黄(丹书)黎(简)吕(坚)冯(敏昌)谢(兰生)苏(引寿)宋(湘)并起，上承明代重帖之风，下启清末尊碑之学，各领风骚。其中，谢里甫兰生行、草、篆、隶、榜书皆擅，更以诗文绘画学术名世，在清中期的广东书坛颇具影响。

谢兰生，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卒道光十一年(1831)，字佩士，号澧甫，又号里甫，别署理道人，广东南海麻奢人，寓广州素波巷。迭主粤秀、越华、端溪书院，后为羊城书院掌教，桃李至众。阮元重修《广东通志》，延为总纂。工诗书画，诗学东坡，

画得吴镇、董其昌、王原祁之法，笔调清雅，设色明快。著有《常惺惺斋诗文集》各四卷、《常惺惺斋书画题跋》二卷、《北游纪略》二卷、《游罗浮日记》一卷等。

谢兰生得指实掌虚笔法于黎简(1747－1799)，后又传之于朱次琦(1807－1882)。著名书法家康有为又学于朱，成为近代书坛巨擘。他说："书虽小道，非隽悟者不能通其意"，实指、虚掌、平腕、竖锋，应小心布置，大胆落笔，意在笔先，神周字后，此外丹也；手软笔头重，此内丹也。又曰："晋办神姿，唐讲间架，宋元以来尚遒峭之趣，然以趣胜者，即有所成，只证声闻辟支果耳；不成，终身遂流魔道，不可振教。初学执笔，折中祛弊，其颜平原、欧阳渤海乎！"[①]

谢兰生既长于书论，又长于临池，书学颜平原、褚遂良，并参以李北海，淡雅清逸，史载其"书品、画品皆能以隽永见长"[②]，从其传世书迹可了解其书法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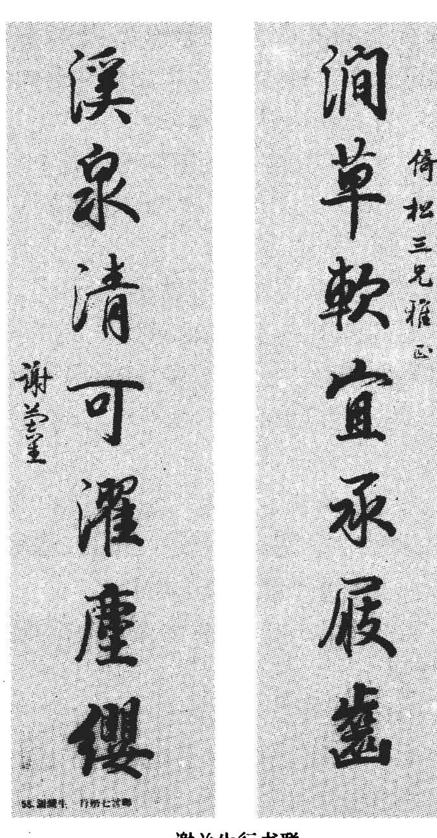
谢兰生的书法，传世较多者为行草及行楷，其次为隶书、榜书(擘窠字)。

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联合举办"黎简、谢兰生书画展"，并出版专集，使得三馆所藏谢兰生书迹得以昭示于世，让我们可以全面地了解作为一个诗、书、画、印兼擅的学者型书家的风格面貌。

他的书法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临褚遂良圣教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为梦溪写楷书》、楷书《临松雪书道德经》轴、行书《东坡书艾宣画四首之二诗》轴(广州美术馆藏)、《漱玉轩》横匾、隶书《出崑虚以聘志》轴、行揩《坡公和与可洋州园池诗之一》轴、隶书《五言联》、楷书《十言联》、行揩《七言联》(广东省博物馆藏)等[③]。

他的早期作品，多以临摹和楷书为主。他能博采众家之长，

融合成自家风格。他在《自题临褚本 <兰亭>》中写道:“予写兰亭,多宗褚法,虽不能至,而略有依傍,不至如土木形骸”,他临褚遂良之《经训堂帖》、《圣教序》等,能得其神韵;临赵孟頫楷书《道德经》遇笔法圆转遒丽,如出一辙;临倪云林《云林子诗帖》、《云林诗田舍六言二首》等均工致娟秀,清高绝俗;临柳公权《大令送梨帖》等遒媚劲健,不失已意。



谢兰生行书联

他的行书,尤其是行草书,如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之《阮籍咏怀诗》轴、《二月江南莺乱飞诗》轴,广州美术馆所藏《东坡书艾宣画四首之二诗》及为数不少的题画诗等,多得之于颜真卿,深得《争座位帖》之神韵。行楷部分,字体呈扁方或正方,且遒劲有力,如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之《临褚遂良圣教序》、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七言联:“蝶衣采粉花枝午,蛛网牵绿屋角晴”及于道光五年(1825)为南海画家李国龙(跃门)所题“罗浮仙迹”四字,大多效法褚遂良而参以已意;另一类字体呈长方且横轻竖重者,如

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之《坡公和与可洋州圆池诗》轴、行楷七言联："涧草软宜承屐齿,溪泉清可濯尘缨",明显看出受到颜真卿《多宝塔碑》的影响。他的隶书,如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五言联"以诗为佛事,随地学山居"和"读书大有益,为善常所钦及《出崑虚以骋志》轴等,均老练凝重,形神皆备。

谢兰生尚擅榜书。榜书,古曰"署书",又称:"擘窠大字"。康有为《广艺舟双辑》云:"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简穆为上,雄深雅健次之",否则便弄巧成拙,画虎类犬。《清史·列传》称谢兰生善"擘窠大字,无出其右,阮元极赏之"[④]。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他于道光九年(1829)所自题之"漱玉轩"匾额,正楷横书,字径盈尺,其势甚远,奕奕有神,且庄雅端正,美于观望,气韵绝佳,深受颜真卿影响;另一正楷横匾"渔石山房"则横重竖轻,略显纤细。

谢兰生也能刻印。马国权《广东印人传》谓其刻印乃"一时遣兴耳,以学问赅博,虽偶然奏刀,亦每得古致"[⑤]。有白文"谢兰生印"、朱文"太史氏"、椭形朱文"有芬"及朱文联珠"里"、"甫"等印,均文静有风致。

谢兰生书艺深受当世推重。宋湘曰:"书法之妙,是吾澧甫绝技"[⑥]。在中国书坛"明代之世,多仿子昂;有清一代,竞讲香光"的风气下,他能学古而不泥古,自鸣天籁,独具一格,在广东书坛上是一位可圈可点的人物。

注释:

①汪兆镛《岭南画徵略》卷六;

②《岭海诗钞》,转引自马宗霍辑《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卷十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新一版;

③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黎简谢兰生书画》,(香港)1993年7月初版;

④《清史·列传》卷七十三;

⑤马国权《广东印人传》页11,香港南通图书公司1974年10月版;

⑥宋湘《复谢澧甫书》,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载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明清广东法书》页205,(香港)1981年11月初版。

黄子高的篆书及其《续三十五举》

一

张维屏《松轩随笔》云:“粤东二百年来,篆书当推石溪。石溪作古,当推兰甫。”[1]石溪为清代广东篆书名家黄子高,兰甫则为著名学者陈澧。黄子高长于考证、金石,藏书甚富,善书,尤精小篆,“用笔如铸,人得片纸,争藏弆焉”[2],在广东书坛独步一时。

黄子高为广东番禺河南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卒于道光十九年(1839),字叔立,号石溪,少以词章擅名。年二十一补博士弟子员,道光十年(1830),督学翁方

纲以"南海对"试诸生，子高立就千余言，督学惊异，谓足与扬州汪容甫"广陵对"并美。道光十一年(1831)，以优行贡太学被阮元拔为学海堂学长。平生喜收藏，"偏收唐帖，兼喜晋砖、石研、素琴、法书、名画、尊罍、彝鼎、刀剑、敦槃"，"雅擅词章，益研经史"[3]，"博极群书，尤留意乡邦文献"[4]，"藏书多异本"[5]。谭莹、伍崇曜编集《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等书，多与借抄，有《粤诗搜逸》四卷。性和行介，某道卢某、都统奕湘慕其名，折节造庐，竟不得见，惟与顺德梁梅、南海谭莹、胡调德、嘉应吴兰修、同邑仪克中、侯康及画家居廉之父居少楠等为文字交。屡困乡闱，年仅四十六而卒。擅画，有《为林贲园画梅》、《自题画梅》、《题画梅》诸诗，可惜未见画作流传。工诗，时人评为：清深华妙，无佹激之字，无鄙俚之观，无饾饤襞积之习，俯仰今古，陶冶性灵，又"留心掌故"、"多藏书，乙乙手自校勘，务为朴学"[6]。著有《石溪文集》二卷、《知稼轩诗钞》九卷、《续三十五举》一卷。其子鸿逵，亦擅篆隶，有父风，"尤精楷法，见者以为率更的传"。子高殁后，鸿逵亦于丁未(1847)卒，人咸惜之[7]。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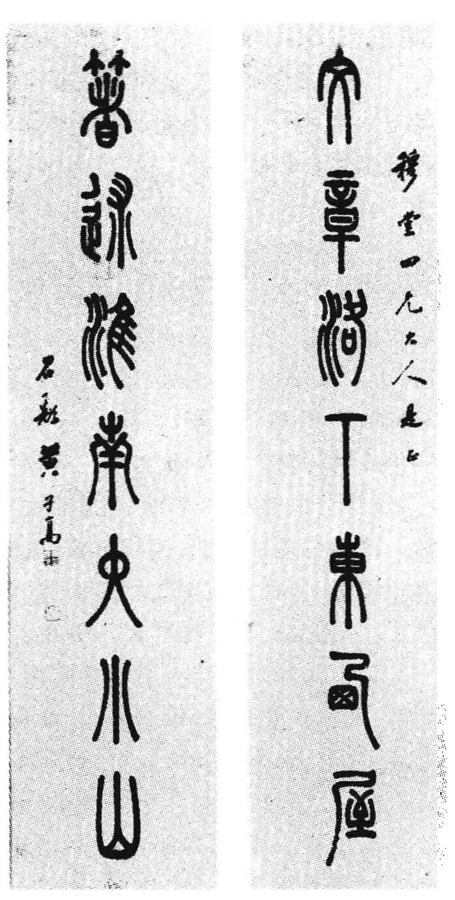
黄子高工各体书，首推篆书。

康有为云："道光间，香山黄子高篆法茂密雄深，迫真斯相，自唐后碑刻，罕见俦匹。虽博大变化，不逮完白，而专精之至，亦拔戟成队。此犹史迁之与班固，昌黎之与柳州，一以奇变称能，一以摹古擅绝，亦未易遽为优劣。世人贵耳贱目，未尝考古辨真，雷同一谈，何足以知之？"[8]在广东书坛，以篆书得康氏如此赞誉者，仅此一人而已。

黄子高的篆书胎息于《琅琊台刻石》，亦得力于李阳冰遗法。

篆法谨严，富于变化。从笔者所寓目的十数件书迹来看，大抵有三种体貌：

（一）休近《琅琊台刻石》一路，用笔瘦劲，又似玉筋篆，如篆书长联："帘卷虾须，唤美人捧砚，笔初试，墨新磨，将纱楷蝇头乌丝细写；香焚龙脑，有佳客至斋，诗快平，画大赏，把断文蝉腹绿绮同弹"（广东省博物馆藏），论者以为"不特篆法精妙，抑且雅人深致，为艺林之佳话也。"[9]黄子高尚云："字为心画，当先知此字从某从某，于六书之义云何，下笔自然有意[10]，从此长联可看出黄氏此言切中肯綮。其他如八言联："尔雅虫鱼离骚草木，钟鼎款识书画题签"，七言联"文章洛下东西屋，著述淮南大小山"等（广东省博物馆藏）均属此路，用笔较为圆润，但笔力稍弱。



黄子高篆书七言联

（二）介乎小篆与钟鼎文之间，如十五言联："入则孝，出则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颂其诗，读其书，友天下之士尚论古人"（广州美术馆藏），既有小篆的匀圆齐整，又具钟鼎文的古朴

遒劲。

(三)完全临金文之作。乾嘉以后,文字训诂之学兴起,金石考证之风盛行。随着金石考证的深入,以圆浑古朴且多变化著称的金文(又称"钟鼎文")成为书家临习的重要字体。黄子高云:"钟鼎文率多'惟王某年日某日作宝尊鼎用丐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等文,然各具意态,正如汉谱中印字虽多,变化不同耳",又云:"钟鼎文只可临摹以应索者,若别写成幅文字,参以史籀便多凑合。"黄子高传世书迹中,这类作品有两件。其一曰《金文隶书合璧》扇面(香港何氏藏),其二曰金文《唯十又四月》轴(广州美术馆藏)。前者书于道光戊子(1828),系临《淮源桐柏庙碑》之作,前为金文十三行,后为隶书四行,金文曰:"惟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王在周,客新宫。王徒正师氏,王呼师。朕锡师遽贝十朋,遽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丕体。用作文考旄叔尊殷,止孙子永宝",用笔如铸,线条细而劲,古拙而不呆板;后者用笔圆润,线条谨慎而不失跌宕,堪称临习金文之佳构。

黄子高篆书的传人主要是陈澧。按,陈澧(1810—1882),字兰甫,人称东塾先生,番禺人,任学海堂学长数十年,长于天文、地理、算学、乐律、经学、金石、书画等,著有《声律韵考》、《东塾读书记》、《忆江南馆词》及论篆刻的《摹印述》等。篆法出于子高,有出蓝之誉。康有为评曰:"篆法出于香山黄子高,亦自雄骏也。"[11]《霎岳楼笔谈》称其"篆亦谨持有则[12]。陈澧平生应酬极多,所书多为行书,篆体较少,得之者往往珍如拱璧。传世的篆书有"唐歌晋笛楼"横(香港私人藏)、四言联(广东省博物馆藏)、八言联"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聪颖特达文而又儒"(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和九言联(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古朴茂密,不逊其师。因子高学术成就及学术地位均逊于澧。且天不假年,又长期困于乡闱,故其书名反不及弟子之隆。

黄子高亦擅隶书,有七言联“朋来直谅惟三益,心醉离骚与六经”(广东省博物馆藏)及上述《金文隶书合璧》扇面行世,隶法参以篆意,用笔谨严,但时露懈笔,终不及篆书之精。

三

黄子高在书法史上的意义,主要还在于见解独到的《续三十五举》。

元代吾丘衍有《三十五举》,前十七举谈篆书及其源流,后十八举多论 印;清人桂馥有《续三十五举》、姚晏有《再续三十五举》,均为论刻印之书,唯独黄子高《续三十五举》为专论篆书之作[13],在古今书学论著中,殊为难得。

《续三十五举》一名《黄氏续三十举》,书成于道光十七年(1837),时年作者四十三岁。是书实为八十四条,本来可以独立成书,而仍名《续三十五举》,应是作者出于自谦。黄子高在自序中写道:“余少入塾即喜摹印,学为小篆,兼及古文。或者不察,从而问途。窃喜吾道之不孤,深恐其辞之未达。杜门谢客,以笔代谈。”因此有论者认为“据此则此书之作,是示学者以门径也[14]”。

黄子高云:“讲篆书者约有三家。一曰考古家,一曰写字家,一曰摹印家。以许氏为宗,证以经典之同异,此考古家也;广搜金石诸刻,专讲笔法,此写字家也;至于摹印,又在二者之外,汉谱中所用字多有与六书不合者。”从《续三十五举》可知黄氏应属写字家。是书论及篆书之法,详至用笔先后、用墨、纸等,并评述历代篆书的得与失,多精到之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学篆以《说文》为本

学习篆书,必先掌握《说文解字》。“说文都九千三百五十有

三字，日写三百余字，一月可遍。把笔既写，然后再加临摹，方可渐进于古”。又云：“童蒙入塾，塾师先教以摹写上大人，若将《说文》五百四十部之字镂板印朱如童时仿字式，稍有资禀无不参作篆者也。”

通《说文》，是学篆的基本功，技乎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作者同时指出：许氏之书，正如今之康熙字典，若求笔法，舍石刻其何从？”因此在后文里，旁征博引，“广搜金石诸刻”，析其得失，予学者以升堂入室之径。

（二）作篆须知用笔、择笔、用墨、用纸等

用笔。很多字，篆、隶、楷笔划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如“木”字，隶、楷俱作四笔，篆却作五笔，“回”字，隶作四笔，楷作六笔，篆只一笔……“举一反三，是在学者”。接着举出“纵横、曲直、左右、方圆无乎不备”的字和部首若干，以示“作篆须知用笔之先后”。其中皆一笔写成者有“以”等廿字，一笔既成可写两笔者有“刀”等三十九字，两笔之后再写三笔者有“小”等四十九字，三笔之后再写四笔者有“牛”等七十一字，以上诸字“能熟习于此，再留意于偏旁，则写篆自有其基矣。”

择笔。“今人作篆，每将新颖切去，却用弦线束缚，令画匀适，辄自以为得计。不知笔既无锋，何以转运，舍此不为，亦未失为佳士也。”选择笔时，最好用长毫，非羊则兔，而岭南地区兔少，因而用羊毫自可。

用墨。“每见作篆者多用渴墨，或者矫之而用浓墨。窃谓得中为贵也，然与其渴也，不如其浓矣。”

用纸，“纸以生纸为贵，然必能写绫绢及粉蜡笺，乃见本领，谓其能于滑中行笔。”

（三）评述历代篆书，并论其得失

《续三十五举》中大量篇幅是列举历代篆书名迹，指导学者

要有所取舍。作者谓："骨董家收书画者画多而书少。就书而论，行多而隶楷少，至篆则万中无一，以故得见古人真迹为难"，因此，评述的历代篆书大多为金石诸刻。从石鼓文、钟鼎文、汉篆、新莽石刻、曹魏、唐、宋至元、明、清等各朝主要书迹和书家均有评析。对宋代及当朝书家着笔尤多，所论俱自出机杼，如：

"二徐、郭忠恕、梦英禅师皆学当涂而各极其至。终宋之世，无有能与四子抗者。"

"郭忠恕篆与梦英禅师骤见之若无大别，而实不同。学者解此，当有悟入处。"

"国朝篆书盛推王虚舟，然形体稍具，骨格未成。譬如二八娇娆，掠鬓梳云，过自修饰，未足语乎丈夫之概也。"

"乾隆朝曲阜桂未谷、阳湖洪稚存、孙渊如、嘉定钱献之四君皆深于说文之学。未谷隶书尤负盛名，献之尝刻一印云，"斯翁之后，直至小生"[15]，王司寇《金石萃编》诸篆刻实出其手，以视唐宋诸 贤果如何哉。"

因子高身居岭南，对广东书坛尤为关注，所以有两条专论及粤东篆书：

"合河康茂园官粤东，方伯颇以书自负，修建书院所题门榜从不假借于人，盖得力于颜苏为多。篆书亦复不苟，如关帝文昌庙，其手笔也。"

"吾粤能为四体书，在胜国时首推黎瑶石、邝海雪。瑶石篆，余未之见；海雪自赞刻于《峤雅》者，乃其手书，大致规橅石鼓。国初时著名者有周大樽、吴蒜二君，皆能运笔，固异于描画者，然一篇之中，俗体错出，则说文之学未之讲也。"

对于历代篆书家及有关书篆之逸事，也多有涉及，如：

"昔人谓山谷作横画，率从中间先作一点，旋引笔由左而右，篆法正是如此。盖从中间落 笔则左右均平，自无攲侧之患，山

谷殆深于篆者。尝见江西万氏所藏《铜雀台研铭》,字约三分以上,甚古朴有汉意。”

“二十年前有人持文衡山篆书落花诗求售,中多杂体,用墨太燥,疑非真笔,然衡山 长处实不在此。”

“古无草篆之名。有之,自赵寒山始。偶见石刻一纸,使我作十日恶。”

论及篆书同时,又旁及古货币文字,自成一家之言:

“三代而下,石多金少,然秦汉以来泉文如半两、五铢、货泉、泉布、大泉五十、大泉当千、永安五铢、五行大布、常平五铢等,迫窄中笔势自尔舒展,为此者,必是能书之人,是即师所在,何必赝鼎乃为可贵哉。”

对于《三十五举》的始作者吾丘衍则偶有微词:

“吾子行言:作篆忌写诗词。然《铁网珊瑚》载有子行手写杜诗一纸,亦用篆体,不几自破其例耶。”

最后,作者提出“学篆须由大字入手,自寸而尺。若先从事于小字,便少展拓。”学书要贵得其意,而形体亦不可失。“遗貌取神,恐未可为初学道也,篆书尤要。”并进一步提出“由本以达末之说”:“工行楷者,未必皆能篆隶;即能隶者,亦未必尽能篆;若能篆者,未有不能隶与行楷者也。”此说虽失偏颇,但也看出作者于篆书是别有深意在焉。

四

清代篆书,已有论者将其分为新旧两大流派。旧派是以“二李”为宗,以玉箸作篆的正统派,他们或在碑版考据上功力甚深,或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崇尚温文尔雅,同时又是清前期开创篆书风气的先行者,但所写篆书中规中矩,生气不足,以王

澍、钱坫、孙星衍、洪亮吉等为代表；新派是“以抒发胸壑中感情而寄托于篆书的线条之内”，劲健遒挺，勇于革新。其中主要代表有“结体气势磅礴，用隶笔作篆挥洒自如，线条如万岁枯藤的邓石如；善于取法，参以北碑健劲之笔而又风致极佳的赵之谦；神似《石鼓》，纵横跌宕，苍劲简老的吴昌硕；以金文钟鼎款识入篆的杨沂孙、吴大澂”等[16]。黄子高篆书，正介于新旧两派之间。作品既有篆法谨严、不越雷池半步的一面，如篆书十五言联；也有自抒胸臆、潇洒遒劲的一面，如篆书长联“帘卷虾须”等。因子高僻处南天一隅，又不广交游，且盛年早逝，作品传世较少，所以其篆书的影响一直不出岭外。直到今天，岭外学者谈起黄子高，大多也仅限于《续三十五举》。

黄子高的《续三十五举》是在清金石考据学和篆书之风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其观点虽偶有偏颇之处，从全书来看，也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吉光片羽、尤足珍贵，对于切中时弊、填补历代篆书理论的空白有着深远的意义。

广东地区书家，一向不善著书立说，黄子高《续三十五举》一出，可使粤东一扫数百年来书论之不振矣。

注释：

①张维屏《艺谈录》卷下；

②（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一，列传二十；

③谭莹《黄君石溪墓表》，载《乐志堂文集》卷十八，咸丰己未冬十月（1859）吏隐园刻板；

④伍崇曜《粤诗搜逸·跋》（1850）；

⑤《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文苑三》中华书局本第44册页13433；

⑥徐荣《知稼轩诗钞·跋》（1844）；

⑦徐锦芳《知稼轩诗钞·跋》（1848）；

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二之《说分第六》。按康有为将黄子高郡望误为“香山”,应为“番禺”,参见(光绪)《广州府志》、《番禺县志》及谭莹《黄君石溪墓表》等;

⑨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广东文物》卷八(1940);

⑩黄子高《续三十五举》,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初集第七辑。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续三十五举》;

⑪同⑧;

⑫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

⑬《清史稿·艺文志》误将此书归“艺术类篆刻之属”,见《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上)页200,中华书局1982年4月第1版;《中国丛书综录》也将此书归“篆刻之属”之“论印”部分,见《中国丛书综录·子目》页94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连一向深谙乡邦文献、严于考证的近代学者冼玉清(1894—1965)也误将此书归入“粤东印谱考”,见1936年7月《岭南学报》第五卷一期;

⑭《冼玉清文集》页9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⑮疑为“斯冰这后,直至小生”之误;

⑯祝遂之《清代篆书艺术试析》,(上海)《书法研究》1987年4期;傅东光《清代篆书概论》,载《清代法书分类丛书—清代篆书》,(北京)光明报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吴荣光致叶梦龙书札

——兼论吴荣光书法

一

吴荣光(1773—1843),原名燎光,字殿垣,一字伯荣,号荷屋、可庵,别署拜经老人,广东南海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至湖广总督。富藏金石、书画,亦擅诗词、书画、篆刻,著有《吾学录》、《历代名人年谱》、《石云山人诗文集》、《绿伽楠馆诗稿》,辑有《帖镜》、《筠清馆金石录》、《筠清馆法帖》等,并精鉴赏,所编著之《辛丑销夏记》因其"收藏之真,考订之雅"[①]而成为后世鉴定书画之范本。

叶梦龙(1775—1832),字仲山,号云

谷,尝服官农部,因称为“叶农部”,亦为广东南海人,官至户部郎中,平生亦广蓄金石、书画,精鉴别,集有《风满楼书画录》、《贞隐园古篆法帖》、《友石斋集古帖》、《国朝名贤法帖》等,亦擅画,有《江水帆影图》(广东省东莞博物馆藏)传世。

吴荣光与叶梦龙“定交垂四十年”,吴荣光自言“余在京,君(指云谷)官户曹,余三度归省,嗣奉先通讳,君皆在籍,把晤殆无虚日”,嘉庆十五年(1810)年,吴荣光罢官,“知交疏散”,而叶梦龙“于余好倍笃”,“尝登君家风满楼,遥望水软山温,云飞烟灭,相与听然而笑”。[②]在吴荣光的诗集里,至少有十四首是咏及叶梦龙的[③],从中可看出二人共同的兴趣与深厚的交情。如作于庚午年(1810)的《怀人十二首并序·叶农部(梦龙)》云:

> 十年宦辙,四月归途。人事多违,交游谁健。少壮所历,感慨系之。扁舟晚泊,滩声如吼。白云在望,飞鸟投林。屈指计程,乡关渐近,而旅人归省后又未能长此就闲,仆仆尘鞅殊愧故人矣。篷窗无事,忆平日所心契者得十有二人,各系数语。山川落落,里居不忘。此中有人,他日请念。时庚午九月朔双江舟次:
>
> 论交十七年,云谷为最久。
> 蝸告蓼莪哀,不见空搔首。
> 顾恺画盈厨,左思笔在牖。
> 城南一老人(自注:谓翁覃溪大鸿胪),含尔忘年友。[④]

清嘉庆十年(1805),画家吕翔为叶梦龙作《柳波送别图》卷(广东省博物馆藏),时人吴荣光、冯敏昌、刘彬华、潘正亨等分别题诗相赠,其中吴荣光诗云:

饯我海珠月，迟君燕市尘。
可怜久为客，今又送归人。
乡路迢迢梦，江波昔昔春。
柳花双树好，对此倍凝人。

为忆登程日，亲宾手乍挥。
人生能几辈，禄养逮重闱。
陟岵徵夫路，报春游子衣。
教忠闻有语，且勿寄当归。

万里秋如锦，白云遥在山。
还归溯亲舍，得请别朝班。
握手各相勉，此行宁就闲。
京华他日望，北斗近燕关。

七载都门饯，无如君此行。
天涯念苞栩，乡国有华笙。
海馔多馨洁，山田报太平。
闲居吾有愿，何日惬春耕。

款识曰："题《柳波送别图》即送云谷老弟农部归省。乙丑七月十有六日荣光初稿，时寓都下宣武城南之桐寿山房也"，钤白文印"吴荣光印"。题诗亦载吴荣光《石云山人诗集》卷六，原题为《题叶云谷农部(梦龙)柳波送别图，即送归省四首》，其中第一首最末一句"倍凝人"《诗集》作"倍伤神"，第三首末一句"他日"《诗集》作"他夕"，第四首"报太平"、"惬春耕"《诗集》分别作"纪太平"、"惬归耕"[5]。从诗意可知二人交谊非浅。

二人同为书画鉴藏家，平时相与论道、在各自所藏之书画作品中相互题跋、共同赏玩者尤多，如吴荣光作于庚午年(1810)的《黎二樵(简)山水卷跋》云：

> 余识二樵山人在丙辰、丁巳间，时从山人索笔墨者户屦常满。余所得亦不下十数种，迨庚午余请归里，山人归道山已十余年。余所得诗若画尽散佚，盖山人身后遗墨乡人饼金购者甚众，余所得不复收拾，往往为人窃售也。是岁九月，从云谷农部丐得所临北苑小幅藏之。山人诗从工部、长吉、义山、东波变化出入，实为平生第一，而世顾宝其画与字。虽然，画固足宝也，画如此更尤足宝也。因云谷属为题记，为诵山人荣名，只觉"饥后贵绝技，原非眼前宝"两言为山人珍惜。后之论山人者，悉心于《五百四峰草堂集》求之当肯余言。[6]

此外，吴荣光尚于嘉庆十年(1805)为叶梦龙题跋元吴镇《墨竹图》卷、于道光九年(1829)题跋清黎简《新柳图》卷、于道光十年(1830)题跋张即之书《华严经卷》、樊士宽书《方澜诗草卷》、《云谷寄影图轴》、王冕《墨梅轴》等[7]。今香港虚白斋所藏的一件沈周的《行书诗》卷(现归香港艺术馆藏)曾为叶梦龙所藏(翁方纲跋语)，上有吴荣光钤的白文印"吴荣光印"。

吴荣光与叶梦龙不仅为同道好友，其儿女更结为连理。以承继家学、擅绘花卉著称、且自称"含毫画出还私问，可是西山写韵人"[8]的吴荣光女公子吴小荷配与叶梦龙六子应祺[9]，"闺房翰墨，称一时韵事"[10]。

道光十二年(1832)，叶梦龙先吴而卒，吴荣光分别撰写了《皇清诰授通议大夫户部山东司郎中加七级叶君墓志铭》及《叶

云谷农部诔》等，情真意切，极为感人。

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之吴荣光致叶梦龙书札两通、台湾兰千山馆所藏书札一通以及《中华历代名家手札墨迹大观》所载书札一通，便可反映出两位书画、鉴藏家交往轨迹与翰墨因缘。

二

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两札均为纸本，第一通三开，每开纵 20.8 厘米、横 10.3 厘米，书文云：

荣光顿首谨启

云谷农部阁下：

现本处新修医灵古庙，将次告成。左右便门横额拟题曰“瑶林仙馆”四字。欲壮观瞻，须求名翰。素仰卓仕先生家学渊源，神妙古篆为今时之史籀。值事诸友念欲踵求，俾资生色。所诏乞书者，必抱于钟王之门者也。惟阁下与之素好，敢恳代求挥毫，为鼎足篆体。容日叩领，藉勤贞珉，增光无限。

专此奉　　恳希为勿却并候

近祉不宣！

钤朱文印“神仙眷属”，疑为收藏印。按，“医灵古庙”及“瑶林仙馆”，遍寻广东古迹不获，疑位于吴荣光任上之所在地。

文中“卓仕先生”姓名遍查文献资料，在叶梦龙的交往圈中，堪称“家学渊源，神妙古篆为今时之史籀”且为吴荣光“素仰”的书家有且仅有伊秉绶一人。按，伊秉绶(1754—1815)，字组(祖)似，号墨卿、默庵，福建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善书，

尤精隶、篆，论者称其“以篆隶名当代，劲秀古媚，独创一家”[11]。因“组(祖)似”与“卓仕”音极近，故吴荣光可能将之误为一体，另有可能就是伊秉绶“一字卓仕”。

嘉庆四年(1799)，伊秉绶赴粤，伊有《长江三首(将之粤东，先寄叶二云谷)》诗，后有《九日叶云谷户部招同人白云山登高》、《同叶云谷宿倚山楼话别》、《同叶云谷宿倚山楼丙舍话别》、《云谷送至白沙》、《归舟寄叶云谷农部》、《舟过云都寄叶云谷》诸诗[12]。据史料记载，嘉庆七年(1802)，伊秉绶官广东惠州府知府，以剿陈烂屐四案，忤两广总督吉庆而被劾去，遣戍军营，乃叶廷勋、叶梦龙父子为之斡旋，获免，并赠巨金开复原官。伊秉绶旋客北京，主于叶梦龙宣南坊画禅斋时，与张船山(问陶)、吴荷屋(荣光)诸人往还至契，屡有文酒之会。叶梦龙作《燕邸书怀》十八首，尹秉绶次韵和之[13]。伊秉绶后授扬州府知府，临行书赠楹帖云：“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旁款云：“集唐句，书为云谷二弟农部鉴正，时船山检讨、荷屋侍御在旁察书。二语不多书，非至好固不奉之也。嘉庆乙丑四月望，将之江南，秉绶并记。”[14]早在嘉庆辛酉(1801年)，伊秉绶便有书赠叶梦龙，在《中国书法大成》里载有伊秉绶《临杂帖》，款识云：“云谷二兄大雅正，嘉庆辛酉中秋弟伊秉绶临”，钤白文印“秉”、“绶”[15]。嘉庆十年(1805)，伊秉绶为叶题跋明沈周《桑林图》和清石涛的《夏山欲雨图》；嘉庆十九年(1814)，再为其题跋宋马远的《山水》[16]。叶梦龙、宋湘、吕翔等粤中名流曾于叶氏风满楼为伊秉绶北归饯行，伊秉绶有《宋芷湾招同黄芋洲、吕子羽宿叶云谷员外梦龙风满楼再饯余北归醉中留别》诗，宋湘有《风满楼饯伊墨卿北归》[17]。由此可见叶、伊之交谊与翰墨因缘。这也正印证了书札所云“与之素好”之言。

第二通一开，纵19.8厘米、横5.8厘米，书文云：

云谷农部阁下：

新购得瓦当二方，信是汉物，素仰阁下有卓见，祈过我一辨何如？

伯荣　顿首

此札反映出叶梦龙具有较高的文物鉴赏力及吴、叶间相互切磋论"道"的交情。

三

兰千山馆所藏一通为纸本，凡四开，前两开纵23.2厘米、横10.7厘米，后两开纵23.7厘米、横10.8厘米。书文曰：

云谷二兄大人文席：

别八阅月，不得粤中知好片楮，胸中愊塞不可耐。弟自去年十月十三日抵任，大半在鞍马上过日子。观书多在邮亭舍(点去) 舍中。郡中汉魏古碑颇不少，尚无暇日摩拓也。相国后裔古物散落，唯故纸堆中尚有俗眼遗珠。月前于魏柏香家中，搜得明季国初人尺牍百数十通，可装作八册。梁焦林家中亦得妙墨十余种，皆可宝也。昨有以书简求售，细观之乃紫阳书。虽稍有剥落，可诵。卷末正统、景泰间名人题跋七家，以朱提十金换之。可云不负此行矣。外致同人各函，乞为分致之。石帆坐地如何？得通消息否？府中定佳，诸郎君俱好？惠书可托抚巡高公递至京中，南城兵马司正指挥，陈公名鸿渐廨中，无不到者，或提塘转寄亦可。

冗中草草，顺候近祺不一。

吴荣光　　顿首[18]

书中多涉书画收藏事。其中所提及之"石帆"当为吕坚(1742—1813)。按，吕坚，字介卿，号石帆，广东番禺人，工诗，与黎简、张锦芳、黄丹书合称"岭南四家"，著有《迟删集》八卷 。吕坚大吴荣光三十二岁，为忘年交。两人交往轨迹鲜有记载，吴荣光另有一致吕坚的书札传于世，书文曰：

时帆老前辈大人阁下：

久未趋教，惟老前辈大人起居佳安为颂。兹有浙西黄孝廉安涛为晚，去岁所得士，诗才颇得清丽，有家学。久仰宗匠，求鄙言为介寒士进城车马颇不易，于其来谒能即进而教之，是在老前辈大人汲引寒俊之用心耳。专此　顺问升安不具！

晚吴荣光　顿首

初四日[19]

吴荣光向其举荐晚辈，其嘉惠后学之苦心可鉴。

四

《中华历代名家手札墨迹大观》所载书札为一开，纸本，尺寸不详，书文曰：

拙身明年馆地未定，阁下务宜留意，俾寒士有所资籍身受者，深感推挽之力矣。

此上

云谷二兄大人

伯荣 顿首[20]

该札极简略，疑有散佚。

五

四通信札均不见于吴荣光文集。它们于吴、叶交游及有关史料、文献价值外，书法上亦是一件难得的艺术佳品。

吴荣光早年拜刘墉"指授书法"，同时，家中富藏金石书画，又从朋辈处"读画观书，题图刻石，殆无虚日"[21]，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书风。其书"由率更(欧阳询)而旁涉眉山(苏轼)"[22]，"既具有欧书的结体谨严，体势方正，刚健险劲，又有苏书的笔墨丰腴，古雅沉着，天真率意"[23]。书法颇为自负的康有为对之评价极高，称"吴荷屋中丞，帖学名家，其书为吾粤冠，然窥其笔法，亦似得自《张黑女碑》，若怀宁则得于《崔敬邕》也"，又云："吾粤书家，有苏古侪、张药房、黎二樵、冯鱼山、宋芷湾、吴荷屋、谢兰生诸家，而吴为深美，抗衡中原，实无多让。慎伯(包世臣)《书品》不称之，可异也"，称其榜书"神采雍容，气韵绝佳"[24]；《南海县志》则谓其"金石考据之学，得之于大兴翁方纲；真草行隶之学，得之于诸城刘墉"[25]；张维屏则谓吴荣光"有暇则学书，取诸家法帖而鉴别考论之。当时师友，谓君于书学实深于诗学"[26]；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称其"书法脱胎东坡率更，自成一家，豪雄跌宕，意在笔先，有如天马行空，全以神运，故能妙臻化境，气象万千"[27]。其他若简经纶之《琴斋论书》、李蟠之《岭南书风》、马国权之《明清广东书势》等对之推许有加[28]。从北京故宫博物院、

广东省博物馆、浙江省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广州美术馆、深圳市博物馆、浙江省瑞安县文物馆等文博单位及私人藏家所庋藏之数十件传世作品中，可看出前贤所评，实非虚誉。在吴氏自订的法帖中，也多有题跋，其萧散的小行书风格给人一种恬淡之美[⑨]。这四通信札便是其书艺之缩影。

此信札不同于一般的书法作品，信笔写来，洋洋洒洒，颇具一种古拙、朴素之美。尤其是运笔、结体均随意为之，从容自在而不失法度，这与他的其他书作相比，可谓相得益彰。因其无拘无碍、未经雕饰，反而别具艺术特色。

1998年12月16日

注释：

①缪荃孙《艺风堂笔记》，转引自汪兆镛《岭南画徵略》卷七；

②吴荣光《叶云谷农部诔》，见《石云山人文集》卷四；

③分别为《题叶云谷农部(梦龙)柳波送别图，即送归省四首》、《题叶云谷芦湾送别图三首》、《怀人十二首并序·叶农部(梦龙)》、《在羊城日与潘伯临比部、叶文园省郎(梦麟)、云谷农部、伍 东梧学博四人无日不聚，别日饯我于渫云楼，又饯我于珠江之浒、分江之浒，感情惜别有作二首》、《题吕子羽(翔)画(叶云谷农部藏)》、《题叶云谷郎中读易图，余廿年前欲本序卦，以人事让易参订吉水杨氏所未及，至今未就，用此发端》、《题叶云谷所藏煮石山农墨梅补和覃溪先生韵》、《题叶云谷寄影图》等，见吴荣光《石云山人诗集》卷六至卷十四；

④吴荣光《石云山人诗集》卷七；

⑤吴荣光《石云山人诗集》卷六；

⑥吴荣光《石云山人文集》卷五，亦载叶梦龙《风满楼书画录》卷三，系吴氏跋黎简《夏山奔雨》卷，款署"道光己丑四月十八日，吴荣光并书于风满楼下"；

⑦容庚《风满楼书画录跋》，载容庚《颂斋述林》页552，(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8月版；

⑧施淑仪辑《清代闺阁诗人徵略》卷九；

⑨朱为弼撰《通议大夫户部山东司郎中云谷叶公墓志铭》及吴荣光所撰墓志铭等均称叶氏有十四子,分别为:应泰、应阶、应昌、应时、应超、应新、应霖、应雯(文)、应欣、应瞳、应培、应淙、应镗、应几,其中并无"应祺"其人。吴荣光撰墓志铭称其女适叶梦龙六子应新。又,《吴荷屋自订年谱》称"女熹适候选詹事府主薄叶应祺(南海人,后官山西蒲州府同知)",而吴荣光平生仅有一女吴尚熹(小荷),因此"应祺"与"应新"当为同一人。李启隆《留庵随笔》、汪兆镛《岭南画征录》、简又文的《广东书画鉴藏记》及谢文勇《广东画人录》等也均称是"应祺"。生申《从白纸到白银——清末广东书画创作与收藏史》亦提及吴小荷嫁叶应祺事,参见是书上册页312,(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1月版。另有汪宗衍撰文称吴荣光"其女尚熹后适叶蔗田(梦草)为梦龙从弟",不知何据.存此备考,见汪著《广东书画徵献录》页162;

⑩李启隆《留庵随笔》,转引自汪兆镛《岭南画徵略》卷六;

⑪蒋宝龄《墨林今话》卷八;

⑫分别参见伊秉绶《留春草堂诗钞》卷二、卷五、卷六;

⑬同⑦揭书;

⑭汪宗衍《广东书画徵献录》页166,(澳门)1988年8月印行;

⑮《中国书法大成(7)》页452,(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12月第一版;

⑯分别参见叶梦龙《风满楼书画录》卷三、卷四;

⑰分别参见伊秉绶《留春草堂诗钞》卷三和宋湘《红杏山房集外诗》(载宋湘《红杏山房集》页372,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

⑱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兰千山馆法书目录》页162,(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1987年10月初版;

⑲河洛图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华历代名家手札墨迹大观》页616,(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8年1月初版;

⑳同上揭书,页617;

㉑吴荣光《吴荷屋自订年谱》,载《南华》第一集第一卷;

㉒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三;

㉓单晓英《吴荣光和他的行书世说轴》,(北京)《书法丛刊》1993年第2期;

㉔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㉕汪兆镛编著《碑传集三编》卷十四;

㉖张维屏《松心文钞》,转引自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

㉗《广东文物》卷八,1940年;

㉘此外，在吴灏的《吴荣光的书法及其行述》（载《大笑草堂谈画杂文》，澳门一书斋1994年版）、李公明《广东美术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陈永正《岭南书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单晓英《明清岭南书法史述略》（载《第三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庄申的《广东书法简史》（载《广东历代名家书法》，香港艺术馆筹划、香港市政局1981年年版）、简又文的《广东书画鉴藏记》（台湾《广东文献》第二卷第四期）等文中对吴荣光书法也均有评述；

㉙参见吴荣光《筠清馆法帖》。此外，粤刻丛帖如伍元蕙的《南雪斋藏真》、潘仕成的《海山仙馆藏真》、潘正炜的《听帆楼法帖》中均刻有吴荣光书迹。在《明清广东法书》（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州美术馆编，香港1981年出版）、《商承祚先生捐赠文物精品选》（岭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3月）、《东塾绪余续编》（何曼庵丛书第八种，1986年刊于香港）、《广东省博物馆藏法书选》（文物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广州集雅斋藏广东名家书画集》（广东音像出版社1998年10月）、《安思远藏善本碑帖选》（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书苑》（日本株式会社三省堂发行）等书及吴氏传世画作如《湘南述别图》卷（广东省博物馆藏）等均有吴氏大量书迹，近人关冕钧《三秋阁书画录》有其书法著录。

鲍俊书法刍议

盛大士在其画学论著《溪山卧游录》中写道:“粤东文士,能诗者皆工画”[①]。此论虽不乏溢美之辞,但确乎反映出清代广东文坛的风尚。不仅如此,能画者也皆工书,这也几乎成为当时广东画坛的风尚。从清初的张穆、高俨、梁佩兰到乾嘉时期的黎简、冯敏昌、谢兰生、张锦芳直到晚期的张维屏、陈澧、居巢等,可明显看出这种文化景观,而香山石溪(今属珠海)的鲍俊便是其中一表表者。

鲍俊(1797－1851)[②],字宗坦,号逸卿,又号石溪生,道光三年(1823)进士,道光帝赐“书法冠场”,历官翰林院庶吉士、刑部山西司主事、候补郎中等,曾刻有一小印曰:

“内外中翰之章”，李长荣谓“盖尝由翰林为广文，由广文为中书也”[3]。他仕途坎坷，尝自言“一官偃蹇负清时”，因此不久便回到岭南，以书画维生，并以润笔所得在广州芳草街置一别业，曰：“榕塘（一作堂）吟馆”（因此人称榕塘居士），颜其轩曰“守庸”，晚岁主讲凤山丰湖书院以终。

鲍俊与当时文人张维屏、苏六朋、梁琛、招子庸、陈其锟、叶梦草等多有诗画往还。

鲍俊以诗书擅名，著有《榕堂吟馆诗钞》、《倚霞阁词钞》、《鲍逸卿草法》。其书宗法李北海，得其神韵。从笔者所见的二十余件传世书迹（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珠海博物馆及私人藏家）中，可知鲍氏擅行、草、楷诸体，尤以行、楷为胜。楷书极饶书卷气，行书则于灵动中蕴劲挺之势。有一幅作于道光丁未（1847年）的行书联（私人藏），书文曰：“逸兴多，俗事少，积善家风好；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书如文意，恬淡潇洒，堪称晚年力作；另一行书《七言联》“看画客无寒具手，论书僧有折钗评”（珠海市博物馆藏）则随意自然，无拘无碍。

珠海市博物馆藏其行草四屏，绢本，书风淡雅，洗尽铅华，书文曰：

我亦心中闲，澹泊以明志。
机缘每日生，是时得以悬。
往还二十年，每见唯清吟。
觉性既自如，世味随浮沉。
琅琅孤云姿，怅望空山岑。
岂不悟至理，悲来难独任。

钤白文印“鲍俊之印”和朱文“逸卿”。

广州美术馆藏其行草书《临杨凝式韭花帖》,行草小字,一丝不苟,殊为少见,并有跋曰:

> 此表书善草草,澄心静睬则羊毫悬腕,结构精严,想其下笔时变幻神速如风雨。刑子愿谓赵松雪楷法直入山阴之室,信然。道光己亥春仲花朝,时观于蔗田农部伫月楼,玩味不已,爰缀数语,用志墨缘,香山鲍俊跋后。

钤白文印“鲍俊之印”和朱文“石溪生”。“刑子愿”即刑侗(1551 – 1612)、“赵松雪”即赵孟頫(1254 – 1322),“蔗田”即叶梦草。透过此只言片语,可略窥其书学思想。

鲍俊亦擅擘窠大字,在珠海山场石溪,至今仍保存着他于道光辛卯(1831 年)所书的“石溪”二字(石刻),字大径尺,气势磅礴。另一榜书“鹅”字,落款“逸卿”,边题“名□亦兰亭谖作□□记猷说□□千止学书鹅字,道光庚戌八月鲍俊题”,单“鹅”字就纵 90 厘米、横 60 厘米,虽历经岁月沧桑,但风神依然。另一处白莲洞摩崖亦有其行书“大士阁”,每字约 40 厘米见方,但笔者未及亲见。④

鲍俊行书轴

笔者尝见其书于道光癸巳(1833)的行书大字“龙跳天门,虎

卧风阁”,纵约四米、横约一米五,纵横捭阖,气势辉煌,颇有力透纸背之感。

鲍俊在当时书名甚隆,“辇金乞书者接踵于门”,以致他时有“年来不为浮名绊,字债犹能累此身”之叹[5]。近人麦华三评其行书联“艺场驰骤发宾戏,笔阵纵横赋子虚”兴酣下笔,于飞舞之中,饶劲挺之气[6];李仙根《岭南书风》有诗咏之曰:

南雪簪花格独超,一家词赋玉联镳。
同时念我乡前辈,曾鲍陈何先后调。

并有注曰:“南雪叶衍兰习欧、虞,擅真书,名贵一时;曾望颜瞻孔亦宗长公;陈琼壶子清写北海而后追踪晋贤,自从先实庭公游,更爱勺园书法,不落俗韵;鲍逸卿俊直宗北海而结实有气力,于吾乡近代颇与何　小宋颉颃,黄绍昌最晚,诗书具学玉局。”[7]

鲍俊兼擅绘事,以写梅竹、松石见称。写梅参金农、汤雨生笔意,潇洒出尘;写竹则“以云西(曹知白)之笔写仲姬(管道升)之韵”[8],可与当时写竹能手招子庸竞美。尝见有绢本《梅竹图》(广东省博物馆藏),墨韵明净,古意盎然。梅干之挺拔劲峭,竹叶之清秀出俗均跃于笔政。另有《竹溪图》及与招子庸合作的《兰竹石图》(均藏于广州美术馆)、与苏六朋、梁琛等合作的《蕉竹石图》(广东省博物馆藏)等,均于简淡中寓文人之笔情墨趣。潘飞声曾于光绪丁未(1907 年)题其《松竹图》(广东省博物馆藏)云:“榕塘居士以书法擅名,曾见其写梅竹,具潇洒出尘之致。此幅松石直追白阳,墨气沈着,用笔苍老,则与李芸甫郎中抗衡矣”,可作为对鲍氏画艺的极好注解。

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书画家,鲍俊以诗、书为能事,娴习画艺,成为清代岭南文人的一个缩影。他曾写有《画松》、《画竹》、

《画梅》、《画菊》、《画葡萄》诸词，其中《归自谣·画竹》云："闲仿古庵主梅花，留竹谱，东坡、与可差同侣。纸毫飞舞淋漓处，模糊一幅潇湘雨"，则非谙于文道、书画者不能言。

注释：

①盛大士《溪山卧游录》卷四，《画史丛书（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10月第1版；

②汪宗衍《岭南画人疑年录》称其生嘉庆二年(1797)，卒年不详。1987年在珠海山场村附近因基建迁坟时，发现鲍俊墓志，上刻"鲍俊，生于嘉庆丁巳年七月二十一日酉时，卒于咸丰元年辛亥四月初四巳时"，据此则鲍俊卒在咸丰元年(1851)，遂以是年为准；

③李长荣《柳堂师友诗录》，转引自《香山诗略》卷九；

④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页127－130，(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⑤李长荣《柳堂师友诗录》，转引自《香山诗略》卷九；

⑥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广东文物》卷八，上海书店1990年8月影印版；

⑦李仙根《岭南书风》页13，桂林文化供应社1943年7月版；

⑧广州美术馆藏鲍俊《竹溪图》轴题识，作于道光二十八年(1849)。

书贵瘦硬方通神

——谈谈邓承修的行书

书法以“瘦劲独绝”(康有为《广艺舟双辑》)著称的伊秉绶(1754－1815)于嘉庆四年(1790)出任广东惠州府知府。在任上,他体察民情,惩贪肃恶,平定叛乱,深得民望。其独具一格的书法亦对广东书家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人黄镛、刘华东、黄其勤、陈昙、彭泰来及稍后的明炳麟、邓承修等便是其表表者。其中,惠州府的邓承修既有“铁面御史”之誉,又于政务之暇娴习书艺,其行书与伊秉绶异曲同工,但其书名却一直鲜为人知。

邓承修,生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卒于光绪十八年(1892)(《国史馆传稿》误为“十七年”[①]),字伯讷,一字铁香,先代由

邓承修行书诗品三则

嘉应迁惠州，遂落籍归善(今广东惠阳)。咸丰十一年(1861)举人，历官刑部郎中、四川司郎中、浙江道御史、云南道御史、给事中、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中法战争后，两度出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重新勘定中越边界，据理力争，收回嘉隆河、八壮、分茅岭、十万山等要地。在位大胆谏言、弹劾不避权贵见称，有“铁汉”之名，著有《语冰阁奏疏》若干卷，附《中越画界来往电文》一卷。光绪十四年(1888)辞官归养，主讲丰湖书院，别设尚忠堂，课以古学，并倡建崇雅书院。论学以宋儒为宗，砥砺名节。《清史稿》、《清史列传》等均有传②。

邓承修善书法。张学华称其“书法由北碑入，参以篆隶，瘦硬自成一家，晚年家居时以鬻字取给”③；麦华三称其“书法瘦硬，独标一格。论者谓其集南北碑于一炉溶治，吾细心玩味，觉其得力处，仍在平原”，并谓“书贵瘦硬方通神一语，纵观近代书家，惟铁香与墨卿，最得神解”④；简又文则评其“书法劲秀，潜气内敛”⑤。

从邓承修传世的书作来看,其书风格变化不大,大多较为瘦劲,殆受伊秉绶影响尤深。笔者所寓目的十数件作品中,除楷书《临北魏郑义碑》(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外,多为行书。这些作品主要有《录诗品三则》轴、《七言联》两件(均藏广东省博物馆)、为彦度所书《七言联》(香港艺术馆藏)、书于光绪甲申(1884)的《微波吹绿水边亭》轴(载《广东文物》,守骏斋藏)以及为倚云所书《八言联》(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等,石刻则有行楷对联"何处下渔竿"(缺下联"暂此息羁鞅")[6]。其中《录诗品三则》轴为早年力作。

行书《录诗品三则》为作者节录《诗品下》之《宋法曹参军谢惠连诗》部分,行文与原钟嵘所著《诗品》略异,书文曰:

> 谢惠连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之词,风人第一。《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文劣于促宣,尚规矩不尚绮错。录诗品三则,甲戌冬仲伯讷书。

钤白文印"邓承修印"和朱文"铁芗"。"甲戌"即同治十三年(1874),时年邓氏三十四岁。

此书结体纤细而遒劲,运笔随意而不假雕饰。其中一些字如"加"、"又"、"家"、"劣"等则略显拙朴。与伊秉绶行书相比,邓书细劲之外,参以隶意,较为秀气,力度略显不足;伊书瘦劲之余,则多飘逸萧散之韵,他人难以企及。邓氏其它书作如七言联"郦生薄宦非求达,宋玉微辞欲著书"和"红叶院深人半醉,青蘩花尽蝶来稀"等清瘦而沉着,隶味更浓,当是晚年之作;《微波吹绿水边亭》则较为奔放,更接近伊书;为彦度所书七言联"自提修绠汲千古,聊为佳时举一觞"则颇类当今之硬笔书法,与他书相

比则较为拘谨。

邓承修之女梦湘、子仲果及孙女梅孙均善书。笔者在香港许氏翰墨轩处获观邓仲果行书《八言联》,书文曰:“邕容和令辉曜累世,云和乐奏声振齐州,庚午季夏邓仲果”。结体随意,已不见邓承修影子。

邓梦湘卒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六十余,专攻瘦金体,为广东书坛之女杰,可惜未获见其墨迹。

附注:

本文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发表后,承蒙香港翰墨轩主人许礼平君来函称其曾藏梦湘女史行书条幅,并告之广州嘉德曾于1997年拍卖其行书册,使笔者得以获观其书。梦湘行书册凡八开,书赠煊仲先生,落款为“邓梦湘”,拍卖图录释其钤印为“铁香肠胪之文”、“邓慧史”,其中“铁香肠胪之文”疑为“铁香鸿胪之女”之误,因未及见原迹,姑妄存此备考。是书能承家学,瘦劲之外,较为纤细、秀雅。近年来广东省博物馆也征集一件梦湘原作,究其结体、用笔,均能得承修衣钵。

许礼平君更惠示所藏邓铁香孙女梅孙女史九岁所书楷书七言联及刘少旅所藏篆书轴之影印件(对许君之盛意在此敬申谢忱)。前者上款为“仁陔先生诲正”,款署“戊辰九龄女子邓梅孙”,书文为“桂林山水甲天下,文武衣冠异昔时”,戊辰为1928年,据此则梅孙生于1920年庚申。是书结体、运笔中规中矩,稚气横溢,不失灵秀,至为难得;后者上款为“少旅先生雅属”,款署“己巳邓梅孙”,钤朱文印“梅孙书画”,书文曰:“花底忽闻敲两桨,逡巡女伴来寻访,酒盏旋将荷叶当,莲舟荡,时时盏里生红浪。花气酒香清厮酿,花聪酒面红相向,醉倚绿阴□壹饷,惊起望,船头阁在沙滩上”。“己巳”为1989年,时年作者七十岁,是

书运笔流畅、洒脱，几乎已看不到多少邓承修的影子。按，邓梅孙，字慕昭，毕业于圣玛利中学，后入国民大学修读法科，1949年移居香港，1988年移居加拿大。书擅各体，尤以篆书见长。

注释：

①《国史馆传稿》，见《碑传集三编》卷十一，载《清代碑传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②分别载《清史稿（列传之部）》卷四五0和《清史·列传》卷六三；

③张学华《鸿胪寺卿邓公传》，见《碑传集三编》卷十一，载《清代碑传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④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载《广东文物》卷八，上海书店1990年8月第1版；

⑤邹永祥、吴定贤编著《惠州文物志》页84，1986年印行；

⑥简又文《广东书画鉴藏记》，载（台湾）《广东文献》。

浅谈"康体"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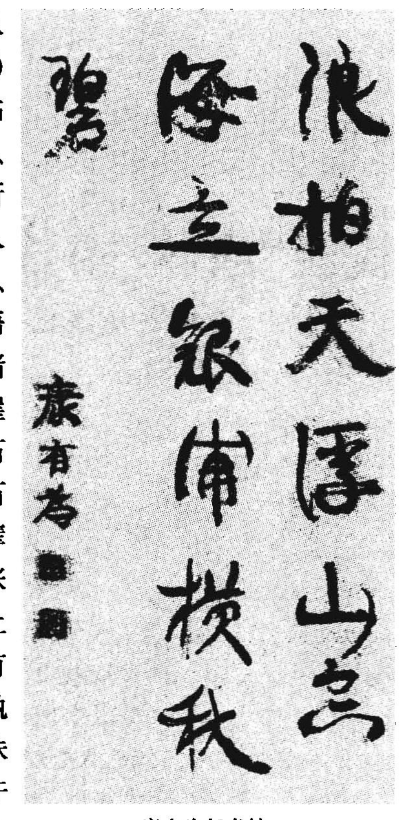
——兼谈康有为也能画

康有为(1858 - 1927)因维新运动和学术成就而成为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同时,他以纵横奇逸之笔,实践了"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的理论,成为近代颇具影响的书法家。

在著名书学论著《广艺舟双楫》里,康有为竭力提倡碑学,推崇北魏书风,贬低唐人书法。他的这种尊碑抑帖的理论虽不乏偏颇激越之辞,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书法上锐意变革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史载康有为"十一岁时,暇辄弄笔"①,先从帖学入手,先祖并教以临王羲之《乐毅

论》及欧阳询、赵孟頫书，后从广东名儒朱次琦（1807－1882）学执笔，得北宋拓《醴泉铭》临之。然后流观诸帖、遍临张芝、索靖、皇象书，但终为古人所缚，了无新意。直到1882年入京师大量购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后“从容玩索”，才顿悟今是而昨非，于是潜以临习诸碑，尤其得力于北魏正书摩崖石刻《石门铭》，再掺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云峰石刻》等。同时，也不放弃向前辈诸如邓石如（1743－1805）、张裕钊（1823－1894）等在书法上卓有成就的大家学习。他曾有一首论书绝句云：“北碑南帖孰兼之，更铸周秦孕治碑。昧昧千秋谁作者？小生有意在于斯”。他的这种近乎于“天将降大任天斯人”的豪情激励他不断博采众家之长，融合已意，从而成就了他在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康有为行书轴

他的书法以行书为主，兼及楷书、草书，篆、隶极少。其早期楷书如作于1895年的《殿试状》[②]等，多带有“干禄体”痕迹，同年在桂林越山为自己命名的“素洞”篆书题字则为传世罕见之作。这两类作品今天均不易见到了，而唯有行书《浪拍天浮》轴（广东省博物馆藏）这类作品较为常见。此书云：“浪拍天浮，山空海

立，银浦横秋碧"。作者以大巧若拙之笔，横平捺翘，涩笔取势，用笔疏密有致，潇洒自然，一种纵横奇宕之势溢于笔下，当为康氏晚期所写，堪称其代表作。

康有为自述其书法云：

> 吾执笔用朱九江法，临碑用包慎伯法，通张廉卿之意而知下笔用墨。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气韵胎格。惜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若以暇日深至之，或可语于此道乎?[3]

其中"吾眼有神，吾腕有鬼"，意在说明自己眼力好，能从诸家碑帖中得其神韵，但美中不足的是腕力欠佳，无力透纸背之气，《霎岳楼笔谈》也谓："南海书结想在六朝中脱化成一面目，大抵主于《石门铭》而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刻》诸种参之。然误法安吴，运指而不运腕，专讲提顿，忽于转折，蹂锋泼墨，以蓬累为妍，未可语于醇而后肆也"[4]。这同样在此轴《浪拍天浮》中表现出来。

康有为这种独具一格的书法被称为"康体"。他在为"翰臣仁兄"所书的行书《七言联》"天青竹石侍峭蒨，室白鱼鸟从相羊"里有长题，阐述其书学思想，极为自负：

> 自宋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康有为。

"张廉卿"即张裕钊、"邓完白"即邓石如、"包慎伯"即包世

臣，都是书坛之表表者，而且都是为康有为所景仰之书家。康自称集三家之长，难免自我标榜。

康有为并且不顾已署款、钤印，于该题识后再题曰：

> 鄙人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沈布政子培望而识之。郑叔问识而夺取，移赠翰臣，得人哉。⑤

"沈布政子培"即沈曾植、"郑叔问"即郑文焯，均为名书家，"翰臣"为广东鉴藏家甘翰臣。康有为煞费心机地数历其书为名人激赏，并且郑文焯"识而夺取"，其用意自明。他自称"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可见康氏对其书的自得之心。

康有为传世书迹较多，除各大博物馆有庋藏外，中外私人藏家亦不在少数。近几年来，各种版本的书法专集相继梓行，为我们认识其书提供了机会。其书以联屏或中堂居多，手卷较少见。笔者所见南海博物馆藏行书《万木草堂藏画目》卷尤为杰作。该卷系作者于变法失败后逃亡中默记所藏画迹所书。作者用笔随意，未加矫饰，字字珠玑，几无懈笔，系康氏传世作品中小行书精品。

康有为传世作品既多，伪作也不少，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艺术品热情的升温，伪作也就更为泛滥。但就笔者所见，赝品均骨力薄弱，气韵欠佳，尤其墨韵衰弊，见多也就易识其端的。

康有为书法在当时及现代均受到赞誉，——虽然其为人及相关"业绩"曾受到非议。向荣称其书法"有纵横气宕之气"，并谓"论者谓其由陈希夷以入《石门铭》，其或然欤?"符铸谓其"于书学甚深，所著《广艺舟双楫》颇多精论。其书盖纯从朴拙取境者，故能洗涤凡庸，独标风格，然肆而不蓄，矜而益张，不如其言

之善也"[6]。其弟子徐悲鸿、刘海粟、萧娴等均能传其衣钵而各有创意,有论者称康有为们所形成之流派为"康派"[7]。

康有为生于清咸丰八年(1858),1927年卒。原名祖诒,字广厦,一字更生或更生父。号长素,别署大庇、游存,西樵山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常钤一著名朱文方印,相传为康有为请吴昌硕所刻,印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笔者近日在他写于1927年、为自己七十诞辰日所书之行书《纪事述怀七章》卷尾发现此印至少有两种。另一种是将"三十一"简作"卅一",由分隔两行并为一行,且刀法、神韵及篆刻风格均大异,较为少见。

康有为亦擅画,郑逸梅撰文称曾见其所绘水墨山水,远岭高耸,竹树荫屋,旁有阜石,亦疏落有致。一老人凭几而坐,作闲吟状,着墨不多,属文人画中之隽品,题"癸亥秋八月,更生","癸亥"即1923年,在上海所作。又称,据康有为弱媳庞莲见告,康有为尚作有《秋吟图》、《山居图》,均散佚无存;北京何凤仪藏有《山居图》照片[8]。康有为自己也撰文称:"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蔽极矣。岂止衰弊,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数笔,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欧美、日本竞胜哉?盖四王、二石稍有元人逸笔,已非唐宋正宗,比之宋人,已同郐下,无非无议矣。惟恽、蒋二南妙丽有古人意,自余则一丘之貉,无可取焉。"从文中可知,康有为画风当属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一路。可惜今天已难见其画迹。

注释:

①马宗霍《书林纪事》卷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新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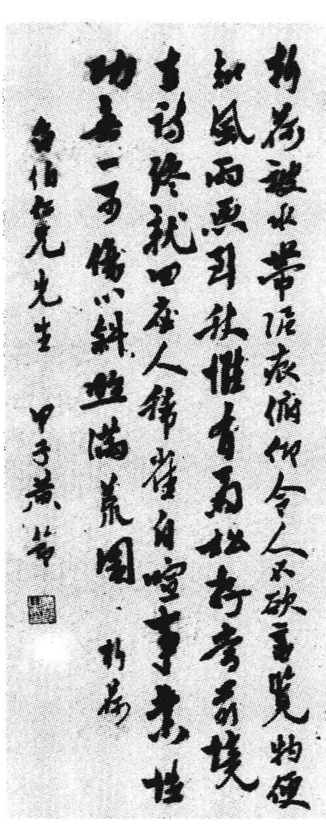
②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78卷,(北京)荣宝斋1993年3月第一版;
③祝嘉《书学史》页488,上海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④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新1版;
⑤《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广东书画录》页213,文物馆藏品专刊之三,(香港)1981年初版;
⑥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新1版;
⑦孙洵编著《民国书法史》页263-267,(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⑧郑逸梅《艺苑琐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黄节的书艺及其美术活动考

黄节(1873—1935),初名玉昆,字晦闻,号纯熙,别署晦翁、佩文、黄史氏、甘竹滩洗石人、蒹葭楼主等,人称南国诗人、诗人厅长,印名有茗华、如此江山、后山以后,室名有兼葭楼、芜室、山向斋、风雨楼等,广东顺德人,曾游于简朝亮(人称简岸先生)门下。于近代诗歌、学术尤有杰出贡献,著有《蒹葭楼诗》、《诗律》、《粤东学术源流史》、《文学史概》、《诗学》等,另注有诗集多种,与梁鼎芬、曾习经、罗复堪并称“岭南四家”。他既是著名学者、诗人,同时也是颇有建树的书法家、美术活动家,在近代美术史上亦可大书一笔。

一　闲淡自适的书法艺术

黄节以诗名，但他自己却称："我诗未足传，我书闲淡颇自喜"[①]，可见其对自己书法是颇为自得的。其书上追唐人写经，复参以米芾笔意，近受其师简朝亮影响，独创一体，形成自己古雅淡逸的风格。其书用笔随意、淡雅，麦华三评"其书境界清高，如寒蝉饮露，轻盈欲仙。又如悬崖古树，蟠根倒生，卓然成家，可无异议"[②]；孙洵称其书"初学米芾，并及《马鸣寺碑》，清姿可挹，雅韵欲流，可谓之'临池意象纷纭，书底万象丛生'"[③]；陈永正谓其书"以帖学为根，用笔间有方折处，则略取碑法，方圆并用，极有佳致"[④]。书如其人，黄节一生"志行高洁，治学行事，独来独往"[⑤]，这与他的书风是相通的。他认为书为心声，写字应当是人格的表现，写字与做人一样也要清廉刚正，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这种书家似乎是越来越少了。



黄节行草书折荷诗

黄节书法传世较多，以信札及自书诗文稿为精。多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州博物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等及私人藏家中，香

港何曼庵先生印行有《何氏灵璧山房所藏蒹葭楼墨迹》。黄节传世书迹尤以行书为甚。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之《自书诗》卷堪称其行书代表。

该卷结体疏淡，用笔劲健，不矫不媚，字字无懈笔，属典型的学者书。其他如致王秋媚信札(广东省博物馆藏)等，闲散自然，清爽雅致，更富个性。另有大量《行书诗》扇面(广东省博物馆藏)，均优雅闲适，不让古人。

从黄节传世的数百件书作可以看出，黄节的书法风格，正如有论者所云："取径北海、襄阳而自参新意……妙趣天成，晚臻化境"[6]。李仙根《岭南书风》有诗云：

北碑南帖日纷纭，万木森森欲薄云。
简岸亦多诗弟子，播经细史两途分。
(自注云：万木、读书两草堂，清季之杰，当时师友皆九江派衍，如荪燕、卓如、晦闻，皆卓尔不群。)[7]

通过排比黄节不同时期的作品，可看出其淡逸的书法风格，他在广东近代书法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二　逸笔草草的画迹

关于黄节的画艺，史籍失载，画迹也罕传。要了解其画艺，只能从目前广东省博物馆所收藏的一件《浴牛图》着手分析。

该图阔49·5厘米、纵16厘米，纸本、设色，作者款识曰："船山先生有是作，瘦狂效之，时己酉首夏也"，钤朱文方印"黄节"。

"船山先生"即张问陶(1764—1814)，字乐祖，号船山，四川遂宁人，善书画。山水具秀逸之趣，写生近徐渭，具"瘦狂"之气。

“己酉”即1909年,时年黄节三十七岁。裱边有张孝文跋曰:“晦闻夫子遗墨,张孝文谨识于番禺馆之春华草堂。”

该图所画为一牧童晚归时沐牛的情形。设色淡雅,用笔率意,能得船山先生之趣。无论从技巧、艺术构思、意境诸方面,均难以称上乘之作。但作为文人的笔情墨趣,则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其人其艺。

三 组建美术社团

贞社是由宣哲、黄宾虹等人发起组织、于1912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书画社团,成员大多为上海《国粹学报》社的金石书画爱好者。其中骨干成员为许荃孙、高奇峰、宣哲、黄宾虹、庞泽銮、王仁俊、王芜、庞元济、邓实、易孺、秦更年、王季观等,社址设在上海。黄宾虹所撰《贞社启》阐述了宗旨:“爰就沪滨,还觅斗室,名曰‘贞社’。召集胜俦,裙屐偕来。”强调“鉴家以锢秘称奇,拘儒以玩物诟厉,二者交讥,吾无取焉。”[8]远在广州的黄节、蔡守、王秋湄、陈树人、邓尔疋、谢抱香、李壶父、马梦寄、江玉泉、铁祥等响应“贞社”倡议,成立了广州分社,并在《真相画报》第二、三、四期刊登广告《贞社征集同人小启》。“贞社”的活动一直到1942年宣哲去世后停止[9]。作为广州分社组织的骨干成员,黄节功不可没。

四 黄节与近代画坛

1、黄节与黄宾虹

黄宾虹(1864—1955),名质,字朴存,号村岑,别署予向、虹庐,更号宾虹,室名滨虹草堂,祖籍安徽,生于浙江,是近代中国

山水画大家,平生以绘画及其画学理论著称。著有《虹庐画谈》、《古画微》等。

1907年,黄宾虹到上海,时邓实、黄节创为《政艺报》及《国粹学报》,留与议办国光社及《神州》、《时报》诸编辑[10]。黄宾虹《八十自叙》亦云:"至沪晤粤友邓君秋枚、黄君晦闻,于《国学丛书》、《国粹学报》、《神州国光集》供搜辑之役,历任《神州》、《时报》各社编辑及美术主任。"

1910年,黄宾虹为黄节绘《蒹葭图》(广东省博物馆藏),并自题曰:"蒹葭图,己酉夏日写,博晦闻先生雅粲,潭上质",钤白文印"黄质私印"。黄节有《自题蒹葭楼图寄黄宾虹索画》诗云:

愁入蒹葭不可寻,闭门谁识溯洄深。
江湖一往成回首,风雨当前独敛襟。
遗世尚多今日意,怀人空有百年心。
凭君为写伤秋句,应与鸣筱和独吟。[11]

1915年春,黄节有《题滨虹山水障》诗云:

旧忆松江经岁别,春阴元俚叹宾虹。
平生能事都如此,浦溆渔舟着意工。[12]

是年八月中旬,黄节致函黄宾虹,云:"……时论日变,士耻尽忘,日昨曾为书贻申叔,姑与一言,原稿呈览,并希代为分致沪上各报,一乩舆论……。弟节顿首,二十一日。"信中"申叔"指刘师培,时刘发起"筹安会",拥袁世凯称帝。

是年,为纪念南宋诗人陈师道,黄节函请黄宾虹绘图,信中说:"去年腊冬,都下名流,集法源寺,为后山逝日设祭。僧堂深

邃，颇饶松竹，既各为诗缮册，欲乞公制一图，以志斯事。"七月初，黄宾虹即以所绘图寄黄节。黄节于七月五日复函曰："朴存先生：奉还札，并赐绘事……《祭后山图》，幽澹适如其诗，非时辈所能望见。去岁有答友人撰后山年谱诗，另笺呈教，未审公肯为我绘《后山诗意图》，作册页十余幅，以遗后世否？"九月二十九日黄节又有一信，曰："朴存先生：月初手书并画稿至为感荷。后山诗重以公绘，古情今意，一时并陈，旅居于此，足慰憔悴矣。"

1918年，黄节有《滨虹为贞壮画杨华图予题一律》。是年，苏曼殊病势于上海，黄节与黄宾虹同视苏曼殊殡，黄节有《江干与滨虹视曼殊殡》。夏秋之间，黄节与黄宾虹由沪赴杭，共游西湖，黄节有《湖上示滨虹并简贞壮》诗赠。不久，黄节返粤，有《粤俗乞巧以六夕戊年七月六日为阳历八月十二日是夕宣南灯火然不缘乞巧予记以诗分寄贞壮、滨虹》诗赠。

黄节尚有一函致黄宾虹曰：

朴存先生青鉴：

奉覆翰并赐画《大柳图》，至感。翁山遗迹不必求大卷轴，即零缣亦所愿搜，希留意为望。日来拟为翁山撰年谱一卷，其佚事颇多，故欲得其遗翰，一寄思慕耳。

手覆，　即叩

起居。

弟黄节顿首，十四日[13]

1927年冬天，黄宾虹作画寄黄节。黄节有《除夜答宾虹寄画》诗。

黄节尚有《报滨虹寄画》、《与马夷初登江亭晚饮市楼并寄贞壮、秋枚、朴存、子徵》等。

2、黄节与汤涤

汤涤(1878—1948),字定之,江苏武进人,汤贻汾孙,能承家学。擅画山水,兼善画梅,尤长于松,书法亦佳,晚年寓居上海。

1906年,黄节居上海,继续主编《国粹学报》、《政艺通报》,与汤涤、黄宾虹、丁叔雅、刘申叔、陈去病、潘若海、麦儒博、高天梅、刘三、柳亚子等过从论学[14]。

黄节在民国年间出版之《诗律》由汤涤署签,黄节有《题汤雨生行书卷子为定之作》、《题汤定之画约》、《端阳日定之过谭因述旧事》、《春尽日过社园风霾未开丁香盛白柬汤定之》、《为王立生题定之山水册》、《戊辰在广州岁暮有怀定之诗仅成三句,未寄。逾年,重客旧都,与定之再叙。又四年癸酉春,定之南归,旅沪,别既数月,岁复云阻,检前稿续成末句》诸诗。其中《题汤定之画约》诗云:

贞愍丹青不百年,已如云日丽中天。
顾兹文采犹余烈,尚有孙曾足继贤。
一事能名遑自暇,三缣为报殆无愆。
平生风义宁论价,亦似霜红费药钱。[15]

3、黄节与余绍宋

余绍宋(1882—1949),字越园,别署寒柯,浙江龙游人,善书画,擅写木石松竹,间作山水,著有《书画书录解题》、《画法要录》、《寒柯堂集》等。

1920年,梁鼎芬去世,安葬在梁格庄,余绍宋因绘《梁格庄会葬图》一卷,一时名流如曾习经、陈宝琛、朱益藩、黎湛枝、汤涤、陈衡恪、郑孝胥、梁用弧、康有为、李绮青、万绳栻、(湘乡)陈

毅、江瀚、黄节、袁励准、邵章、周贞亮、罗惇㬊、赵尔巽、李家驹、朱孝臧、袁思水、袁思亮、黄孝纾、王廷扬、刘承幹、叶玉麟、陈三立、吴昌绶、胡子贤等题咏殆遍，其中黄节题于1922年，诗曰：

留□生刍礼阙如，独从图画怆柴车。
千年北客真□负，未过先生种树庐。[16]

1922年，汪慎生(溶)为余绍宋作四十岁小像，陈衡恪题字，黄节题诗；

1925年，余绍宋《画法要录》出版，林宰平作序、汤涤题签、黄节题扉页；[17]

1934年，余绍宋为黄节题《李西涯慈恩寺》稿；同年，余绍宋作《归研楼娱亲图》卷，马一浮、林志钧、黄节、江庸、罗复堪、邵章、陈洵等数人题跋于后，黄节题七言诗一首："养志丹青亦孝心，不缘文采动吾吟；才名翰墨须收拾，老去从君语独深"，并跋曰："越园我兄北来，存问故人，情意□时贤所有可感之极，并出示《娱亲图》画卷，谨题一诗"[18]；黄节另有《越园离旧京八年矣，甲戌九月重来，存问故人，经旬而归，留别社园诗以送之》，诗曰：

菊晚昨花寒恻恻，离客对花意脉脉。
西湖菊本先秋开，只有江山异南北。
眼前佳色乐无极，乱世相过古难得。
短山压檐昔所登，长廊百丈今轩腾。
八年此地已迁换，国疆乃与春泮水。
霜花露叶弱不腾，今朝与子扶兰凭。
有诗不必似谢鲍，有酒何尝救饥饱。
别诗离酒共花明，可惜紫蟹非三泖。

二十年来燕市氓，日日湖鳞思溉亨。
熊掌白鱼美莫媿，赠于何如交广橙。[19]

1935年，黄节去世，余绍宋作挽联悼之。

黄节尚有《题余越园画》、《六月二十二日雨中寄余越园》、《越园为天如作画索题》、《梁卓如属题余越园画山水册时越园方自衢岩北来》、《寄越园》、《题越园娱亲画卷》、《九月廿三夜酒后作，明日越园南返矣》诸诗。其中，《题余越园画》云：

林泉阒绝画中人，难追燕南二月春。
已尽梧桐欲梯柳，未能遮断远山颦。[20]

4、黄节与陈树人

黄节与"岭南画派"的陈树人交往尤深。

陈树人（1884—1948），又名陈韶、陈哲，别号猛进，别署葭外、诇生、得安老人等，广东番禺人，擅画山水、花卉，与高剑父、高奇峰并称"岭南三杰"。

1911年，陈树人为黄绘《蒹葭图》。自题曰："蒹葭图，须▢四海皆秋气，弱絮埒群已不苍。汝独凄凉持苦节，肯随霜露便焜黄。辛亥孟秋以为晦闻先生两政，诇生哲"，钤朱文印"澍人"。

1918年，黄节作《录旧作寄树人复题一绝》诗云：

旧诗新感欲何言，此日书成更泪存。
世事侵寻吾意尽，笑闻和尚了尘根。
（时曼殊方逝于沪上。）[21]

1923年,陈树人推荐黄节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22]

黄节尚有《雨中与树人同坐湖舠》、《陈树人旅日本三年有书展转问讯为一首》、《园坐寄树人广州、秋湄苏州》、《雨后园中报陈树人广州》诸诗。

二人多有诗文唱酬,并共同组织了贞社广州分社。

5、黄节与苏曼殊

苏曼殊(1884—1918),名戬,字子谷,后更名元瑛(一作玄瑛),广东香山人,是近代著名诗僧,同时亦擅绘画。著有《苏曼殊全集》、《曼殊遗墨》等。平生绘有多幅画作馈黄,黄亦有多首诗题其画,在《苏曼殊全集》及《蒹葭楼诗》中均有反映。

1909年,苏曼殊为黄节作《蒹葭图》(广东省博物馆藏),黄节题记曰:

> 蒹葭图,今晨下笔忽得友人书,速赴南约,故属弱妹蕙子勉续成之。昨日凌晨登舟,是役拟于马来群岛小作勾留,然后南入印度,巡视法显、玄奘遗迹。异日重归唐土,当更为公作蒹葭第二图也。今图乞公自为题记,且证我重入五天之缘可也。己酉十月廿六日曼殊自江户书来,寄予此图,庚戌四月十八日得哲夫书,知其方客耶婆采对此苍茫,益增我诉洄之思耳,黄节题记。

钤白文印“珠江□山水”,朱文印“晦闻”及“禅印”。

1912年四月,苏曼殊自上海致函黄节,称“《蒹葭第二图》当于白云深处为吾居士下笔耳”[23]。

黄节尚有《曼殊自日本寄画作风絮美人题为调筝人绘命之曰春愁赋此答之》、《曼殊遗画:一老僧背夕阳扫落叶,三十年前同寓江楼写以诒予者。题语属秋枚代书云:寒风萧瑟,落叶打

肩；居士命画，作此质之，居士得无有夕阳无限好之感邪？夏日展观，黯然题句》、《怀曼殊》、《庚戌十月初十夜月中怀曼殊海南》、《辛亥三月雨夜无聊观曼殊画因题一律于是与曼殊别已五阅星霜矣哲夫宝爱此册岂徒在画耶》、《曼殊别五年忽南归见过一醉即去追寄以诗》、《十二月初六日书寄刘三、贞壮、曼殊、寒隐》、《戊午六月江干视曼殊殡》诸诗。

苏曼殊有《寄晦闻》诗云：

忽闻邻女艳阳歌，南国诗人近若何？
欲寄数行相问讯，落花如雨乱愁多。[24]

黄节《怀曼殊》诗云：

去年今日谭诗地，明月高楼人已遥。
万影摇天聊自俯，一身临水不堪招。
故人颜色萦秋梦，往事凄凉有落潮。
胜欲椷愁寄东海，露深回雁正萧萧。[25]

6、黄节与蔡守

蔡守（1879—1941），原名有守，字哲夫，号寒琼，别署成城子、寒翁等，广东顺德人，辛亥以后曾以国画任教广东师范及岭南大学，擅书画篆刻，著有《寒琼遗稿》，与并世学者、书画家蔡元培、章太炎、于右任、黄宾虹、王福庵、苏曼殊、柳亚子、黄节、高天梅、姚光、邓尔疋等人过从甚密[26]。他与邓尔疋、黄节同为贞社广州分社的组织者，同时又为"南社"成员，三人交往尤其频繁，在诗作、画迹中可见。

黄节有《题蔡哲夫新得汉六花铜镜拓本》诗云：

恨煞蛾眉眼底波，残铜犹得一摩挲。
秋来憔悴知谁见，醉后低徊奈汝何。
顽质尚供当世惜，幽光曾閟古人多。
寄言汉镜台中客，莫为新妆更洗磨。[27]

1912 年，蔡守为黄节作《蒹葭楼图》（广东省博物馆藏），并作题记云：

壬子仲夏，晦闻社督将有海上之行，过寒琼水榭诣别，适王子竹虚在座，因即制此《蒹葭楼图》以宠别，哲夫蔡守题记。

钤朱文印："守"。"王竹虚"即王根，卒于 1924 年，年约六十五岁，先世浙江籍，后落籍番禺，擅画山水，尤善仿古，以假乱真[28]。

另，蔡守尚作另一件《蒹葭图》（广东省博物馆藏），创作年代不详。该图题曰："蔡有守为晦闻制蒹葭图"，钤朱文印："哲夫"，白文印："有守"。

蔡守并以隶书抄录黄节诗于《蒹葭图》册后，诗云：

戏所思兮渺何许，百无聊赖独登楼。
露凝泽畔孤宏泣，文冷□对断鸿愁。
□遣伊人壹洄岸，固知吾道在沧州
此间谁识凄凄言，写入青缃□是秋。

款署"晦闻先生吟定，哲夫有守供草。"钤白文印"寒琼闲

记”,朱文印“哲夫”。

7、黄节与邓尔疋

邓尔疋(1884—1954),原名溥,又名万岁,字季雨,别署风丁老人、朱明布衣等,广东东莞人,善书画,精鉴赏,尤擅书法、篆刻,曾与黄节等组织南社广东分社。1912年,与黄节、陈树人、王秋湄、蔡哲夫等在广州组织贞社广州分社,著有《绿绮园诗集》、《邓斋印谱》等。

1907年,邓尔疋有《题红杜鹃花图赠黄晦闻上海》诗赠之。[29]

1914年,黄节有《甲寅二月南归过邓尔疋题水周堂图》云:

欲叙扁舟藏壑去,却从沧海见尘飞。
盈盈一水经秋别,落落斯堂与世违。
鸟兽同群知有托,江湖满地竟安归。
买山吾已输君早,何独伤心柳十围。[30]

1921年,黄节书赠邓尔疋先生一联,文曰:“会心古今远,放眼天地宽。书寄尔雅先生足下,辛酉人日,黄节。”[31]

1926年5月,黄节与黄宾虹、邓尔疋等组织“艺观学会”,会址设在上海神州国光社。[32]

邓尔疋有题黄节《蒹葭图》册诗(原迹藏广东省博物馆)云:

伊人在何处,江上小楼深。
风雨鸡鸣夕,蒹葭秋水心。
名山藏著作,旧梦理天琴。
余亦思高隐,桃源不可寻。

款署“晦闻尊者正吟,邓尔疋”,钤朱文印“明月天涯”及“□

之君子”。

8、黄节与易大厂

易大厂(1872—1941),名廷熹,又名孺,字季复,号魏斋、韦斋等,别署大厂居士,广东鹤山人,于诗文词曲、书画篆刻俱精,著有《大厂词稿》、《大厂画集》等。黄节有《和魏斋九日见寄原均》、《和魏斋同游江亭》、《法源寺看丁香同魏斋、秋湄》、《赠魏斋并题其印集》诸诗,其中《和魏斋九日见寄原均》诗云:

隔岁重阳沽上客,独居时复忆前欢。
已伤江水随波去,还为君诗正帽看。
各自中年添感喟,两开丛菊并荒寒。
肺肝别有雕镌苦,且漫悲秋强自宽。[33]

9、黄节与潘达微

潘达微(1880—1929),又名心微,字铁苍,号景吾,又号冷残、寄尘,广东番禺人,擅画山水、花卉,曾参与国画研究会。黄节有《五月十三夜寄冷残索画》诗云:

月上云回澹莫名,一池风柳飐荷声。
独来直已从遗世,所遇何由恝忘情。
林角飘灯光乱飐,草间盘蛤语交生。
原知不是江南夜,寄与吾残为写成。[34]

10、黄节与潘和

潘和(1873—1929),字至中,号抱残,广东南海人,博览群书,家有藏书处曰“万卷楼”。擅书画,能诗文,深于鉴赏和金石

研究，著有《抱残室诗文集》、《抱残室笔记》等。

1910年，潘和为黄节作《蒹葭图》(广东省博物馆藏)，自题曰："蒹葭图，庚戌浴佛节后三日大雨初过写奉晦闻先生雅教，云溪潘和"，钤朱文印"至中"。

此外，黄节尚与粤画家如潘飞声、伍德彝等交往过从。潘飞声(1858－1934)，字兰史，号剑士、独立山人，番禺人，擅诗文书画，著有《说剑堂集》；伍德彝(1864－1927)，字懿庄、逸庄，号花田逸史，南海人，从居廉学画，擅画山水、花鸟，兼工书法，著有《松荅馆诗钞》。

光绪廿七年辛丑(1901)年，黄节居广州海幢寺僧舍，与潘飞声、杨其光、伍德彝等过从论诗。[⑤]

黄节以诗与学术知名，书法是其余事，美术活动乃其余事之余事。本文通过对黄节及其同时人的书画、诗文的挖掘、梳理，可看出黄节于诗文、学术之外的另一面。他不仅是近代美术的见证人，而且更是直接参与者。他在近代美术(尤其是广东美术)上的贡献及其地位一直鲜为人知。本文试图抛砖引玉，希望对于历来只重视诗文、学术的黄节研究来说，具有新的启发。

一九九八年九月廿六日

注释：

①郑逸梅《艺林散叶》第3274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2月；
②麦华三《岭南书法丛谈》，载《广东文物》卷三，上海书店1990年8月影印；
③孙洵编著《民国书法史》页195，(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④陈永正《岭南书法史》页188，(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⑤《中国近代学人像传初辑》页264，(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8月第1版；
⑥《何氏灵璧山房所藏蒹葭楼墨迹》序，曼庵居士编印丛书之二，(香港)1979年印行；

⑦李仙根《岭南书风》页16,(桂林)1943年印行;
⑧赵志钧《画家黄宾虹年谱》页101,(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6月;
⑨黄宾虹《九十杂述》,载《黄宾虹美术文集》页348-358,(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⑩参见许志浩编著《中国美术社团漫录》页24(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9月)和孙洵编著《民国书法史》页110(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南京);
⑪赵志钧《画家黄宾虹年谱》页95;亦见载于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卷一;
⑫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卷一;
⑬《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页143,(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5月;
⑭李韶清《顺德黄晦闻先生年谱》,载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⑮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卷一;
⑯浙江省博物馆编《余绍宋书画集》,(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6月版;
⑰余子安《余绍宋先生年表》,载浙江省博物馆编《余绍宋书画集》,(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6月版;
⑱浙江省博物馆编《余绍宋书画集》,(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6月版;
⑲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卷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⑳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卷二页165;
㉑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卷一页100;
㉒陈真魂主编《陈树人先生年谱》页26,(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3年7月;
㉓《苏曼殊文集》(下)页536,(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8月;
㉔《苏曼殊全集》第一册页50,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9月;
㉕同上揭书,第五册页343;
㉖徐畅、徐憬《蔡守生平》,载《书法研究》1999年第四期;
㉗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卷一页28;
㉘《善仿古画的王竹虚》,《羊城今古》1995年第2期;
㉙《时事画报》1907年,参见黄大德《邓尔雅年表》,载《名家翰墨丛刊·中国名家法书全集15·邓尔疋法书集》页72,(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9月10日出版;
㉚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卷一页47;
㉛黄大德《邓尔雅年表》,载《名家翰墨丛刊·中国名家法书全集15·邓尔疋法书集》页77,(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9月10日出版;

㉜黄大德《邓尔雅年表》,载《名家翰墨丛刊·中国名家法书全集 15·邓尔疋法书集》页 78,(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 1998 年 9 月 10 日出版;
㉝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卷二页 118;
㉞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卷二页 154;
㉟李韶清《顺德黄晦闻先生年谱》,载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附录：

朱万章近年撰述篇目索引

（1990 - 2000）

书法类：

《广东的三方隋碑》

《第二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6 年

《明清岭南书家》　《中国书画报》1998 年 12 月 28 日

《陈琏的传世书迹》　《广东文物》1998 年第二期

《陈献章茅龙笔书<种草麻诗>》　《大公报》1994 年 5 月 6 日

《王穉登及其书法艺术》　《书法丛刊》1996 年第一期

《徐渭的书论及其书法艺术》　《书法丛刊》1993 第二期

《龚章及其书艺浅谈》　《大公报》1999 年 1 月 8 日

《龚章的书法艺术》　《书艺》第二辑，岭南美术出版社 1999 年

《天然和尚其人及其诗书艺术》　《岭南文史》1993 年第二期

《幽寂的情怀——天然和尚和海云书派》

《艺术史研究(1)》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 年版

《澹归禅师的诗文书法》　《羊城今古》1994 年第一期

《释澹归的书法》　《大公报》2000 年 1 月 28 日

《释成鹫及其书艺》　《大公报》2000 年 2 月 25 日

《石鉴的诗与书法》　《大公报》1996 年 3 月 22 日

《海幢寺开山大师今无和尚》　《羊城今古》1996 年第三期

《张二乔埋香“百花冢”》　《羊城今古》1993 年第五期

《何吾驺及其书法》　《大公报》1994 年 11 月 4 日

《王应华书迹及疑年考》　《大公报》1995 年 7 月 28 日

《屈大均的传世书迹探微》

《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四)》,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版

《隶书的复兴——浅谈郑簠的书法艺术》

《书法丛刊》1993 年第二期

《陈恭尹的隶书》　《大公报》1996 年 3 月 15 日

《二樵黎简的印刻》　《大公报》1993 年 7 月 23 日

《宋湘的书法艺术》　《岭南书艺》1994 年 8 月,总第廿四期

《谢兰生的书法艺术》　《大公报》1993 年 10 月 1 日

《黄子高的篆书及其 < 续三十五举 >》

《第三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邓承修的行书》　《大公报》1998 年 9 月 11 日

《自成一家的“康体”书法》　《信息时报》1995 年 3 月 12 日

《恬和冲淡,隽丽秀雅—谈梁启超的书法》

《信息时报》1995 年 4 月 9 日

绘画类:

《界画中的古建筑》　《广东建设报》1993 年 8 月 21 日

《唐代岭南名画家张询》　《炎黄世界》1994 年第四期

《白玉蟾—岭南早期书画家》《东方文化》1994 年 8 月,总第四期

《宋元遗韵:明代岭南的山水画》　《广州日报》1997 年 9 月 5 日

《现存最早的广东绘画—明朝颜宗的〈湖山平远图〉》

《大公报》1993 年 12 月 10 日

《钟学及其〈寿萱图〉》　《大公报》1994 年 2 月 25 日

《欧大章的〈近水园亭图〉》　《大公报》1997 年 8 月 1 日

《袁登道的山水画》　《大公报》1995 年 2 月 24 日

《梁元柱的书与画》　《大公报》1995 年 4 月 28 日
《梁澂及其寒塘画派》　《大公报》1997 年 12 月 26 日
《赵焞夫的水墨画》　《大公报》1994 年 9 月 23 日
《杨昌文画兰》　《大公报》1998 年 10 月 23 日
《张穆画鹰》　《大公报》1994 年 7 月 29 日
《张穆的〈古木名驹图〉》　《中国文物报》1995 年 9 月 17 日
《高俨和〈山中午读图〉》　《大公报》1995 年 7 月 23 日
《李果吉画作述略》　《大公报》1995 年 10 月 13 日
《明末清初的岭南画僧》　《艺海藏珍》1997 年第一辑
《屈修的诗与画》　《大公报》1995 年 8 月 25 日
《深度和尚的诗书画》　《羊城今古》1993 年第三期
《岭南诸家题 < 秋林独酌图 >》　《大公报》2000 年 4 月 21 日
《汪后来生平考略》　《艺海藏珍》1997 年第二辑
《邓堂的 < 江山图 >》　《大公报》1999 年 6 月 25 日
《花鸟画家郭适》　《大公报》1995 年 1 月 27 日
《陈琼画〈鹰〉》　《大公报》1997 年 3 月 27 日
《黎奇画牛》　《大公报》1995 年 12 月 8 日
《文斗的水墨山水》　《大公报》1998 年 5 月 15 日
《张锦芳诗画〈墨梅图〉》　《大公报》1995 年 3 月 31 日
《谢兰生的 < 山情秋月图 > 赏析》《华商时报》1993 年 5 月 16 日
《韩荣光的山水画》　《大公报》1997 年 9 月 5 日
《德坤其人其画》　《大公报》1995 年 11 月 10 日
《张如芝 < 柳波春禊图 >》　《大公报》1999 年 9 月 24 日
《梁琛画竹与咏竹》　《大公报》1998 年 2 月 13 日
《陈阶平的〈风雨茅庐图〉》　《大公报》1997 年 7 月 24 日
《罗天池画艺琐谈》　《大公报》1994 年 12 月 28 日
《罗清的指画》　《大公报》1997 年 5 月 15 日

《苏六朋的人物画》 《信息时报》1995年8月6日
《疏淡萃古,笔简意远—苏仁山画谈》
《信息时报》1995年12月3日
《子庸画竹》 《大公报》1997年11月14日
《鲍俊的书与画》 《羊城晚报》1997年7月3日
《叶梦草的〈百花图〉》 《大公报》1998年12月4日
《杨永衍疑年及其他》 《大公报》1997年3月14日
《落落谁堪知己——居少楠及其诗文》
《大公报》1996年9月27日
《居巢及其画艺初探》
《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6)》,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工整秀逸,气韵天成—居巢及其画艺》
《粤港信息日报》2000年4月15日
《居廉及其生平事迹考》
《广东省博物馆开馆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花鸟草虫,涉笔成趣—浅谈居廉的绘画》
《信息时报》1995年5月28日
《伍学藻的人物画》 《大公报》1998年3月27日
《鼎铭诗画》 《大公报》1996年12月27日
《宝筏及其诗与画》 《大公报》1996年2月16日
《善仿古画的王竹虚》 《羊城今古》1995年第二期
《折衷中西,自创一派—高剑父的绘画》
《信息时报》1995年1月29日
《雄奇秀丽,独擅胜场—谈高奇峰的画》
《信息时报》1995年2月19日
《陈树人的人物画》 《大公报》1998年8月21日
《司徒乔国画摭遗》 《大公报》1999年3月5日

《康同壁擅画》　《大公报》1999 年 2 月 12 日

《“西山逸士”溥儒》　《商信》1995 年 12 月 22 日

《司徒乔国画摭遗》　《大公报》1999 年 3 月 5 日

其他:

《广东省志·文艺志》之《古代至民国时期的广东美术》;

《“奇气”与变革—明清岭南山水画学术研讨会摘要》　《艺海藏珍》1998 年第二辑

《字画市场的前瞻与后顾(上、下)》　《信息时报》1995 年 11 月 19、26 日

《独乐莫如众乐—写在 < 商承祚先生捐赠文物精品选 > 出版之际》　《羊城晚报》1998 年 12 月 4 日

《流寓名人咏海幢》　《羊城今古》1992 年 3 月

《“海珠风物”诗话》　《羊城今古》1993 年 2 月

《海纳百川,绚丽多彩——美国后现代主义建筑向人们展示其气势与风姿》　《广东建设报》1993 年 11 月 2 日

后 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区域史的研究成为一个热门课题,相应地,区域美术史的研究逐渐被提上议题。广东方面,除前辈学者如汪兆镛、叶恭绰、简又文、冼玉清、容庚、汪宗衍、马国权等早已成果丰硕外,谢文勇的《广东画人录》、李公明的《广东美术史》、陈永正的《岭南书法史》、姜伯勤的《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等也均为广东美术学界作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吾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供职于广东省博物馆从事有关广东美术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因工作之便,有机会接触一些原始的关于广东书画、金石方面的材料,这些资料大多从未面世或鲜为人知。吾浸淫其中,偶有所感,遂发诸笔端。日积月累,以至成集。

集中诸文大多曾刊行于香港《大公报·艺林》和广州报刊,另一部分零星见诸于岭外报刊。这次出版,作了部分增删。不难看出,拙集中笔者于明清之际的书坛著笔尤多。是时释氏艺术成为岭南文化的一大景观,个中三昧已在艺术之外。这种现象早已引起学界的垂注。笔者从传世书迹入手,并参以诗,试图解析作为书法家的遗民们的心路历程。毋庸讳言,其间需挖掘的宝藏尚多,尤其是藏于各大博物馆"深宫"中来自他们亲笔的法书名画,需要著录、整理以及梓行的作品极多。拙集抛砖引玉,希冀有裨于艺术研究与治史者,也希望有更多好事者参与到乡邦文献、文物的研究与整理中来。

拙集在写作中，得到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定家苏庚春先生和原广东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单晓英的指导，版本、钱币专家王贵忱、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伯勤、广东省博物馆杨式挺先生等惠示有关资料，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岭南画派”研究室李伟铭先生自始至终给予鼓励，中山图书馆特藏部、孙中山文献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州美术馆、广东省博物馆、香港翰墨轩主人许礼平先生、鉴藏家何曼庵先生、广州梁基永君、广东美术馆同像蔡涛君等分别提供文献或观摩书画的便利。《中国当代书法理论家著作丛书》主编黄君先生的厚爱和《大公报》关礼光先生的栽培，使得本书得以付梓。书法家、古文字学家马国权先生欣然拔冗为本书作序，本馆摄影师刘谷子先生在百忙中提供摄影。本人所供职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的悉心关怀，使得文章资料的查阅在时间上成为可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妻子宋敏、妻妹宋方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电脑编辑、校对方面给予的协助，使集中诸文能顺利成章，可以说，每一个字都凝聚着她们辛勤的劳动。她们并分担了我在写作中的苦与乐。

总之，没有大家的协助，拙集的问世几乎是不可能的。

拙书是本人的第一本个人专集。书中诸文难免瑕疵互见，诚恳希望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2000 年 7 月 16 日晚于穗城之聚梧轩时东方既白

（E－Mail：wzz66@263.net）

责任编辑：刘心亮

王 丹

封面设计：碧云天



ISBN 7-5039-2014-9/J · 606

定价：（全十册）198.00元（本册18.00元）